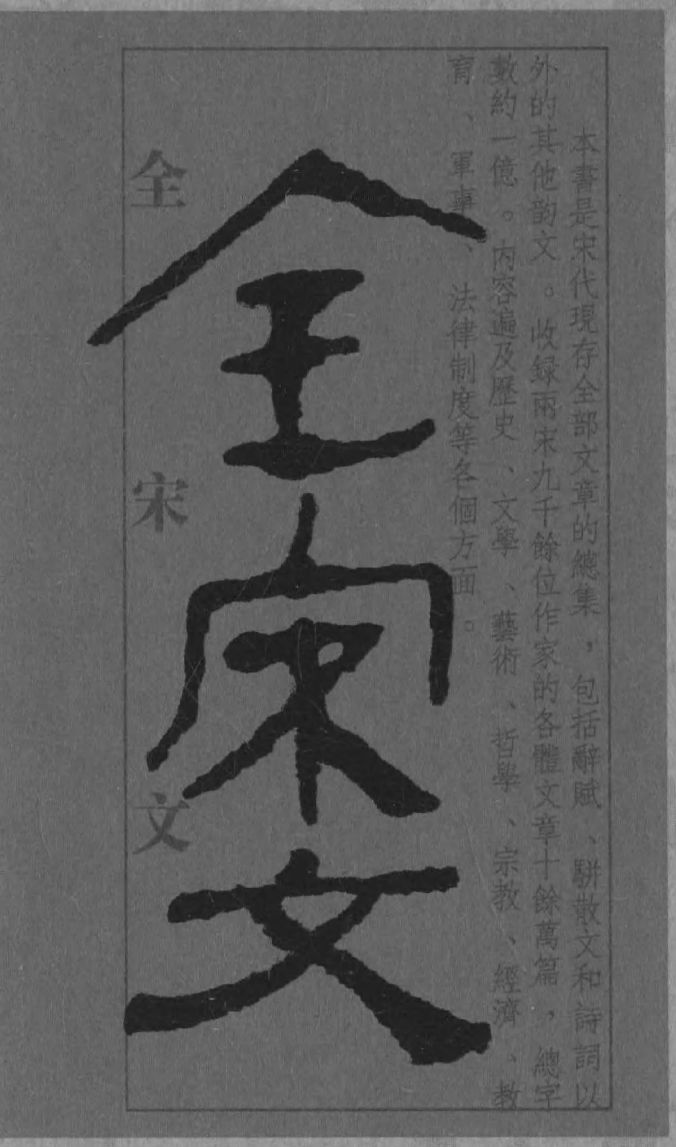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四六册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四六册

目録

全宋文卷七九八三

王稼
陳北溪字義序……一
屈竦
黄太守祠記……二
黄叔度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跋……四
曾垓
重修義寧縣治記……四
鄭雄飛
宋頤齋鄭公安厝記……六
鄭黼
福安縣名記……七
鄭士懿

劾趙希褥奏……一七
忠烈王廟碑記……一六
余性初
萬寶詩山序……一五
毛鼎新
王著作集跋……一五
焦煥炎
率新進士謝恩表……一四
朱　熠
議寬財力汰冗員奏……一三
言課額虧空奏……一二
議收買浮鹽……一一
吕文福
乞放歸田里奏……九
周　復
家禮附録跋……九

魏　澄
周瑀補中太學生牒……一八
全宋文卷七九八四
虞　兢
魏鶴山遺陳深父子帖跋……二〇
字通跋……二一
王著作集跋……二三
修刻漏記……二三
造祭服記……二四
社壇齋廬記……二四
融堂先生像贊……二五
李伯玉
彗星出應詔上疏……二六
劾賈似道乞罷公田疏……二七
程剛愍公祠記……二七
曹无妄先生祠堂記……二九

存心堂銘……三〇
祭蔡大參文……三一
呂　沆
仁壽院記……三二
髦田忠烈廟記……三四
古城院復興記……三五
吳　槃
諫以御寶催科奏……三七
凌攀龍
浯溪題名……三八
全宋文卷七九八五
儲國秀
寧海縣賦　并序……三九
元善銘……四四
省身銘……四四
立德銘……四四

發志銘……四五
成性銘……四五
就道銘……四五
達智銘……四五
輔仁銘……四五
崇理銘……四五
敏行銘……四五
克明銘……四六
思忠銘……四六
陞俊銘……四六
悦理銘……四六
達善銘……四六
履信銘……四六
吴文震
三海巖序……四七
重修光孝寺佛殿記……四七

林　水
唐水部郎中伸蒙子林子家傳……五一
洪　芹
吴潛左丞相兼樞密使制……五三
乞遠竄丁大全奏……五三
繳奏沈炎劾吴潛奏狀……五四
故邕州安撫吴公謚議……五四
全宋文卷七九八六
史宅之
修渙堂記……五六
釋可湘
示宗度禪者……五八
示静侍者……五九
示瑩禪者……五九
示真知客……六〇
示真禪人號癡叟……六〇

示際山心長老……六一
示小師九峰長老……六二
示善藏主……六二
示禪人……六三
密庵授笑庵法語齊侍者求跋……六四
血書華嚴跋……六五
錢東巖侍郎書金剛經淵首座求跋……六五
書諸山金塔頌軸後……六五
書静庵頌軸後……六六
書癡絶和尚出山相并達磨見梁王兩頌後……六六
爲上禪人題送行軸之仰山鐘阜……六六
出山相讚……六七
觀音讚……六七
思惟相讚……六八
達磨二讚……六八
布袋讚……六八

寒山二讚……六九
拾得讚……六九
朝陽穿破衲讚……六九
對月了殘經讚……七〇
讚真覺像化姜布……七〇
真覺讚……七〇
文殊讚……七一
維摩讚……七一
馬郎婦讚……七二
靈照女讚……七二
玄沙讚……七二
船子讚……七二
圓照和尚頂相奚翁請讚……七三
石溪和尚頂相柏堂請讚……七三
佛光法師真相致藏主請讚……七三
自讚……七四

九巖常住請讚……七四
淨社莊長老請讚……七四
杭州普圓庵請讚……七五
高峰妙長老頂相沈一居士請讚……七五
李襲之
程氏遺書跋……七六
玉琯巖蔡邕九疑山碑銘跋……七六
朱　相
宋故孫公國寶壙記……七七
全宋文卷七九八七
張　栻
吊叢塚賦　并序……七八
砌街記……八〇
冰清軒記……八一
東園記……八一
趙崇賀

察病指南序……八二
李　起
平江府修學記……八三
賈南金
近民堂記……八四
州學更造釋奠祭器頌……八五
薛　據
孔子集語序……八七
徐謂禮
故宜興少府季公壙誌……八八
釋立堅
與同道書……八九
施　岑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録序……九〇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録跋……九一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録再跋……九二

謝圖南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圖序……九三
重修資福寺羅漢閣記……九四
俞　瀗
鼓山題名……九五
翁安之
屏風山題名……九六
全宋文卷七九八八
黄　雷
重修信州城記……九七
董思靖
道德真經集解序説……一〇一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序説……一〇七
懸義……一〇七
五劫開化説……一〇九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解義後序……一一一

周　琪
圓覺經夾頌集解講義序……一一四
姚　炎
捕虎記略……一一五
全宋文卷七九八九
馮夢得
文天祥除尚左郎官誥詞……一一七
將樂縣奏立龜山書院疏……一一八
東家雜記跋……一一九
豫章先生遺藁序……一二〇
建康府重建貢院記……一二〇
咸淳倉記……一二三
演福禪寺記……一二四
見廉堂記……一二五
武節侯劉仕龍墓誌銘……一二六
臨武告龍文……一二八

王貴學
王氏蘭譜序……一二九
趙汝傌
祭康範先生文……一三〇
文有年
相儒堂記……一三一
譚友聞
自號録序……一三三
全宋文卷七九九〇
洪天錫
劾董宋臣謝堂厲文翁奏……一三四
内司職事奏……一三五
四書纂疏序……一三五
書傅忠肅謚誥後……一三七
後村先生墓志銘……一三七
章　鑄

辛輔編年録序……一四五
諸溪橋記……一四六
余季芳
申吏部乞求歸養狀……一四七
舒　奎
唐臨淮王李武穆廟碑……一四八
何光震
餞郡守王夢應記……一五〇
全宋文卷七九九一
呂　中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序論……一五二
治體論……一五二
制度論……一五六
國勢論……一五九
題周元公筆蹟……一六三
毛　奎

崖州大小洞天記……一六三
汪應元
論經界奏……一六五
汪儀鳳
謝吴侍郎舉著述科啓……一六六
全宋文卷七九九二
繆　烈
孝武號令文章如何論……一六八
丁　鎔
羅從彦先生墓燎黄祝文……一七一
王　宰
乞給榜曉示整復賃錢劄子……一七二
王致遠
上本州爲父請謚書……一七三
跋黄裳所進四圖……一七四
真州教授林思學壙志……一七五

戴　埴
　羣仙賦……一七六
　諭鶴文……一七七
戴良齊
　論交修劄子……一七八
印應雷
　申乞加封册號事……一八二
　跋陳東建炎第三書……一八二
釋了傳
　録白省部符投判府相公狀……一八三
段維清
　乞禁書肆翻板刊行毛詩集解狀……一八四
韓伯巽
　社倉祠記……一八五
全宋文卷七九九三
車若水　一

上大田王先生書……一八七
答篔窗先生書……一八九
宇宙略紀序……一九〇
世運録題詞……一九一
玉峰冗稿叙……一九三
晦翁語録彙編序……一九三
南湖先生文集序……一九五
南窗焦尾集序……一九六
讀莊子……一九七
題金鰲詩卷……一九八

全宋文卷七九九四

車若水　二
黄巖縣社倉記……一九九
天台縣平價倉記……二〇〇
台州新鬬五邑坊場河渡錢記……二〇二
塔燈記……二〇四

竹米記……二〇五
黄巖曹小娥述……二〇六
胡立方墓銘……二〇七
月溪隱君趙公墓銘……二〇九
祭立齋先生文……二一〇
全宋文卷七九九五
葛剛正
重續千字文序……二一二
萬　鎮
社倉規約序……二一三
李從命
鄒忠公陳忠肅公題名跋……二一五
杜去輕
興教寺祭田記……二一五
建法堂記……二一六
時思庵記……二一七

韓　境
全芳備祖序……二一九
新昌縣修學記……二二〇
李　迪
景鄒亭記……二二一
祭鄒公墓文……二二二
黄夢松
祭孫夢觀先生文……二二三
周　坦
乞糾察釋奠不肅奏……二二四
論楊棟奏……二二五
羅從彦覆謚議……二二五
雁山普照院改惠雲院碑記……二二六
郭夢龍
雷州府學登科題名記……二二七
應　俊

琴堂諭俗編序……一二一八
四書纂疏序……一二一九
高不傷
蔡西山先生祠記……一二三〇
澹山巖題名……一二三一
全宋文卷七九九六
胡太初
畫簾緒論序……一二三二
畫簾緒論跋……一二三三
吴驥伯
連江縣平羅倉記……一二三四
陳　模
懷古録自序……一二三五
周邵虎
浯溪小憩亭題記……一二三六
沈元晟

大佛頂首楞嚴義疏注經後跋……二三七
常　挺
三王法度禮樂如何論……二三八
鑿泮池記……二四〇
鄭熙載
龍虎巖題記……二四一
唐廷瑞
康範先生行狀……二四二
何　欽
蠲免靈芝寺和役碑……二四五
盧康時
寶慶府慈幼局記……二四六
朱南傑
學吟跋……二四八
嚴　粲
詩緝序……二四九

全宋文卷七九九七

翁　合

追復濟王制……二五〇
乞遠竄賈似道奏……二五一
問虞周晉唐本朝今日大臣督帥之寄策……二五二
問馭吏治兵理財策……二五七
問建武文治策……二六三
蔡模墓誌……二六八

全宋文卷七九九八

晏　穆

宋故冲素處士鄭府君墓誌銘……二六九

王夫亭

節孝先生文集序……二七二

黄時亨

通濟橋記……二七三

湯　露

仁化縣重建縣學記……二七四
汪元春
禮記訂義序……二七六
釋宗鑒
蛇穢説……二七七
江　湘
不欺堂記……二七八
修養濟院記……二八〇
重修城關記……二八一
濟川橋記……二八二
賓興莊記……二八四
全宋文卷七九九九
王慶升
爰清子至命篇序……二八六
鄧　益
韶州進士續題名記……二八七

項公澤
跋御書放生池碑……二八九
淳祐玉峰志跋……二九〇
崑山縣社稷壇記……二九〇
趙崇玮
漳州學廩記……二九一
鄧　容
邕州州學記……二九三
趙噩夫
跋陳修撰遺藁……二九五
趙孟墅
宋故朝奉知府寺丞趙公壙誌……二九六
邵復□
存慎齋十二箴跋……二九七
趙直方
趙公生祠記……二九九

趙希弁
郡齋讀書後志序……三〇一
鄭應大
修通濟橋記……三〇二
全宋文卷八〇〇〇
歐陽守道　一
廷對劄子……三〇四
轉對劄子……三〇四
安南國王求封太上國王議……三〇四
通荆溪吴運使書……三〇五
答荆溪吴運使聘書……三〇八
代通内翰書……三一〇
代通淮東趙樞密書……三一二
代上吴尚書書……三一四
代賀游參政出守書……三一五
全宋文卷八〇〇一

歐陽守道　二
代賀杜立齋除同簽書樞密書……三一七
代人上李守書……三一九
代人謝解書……三二一
代人爲教官求職書……三二三
代上執政書……三二四
與王臞軒書……三二七
辭鷺洲月送書……三三〇
全宋文卷八〇〇二
歐陽守道　三
通蕭宰書……三三三
復劉士立書……三三六
與劉後村書……三四〇
與王吉州論郡政書……三四一
全宋文卷八〇〇三
歐陽守道　四

回包宏齋書……三五〇
上吴荆溪乞改塑先聖像公劄……三五三
與林竹溪書……三五五
上徐守書……三五六
再上徐守書……三五九
賀吴荆溪被召書……三六一

全宋文卷八〇〇四

歐陽守道　五

賀吴荆溪再被召書……三六五
答丁教授書……三六六
謝廟堂書……三六八
代賀王師遂啓……三六九
代通趙大資與權除侍讀賀啓……三七〇
代謝徐侍郎薦自代啓……三七一
代人謝解啓……三七二
代人謝入鷺洲書院啓……三七三

通廬陵張宰啓……三七四
代人賀劉後村啓……三七五
代答趙瑞州啓……三七六
代答賀除漕啓……三七六
謝解啓……三七七
登第謝啓……三七七
謝春牛啓　一……三七八
謝春牛啓　二……三八〇

全宋文卷八〇〇五

歐陽守道　六

送倪秘監序……三八一
送劉雲昭序……三八二
送梁主簿序……三八三
送王保義序……三八五
送劉大臨序……三八六
送黄信叔序……三八七

贈鄧山人序……三八九
贈福上人序……三九〇
贈了敬序……三九一
贈郭元吉序……三九二
送陳駐泊序……三九二
送譚道士歸湘西序……三九三

全宋文卷八〇〇六

歐陽守道　七

贈周生序……三九五
送歐陽山人序……三九六
送劉雷震入太學序……三九六
送卜葬者覃生歸寧都序……三九八
送王槐城序……三九九
送趙仕可序……四〇〇
送鍾煥甫序……四〇一
贈朱月窗序……四〇三

送孫伯寅序……四〇四
送陳子究序……四〇五
送術士羅師禹序……四〇六

全宋文卷八〇〇七

歐陽守道　八

送胡素行赴省序……四〇八
送張季德序……四〇九
贈劉登龍……四一一
送劉童子序……四一一
送胡童子序……四一二
贈劉道士序……四一三
送孫季山序……四一四
贈張橫孫序……四一六
張景韶巽齋序……四一六
送李叔元序……四一七
贈宋義甫序……四一八

送李雲卿歸金精山序……四一九
贈羅陽卿序……四二〇
項國秀灸法序……四二一
格齋序……四二二
與羅術士序……四二三
贈術士胡卿月序……四二三
贈陳術士序……四二三
贈王介叔序……四二四
送曾申甫遠遊序……四二五
全宋文卷八〇〇八
歐陽守道　九
送張伯深序……四二六
送劉季清赴補序……四二七
送諶自求歸建昌序……四二九
送曲江侯清卿序……四三〇
送歐陽行甫序……四三一
送李雲卿歸金精山序……四三二

送彭士安序……四三三
送艮可赴銓試序……四三四
劉山立論藁序……四三五
清溪劉武忠公詩集序……四三六
陳舜民詩集序……四三七
進士家狀籍序……四三八
雲萍録序……四三九
李氏賦編序……四三九
吴叔椿詩集序……四四〇

全宋文卷八〇〇九

歐陽守道　一〇

擬解試策序……四四二
王廉翁詩集序……四四三
請待補公據籍序……四四四
省題詩序……四四五
至德觀蕭曼翁九皋吟藁序……四四五

歐陽生兵書序……四四六
敬上人詩集序……四四七
李仲仁史考序……四四七
胡彦和事海序……四四九
黄師董族譜序……四五〇
題家狀序……四五一
四書集義序……四五一
彭石庭韓文覽序……四五四
陳舜功詩序……四五四
李瑞卿詩序……四五五
劉相岩詩序……四五六
全宋文卷八〇一〇
歐陽守道　一一
賀氏先塋誌序……四五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序……四五九
題李雲卿詩卷……四六〇

恭跋真宗皇帝御製正説……四六一
題虞堪畫武夷圖……四六二
題彭忠肅公訓子十箴……四六三
題邢榮叔詩卷……四六四
題范氏誦清堂詩文……四六四
題郭靖翁梅圖……四六五
題慈順堂集……四六六
題廖老菴地理書……四六七
題胡自牧雲萍録……四六八
跋索馬九綱書……四六八
書劉養源詩集……四六九
題晏尚書紹興奏藁……四七〇

全宋文卷七九八三

王　稼

王稼，晉江（今福建泉州）人。端平二年進士。淳祐十二年以宣教郎知仙游縣。從陳淳游，嘗爲《北溪字義》作序。見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九四、一五〇，《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八。

陳北溪字義序

郡庠刊西山《讀書記》成，學者争誦之。攝博士葉君病其條目浩穰，後進亡所從入也，曰：「使西山未歿，能無如司馬公作《舉要》以振《通鑑》綱領乎？」稼因以北溪先生《字義》爲告，君喜，亟鋟梓以惠同志。初，先生講道于稼家塾，誨人以辯析名義爲急，候其體認精實，然後隨扣大小，從容盡其義。此書蓋心法也。族父隽筆授而成，後十年蘇君思恭始出以諗復齋陳公爲之叙。時讀書行於印圈，契合出於一人，學者有能即是以求道之指要，使吾胸中衡尺不亂，然後夬一以會萬，詳説而反約，《讀書記》一篇貫串無餘蘊矣。此二先生之盛心，而葉君惠教之志也。夫河圖、八卦、洛書九章

相爲表裏，經緯理之，自然無相謀而相合哉。芒芒禹甸，將睄車轍馬蹟，問津首涂，獨不賴司南之載乎！覽者其深味之。《清源文獻》卷一一。（李文澤校點）

屈竦

屈竦，南雄州保昌（今廣東南雄）人。端平二年進士。見雍正《廣東通志》卷三一。

黄太守祠記

侯國歲貢，古制也。歲貢斂民，非古也。雄民病於上供久矣，而未知所自始。周咨故老，曰紹興間郡國多事，帑藏蕭然，每歲漕臺以母錢四千八十一緡有奇，責本郡市銀三千四十有七兩，以供於上。里正領錢，隨民稅貲高下授之，此一時權宜之術，未爲甚病。時久弊生，母錢既不敷於民，而額外又科聖節供本銀，三歲增大禮銀，四歲增提點司銀，合四歲通計，則歲該銀三千八百兩有奇。然名雖均敷，而品官全免，貢士半免，豪猾苟免，其銀數自若也。故郡胥始羨其數，責辦於縣，縣胥益羨其數，責辦於里正，里正趨斂民以奉官，而痛始極矣。作法於涼，其弊尤貪，寧不信耶？於戲！唐自楊炎變租庸調爲兩稅，留州、送使、上供皆在其中，當時人已病之。我雄民既輸兩稅，又加上供，是

民苦於供輸，過唐兩稅，無怪田里蕭條，流離相屬。三山黄公始以惠倅來牧我邦，既而易節守倉臺，熟知民瘼，嘗曰：「弭盜莫先安民，安民莫先薄斂。弭雄爲郡，接壤江西，峒酋矯處，民不聊生。」於是約己捐俸，代民輸上供者四年。然猶慮銀賦如一身之疾也，標即暫除，本則未去，終爲吾民患苦。於是飛剡上聞，每歲於本司發鹽，以百餘籮付本郡貿易，以漕臺本貲湊之，市銀起發，永爲官民兩利。皇上英明仁恕，嘉其愛民以厚國本，有詔報可。榜揭通衢，歡聲雷動，負於塗，耕於野者，欣欣相告曰：「我公天地，惠我無疆，保我子孫也。吾無得而稱焉。」一日，郡民吴汝梅、貢士李劉首倡創公生祠於梅山雲封寺西，十團之民，響應子來。涓吉經始，逾月畢工，復大和會，屬竦爲記。竊謂是舉也，百年之患，自公而除，萬世之利，自公而興，真誼交孚，仁聲淪洽，雄民口有碑，心有銘。是祠也，父老蓋欲飲食祀之，後人社而稷之矣。道光《直隸南雄州志》卷一九，道光四年刻本。又見《廣東文徵》卷五五。（吴洪澤校點）

黄叔度

黄叔度，字似道，建寧府建安（今福建建甌）人，端平二年登進士第，寶祐中知興化軍。見《八閩通志》卷九及所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跋》。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跋　寶祐五年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然《左氏》有廣記備言之要，乃爲後世類書者之祖。一旦，友生謝去咎携一編以示余，曰：「此友人劉兄德亨所託編《事類備要》也，不私所藏，欲廣其傳。」且俾余一言以訂其末。余不敏，何所容喙？儻休沐之暇，時閱此編，信足爲揮毫用事之助云。郡人新莆田守黃叔度似道敬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首。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六〇。（劉琳校點）

曾　垓

曾垓，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人。紹定四年解試進士。淳祐五年知静江府義寧縣。後入廣西經略安撫使李曾伯幕。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五一，雍正《廣西通志》卷五一及李曾伯《白龍洞題名》（《桂勝》卷一）。

重修義寧縣治記　淳祐六年

淳祐乙巳日南至，余之義邑戍，見吏民於邑治。瞬息瓦解門壞，中有門將壓，而兩廡且墟，惟瓦

礫在草莽中。詢邑士友以其故，因爲官是邑者，率視官舍爲郵舍，盲攫而疾走，他不之恤。士友乃謂敝邑褊小，山多於畝，且環遶皆蠻獠，賦多不輸；郡又督於縣，救過不暇，奚遑他務？惟朱令尹沂力乞仙巢鍾帥書，助葺治之。得其請，僅能成琴堂、鼓樓。余因思前輩謂官舍敝壞，當葺以漸，乃撙節務還舊觀。至明年，得緡錢半百，量入爲出，且新東偏堂暫聽政。斤斧方聲，錢穀已罄。又錙積銖累，越半年而堂成，因堂而樓，遂集僚佐士友於其中。座有進而前者，曰：「堂與樓既新，廨與廡門不可不葺。」余思廨乃邑令於此臨民，廡亦吏民於此出入，余及瓜者僅其半，不可不率作興事，以貽弗克終之誚。月離於畢，浮淫潦不止，壞者傾，解者仆，不可以一朝居，而邑胥服役，幾無把茅遮頭者，亦願出私力以助公費。余又思官取之胥，胥必取之民，不若捐己俸而毋爲民擾，乃計歸橐，亦瓶儲而紙裹。作不可輟，亦不可怠，於是悉捐之，黽勉以循胥意。總計之，又僅可市竹木。乃以朱令尹白郡之意，荷帥侍矩堂董先生恤屬邑規廣而力不逮，給錢一百緡。於是工勤役興，而民不知，真所謂隨而悅，革而孚。欲刻石以記其實，余又思食焉不可怠其事，一日不可以不葺，此其心也，何以文爲？朱令尹之修繕，鍾帥書助其費，連幕公記其事，余之興土木，實董帥侍助其費，今欲記其始末，亦當叩諸文名於世者。未幾，瓜將熟，余奉檄入郛，且思昔人有謂不憂饑寒而憂齊居之未基者，黃涪翁譏之。余恐又以是而譏，余因記歲月，以識其欲記實之意。《粵西文載》卷二二。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一二九。（王曉波校點）

鄭雄飛

鄭雄飛，字景温，號慥堂，台州仙居（今浙江仙居）人。登端平二年進士，爲臨安府學教授。寶祐四年以秘書丞除著作郎，差知徽州。景定元年以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太子侍讀，差知紹興府。二年兼太子右諭德，除宗正少卿。累官秘書少監、户部侍郎。見《南宋館閣續録》卷七、八、九，《寶慶會稽續志》卷二，《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九，《南宋制撫年表》卷上。

宋頤齋鄭公安厝記

先君諱元一，字正伯，上世繇永嘉徙台之仙居。曾祖諱仲宣，妣□氏、金氏、周氏，太孺人。祖諱良臣，贈武經郎；妣吕氏，敕賜冠帔，□令人。考諱漁，忠翊郎、清流縣尉；妣王氏。先君清流公冢嗣，生於乾道己丑二月甲午。紹定辛卯，遇東朝慶典，以子貢禮部，封迪功郎。淳祐戊申，遇明堂恩霈，封承務郎。庚戌歲三月庚寅，終於正寢。娶應氏，諱遺本，臨安府新城縣丞諱士廉之女，封孺人，先十四年歿。子男翀飛、雄飛，從政郎、臨安府府學教授。翬飛、鴻飛，出後叔父。女二人，婿應椿老、葉睿。翀飛、翬飛、鴻飛及應氏婦蚤卒。孫男鬲、鼐、晏、旱、昱、昇。女四人，婿陶原

老、葉春、王默，幼未行。暨及陶氏婦蚤卒。曾孫琥、璹。是歲十一月壬申，雄飛敬奉柩合窆于柯奥犀山。痛惟先君生平性稟剛挺，涉世寡合，而忠愛之行，極其順裕；躬處幽約，報國無階，而忠愛之心，極其孤耿；家守寒淡，與物不攖，而施予之志，極其真惻；教本朴勤，期子有用〔一〕，而進退之斷，極其明決。嘗取《大易》養正之義，自號頤齋叟。德美潛韞，方將哀籲立言君子銘以昭垂永久，姑叙次世出大略納諸壙。孤雄飛泣血謹誌。表弟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陳洸填。光緒《仙居縣志》卷二四，光緒二十年刊本。（王曉波校點）

〔一〕子：似當作「于」。

鄭　黼

鄭黼，字文甫，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

九一、卷一二三。

福安縣名記　淳祐五年十二月

福安賜名，敷錫五福，以安一縣，恩侈矣。不有作者，誰其創之？《周官》始縣，師其職曰：

「凡造邑，則量地辨物而制其域。」春秋之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邑，是縣之大也。聖賢每於寄邑而行志焉。孔子之宰中都，其法可以治天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皆則焉。門弟子之爲宰，或告之以舉賢才，或告之以無欲速，或以治官莫若能，臨財莫若廉訓之。故掣書史之肘者，有鳴琴之化，而聞絃歌之聲者，無由徑之士。其或賦粟倍他日，自畔足民之言者，必遭鳴鼓而攻之譏。訓戒昭然，何須別求縣譜耶？嗟夫！保障重則繭絲輕，撫字勞則催科拙。狎鷺行者必厚蒙蔽之私，拔薤本者尤懷反噬之虞。如司門急於星火，則下邑凜乎春冰，雖欲循良，不可得已。此邑宰所以爲難之尤歟？必也行之以寬，待之以嚴，寧厚於下而不媚乎上，則皆孔門之哲也。自求多福，修己以安，可以無負福安賜名之美意云。淳祐五年十二月。雍正《福建通志》卷七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王曉波校點）

鄭士懿

鄭士懿，字從之，號定齋，福州寧德（今福建寧德）人。端平二年進士。七歲能詩，讀書過目成誦。初授始興教授，遷通判婺州、權知州事，入爲太學博士，出知武岡軍。著有《定齋集》。見《宋史》卷四三八《何基傳》，《宋詩紀事補遺》卷六九，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八二。

劾趙希褥奏　淳祐九年九月

承務郎趙希褥及其子與恣、與慙，同惡相濟，寶貝，棄叔祖母骨殖，搥叔枚夫手指，威使惡黨，殞姪崇緣之命，絶滅綱常，傷殘骨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忠烈王廟碑記

淳祐十年冬十月，敕封靈惠顯應昭順廣利侯。農工商緇黄之徒咸迎於郊，鉦鼓轟豗，耄倪呼舞，是，侯於五代時以能致風雨雷電，裂黄崎大石，通港利，濟舟楫，封永靈公。逮我朝嘉泰改元，部使者上侯數事于朝，更賜昭祐廟額。嘉定辛巳，封爵靈惠侯。紹定丁亥，加號顯應，感響滋大。迺歲在辛卯，賊犯古田，虎視寧德，侯奮神旅，摧其凶鋒，有旂見虚空中，白質而赤章。上有「敕封昭祐靈惠顯應侯」大字，白晝萬人見之若一，使者復上其事，乃更益封焉，猗歟盛哉！邑人屬予紀其顛末，其何敢辭。蓋嘗深原鬼神之故，而參以精氣游魂之説。竊以生死一理，人鬼一事，季路問事鬼神，子

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聖人非絶人者，蓋謂知生則知死，知人則知鬼矣。故凡爲神而得廟食，肖像惟人爲宜。後世上下禮樂不明，不知三才之殊，人物之異，天地山川而宫室之龍蛇異類而冕服之，此近世儒者所以力辨深非而卒不能開世之惑。至於人而神者，又或不以其道，特出於卒然禍福，驚動所爲。如鍾山蔣子文、羅池柳子厚，非不能自以不死者食其土，而其生平嗜酒好色，阿附匪人，不自修飾甚矣。未若侯之得正而祀，而人之樂之也。侯生季唐，巢寇入閩，避地者無所衣食，聞侯勤施有長者風，從之如歸市，賴不死甚衆。乾寧中，王審知節度威武軍，屢辟侯，侯不爲動。既而朱温僭禪，審知竊王號，必欲起侯，侯度無以拒，遂投于淵。此其殺身成仁，與蹈東海者何異！邦人哀侯之死，相與爲廟于梅溪，歲時享祭，後重建於縣郭，其故衣冠尚存。嗚呼！侯之功惠在當時，忠義在萬世，其威靈神澤在一方之民，所謂人而宜爲神者非耶？所謂得正而祀，而人之樂之者非耶？何舍生於此土、福此人之專且篤耶？今兹寵賜頻至，厥聲益宏，邇昭遠揚，香火所庇，又將不止於私篤吾土而已，是以不可無述，遂爲書其概于石，而繫以詩，使歌以祀侯。其詩曰：烈烈我侯，民之父母。是生飛鸞，乃建兹土。里有廟堂，家有香火。載卜載謀，民用無苦。大浸稽天，大旱石流，告于我侯，雨暘以休。大癘靡瘳，罪罟弗收，告于我侯，衍我百憂。航薄于危，我侯砥之；盜厄于巇，我侯餌之；螟螣蝕嘉，我侯已之；猛獸毒人，我侯斃之。匪緊我侯，我民疇依？民食侯功，害究侯始。嗜德如飴，逐義如水。再時小邦，擅命干紀，恬彼頷頷，致我貞士。矢身弗辱，卒抗以死。本碩支昌，山高水長。不隨死亡，澤流無疆。聲聞我皇，叠其寵光。繁降綏

章，宜公宜王。迪自一邦，達於南荒，以赫於四方。乾隆《寧德縣志》卷二，乾隆四十六年刻本。又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二八。（以上王曉波校點）

余性初

余性初，淳祐間莆田（今福建莆田）人。

萬寶詩山序

天下之寶多矣。夫有天下者，以道德爲寶；有國家者，以政事爲寶。文學之士，所寶經書；豪富之家，所寶珠玉。仁親以爲寶，惟善以爲寶，不貪以爲寶，此仁人賢士之寶也。若夫吟詠風月，繪畫煙雲，摛章摘句，以詩賦爲寶，此亦皆本夫性情之正而達于政事之體也。蓋詩自虞廷賡歌，以至周召雅頌之什，皆古聖賢制作以淑人心而垂教法。雖閭巷俚俗之謡，聖人亦有取焉。三百篇以降，作者非一，宋以詞賦科取士，故有省監之詩，而文人才子業于是者，未免淘金揀玉，以用其心。詞語之華，篇章之粹，真希世之寶也。書林三峰葉景達氏，掇拾類聚，繡梓以傳于世，目之曰《萬寶詩山》，俾後學者有所矜式，其用心亦弘矣。梓成，携以示余，因屬余叙。余惟夫子有言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詩可以興，可以觀」，至於「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士君子誠意正心之要，進德修業之方，與夫薦郊廟、格神人，以鳴國家之盛者，皆由詩而致。務學之士，其可忽諸！余不敏，特以此叙其概云。□□□□雍作噩歲重九日〔一〕，蒲陽余性初序。《宋元舊本書經眼録》卷一，清莫氏刊本。（王曉波校點）

〔一〕「雍」上一字或是「著」，按《爾雅·釋天》，太歲在戊曰著雍，在酉曰作噩，然戊與酉不相配，疑「雍」乃「維」之誤，上缺「屠」字，屠維即己。此書乃南宋建陽刊本，己酉蓋淳祐九年。

毛鼎新

毛鼎新（一二〇五——一二七一），字新甫，台州黄巖（今屬浙江台州）人。少穎悟能文，入太學，登淳祐七年進士第，授西安縣尉。歷興國軍教授，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司差遣，臨安府學教授，終史館校勘。咸淳七年卒，年六十七。見《黄氏日抄》卷九七《史館校勘奉議毛君墓誌銘》。

王著作集跋　咸淳二年七月

自馬上得之之説行，君則曰：「事干戈之時也，道學乎何庸。」臣則曰：「執干戈之時也，道學

乎何言。」嗚呼！曷不視此哉。崎嶇金革，一聞守臣之薦，則惟有道者是信是使，不曰徐議其任也。懇切奏疏，一惟師學之明，必欲以道而立政立事，不曰姑舍所學也。是誠明良之盛際，修攘之大原，茲炎興所以祀夏配天而衍萬億年之休與。咸淳丙寅七月既望，天台後學毛鼎新。《王著作集》卷三。又見《鐵網珊瑚》卷二，《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五。（郭齊校點）

焦煥炎

焦煥炎，字晦甫，宣州太平（今安徽太平東北）人，寓嘉興。炳炎弟。紹定二年擢武榜第一，禦邊多顯效，仕至知鎮江。見《至元嘉禾志》卷一三，《宋詩紀事補遺》卷六八、六九。

率新進士謝恩表

遹駿圖功，方臨軒而親策；伏螭奏對，遽錫命以疏榮。退揆朽庸，深□忝竊。臣聞兵法有不傳之妙，科目求可用之才。天授一編，漢以張良而創業；武舉異等，唐得子儀而中興。況聿親宥命之基，恩蓋廣維之烈，正須英傑，協贊訏謨。伏念臣等結髮讀書，困心橫慮。螢窗雪案，恥爲章句之彫鐫；豹略龍韜，粗究奇正之闔闢。學思待問，時適急賢，偶角勝於名場，誤蒙恩於震陛。僥倖愧甚，稱塞何□！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位居中，宅心灼俊，常德立事，已成克紹之規模；深略神機，猶藉庶允之勵翼。旒纊采十朋之益，草萊殫一得之愚，過□□□，俯垂天奬。臣等敢不砥勵名節，趨赴事功。程能課才，懋稱簡求之意；畢謀效智，仰裨耆定之勳。嘉慶《太平縣志》卷九，光緒三十四年重印本。（郭齊校點）

朱　熠

朱熠，温州平陽（今浙江平陽）人。端平二年武舉第一，累遷閤門舍人，差知沅州、横州、雷州，興國軍，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説書。擢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寶祐六年，遷左諫議大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開慶元年，拜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景定元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以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論罷，處州居住。咸淳五年驅之還鄉。尋卒。《宋史》卷四二〇有傳。

議寬財力汰冗員奏　寶祐四年九月

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禄，今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而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内地則欠經常綱解。欲

寬財力，必汰冗員。《宋元通鑑》卷一一六。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七五。

言課額虧空奏　寶祐四年十二月

近者課額頓虧，日甚一日。姑以真州分司言之，見虧二千餘萬，皆由臺閫及諸軍帥興販規利之由。《宋史》卷一八二《食貨志》下四。

議收買浮鹽　寶祐五年

鹽之爲利博矣，以蜀、廣、浙數路言之，皆不及淮額之半。蓋以斥鹵彌望，可以供煎烹，蘆葦阜繁，可以備燔燎，故環海之湄有亭户，有鍋户，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亭户，歸之公上者也。浮鹽出於鍋户，鬻之商販者也。正鹽居其四，浮鹽居其一。端平初，朝廷不欲使浮鹽之利散而歸之于下，于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鹽。以歲額計之，二千七百九十三萬斤。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真、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之正鹽，視昔猶不及額，尚何暇爲浮鹽計邪？是以貪墨無恥之士大夫，知朝廷住買浮鹽，龍斷而籠其利，纍纍竈户，列處沙洲，日籍銖兩之鹽，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既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則是絶其衣食之源矣。爲今之計，莫若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户之浮

鹽。所給鹽本，當過于正鹽之價，則人皆與官爲市。却以此鹽售于上江，所得鹽息徑輸朝廷，一則可以絶戎閫爭利之風，二則可以續鍋户烹煎之利。《宋史》卷一八二《食貨志》下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三，嘉靖《惟揚志》卷九、卷三二，《續文獻通考》卷二三，乾隆《江都縣志》卷三一。（以上郭齊校點）

吕文福

吕文福，安豐（今安徽壽縣西南）人，文煥從弟。淳祐五年以戰功帶行閤職，轉三官。十一年八月爲御前諸軍都統制，廬州駐札。開慶元年十一月帶遥郡刺史、河南招撫使、知淮安軍。景定二年四月兼知廬州，三年三月差知濠州兼淮西招撫使。咸淳六年二月爲淮西安撫副使兼知廬州。十年四月爲常德辰沅澧靖五郡鎮撫使、知沅州。德祐元年二月遣兵入衛，三月加福州觀察使。見《宋史》卷四三至四五《理宗紀》、卷四六《度宗紀》、卷四七《瀛國公紀》。

乞放歸田里奏　咸淳九年五月

從兄文煥以襄陽降，爲其玷辱，何顔以任邊寄，乞放罷歸田里。《宋史》卷四六《度宗紀》。（曾棗莊校點）

周　復

周復，理宗時上饒（今江西上饒）人。

家禮附録跋　淳祐五年二月

右，文公門人三山楊復所附注於逐條之下者，可謂有功於《家禮》矣。復別出之，以附於書之後，恐其間斷文公本書也。抑文公此書欲簡便而易行，故與《儀禮》或有不同，如婦人用今之衰裳，弔喪者徇俗而答拜之類。其所同者，又不能無詳略之異，如昏禮之六禮，喪禮襲斂用衣多少之類。楊氏往往多不滿之意。復竊謂《儀禮》存乎古，《家禮》通於今，《儀禮》備其詳，《家禮》居其要，蓋並行而不相悖也。故文公雖著《家禮》，而尤拳拳於編集《儀禮》、《書儀》之書，遺命治喪必令參酌《儀禮》、《書儀》而行之，其意蓋可見矣。好古而欲盡禮者，固有《儀禮》在。楊氏之説有不得而盡録云。淳祐五年乙巳歲二月既望，上饒周復謹書。《家禮》附録，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沈治宏校點）

魏　澄

魏澄，淳祐中爲國子監胥佐。

周瑀補中太學生牒

行在國子監，羽字號。準淳祐四年八月□日敕：禮部狀：「據國子監申：『檢準紹興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敕節文，補試中選學生，依倣嘉祐、治平間給畫旨贊詞綾紙。奉敕聖旨依。本監今開具淳祐四年補中太學生、國學生鄭宜等二百八十七名申部，乞申明朝庭，指揮行下所屬，給絳素白綾紙二百八十七道付監，從例書填給牒施行。』本部所據國子監申到事理，伏乞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八月八日，奉聖旨依禮部所申施行，須至給牒者。

學生周瑀，本貫鎮江府金壇縣三洞鄉碧鸞里，父爲户。曾祖耆，故不仕。祖濟，故迪功郎、平江府嘉定縣主簿。父拱，登仕郎，習《禮記》。淳祐四年補中，當年年二十三。牒周瑀：成均，材之囿也，言藝其苗，言擷其秀。既曰擷之，曷不藝之？士之入于斯、出于斯，有碩其用者相踵也，庸非國家養士之仁乎？有養士之仁，有自養之仁，請省毋怠。準敕給牒，補充太學生，故牒。淳祐五年八月

日牒。胥佐魏澄。胥長吴世榮。奉議郎、丞姚。祭酒□。《文物》一九七七年第七期。（郭齊校點）

朝請大夫、司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陳。

全宋文卷七九八四

虞　牸

虞牸，字退夫，本名兹，字義夫，仁壽（今四川仁壽）人，允文曾孫、魏了翁婿。牸傳其家學，又得鶴山之傳。淳祐五年任淳安令，有政聲。累官朝請大夫、户部郎中、知岳州，後爲沿江安撫司參議。見《吴下冢墓遺文》卷二《虞處士墓碣》，《鶴山大全集》卷五八《虞退夫字説》，《恥堂存稿》卷四《淳安縣修獄記》，《景定建康志》卷二五，《宋元學案》卷八〇，《宋元學案補遺》卷八〇。

魏鶴山遺陳深父子帖跋　紹定五年十月

昔蕭穎士有老臧，事之十年不去。穎士性慘刻，笞楚不少貸。或勸臧他之，臧曰：「非不能，愛其才耳。」夫穎士以操觚弄翰尚足以懷其奴隸而不忍舍，今陳深父子之事鶴山也，服役勞苦於寂寞之濱，趨走辛廑於風波之險，七年之久，儼如一日，此非其主有以懷而信之，疇能爾耶？及主人自靖歸蜀，始以念母翻然告歸，且願還而盡此身以事主。夫於事主既能盡忠，則於事親必能盡孝，視蕭氏奴

殆有過焉。余曩偕鶴山外舅久處渠陽，始終目擊其事。今觀鶴山所書，慨然有感，因筆以贈之。紹定五年冬十月，書於心遠堂。虞犹。《鐵網珊瑚》卷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字通跋

寶祐二年八月

紹定庚寅，犹親迎于靖，先師鶴山魏先生講席之暇，授以李君肩吾所類《字通》一編，其義則見於先生叙所以作矣。末學後進，敢復贅詞？因惟先生嘗謂字書始一終亥，其形也；始東終法，其聲也。許叔重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孫愐《唐韻》切爲定。自音切行，人以爲便於檢閲，而不知字之本乎偏旁。故李巽巖初作《五音譜》，以許叔重部叙爲之。後以示虞仲房，仲房乃支用徐楚金《韻譜》。巽巖謂若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無聲者，豈不愈難檢閲？雖從仲房，而巽巖實不以《韻譜》爲然，故後叙要自別行，其《五音韻譜》乃賈端修所定。蜀前輩如巽巖留意字學不苟若此，犹雖不敏，常事斯語而願學焉。幸寶藏此編，得逃劫燼，用鋟諸梓，以壽其傳。併記所聞，將與承學之士共之。寶祐甲寅秋八月丁丑，雝國虞犹謹識。《字通》卷末，知不足齋叢書本。又見《小學考》卷二〇，《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王著作集跋　寶祐五年四月

紹興六年，趙忠簡免相，陳公輔上疏，乞禁伊川學。朱内翰在經筵，不敢諫。胡文定奉祠居衡岳，獨上疏封爵邵、張、二程先生，貼黄實薦著作王公與和靖尹公，皆伊川門人，乞以王公校正。中興以來，程門後凋之松柏，獨胡公、尹公、著作公而已。雖然，著作晚際思陵，固未能昌其所學，然遺名遯世在崇寧，不與於屏逐學徒之時，潔身事道在紹興，又不與於禁斥黨門之日，公之學力蘊蓄，始終全節，可謂不負師門矣。觀其奏篇論汲黯、宇文士及之忠佞，牛、李朋黨之成破，至哉斯言！雖千百年，可爲龜鑑。思陵以通儒稱之，信哉！寶祐五年丁巳立夏日，雒國虞犹謹書。《王著作集》卷末。

又見《鐵網珊瑚》卷二，《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五，《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修刻漏記　淳祐六年三月

吾身之中，小天地也，四氣備焉。以我之天測彼之天，千歲之久可坐而致也。昧者反是，役役乎名宦之場，營營乎功利之海，鷄鳴而起，不知所以孳孳者何事，視日月爲醉鄉，等晝夜爲夢境。古人運甓汲汲而惜分陰者，曾不屑經意。黑白二鼠，交齧根株，甚至蛇入丘井，往往迷亂不自覺。吁！是

天地間腐蠹也。十二辰中，安能自提掇，求吾之天以印在天之天也邪！古之人制器尚象，測景揆辰，舉天地之大，陰陽之摩盪，寒暑之往來，皆囿於分毫圭撮中。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于以警世昏聵。凡朝廷一興居，一號令，亦莫不於此乎有取。故置挈壺氏以掌之，下至郡縣，亦靡不然。淳爲古壯邑，自淳熙間陳公曄來宰是邦，始造刻漏。迨寶慶初，趙公希瓘復修理焉。於是日視漏刻，爲邑之程課，寅而出，辰而入，午而出，申而入，遑遑夜漏下二十刻不得休。左持牒訴，右乞簽署，挾吾按也。金穀責某曹，獄訟付某吏，伺吾筆也。鬬巧任術，舞文弄法，又有以覘吾之容色，釁吾之疵瑕也。叢爾精神，皆破糜爛於簿書期會之境。古人所謂出宰山水縣，讀書松竹林，本志俱化，夜氣清明，求吾身自有之天，不旦晤而晝亡幾希矣。近世作邑，曰邑債，曰縣灘，曰尚熱坑，曰投膠鑊，逡巡畏避，言之輒短氣。間有狐蹲雉伏，齒一執事宜，即欣欣然有德色，目銅章墨綬爲俗吏。始予嗤之，蓋謂居百里之地，古子男之邦也，何自菲薄如此？鳴琴不下堂，晝日靜垂簾，栽一縣花，種二頃秫，令何負人，人自負令。迨至青溪，期程星火，倥傯喧囂，昧目塞耳，前之所嗤者，方愧汗噤不聲矣。少間，掌漏者進曰：「邑自累歲章蔡頻滌傳舍，應接不暇，漏久湮，箭久塵，銅烏久甚渴矣。自公至止，强自拂拭，考星正晷，測表候陰，壞者未修，闕者未補也。」予謂使掌漏而廢職，則上下又將玩愒而無以節興居，時號令，乃加整葺，將重建譙樓，以復于舊規，命掌漏戒之曰：「折柳樊輔，狂夫瞿瞿，爾則有罪。」承命曰唯，因筆之爲《修刻漏記》。淳祐丙午春三月，虞兢記。嘉靖《淳安縣志》卷一四，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又見光緒《淳安縣志》卷一三，《嚴州金石録》卷下。

造祭服記　淳祐七年八月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羙乎黻冕，古之聖人重祭祀，尊神明，寧儉於己而不敢忽其所敬也。常人之情，衣敝履穿，出門不敢見大賓，事上帝則必齋戒沐浴，蓋禮不可不謹其容也。今之士大夫平居服御織絺組縠，至極鮮麗，遇祭祀往往謾不加意，俎豆之不修，簠簋之不飾，儀服之未備弗問也。吾夫子之道衣被萬世，雖蠻貊之邦行矣。春秋二祀，報本至微，或者以褻服見，或務一時苟簡而誠不在焉。若是，則冠章衣逢者，曾蠻貊之不如也。淳之爲邑，風皷籥，月朔有奠，二丁有祭，服色敝爛，藻繪不章。後學虞犹學製斯邑，亟命改造，趨進翼如也。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敬之又敬之也。夫如是，則服斯服矣，誠之不可掩如此。夫異時聖門言志，春服既成，舞雩詠歸，藹然有堯舜氣象，端章甫，願爲小相，又當遠在後塵。淳祐柒年秋八月，虞犹記。嘉靖《淳安縣志》卷一一。

社壇齋廬記　淳祐八年正月

古者祀天於郊，祭地於社，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伸地道也。天地之祀，惟天子得行之。千里之

國，百里之邦，教民之報，惟社事而已。社事壇壝，大禮必簡，非若瞿曇、老子之宮，璇題藻井，重檐刮楹，聚中人十家之産，以窮精極侈於土木也。有邦土者，春秋二仲，堇堇一祭。此殆操豚蹄以祝甌窶，其誠至微也。風雨明晦，慘舒不齊，邦國都鄙，必設齋廬於北墉以待事，此雖慮之至，亦敬之至也。淳爲望邑，有民人，有社稷，而紀綱類摧頹，氣象類抗敝。守寺所以出政治，聳觀聽也。左扶右顛，前倔後仆，吏斯邑者，期程如火，墨朱如繩，坐視其陊剥而不治。社壇爲祈報之地，越在二里許，頹垣敗壁，鞠爲荒榛，且何暇引眄而顧？舊有齋廬三間，前人創始，意盡善也。霜欹雪壓，日廢月壞，吉日維戊，有事于壇，天朗氣清，猶之可也。或遇陰晦，泥潦没膝，旁風上雨，職事不虔，瀆禮唯甚。兹非承流宣化之責乎？兢蒞事三載，曉夕勞瘁，盡職分之勤，汲汲孳孳，一日必葺，謂取財於地，國中之祀，莫貴於社也。比閭鄉井樂歲鷄豚，擊鼓飲酒，猶知有一飯不忘之意，齋廬之不飾，壇壝之不嚴，爲附庸邦君，而乃置之六合之外，可乎？於是封築其垣墻，繕修其屋宇，周圍有防，齋肅有所。使後之來者常加守護，庶無愧於報本反始哉。淳祐八年春正月，虞兢記。嘉靖《淳安縣志》卷一三。又見《嚴州金石録》卷下，光緒《淳安縣志》卷一四。

融堂先生像贊

偉哉丰神，瀟洒絶塵。光風霽月，陶瀉性真。道山穹窿，蜀阜嶙峋。窮邪通邪，千古令名。嘉靖

《淳安縣志》卷一一。又見光緒《淳安縣志》卷一〇。（以上郭齊校點）

李伯玉

李伯玉，字純甫，初名誠，號斛峰，又號畏齋，饒州餘干（今江西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授觀察推官。累遷福建提舉常平、淮西轉運判官。拜太府少卿、秘書少監、起居郎、工部侍郎。度宗即位，兼侍講，權禮部侍郎。以顯文閣待制知隆興府，爲右正言黄萬石論罷。召入覲，擢權禮部尚書兼侍讀，病卒。所著有《斛峰集》。見《宋史》卷四二四本傳。

彗星出應詔上疏　景定五年七月

咸平彗出室北，吕端有兵謀不精之言，今日當嚴邊備。熙寧中彗出東井，富弼、張方平皆言新法不便，今日當先罷浙西換田局。崇寧彗出西方，則詔除黨籍，且復左降人官。今開慶誤國之人，罪惡滔天，有一時風聞劾逐者，則乞斟酌寬貸施行，以昭聖主寬仁之量。

今言路既開，中外大小之臣必將空臆畢陳。惟陛下明聖，大臣忠亮，有以容受，不以爲罪，天下

幸甚。《齊東野語》卷一七。

劾賈似道乞罷公田疏

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君子與小人而已。忠實有才者上也，才弗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今大丞相賈似道權傾中外，欺君困民，設置公田三千有奇於浙西，假公濟私，利於己而疲於民、悞於國，若不亟爲轉移，安危莫測，良可畏也。同治《萬年縣志》卷九。

程剛愍公祠記

聖上端平初元，彰善癉惡，微顯闡幽，以剛愍程公死節靖康，忠義彪炳，特官其曾孫東。明年，郡守林君果俾郡博士徐君堯章設公祠學宮，而以其四世孫及典奉烝嘗。蓋十有五年矣。東謂伯玉：「盍爲之記？」伯玉聞之，死生之變亦大矣，志士仁人，寧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者，所欲有甚于生，所愛有大于身也。靖康之難，天地磔裂，日月晦蝕，忠臣義士，捐軀效死者，前後相望，故种師中、楊可勝、王彦、劉錡、蔣興祖、高師旦死于戰，張確、趙伯臻、張彦適、韓總、單孝忠、賈亶、霍安國、林淵、張彭年、趙士諤、張湛、于潛、沈敦、張行中、郝仲連父子死于守，王稟、李邈、張克

戩、郭澄、朱克恭死于義，姚友仲、何慶彦、劉延慶光國、陳福死于兵，張忠文叔夜以不食其粟死，劉忠顯翰以不仕北庭死，蔣宣、李福以謀脱君父死，以至黄經一内臣，徐揆一太學生，寶鑑一從事使臣，或以望闕不去死，或以上書責酋死，或以不忍交矢鏃于敵營死，而尤大著明，則忠愍李若水、節使王履、宣贊吴革，與梅、程、安、陳四公之事也。龍谿汪公志程公墓，謂與梅公謀結兵擣金營，劫取二聖，范瓊洩其謀于金，金託金帛不如數，詰官之在長安者，公冒死直前，遂及禍焉。自當時言之，公等身膏斧鑕，而時雍、秉哲、儔及之輩躡美官，一死一生，而榮悴判。生者信得計矣，曾幾何時，而善惡昭白，誅賞大明，彼偷生浮榮，何啻朝菌暮舜。而遺臭史傳，與羿、浞等。若公之精忠大節，昭揭宇宙，雖世之相後百有餘歲，天子褒其忠，邦人慕其義，尸而祝之，社而祀之，過其下者，屏營太息，凛乎如生存也。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善惡惡，藏于神明之舍，如明鑑不可亂妍醜，權衡不可欺輕重。彼亂臣賊子，豈獨無是心哉！愛惡相攻，情僞相惑，前有勢利之誘，後有患難之驅，遂乃陷溺而喪其本心焉。逮夫歲月逾邁，情僞寂寥，其昭昭靈靈者，殆不可泯，于以見秉彝好德之真，不由生而存，不隨死而亡也。且二氣五行之運，何有終極，人以藐焉之身，自託于天地之間，百年露電，生死醉夢，如盆盎蟲蚋，興仆何限。貪夫殉利，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品庶憑生，宜何擇哉！屈子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後之謁公祠者，將惕然于衷而不能自已。東請以是識牲石而告來者。《南宋文録録》卷一三。

曹无妄先生祠堂記

淳祐十年十二月

无妄先生之没六十有七年，祥刑蔡公始命建祠於邑庠。既舍菜，邑士合詞命伯玉記牲石。伯玉學未聞道，知不足以知先生，獨念去先生之世若此其未遠，近先生之居若此其甚邇，彰往行以詔方來，其尚奚辭！伯玉聞孟子没，聖人之學不傳，濂洛諸儒探賾索隱以繼其絶，至文公集諸儒之大成，闡教考亭，吾邦之士及門最衆。若程公正思、董公叔重，俱號高弟，而知之深、望之厚，則於先生尤致意焉。顔子之夭，冉伯牛之疾，聖師爲之屢歎，則文公於先生之没，安得而不爲斯文惜哉！然先生既不肯以師道自居，而學校釋奠於其先師之禮，則蔡公此舉，豈徒蒐補缺典而已哉！風厲多士，尚友古人，固所以爲教也，于于衿佩，拜謁祠庭，亦思蔡公之所以教，而思先生之所以學乎？先生之學，窮理以致其精，反躬以踐其實，不肯以一善成名者也。自讀程氏書，慨然棄舊學而覃思六經，既求之沙隨程氏、象山陸氏兄弟，復寓書南軒張氏，而就正焉，晚登文公之門，始有定論。然義理有疑，必反覆以歸於是而後已，一辭未瑩，雖師説不苟從也。伯玉間得其往復書簡讀之，見其不汩於流俗，不溺於異端，不惑於一超頓悟之説，下學之功，正大平實，條理精密，莫非所以爲上達之基，而其任重道遠之志〔一〕，孳孳斃而後已。嗚呼！使先生而壽考，則文公所謂斯道之傳，其庶幾者，豈虚語哉！然則先生之所植立，豈非後學之所當師，祠事之舉，豈非

風教之先務與！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居官而思其所當事，蔡公之職盡矣。爲士而思所當志，吾黨之士尚勉旃哉！先生諱建，字立之。蔡公諱杭，字仲節云。淳祐庚戌十二月壬戌朔。同治《饒州府志》卷二七，同治十一年刻本。

〔一〕「而」下原衍一「而」字，據文意删。

存心堂銘

邑令楊應善摘純公語名斯堂，番人李伯玉爲之銘：

體天地塞，其名曰人。性天地帥，其心曰仁。心體本仁，其端惻隱。能擴而充，可放而準。庶人失之，禽獸幾希。安得君子，終食無違。格言大訓，緊孟程子。先後發明，異辭同旨。君子以仁，是舉其全。命士愛濟，則有後先。民胞物與，理一分異。由仁而愛，匪愛曷濟。思昔先生，攝令上元。見之政事，先行其言。畫法均税，貯粟給卒。視民如傷，推以及物，楊君作宰，慨想儀刑。有揭其扁，式新斯亭。是心苟存，舉斯加彼。有踰斯言，其額有泚。《景定建康志》卷二一。

祭蔡大參文

導河之源，積石崑崙。始汪洋而大肆，益廣遠而齋沄。惟公家世西山之孫，文簡考亭之門。既克積者累世，乃發揮乎久軒。行誼足以爲縉紳之望，道德足以動冕旒之尊。作於其政，則炎天之風，旱歲之雨；見乎其容，則秋月之皎，春陽之温。正色朝端，則姦邪爲之屏息；祥刑外服，則民自以爲不冤。故其進也，善類皆從而拔茹；其退也，多士皆從而舉幡。公雖遠避乎權勢，肥遯於丘園，而今有識之屬望，謂當贊化而調元。夫胡山頹而梁壞，而典刑之莫存。某辱公心腹之知，感公道義之言。絮酒不得致千里之奠，緘辭莫能挽三閭之魂。嗟九原兮不作，孰綱紀於斯文！《翰苑新書》別集卷一二。

（以上楊世文校點）

吕沆

吕沆（一二〇五——一二八五），字叔朝，歙縣（今安徽歙縣）人，午子。端平三年銓試第一，授黄巖縣主簿，知於潛縣，通判婺州。忤賈似道居閑，後起知興國軍、全州，皆不赴。宋亡不仕，至元二十二年卒，年八十一。見《宋史》卷四〇七本傳，《新安文獻志》卷七九《吕公家傳》。

全宋文卷七九八四　李伯玉　吕　沆

仁壽院記　至元二十二年二月

泝歙溪而西可一舍許，其南有阿蘭若，首枕金坐，依山帶溪，昉趙宋大中祥符元年。面西南向，陰陽家以爲不良于是也。嘉定丙子，僧守真徙向丙巳，然後宗風種子浸以蘩衍。余晚倦遊，歸老杏城，上慕陶靖節、香山居士，與遠滿等結蓮社香火緣，洎乎所謂在家僧者。日一開士闖門願見，諏其所，則主仁義院師壽能。師曰：「吾教中以無爲法，以有爲幻，有有不有，是謂大乘。矧吾宇上接肇造，垂三百年，棟老楹欹，廩焉將壓。咸淳間先師正遠雖嘗首倡繕，欲爲而未竟此意，疇敢忘是？故我有可無，不可以無吾宇。乃紬乃繹，意匠是畫，規模位置，悉有指授。爲殿爲堂，爲廡爲廊，後闢遂□，左敞華軒，堊以墅塗，甃以陶甓，樸斲完好，構架孔碩，山藻丹臒，金碧爛如。于是棲佛有宮，護法有神。上及諸天，下距十地，莫不有像，端嚴形繪，備具備極。或跨龍鳳狻猊，或袒右服，珠琲孔雀，或跏趺生蟒，或擎杵降魔。龍威神光，森爽欲動，舉莫能殫。有識無知，罔不瞻禮。肇役咸淳五年，越宋歷元，于今且二十稔。蓋爲之以久不以暫，進之以暫不以遽，故僅卒有成。嘻，豈爲然哉？雖然，是役也，非謀人，非假檀施，吾唯纍圭黍，均委積，不有吾有以爲之。又率吾徒若富禮、德秀、衍慶、宣惠、庭翠，俾咸勤而則傚之。又斥贏餘貲田畝，充常住粥莫計，庶表裏相資，庶以弗墜。昔先君左史惠幸泉石，寵賁以詩，如『寺以仁義名，當求仁義實』之句，今猶焜燿鋟刊。意

公家世有夙緣，願記之，以無忘厥始。」余矍然謝，其奚辭！今夫世之爲浮屠者，則曰：「吾無以充包笠也。」包笠蓄矣，又曰：「營巢架木，不如無心；崇飾塔廟，不如□□。浮生如寄，奚庸浪自苦？」于是聽其自起自仆，不復以爲者有之。間有知補弊葺壞之說，振錫擊鉢，打硬抄化，廣張罪福因果，以誘四方善男信女，以規取錙銖，疑亦有志。或者又明旰旋貪豢沉湎，隨日所獲，爲口體謀，于是莫之能繼而不暇以爲。今師獨能遺有散聚，勤躬疚壞，無待布施，作諸種種佛事，信超軼常浮屠氏數等。而不寧唯是，方且持律總衆，似仁；糾假合之衆，而畢力一心，似義。向之切借仁義以文其名之，不吝且不疑。夫其捐財樂施，似仁；糾假合之衆，而畢力一心，似義。向之切借仁義以文其名者，今將久不假歸，揜爲真有。寖寖孟氏逃楊之意，差異蹩躠跟跂，甚至搥提之爲者，不亦大可敬哉！嗚呼，若仁與義，本吾儒日用常典。士大夫平居暇日，冠圓履方，口不絶談仁義，似知實究竟處；無幾何而利心一生，雖骨肉所不遑恤者，世率有之。或兄弟也而鬩墻，或父子也而豺虎，仁義幾斯盡矣。聞師之行，不油然有覺其天者乎？師俗氏葉，里人也。敦願而儉，識高而見，真得精進心，具堅固力，宜其能此無難者。彼其離性忘形，所立之卓如此，使冠其顛，而律以吾之仁義，進進豈易量哉！吾于是重有感已，且因以諗吾黨之士云。至元二十二年歲在龖蒙作噩二月既望，前朝議大夫、知泉州事吕沆記。《竹坡類稿》卷二。

髦田忠烈廟記

德祐元年八月

恭惟昭忠，挺生古歙。少而穎異，長也英傑。當隋之季，群雄盜竊。獨振義旅，保有江浙。從衆稱王，歸唐盡節。加畀六郡，封公於越。典衛留宮，勳勞備竭。既而神歸雲郎，民不忘其偉烈。廟而祀之，代興弗絶。吁嗟乎，法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惟王其允協歟！作廟樂土，詒福一方，此政和中封英濟之真王。彌干戈之慘，昭風馬之祥，此宣和中錫顯靈之告章。至隆興，加信順，則以取凶殘，驅疾疫，威靈屢著，懿績役彰。至乾道，進廣惠，則以抱勁節，著陰功，歷年滋久，載德彌芳。封及八字，數已殊常。繼更四朝，春猶未央。或易昭應、昭忠之美號，茂揚神志；或易廣仁、武神之徽稱，大闡神光。恩綸燁燁，聖謨洋洋。吁嗟夫，剖符錫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靈，惟王其克當歟！雖然，王之廟食，遍于鄉邑，郡邑之祠，率有記述。如烏聊山，則天復二年，巡驛官汪台符記三遷三飾；如績溪縣，則太平興國五年，光禄丞朱斌記其宅存石。其在婺源，則嘉祐中，程侯迪因嘆祠宇甚完，斯文獨缺，即屬記于祁門主簿許昇卿，毋没前人之新葺。其在休寧，則紹興中，吴侯崇仁深嘆廟貌不逮古壤力營，亟請記于寓公嚴守金安節，一變前日之陋習。至若郡西髦田之廟，雄跨龍蛇之跡，形勝威靈，自古在昔，獨無記以紀之，莫可考其歲月之建立。況大風雨震凌，棟宇蠹蝕，倘不及古扶持，并思記載，又曷克有傳于他日？某適來

歸，退藏深密，乙亥長至，交親責及，慨欲爲段造之圖，輒亦援從臾之筆。鄉閭聞風，罔不致力。乃撤甃闢，乃新規式，或易位置，乃端門闕。大殿穹窿，如翬斯飛；修爽廊塏，如跋斯翼。向之局促今廣闊，向之近曲今正直。萬目具瞻，一忱歡懌，真可垂無窮而天關之的。雅稱衮龍鐵馬之尊，愈地軸施罔極。吁嗟乎，新廟奕奕，斯所謂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寧不爲升歌是頌，以相享祀之不忒歟！是役也，實王之靈，仍師夔復屬某曰：「幸爲疏文結良緣，詎可無述，位補闕政？」因念先君左史曩嘗聚徒于穎，某方垂髫，隨侍受訓，往來祠下，歸依惟謹。神之相之，脱身窮窘。先君既歷際逢，之烏府，立螭坳，某亦服勞，僥叨稽匠監班笋。俯仰今昔七十稔，然相傳清白，期不負神，時遭艱厄，神亦加軫。兹獲遂松菊之情，收桑榆之景，賴神以生，敢不惟命。和墨濡毫，秋中月正，對月清光，紬繹彝鼎。神兮無方，托之而準。緝文廟建，永紹鄉井。西城吕沆記。《竹坡類稿》卷二。

古城院復興記　至元二十一年十月

佛氏傳燈，表善繼也。惟善繼則衣法有馮，宗風不墜，前輝後映，如燈長明，録而紀之，是可垂訓。矧有廢而能復興，燬而能復營，施龍象力，大成功勳，使一方之妙勝，不遽泯于灰塵，詎可不爲着一語，以發明善傳祖燈？吾鄉杏潭有古城院，郡誌建于唐之大中，至宋宣和二年，歷幾二百七十，乃燬于睦寇方臘之俶擾。主僧義先勤勤護法，即舊址遷潭西，大作規模，頗雄于昔。紹興三年，崔朝

散耀卿記之詳矣。宣和而後，至德祐二年，閱歲百有七十，又燬融風之不謹。以一古刹，荐遭塵劫，祖燈豈易顆復哉？寺之僧曰應忱、曰允福，焚香禮佛，誓圖興復，何忍使靈山廢而法不傳？第方煮飯折脚鐺，何繇辦此？夫勝事舍衛多長者，或生歡喜心，則事可濟爾。適潘竹溪京卿，國之善士也，與佛有因，發心勇猛，首爲建大殿，設金身，種種莊嚴，重重丹碧，且復甃壇奉安，捨田嗣葺，其視以金布誇耀于一時者，又過之。佛既安居，寺宜翕就，于是赤髭白足，悉力化緣，方丈法堂，左右廊廡，隨亦俱見。次第若藏殿，若羅漢閣，雖檀越未遇，而佛以善化，人以善成，寧無經行慨悟，爲大法施，以成其美，如竹溪者乎？雖然，殿成而妙相具，堂成而妙法存，振綱維于已墜，闡靈光于再明。崇佛傳燈，莫此切。今竹溪翁能捐施以興造，沙門衆得籍施以流傳，善哉功德，不可思議也。福德勝前福德世尊佛，焉得不告須菩提。比六月，竹溪嘗道寺僧欲得記語，紀復興之由。時方劇暑，衰老未能。至菊月沐，再簡見促，因省疇昔嘗遊此地，艤舟溪滸，蹤步山麓。古木凌霄，白雲護寺，盤旋竟日，幾于忘歸。回首便廿七年矣。茲聞山中花木尤甚，香可四時，不能不使人起舊時之想。則紀述重興，何可以退鈍辭？側耳如千二百處精舍告成，即圖一造，朗誦「僧寶人人滄海珠，地靈步步雪山草」之詩，以爲賀。時至元甲申十月朔，前住持僧如鑑、幹緣僧應忱、允福立，西城呂沆記。《竹坡類稿》卷二。（以上曾棗莊校點）

吴　槃

吴槃，字景碩，潼川府（治今四川三台）人。登端平二年進士第。淳祐十年，以主管尚書户部架閣文字爲秘閣校勘，寶祐間出知嚴州。見《南宋館閣續録》卷九，《宋季三朝政要》卷二。

諫以御寶催科奏　寶祐四年四月

内庫理財太急，督提太峻。龍章鳳篆施于帑藏之催科，寶册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他時青史書之，曰以御寶督坊場錢自今始，何以爲萬世法？《宋季三朝政要》卷二。又見《宋史紀事本末》卷九七。（刁忠民校點）

凌攀龍

凌攀龍，潭州善化（今湖南長沙）人。登龍之弟。見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七。

浯溪題名　淳祐十年十一月

壽沙凌攀龍因省兄宰浯溪，以淳祐庚戌仲冬六日携子斯義，同藍田子九江柯鐩、銓、鑰、鏶、歷陽丁必達來遊。時三吾主人慧圓。同治《祁陽縣志》卷二七七。

（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七九八五

儲國秀

儲國秀，字材文，學者稱理所先生，台州寧海（今浙江寧海）人。端平二年進士，歷知江陰軍。見《宋元學案補遺別附》卷二。

寧海縣賦 并序

孫興公作《天台賦》，信耳聞而任臆度。寧海其東麓也，事或湮没而弗著。獨一丹丘存舊名，而臨海、天台交有之，莫訂其實。余家寧邑蓋五世，其山川里社之所隸，人物土産之所鍾，有親見，非剽聞，有諗知，非臆度也。矧夫皇輿塘、錢塘邑在五百里甸服中，聲教濬滌，精彩呈露，月異而歲不同。顧以千百年往事概觀，得乎？暇日繙故書，因命子墨賦之。詞之淺薄，雖不諧金石聲以取譽於時，原古備今，聊以補前賦所未及云。

有客自東都來，問於桃源主人曰：「吾行天下，周覽山川，九土之別揚州，台嶽未發於神秀；六

朝之都建鄴，寧海罕著於名賢。堪輿闇而弗耀，圖諜佚而無傳。子居是邦，願聞其所以然。」主人曰：「客亦知夫天施地生之有消長，古往今來之有更禪者乎？以吴越爲蠻索，《春秋》之所同貶；以台明爲瓌富，詞人之所深羨。惟晉太康，吾邑始顯。截回浦而置郡，析章安而爲縣。初宅白嶠，聲迹歲遠。旋卜海游，規模日淺。今遷治於廣度，得形局而恢展。背烏石之岩嶢，腰玉帶而回轉。橋亭横界乎兩街，市門旁達於四面。祠應三台之頃臨，井象七星之分建。方祥符之奉帝真，新皇祖之登御殿。藩府之儀式崇，十節之侯謁見。乃紹興之定庠，揭四教之堂扁。屏門闐之囂諠，儼麗澤之淵泫。祝聖則放生池之記複出，勵賢則釋褐坊之題壯觀。祭社有壇，以重先農之祈報；登陸有亭，以隆過客之賓餞。爾乃六卿冠蓋之都會，千室絃歌之敷闡。隸方畿之繁邑，非邾小而滕褊。其山則東有帽尖蓋蒼之絶巘，西有桑洲桐巖之卓峰，峴城矗立於南鄙，天門昂峙於北封。三十六雷當其肘，一十六窟蟠其胸。跨古岫而上寮斗，蓋梁宣王之舊遊幸；踰摘星而入瑞雲，又佛曇猷之諗經從。垝橋之虹，石梁杳通，蒼蒼葱葱；仙巖之峰，洞天幾重，穹穹窿窿。奇龍勐虎，嶮怪巃崧。雲情雨狀，變現洪濛。康樂思登而泥武，文舉願從而遲蹤。其海停納萬流，宗長四瀆，控直港於稽鄞，引大洋於温福。出烏崎，通鴨緑，睎日本，睇暘谷。合鎮都而爲五十二，隸海嶼者有三十六。馬筋滬漾之鄉，匯閭尾而吸長川；黄渡湍激之勢，架修梁而接平陸。緣城以北，厥壤既隩，歎鯕亭之舊，築浮門之曲。厥聚惟簇陳，長城之故族。一日再潮，陽往陰復。千艘萬艘，東奔西逐。元輿觀之而難言，子虚賦之而不足。其野則有郊坰原隰，溪澗洞潭。其平如掌兮通適，其峻無涯兮叵探。視涓流而過坂兮，爲砩爲畛；望

朝氛而竟野兮，爲霧爲嵐。風挾颶而震遠，雨拖浪而蕩炎。居甿安之而生聚，神物憑之而隱潛。爾乃培厚而百家集，淵深而萬有涵。薑畦富於松壇黃社，蔬圃利於後洋溪南。苔脯擅奇於古洞，茶筍毓瑞於寶巖。峽石蕷奴，魁蹲鴟而軟滑；栲溪楮友，方剡藤之瑩纖。九頃蓮芡，得水澤之富；三洋椒漆，宜土性之咸。竹蕃於筆筋淡苦，木盛於櫧樟松杉。其卉則萱蕉葵蒲，艾蓼蘆蒹，而灑然秀出者，惟蓀珥蘭簪。其果則李柰榴栗，桃杏梅枏，而磊然飣座者，惟香橙乳柑。其田穀則秈秫總總，而利獲於海塗者相倍蓰；其陸種則麻菽穭穭，而歲收於山貨者常二三。藥物誌於篔窗者大半，菊種譜於南塘者相參。厥草芋芋兮，長重脂之狎；厥桑黝黝兮，登五熟之蠶。鑿垽則梅村之沙成鐵，熬波則長亭之土成鹽。以至惟錯之珍，所產者多。鱸脆鱉肥，螺珍蛣柱，蠣牡鰕魁，望潮章巨。蟳含膏而團臍，鱟凝油而塞肚，鮫通黃而粲金相，鰯柔白而懸銀縷。新婦臂婉而凝脂，老嫗帔長而曳組。舊總謂之鱻鮮，賤不論於分數。若夫潾漲而河豚生，汐退而彈塗聚，蛇沫浮鯽黑煦，鼇車攢蠔山豎。修帶如篦，斑鹿赬虎。鰱目之比如瞪，魦觜之銛於鋸。鮶梅之輒如束，鮨苗之多於黍。鯧楓葉之僄輕，鱧竹夾之癯露。加之鯕鰻鱭魶之黨類，蚌蛤蟶蜌之儔侶。《水經》失於登載，《爾雅》昧於記注。名不周知，品不殫舉。於是術逞詹公，巧兼任父。隨搜收於緡罾，賸堆貯於鼎俎。又有鯉鯽細鱗，鮎鰍吐哺，蛙蟹產於疇塍，鱔鼈穴於沙渚。濊濊湜湜，洋洋圉圉，雖水族之殊科，亦海物之同與。礦石涸於蛇盤之丘，石首發於洋山之嶼。工師鑽堅而鬻分，舟人冒險而漁取。磨礱礪砌，以供百家之常需；膠鰾鱦鯖，以通四方之販賈。此雖方物之所宜，抑亦他邦之鮮伍。而況東南正氣，界截海邦，霞崛月嶼，鍾英孕芳。

曩以去天之遼邈，超然避地而退藏。至屈氏子廬於湫水之滸，梅長者棲於鳳山之岡。曰鐵場則有若張少霞之藥鼎，曰桐柏則有若葛稚川之丹房。雖啓靈而著述，迄鏟彩而埋光。偉宋德之當天，同文軌於殊方。崇姬孔而抑聃釋，業文策而變工商。越嘉、治、祐、宣之熙洽，聯周、王、羅、李之騫翔。赫名第而起晦，闢井社以翦荒。迨六飛之度南，廣仁澤之延袤。東西王兩族之望，左右許一門之秀，疏學殖之根源，競賢路而輻湊。鄉貢之家，比比乎連甍；橋門之彦，翩翩而結綬。或騫華於童習晚恩，或擢穎於宗英世胄，或文武科之踵升，或内外優之疊奏，或能流光於宦業，匪徒角勝於文囿。爾乃白屋公卿，青雲步驟，烏臺騎省之出入，虎節菟符之先後。重典選於春闈，侈歸榮於畫繡，簪筆素以對天光，典樞衡而應台宿。等而上之，來者靡究。更有尚清修而立門户，輕進取而安里廛。泥滓名位，膠漆林泉。瀉陶篇而杜什，藐島瘦而郊寒。蒙菴文會，襄陽之耆舊；閬風詩侶，江西之派源。或闢野堂而講學，或儲墨藏之遺編，或守柴桑之廬而厭仕，或結香山之社而逃禪。信君子之行藏，表鄉里而率先。士得師於庠塾，農勤身於桑田。工執藝而精良，商通貨而貿遷。舉樂道而懷德，知委順以安天。於是俗化，明表裏正，有事生事亡之合於理，有爲婦爲母之一於敬。守義者却婚於崔盧，篤教者媲賢於陶孟。茲陽倡而陰和，猶宫動而商應。若蔡貴嬪則垂國史之懿範，若汪李氏則著郡記之賢行。厥惟風教所關，非但室家相慶，亦或厭世味之甘辛，悟法身之清淨。傳祖遠之衣鉢，擅上方之名勝。惟此舊俗，安於遐陬，不從軍而走馬，不帶刀而賣牛，僅守田園之業，以紓衣食而謀。彼錢氏之僭竊，奄全浙而誅求，遞逢迎而加賦，苦椎肌乎何尤。獨陳長官，如魯中牟，歷上書而爭訴，寧委身於

繫囚。直挽回其毒手，得輕損於苗頭。迨夫錢俶納土，而後皇政優游，閔赤子之彫憊，從寬典而撫優。由是歲月久，雨露周，主意渥，宿瘼瘳。立縣渚之鎮，以警鄉落之狗鼠；設臨門之寨，以壯屯衛之貔貅。寬稅斂於經典，弛酤榷於糟丘。免身丁而生齒有滋蕃之益，行義役而鄉鄰無糾決之仇。遂百年之聚族，溥一同而蒙休。又況氣數幹於定理，矩矱係於操修。赤城經行之日著，拙齋生徒之雲稠。寓黌舍而象繪，備烝嘗於春秋。植公道之赤幟，屹砥柱於中流。後生宗之而自勵，末俗聞之而不偷。且夫自有邑里以來，希見兵革之事。袁晁狂徒，竟殲於十二保橋；呂囊殘黨，隨撲於清泉山寺。二難既消，寸鐵不試，晏然媧葛之居民，真若仙佛之樂地。子來幾日，談何容易？」客再拜曰：「吾儕小人，麤明大義，玆固道聽而塗說，或恐俗殊而政異。敢將狂夫之言，以發主人之意。海瀕斥鹵，旱乾無備。三日不雨，則田龜坼而枯焦；一穀失收，則民憔悴而狼狽。枯富家之儲贏，仰客舟之米至。此合推廣社倉之成規，以爲凶年之久利。萬户酒酤，沈湎荒恣，大家造年計以縻穀，細民乏朝炊而求醉。是雖郡國之委輸，終亦縣家之栲匱。此合稍復發賣之通規，以貯公私之元氣。官弱民强，誰實誰崇？治邑者悸憚而不問，攝事者苟且而不治。此安得關中司馬、洛陽康節之復生，以主鄉邦之公議？余亦言外之散人，或干狂謀而出位。」主人矍然起而謝之曰：「客固咎吾之不言，而未知吾所欲言之志。」就歷叙於篇中，以備觀風者之所采。《歷代賦彙補逸》卷六。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光緒《寧海縣志》卷二〇。

元善銘

是元即心，中涵萬象。胚胹厥初，爲善之長。

《寧海縣志》卷二〇，光緒二十八年刊本。

省身銘

昔予曾子，日三省身。忠信傳習，克己盡人。

《寧海縣志》卷二〇。

立德銘

德爲根株，行爲枝葉。栽者培之，何生不達。人有五常，其始則仁。擴而充之，何物不春？光緒

切近工夫，一問心齋。以魯得魯，是耶非耶？光緒

蔚乎相扶，陵茂豐芑。言擷其英，貢於天子。光緒

《寧海縣志》卷二〇。

發志銘

是志在心，爲氣之帥。昔軻所尚，仁義而已。

《寧海縣志》卷二〇。

成性銘

以坤含洪，合乾粹精。繼之者善〔一〕，渾然天此善惡關，如斯斯決。若研其幾，差在毫髮。光緒

成。不虧其全，不漓其淳。於穆不已，道義之門。

光緒《寧海縣志》卷二〇。

〔一〕著：疑當作「善」。

就道銘

毋習於非，毋適于他。知不如舜，憲章丘軻。匪郢奚劉，匪規奚成。如於自治，歸有餘師。光緒

《寧海縣志》卷二〇。

達智銘

是非之端，所性同得。不鑑于人，上達天德。順其自然，若禹行水。爲術爲詐，動礙諸理。光緒《寧海縣志》卷二〇。

輔仁銘

是仁何在，守方寸中。何事於友，有佐佑功。火然泉達，相觀而善。己立達人，其則不遠。光緒《寧海縣志》卷二〇。

崇理銘

是曰天則，與生俱生。主於一敬，制欲未萌。規矩準繩，豈身外物。請事斯語，非禮則勿。光緒《寧海縣志》卷二〇。

敏行銘

有翩者鵻，一日千里。欲仁斯仁，顧力行耳。

《寧海縣志》卷二〇。

克明銘

德性陽明，維聖維賢。軒豁呈露，白日青天。

《寧海縣志》卷二〇。

思忠銘

方寸雖微，萬善攸集。爲聖爲賢，功在能立。

光緒《寧海縣志》卷二〇。

願疾其驅，毋挽其駕。聞斯行諸，不舍晝夜。光緒

辨色東方，九軌徐行。其坦其途，進善如登。光緒

擴而充之，天地非大。瞬息勿坦，《易》有明戒。

陞俊銘

克明峻德，灼見俊心。相克先民，維賢是欽。名冠萬人，風颺六藝。金閨蘭室，竚征吹彙。

光緒《寧海縣志》卷二〇。

悦理銘

豢芻悦口，蕩非真味。紛華悦目，秖耗神氣。惟理無窮，深有涵茹。游心於中，旨哉全趣。

光緒《寧海縣志》卷二〇。

達善銘

有養有施，内外致一。澤下於民，用自體出。志如伊川，棄莘野蓑。西郊密雲，如蒼生何！

光緒《寧海縣志》卷二〇。

履信銘

君子所履，何地非實。善與人交，如金如石。出好興戎，爲梯爲階。無軌無輗，其如何哉！光緒《寧海縣志》卷二〇。（以上郭齊校點）

吴文震

吴文震，字弦發，番禺（今廣東廣州）人。舉紹定五年進士，試鬱林州司户，移任南恩州司法，遷新昌通判，調歸善縣令。寶祐四年，調寧越郡丞，後復攝全州、春陵，所至皆有德政。見嘉靖《欽州志》卷一，《宋詩紀事補遺》卷六八。

三海巖序

寶祐丙辰良月初澣，南海吴文震調寧越郡丞，入靈山境，覽山川則觀下宅陶商翁品題之名筆，訪民俗則聞菊坡崔文獻行部之舊政。然陶特一時之紀詠，若崔之澄按，遠馳原隰〔一〕，不憚險阻，於天

之涯、海之角，必親將歷，煌煌相業，已見於廣右便民一榜中矣。夷考其過靈邑也，芟苛止虐，澤枯醒痿，萬物吐氣，民到于今福之。惜當時未有磨崖以記其實者，乃此邑之缺典也。然先生德澤在人心，風節在朝廷，威名在夷狄，垂之竹帛，千古不朽，固何待磨石六之崖，而邑之人士頗欲借聲光以爲山川重，因而鑱諸石崖，以詔來者。嘉靖《欽州志》卷一，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

〔一〕隰：原作「濕」，據文意改。

重修光孝寺佛殿記

釋氏以莊嚴佛土爲法門，張皇幽渺，設顯威儀，以竦瞻視。雖非瞿曇本心，其能使人因莊而興敬信，因嚴而生敬畏，亦世教之一助也。今佛廬布滿宇内，其所以奉佛最莊嚴莫出閩浙。住佛訶林號南中甲刹，雖規模廣大，而殿宇不崇，無以起人敬，像設不肅，無以起人畏。敬畏不生，□教何以中興！禪師無損，蚤游諸方〔一〕，眼界開豁，一旦歸作主人，顧瞻舊規污陋不堪，謀新。以神通妙用，一彈指頃幻出莊嚴法界。兜率天宫□□□□諸佛放大光明，十八大士現威神力，諸天梵釋，種種示現，如靈會上親侍世尊，雲幢擁瑞，寶鼎凝薰，金銀琉璃，丹臒金碧，璀璨奪目，善男信女，作禮讚歎，昔所未有。所謂西方大聖人不言而化，蓋此謂也。因莊嚴而悟莊嚴者，釋氏之法門也；非莊嚴而

成莊嚴者，釋氏之心法也。無損其識之。《廣東文徵》卷五五。（以上刁忠民校點）

〔一〕游：原作「淤」，據文意改。

林　水

林水，閩縣（今福建福州）人，唐伸蒙子慎思之十三世孫，以通直郎致仕。嘗爲《伸蒙子家傳》，見《伸蒙子》卷首。

唐水部郎中伸蒙子林子家傳

伸蒙子姓林氏，諱慎思，字虔中，福州長樂人也。少倜儻，有大志，力學好修，與昆仲五人築室讀書稠巖山中。咸通五年，首薦禮部，不第。退居槐里，命菁禱心，得蒙☲之觀☴，曰伸蒙入觀，通明之象也，遂以伸蒙子自名。著書上中下三卷，上卷《槐里辨》三篇，象三才，叙天地人之事；中卷《澤國紀》三篇，象三辰，叙君臣人之事；下卷《時喻》二篇，象二教，叙文武之事。指喻明切，自成一家言。又以公孫丑、萬章記孟子之言不能盡其師意，作《續孟子》二卷，凡十四篇。咸通十年，

王凝侍郎下歸仁紹牓，中進士第。十一年，高實侍郎下再試，中宏詞拔萃魁，敕改所居崇賢鄉欽平里爲芳桂鄉大宏里以表之，授秘書省校書郎、興平尉。在官舉案如法，豪右憚其威令。尋除尚書水部郎中，守萬年縣令，賜緋。治邑有最聲，民懷其惠。屬軍興，科斂百出，他邑皆事嚴束，鞭笞肆行，人不堪命，獨萬年行之以寬。大吏數督趣，且怵以危法，毅然不爲動，民力用紓，大吏亦心服，不敢按發。會黄巢寇長安，逼以僞官，不受。間道興元，賊追及之，卒不屈，罵賊不絶口而死。及巢敗，諸子奉其喪歸葬於昌化鄉渡橋大墓山。所著二書及《外篇》、《宏詞》五篇、《儒範》七篇，皆藏於家，世莫傳焉。今稠巖讀書石室遺址尚存。按歐陽文忠公撰《唐藝文志》，載《伸蒙子》三卷，及上《崇文總目》，又載《續孟子》二卷，近世莆陽鄭夾漈先生《通志·藝文略》亦載此二書。克齋林公執善銘蔣居士墓，具言伸蒙死節不屈之事，且述《閩中記》所載爲據，且稱之爲吾閩千載不朽之高士。獨以世遠言湮，後生晚輩未識其書，不知前輩典刑，故叙次其概爲家傳，以詔吾子孫。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覽者尚有考於斯文。《伸蒙子》卷首，知不足齋叢書本。（刁忠民校點）

洪　芹

洪芹，字叔魯，鄱陽（今江西波陽）人。适曾孫。以大父澤入官。登端平二年進士第。自南平司法改欽州教授。擢國子博士，出通判南劍州，入爲太常博士，遷將作少監，兼翰林直、秘書少監。開慶元年，

升直學士院，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以論去。咸淳初，起知寧國府，卒。見《宋史》卷四二五本傳，《南宋館閣續録》卷七。

吴潛左丞相兼樞密使制　開慶元年十月

予方重宵衣之憂，汝不以晝錦爲樂。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咨。惟事務之孔殷，顧弊源之滋甚。邪不可以干正，而君子小人之界限未明；戎不可以亂華，而内夏外夷之名分未肅。士風抑鬱而弗振，民力殫弱而莫紓。在廷狃於意見之偏，在邊玩於守備之弛。當饋以嘆，濟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敉寧之計；任重致遠，實維弘毅之賢。云云。於戲！《詩》有《天保》、《采薇》，當厲修政攘夷狄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尚明治國平天下之經。予欲祈永命，汝迪；予欲康庶事，汝爲。惟至忱足以感動神明，惟大公足以信服中外。繄我耆俊，毋煩訓詞。《清夜録》，宛委山堂説郛本弓三八。又見《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一七。

乞遠竄丁大全奏　開慶元年十月

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暴戾淫黷，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盡從諫臣

所請，追官遠竄，以伸國法，以謝天下。《宋史》卷四二五《洪芹傳》。又見《宋史紀事本末》卷九七，《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一七。

繳奏沈炎劾吴潛奏狀

方國本多虞，潛星馳赴闕，理紛鎮浮，陳力爲多。一旦視爲弁髦，得無如《詩》所謂「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乎？《宋史》卷四二五《洪芹傳》。

故邕州安撫吴公謚議

古之端師名傅，如鄉之老及大夫者，以德行教其鄉，其教人之大倫五，所以範風俗甚厚。漢之東學士大夫，間居教授，猶數百人，以故清節危行，熠耀鄉里。師道廢久矣，明道、景祐，安定胡先生以仁義禮樂，教東南之士，士競以明體適用爲學，于時湖學最盛。純仁之直，温藻之淵，篤覺之純明，公輔之簡諒，以高第爲名臣，訖元祐嘉賴之。公博極羣書而約之經，親格世事而貫之理。兄弟自相師友，又取正天下所謂有道者，晦菴朱文公、南軒張宣公、東萊吕成公，極相愛敬。公監邕州，有嘉政。南軒以書告晦菴曰：「吴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召還，南軒書孔子之剛、

曾子之勇、南方之彊三章以別，又勞以書曰：「益恭才氣事業，烏可掩抑，對揚忠言，必當上意。」公嘗記尊己堂，懇懇天爵人爵之辨，重哀世之苟得無恥者，晦菴讀之，喜曰：「往者張荆州、吕著作皆稱吴邕州之才，今讀其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蓋公存乎德行，勢榮利達，不與存焉。初，公爲太學舉録，屏邏卒，重學館體。宰安仁，勤吏事如麤官。倅邕，攝州事，以清德服夷落。時南軒經略嶺右，遇事疑，必咨公，籤郵往復，日至再三。南軒以公治行轉聞，得召陛對，條天下大計，忠慮深遠，阜陵嘉奬甚，寖鄉用矣。公以親老謁歸，晨昏候起居膝下。延親所素相好者，從容觴詠，以爲親娱。又時與來學者考德藝，商古今，分齋肄業，如湖學教法。四方之隽從者如雲，相與推尊曰竹洲先生。士及門，冠倫魁者，方公恬、汪公義端，其他明經通政術者甚衆，大率竹洲先生之教也。夫教者以仁義爲教，學者以仁義爲學，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阜陵以孝治天下，又得乾、淳諸老轉相講授，以教爲人臣子者。當時道誼風節之士，參錯朝廷，州縣間愚夫婦皆知忠君孝父，過江以來，天地綱常與國脉相延洪，以到于今，夫豈一朝夕故哉！今天子躬聖德，建皇極，關洛大儒，厥既褒德，乾、淳諸老，以次易名，足以風四方矣。謹按謚法：敏而好古曰文，剛德克就曰肅。公博學有剛操，棄美仕養志，以得其親，又推所學以淑天下士，非博于文、剛而無欲者，能之乎？請以文肅爲公謚。謹議。《南宋文録録》卷二一。（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七九八六

史宅之

史宅之（一二〇五——一二四九），慶元府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彌遠長子。紹定六年爲太府少卿，端平中出知袁州，嘉熙初知嘉興府。四年知平江府，同年除浙東安撫使。淳祐四年知紹興府。八年，自吏部尚書除同簽書樞密院事，次年遷同知樞密院事。同年卒，年四十五。見《宋史》卷四一、四二、四三、四一六、四二三，《延祐四明志》卷五，《南宋制撫年表》卷上及所撰《修渙堂記》等。

修渙堂記　嘉熙元年十二月

郡後圃東偏，舊有渙堂，紹興間太守王公安道所創也。方六飛南渡，公馳驅兵間，歷變履險者數矣。其後南北講解，上方樂天保民，以生聚教訓從事。嘉禾去天密近，民用和懌。公之至於是邦也，不自意其生平憂患之餘，一旦遂有爲郡之樂。羈懷憤感，至是殆若渙然冰釋者。是雖皇天悔禍，世運推移，其極必復，而嘉興牧守輯寧於方國，則亦莫非君上賜也，蓋名堂之意昉此。歲月漸老，聞見不

接，後人榜之曰「禾興」，則又以郡之所以得名者名斯堂也。乃嘉熙改元夏四月，余實來治，延見吏民，具宣聖天子德意，奉職循理，夙夜不敢懈，尚何所於游，何所於燕？居數月，爬梳櫛理，略見端緒，上下稍稍相安，調度僅不至乏絶。間從公餘，與客登斯堂，顧瞻榱桷毁剥，楹杙傾圮，若將壓焉。是不可不葺而新之，且復名曰渙，使不廢其舊。蓋是年冬十二月也。夫合一郡而言，凡園池庭宇皆郡之觀也，既以名郡，雖不以名堂可也。惟艱難憂險之備嘗，而優遊佚樂之驟適，乃獨不敢一日以忘上恩，前太守之意則不可以不存也。若曰好惡不同，去取各異，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抑余豈得以預計哉？況夫人情事物之終始，政如循環之無端，合者未有不離，渙者未有不聚，盈虚消息之變流行於宇宙間，雖智者亦卒無以易此。在《易》《渙》之六四，近君之位也，曰：「渙有丘，匪夷所思。」説者曰：丘，聚也；夷，常也。當渙散之時而能大致其群聚之功，此非平常思慮之所及，人必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在此。余以非材試郡，蒙被聖恩，得不以罪去，既幸矣，而何敢以及此政也？敬書其實，以俟來者，儻存古之志同，庶幾相與緝續之，俾勿壞。朝議大夫、焕章閣待制、知嘉興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節制澉浦金山水軍、鄞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四明史宅之記。《至元嘉禾志》卷一七。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四一，光緒《嘉興府志》卷七。（劉琳校點）

釋可湘

可湘（一二〇六——一二九〇），號絶岸，台州寧海（今浙江寧海）人，葛氏子。師無準師範禪師，嗣爲南嶽第二十世。歷嘉興府、温州、越州、臨安府諸禪寺講席，後駐錫福州雪峰崇聖禪寺。至元二十七年卒，年八十五。其弟子編有《絶岸可湘禪師語録》十卷，今存。見《絶岸可湘禪師語録》，《釋氏疑年録》卷九。

示宗度禪者

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偏天下，談玄口不開。古人曲盡慈悲，啓此直截之徑。操履有準，後學所宗。往往不本其由，癡狂外走，參禪學道是外走，尋言逐句是外走。從空放下，近世罕聞。老僧開堂於演福之時，間有幾人，度亦一數。辛未秋遷江上，次冬登雪峰。甲戌夏客南山太清。此兄屹然居于無量福海，八風難撼，較他褪花杏子，迴爾不侔。所謂霧豹澤毛，未嘗下食庭禽，養勇全待驚人。倘能終始一如，老胡有望。《絶岸可湘禪師語録》，續藏經第二篇第二十六套第五册。

示静侍者

夫撥草瞻風之士，究竟爲何？必慮生死輪回，要明生佛未具一著子。擬於静處尋覓，他却在鬧處蹲身。更從鬧邊尋他，又在静邊立地。若欲置之無事甲裏，又是一件活鰪鰪底物，如何便搆得伊？倘能動静一源，古今一致，再三磨礪，勿以歲月爲拘。自然秋水澄淳，金波頓現，照破山河大地。萬別千差，但緣氣質不同，利鈍有異。豈不見老東山答部使者栢樹子之問，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是時圓悟爲侍者，觸著便轉，遂有《投機頌》云：「金鴨香銷遶翠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在停針不語時。」可謂是俊快之流也。静侍者覓語，故書大概而酬之。若是伶俐衲僧，一纔便知鼎味，静宜審之。《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示瑩禪者

直指之道，豈涉語言；纔涉語言，便成曲指。古人稱達磨西來，爲賣卜漢，掇轉卦盤，則吉凶悔吝，盡在汝躬，以此可知。心是自家本有之心，佛是自家天真之佛。面目現在，瑩徹無瑕，罔究其源。只看畫樣，孰肯退步就已，以古爲期？豈不聞趙州有言：「你拼十年不語，若不參得禪，截取老

僧頭去作屎杓。」可謂病多諳藥性，經驗始傳人。瑩禪還信得及麽？若信得及，便請覿體承當，打破漆桶。《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示真知客

一切語言是提婆宗，開眼入他群隊；百草頭邊有祖師意，長時掉在空閑。可憐末世宗徒，往往相仍若是。所以少林一脉，命似懸絲。今則賢聖隱藏，孰能援臂？一真知客，曾辦事於長庚，資質可觀，烏得皮下無血，剗借老僧鼻孔出氣，而自欺自昧者哉！與其一種平懷，泯然自盡，便可去却藥忌，盡力道取一機。不然，塞斷咽喉，孟浪通一口氣，即見迦葉門前清風浩浩，曹溪路上白浪滔滔。自然八面玲瓏，圓滿一真法界，頭頭物物，盡聽處分。撿點將來，豈爲休歇之地？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示真禪人號癡叟

有一衲，自巾峰奚翁席中來，名真，號癡叟。訪余覓語，以證其癡。如此，則真得其癡耶？若真得其癡，必須眼見如盲，口説如啞，枯形垢面，與世偕忘。苟或不然，未可執予言爲實也。王老師

道：如斯癡鈍，世且還稀，真不負余期。請於古人葛藤中，默默自照。《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示際山心長老

祖師心印，狀似銕牛之機。靈山首露鋒鋩，迦葉微笑，是此印也。少室密形圭角，神光倒戈，亦此印也。自後祖祖相傳，心心相印。或因甜而説蜜，或因蜜而説甜，謂言機似銕牛，又安知銕牛之機作何形也？大率參禪問道，聞説一物，須尋一物之所在，聞舉一印，須究一印之方圓。若從口角上明，影子邊邈，宛似福州發足要取長安，大故遠在。豈不見百丈再參馬祖，將謂别有奇特，别有異聞。驀被截斷脚跟，震威一喝，直得耳聾三日，印文裂開。高踞大雄，網羅俊乂，潙山黄檗，皆被羅籠。一人聞背觸以翻身，一人聞耳聾而吐舌，其餘諸子，終不若此二難。所謂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倏逾一十四代，密庵出焉。四翁鍾秀於三山，吾道盛行於千古。直下一派，惟岑山正續二師。迭奏塤篪，聲猶在耳。記得古人有語：「莫住城隍寺舍，須向深山裡鑊頭邊，尋取一箇半箇，以爲種草。」奈何魔强法弱，事與願違。偶福州際山德心長老千里投誠，未及關防，隻脚已跨門裡，鍋兒大小，杓柄短長，一一被它覷破。心迺前浄慈潛庵老子嫡裔，水有源流，了知印不離心，必解隨機應用。所以道，三要印開未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要作臨濟兒孫，當如是矣。《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示小師九峰長老

鑿池勿憚工夫，工夫圓而月自現。應世當觀時節，時節至其理自彰。九峰長老名福成，以月池自號。依余未久，連董兩山，咸稱時至理彰，池成月現，殊不知隨業受報而致于茲。若論克志遠期，大不侔也。喻如霧豹澤毛，未嘗下食庭禽，養勇意在驚人。以此較之，烏得無愧？雖然如是，古人多因住院之後，方參得禪。既曰有條攀條，亦可將勤補拙。其不然者，何緣服衆耶？更能儉以律身，寬以待物，勤修造，辦堂厨，乃住持之常分。況今佛法凋謝，妄稱人師，境風扇摇，易爲流俗。要人宗仰，自須特立獨行。生子當如孫仲謀，小師得似保福展，垂名後世，可不勉諸！《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示善藏主

迦文廣説，達磨直指，且道説箇甚麽，指箇甚麽？若是上根利智，點著便知。其次克志參尋，亦可薰習。而況年來師友泯滅，佛祖蔑聞，邪正兩路不分，藥病二語不辯，茫茫蕩蕩，儱侗真如。孰知禪自禪，道自道，性自性，心自心耶？記得五十年前，在冷泉作夏，這邊打坐禪板，下竺鳴開講鐘，禪教争衡，宗説並駕。莫擬今夏有此消息也無？從善藏主，昨依予於雪峰，嘗煩歸侍司，一向坐病，

且不曾爲蛇畫足。比同還浙，各自東西，彼此渾無一言。幸自好箇直指，聿來覓語，胡爲自生鈍鑽者哉！退思從上作家，如德山入龍潭門，便言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曰：子親到龍潭，這裡正好焚鈔，待吹滅紙燭，方始瞥地，已過幾箇節文。臨濟扣黃檗佛法大意，三度被打，於此正好翻交。等大愚點發回頭，早遲了八刻。後來二師行棒行喝，便能於無佛處稱尊，殺活自由，不存師教，作千古參禪，徹佛祖巴鼻底樣子。善也隻敏，不言而可知。萬一見義勇爲，應道彼既丈夫，我亦爾。《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示禪人

祖師門風廣大，非上根猛烈，莫能造詣。除却西天四七，唐土二三，自餘天下老和尚，具超師之作者，古今獨羨臨濟、德山數人而已。如黃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之謂也。且如德山，據一條白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自天皇龍潭直下，何曾有此作耶？不出自性宗通，臨濟一喝，如旱天霹靂，橫也揍它不得，竪也揍它不得。這箇從百丈黃檗直下，却有些子源流。到它分外，起滔天沃日之浪，所以八傳而至東山，聲名愈震。方自三十年間，遽爾痞没。汝今出一叢林，入一保社，莫問有禪無師，但能一切放下，以古爲期，立堅固心，奮拔山力，驀劄地如水底火發，似崖石崩，接續別傳一些子氣脉。使迦葉出畢鉢羅巖，達磨再還東土，詎不韙歟？

宗門樞要，不在出一叢林，入一叢林。衲子紀綱，何消舍一知識，取一知識？使其隔墻見角者，了然而可知。更欲形之於語言，好似戴嵩畫牛逼真，終非活牛也。嘗聞祖師言教，是整頓時人手脚，手脚不蹉，毋勞整頓。祖佛言教，是療狂子之方，心神不狂，毋勞治療。惟有「緊切」二字，當與識者言之。不明自己，無以敵死生，不了目前，那能辯邪正？邪正已辨，則由汝七縱八横；自己既明，任你東湧西没。只如普賢道：不見一法是大過失。永嘉道：不見一法即如來，差別兩關作麽生透。予昨謝事雪嶺，屏跡岑山，適樞上人扣門，講二十年之舊。我方獻它新羅附子，它便酬我舶上茴香。既善知時，故書大概，以塞其請。《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密庵授笑庵法語齊侍者求跋

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的的相承，甚於蠱毒。到其家者，水可飲乎？然密庵而有笑庵，猶世尊而有迦葉。笑顔一破，密語乖張，直下子孫，無計遮掩。思齊侍者對予告訐，故據款而結云。《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血書華嚴跋

釋迦老子七處九會，含血噴人，究竟將來，猶是傳言送語，本彰維那。向十指爪邊，深錐痛劄，一筆書就，且非和墨徇朱。雖然，畢竟傳誰之言，送誰之語？《華嚴》四種法界，莫擬是那法界中收？彰由此起疑，特求點出，予曰：豈不見善財童子，遍參五十三知識，人推一人，末後得彌勒指見文殊，文殊指見佛，佛所指者是那些箇？明眼阿師，切忌蹉過。《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錢東巖侍郎書金剛經淵首座求跋

此經堅如金剛，豈容錐劄？因空生道箇希有，起人二十七疑。瞿曇憫物垂慈，節節破蕩。東巖侍郎，不忘其旨，從而筆之。字義炳然，急須著眼。《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書諸山金塔頌軸後

昔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奉釋尊舍利，無量爲一。今大丞相製十三層窣堵，藏諸祖師寶珠，一爲

無量。若以今之視昔，亦猶昔之視今，皆從正念流來，豈間然也？須知描不成時，金光燁燁，畫不得處，玉影團團。致君爲堯舜之君，澤民爲堯舜之民，無出此爾。《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書静庵頌軸後

寂静奢摩，他非庵内不知庵外事者。莫能證入，入則入已。忽有人云，還許專甲進步也無？只向道去，汝正鬧在。《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書癡絶和尚出山相并達磨見梁王兩頌後

雪山凍餓不死，流毒世間。被害者甚多，恨不早遇於韶石。是可毁也，是不可毁也。逾海越漢而來，平欺東土。慈悲或皴倒首，因蹉過於梁王。是可贊耶，是不可贊耶？《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爲上禪人題送行軸之仰山鐘阜

當今法道彫零，師門淡薄，咸推集雲鐘阜爲大江獨步。上禪者一意瞻禮，仍問津於老者，故語之

曰：一人向鷹窠中撒爪，一人於劍刃上橫身。近著則喪膽亡魂，擬之則頭破額裂。汝欲親近，須解抉其劍，翻其窠，不妨有入作分。不然，切忌髑髏遍地。《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出山相讚

峭巍巍，孤迥迥，棄王宫，棲雪嶺。分明凍得眼生星，幡然踏破千峰頂。《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觀音讚

觀以耳觀，聽以眼聽。道不虚行，谷不虚應。施無畏之力，滅煩惱之病。與諸佛同一慈心，與羣生共一悲命。若非菩薩超越，世出世間，焉能獲二殊勝？

聲色海中，隨波發現。駕一葉之優曇，開普門之方便。洛伽山慈悲岸，無十萬億國之遠。《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思惟相讚

聲以眼聞，色以耳見。萬法融通，六根互換。作是思惟時，十方佛皆現。《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達磨二讚

萬里見梁王，無風波浪起。不得一莖蘆，幾乎沉殺你。

一無聖二不識，忠言逆耳。投江北，入水見長人。梁王方失色，千古萬古空相憶。《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布袋讚

兜率宫長汀市，逆行順行，誰弗識你？有些滯貨不能藏，到處逢人亂拈起。

未下生先行脚袋，却乾坤簸弄自若。一汀流水白漫漫，杖子何曾探得著。

破布袋甚奇特，背負肩駝不肯抛擲。只知入水去求人，爭奈脚跟浮逼逼過水。《絶岸可湘禪師語

寒山二讚

一句子少機杼，作是思惟時，吾心在何許，
一見重巖壁立，挺然氣宇争高。默默思量覓句，可憐走却金毛。《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拾得讚

生苕箒提在手，放下絶諸塵。轉掃復轉有，
麽墨趲人下筆，肚裡難禁技癢。頻頻轉腦回頭，不知失了白象。《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朝陽穿破衲讚

寸鐵在手，横穿竪穿。劄不入處，日輪昇天。《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對月了殘經讚

黑荳未芽，朝數暮數。開得眼來，月圓當户。《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讚真覺像化姜布

喫德山惡辣，耐同參逼拶。蕩除露布葛藤，直得水底火發。阿剌剌，夫是之謂真覺菩薩。《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真覺讚

德山全其顛，巖頭插其尾。逼成一箇老菸菟，兩眼眈眈没牙齒。咦！《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文殊讚

七佛命之爲師，法王稱之爲子。五時開演，始終輔贊。世尊三昧常行，談笑發揮龍女。曾現百千妙相，迦葉椎不能舉。自言我真文殊，其餘是甚伴侶。《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維摩讚

諳菩薩之法式，現居士之儀形。聞如來名，跳下妙喜世界；憫衆生苦，示疾毗耶離城。萬化出於神變，一啄猶如建瓴。洎扣不二之法，何得嘿而無聲？《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馬郎婦讚

携魚籃呈粉面，勾動馬家郎。眼花山影轉，七軸蓮經念到頭，乞與黄金骨一串。《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靈照女讚

拋世業，蹈玄機，阿爺無藉賴，女子更頑皮。情知未若貧而樂，特故沿階賣笊籬。《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玄沙讚

換却頭顱脱謝家，南臺江上足生涯。爛膿滴滴無人會，笑倒白蘋紅蓼花。《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船子讚

藥山之子石頭孫，飢過心荒浪裡奔。得箇錦鱗如許大，看來當與道吾分。《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圓照和尚頂相奚翁請讚

一筆傳來是何形狀，彷彿宸封老樹王，亭亭撐出凌霄上。無些子枝葉，有十分氣量，端的叢林之榜樣。《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石溪和尚頂相柏堂請讚

咄者老和尚，可煞慈悲相。清影落人間，香名透天上。彈瑕類於八方，迪精明於萬象。石骨峻嶒，溪光蕩漾。一筆傳來，衆工絶唱，凌霄峰頂堆青嶂。《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佛光法師真相致藏主請讚

僧中英，教中傑，掛宋朝金襴，肆台衡木舌。如天河翻，如巖石裂。菱花風掃雨新奇，電影已收雷未絶。若是五逆兒郎，見徹明徹，描邈得徹。信知這老和尚，已説今説當如是説，白雲推出團團月。《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自讚

我本無此相，硬畫箇模樣。譬夫天台華頂峰，陰晴顯晦幾般狀。顧陸妙丹青，也只寫不像。寫得像，望他頂顙頭，何啻四萬八千丈。謂是絶岸，眼裡著楔謂非絶岸。水中撈月，描不成見不徹，分明頭戴雪山雪。衝開碧落，擲碎斷崖。箇般標致，其誰與偕？咦！《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九巖常住請讚

單絲作線，獨掌打拍。改樣畫猫兒，令一般體格。攪得蒙泉徹底渾，領邊那免千斤軛？《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淨社莊長老請讚

似真非真，似假非假。遠遠描邈將來，雙眉移在眼下。誰其爲之，西山淨社。切忌認驢而作馬。

杭州普圓庵請讚

花插不萌枝，衣披無縫襖。百萬人前輥繡毬，八十翁翁忘却老。挨開千聖門，乾坤只把一毛吞。拶透長安道，淨穢不禁苕箒掃。當年曾蹈須彌盧，而今覺見衆山小。布丹青打之遶，猫兒洗面自道好。《絶岸可湘禪師語録》。

高峰妙長老頂相沈一居士請讚

去却一，拈得七，拶破疑團。咄咄咄，跳上天目山，據却獅子窟，返擲有餘態，江湖聲響出。且喜吾家有此郎，賽過天下大禪佛。《絶岸可湘禪師語録》。（以上李文澤校點）

李襲之

李襲之，潼川府（今四川三臺）人，理宗時知道州，見光緒《湖南通志》卷一一二。

全宋文卷七九八六　釋可湘　李襲之

程氏遺書跋　淳祐六年

程氏遺書，長沙本最善，而字頗小，閱歲之久，板已漫漶。教授王君湜出示五羊本，參校既精，大字亦便觀覽，然無《外書》。襲之乃模鋟於春陵郡庫，又取長沙所刊《外書》附刻焉，願與同志者共學。淳祐六年立秋日，東川李襲之謹題。《二程文集》附録卷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三，《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七。

玉琯巖蔡邕九疑山碑銘跋　淳祐六年八月

九疑名昉《離騷》，祠廟古矣，乃無漢以來碑刻。閱歐陽詢《藝文類聚》有蔡邕《碑銘》，然僅載銘辭，而碑文不著，惜也其所遺逸多矣。襲之既考新宫，遂屬郡人李挺祖書於玉琯巖，以補千載之闕云。淳祐六年秋八月，郡守潼川李襲之題。康熙《永州府志》卷三，康熙三十三年刻本。又見雍正《湖廣通志》卷九八，《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〇二，光緒《寧遠縣志》卷四上。（以上楊世文校點）

朱　相

朱相，豫章武寧（今江西武寧）人，理宗朝進士。

宋故孫公國寶壙記　淳祐六年二月

公姓孫，諱汝器，字國寶，世爲豫章武寧人。曾大父亮，大父誠，父信，俱隱德不仕。國寶自幼已失怙恃，兄弟相友愛，以至成立。好誦佛書，親睦姻黨，周人之急，濟人之貧，樂善不倦，鄉人皆推重之。不幸而有疾，遽終于世。公生于丁未三月，卒于癸卯正月，得年五十有三。娶周氏，先公十三年卒。子男二人：長大榮，娶周氏；次大桂，未娶，後公一年而卒。女二人：長適巾江進士王一鳳；次適碌溪進士周從龍。孫男二人：起祖、成祖。外孫男女四人。諸孤以丙午二月二十四日甲申，扶護公之柩，合葬于赤竹坑先孺人周氏之塋，從治命也。予與公素相厚善，稔知公生平修身行己之實，故爲紀其大概，以納諸壙，用垂不泯云。契末進士朱相謹記。江西武寧縣博物館藏誌石。（陳柏泉校點）

全宋文卷七九八七

張　榘

張榘，字方叔，號芸窗，潤州（治今江蘇鎮江）人。端平元年爲建寧府觀察推官、淳祐五年爲句容令，寶祐中任江南制置司主管機宜文字，轉參議官。著有《芸窗詞稿》一卷（存）。見其所作《砌街記》，《景定建康志》卷二四、二七，參《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四。

吊叢塚賦　并序

真俗惑於風水，或久不克葬。又五方通衢，人多旅櫬，率以靈柩舁厝寺中，或致失所。在城北則北山寺，城東即此菴也。曩余訪東園翁，道過菴，側見大窖中縱横數十柩。訊之路人，皆云劉都閫令人自菴曳納其間，今逾年矣，無爲之掩者。因竊喜其有救弊正俗之意，然不應久暴壞棺，使莫克以圖葬耳。後聞非其本心，實緣新建參府，與菴逼近，懼上官見惡，遂有茲舉。悲夫，胡使民至此乎！余時即思鳩工藏之，會雨弗果。及後再過，已成大塚，蓋亦義人，或其棺

主，皆不可知。乃作《吊叢塚賦》哀焉。有司者倘興漢褒寵之念，亟將頹菴廢爲義塚，不惟廣仁，且以祛弊，因并書之，以告良牧云。

歲疆圉之作噩兮，月令度其季冬。余將適乎東郊兮，睇桑翁於養慵。道河干之北陬兮，眙廢剎而如墉。中古塚其纍纍兮，多露骸之紛縱。嗟敝俗之寄厝兮，託釋宇以相從。年既邈而莫窆兮，疇若堂之可封。彼戎臣之憚咎兮，率亂投乎巨坎。雖末流而罔遏兮，遑克端其大本。致物故之久暴兮，豈坏土之可掩。惟盡闢以廬其居兮，俾來者之溥斂。嗟蜡氏之失職兮，疇令埋而置揭。豈日月之可書兮，縣器服以待發。昔姬后之施澤兮，亦必及其枯骨。彼褒寵之賜郡兮，恩均庇夫既歿。消陰雨之悲聲兮，摩停櫬於歲月。史氏述以廣仁兮，庶牧道之表白。世教弛而政庞兮，民失養而多艱。吏草菅乎邦本兮，奚慈愛之克宣。恣饕餮以罔下兮，曷惜逝之弗瞑。粤儉歲之鮮食兮，民流離而靡痊。睠溝瘠而彌望兮，將殘者之亦酸。埒鳥獸以相食兮，疇克濟乎衾棺。積殍肖於邱垤兮，日慅慅而悲風。彼部使之惻愴兮，圖義塚以爲阡。舁櫝棺而歸窀兮，跪陳辭而祀旃。涕淫淫其如雨兮，矢民瘼以問天。事雖逖而赫赫兮，若將覿乎睫前。何先哲之愷悌兮，茲莫企其仁賢。彼司馬之感義兮，述豐碑而表鐫。余黽勉以繼志兮，哀旅魂之嬛嬛。思命鍤以畀瘞兮，庶遺體之可全。廓民胞以公愛兮，豈陰報而期傳。邁時日以命駕兮，溘斧屋而如巒。彼姱美以信義兮，曠余心其同然。爰述德以標矱兮，將有裨乎顛連。或循牧之有知兮，溥茲義於八埏。申皇仁之不逮兮，庶漏澤之無偏。光緒《重修儀徵縣志》卷九，光緒十六年刻本。

砌街記

淳祐七年夏

句容爲邑，介萬山中，雖曰濱江，而去江實遠。二線之流，出於原隰，匯而爲渠者，僅與秦淮接，舟楫不通，無富商大賈出於其塗。趨日中之市者，率仗車以任負。街衢之磚若石，每壞於輪轂之交馳。俗尚簡陋，不知隨時修治，積歲久，破碎磽确，殆類山間之蹊，行者病焉。余不敏，出宰斯地。領事之初，駭視百廢，孰經孰營，如痒斯搔，莫知所始。因思皷樓所以警晨昏，頒者宣詔所以啓歲功，布王令，畢力經創，苟幸落成，葺二井而屋之。左右民廛之寄官地參差不齊，撓腐將壓簷，相去且不能數尺。縣之門道，僅容一車，非所以起民視。則又撤之，使一新，留隙地各丈許，而門與道相直。驛之前有餘地，民廬焉。更嘉熙歉歲，民流離，廬亦圮，荆榛莽然，過者唶唶。因悉爲架屋其上，舊觀斯復。築冰玉，琴月二軒於縣之後，甍棟相望，翼然後先。驛舍門關悉已葺治，皆取辦於享上之餘，一毫不以病民也。獨念縣衢未甃，任其事者難其人。一日興教釋長老覺先相過，舉以屬之。覺先欣然領會，率其徒師皎相與募緣，而邑之大姓若施若高，樂爲之倡，和之者翕然。擇市民之謹願者，司錢穀之入出，縣不與焉，提其要領爾。衢以丈計者二百四十有二，賈以錢計者二萬二千九百五十有六緡，以米計者一百有六石。始事於淳祐丙午之秋，畢工於丁未之夏。建牌柱二十有五，以識坊巷。修衢坦然，民以爲便。即施錢者氏名刊之別石，永詔厥後。考之圖志，蓋自治平改元，邑之僧曰

明慶者嘗募民財爲之。後一百八十有八年，而僧覺先師皎踵爲之。空門趾美，豈偶然哉！自茲以往，達于西門，其未甃者尚多，緝續之功，當竣來者。弘治《句容縣志》卷九，影印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又見《句容金石記》卷五。

冰清軒記

晉人頌縣令之賢曰冰清，曰玉潤。非敢自謂玉潤繼冰清也，將以遠挹前言，近瞻往行耳。弘治《句容縣志》卷五。

東園記

東園廢久，不知所在，人多以爲今城東門外，非也。按乾道初陸游《入蜀記》，蓋在舊城東門外里餘，爲今城東門內，實宋子城外翼城內也。游《記》又曰：「過光孝禪寺，即今天寧寺也。」然則園固在今都臺資福寺及小教場前蔬圃地無疑。所謂「流水橫其前」者，今城內濠也；「清池浸其右」者，都臺資福寺環池也。又聞長老言，姜郡博少嘗業寺中，於地下掘得斷碑，乃《園記》也，視此尤足信者。光緒《重修儀徵縣志》卷六。（以上祝尚書校點）

趙崇賀

趙崇賀，號澹齋，宗室，淳祐時人。見《宋史》卷二二九《宗室世系表》一五及所撰《察病指南序》。

察病指南序　淳祐六年正月

能醫人多矣，能使人皆能醫人，不多也。蓋以醫醫人有限，以醫教人無窮。施桂堂察病證有書，曰《指南》；考《本草》有書，曰《辨異》；而續易簡，又有《方有論》。桂堂之心，使人人知有此書、此方、此論也。不特自能醫人，且欲人莫不能醫人。視碌碌輩曰「秘方」、曰「家藏方」，小智自私，靳不示人，心之廣狹蓋可見。淳祐丙午正月中澣，澹齋趙崇賀書。《察病指南》卷首，一九六三年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排印本。又見《中國醫籍考》卷一八，《宋以前醫籍考》。（祝尚書校點）

李　起

李起，吳縣（今屬江蘇蘇州）人，嘉定間進士。見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二〇。

平江府修學記

淳祐六年

起自少時游鄉塾，凡堅珉所紀、長老所傳，蓋嘗聞之矣，若曰某所某侯所創也，某所某侯所修也。吾鄉學宮甲於浙右，儀門、正殿、授經之堂、肄業之室，若直廬，若廊廡，莫不雄深巨麗。前者規，後者隨，殆非一人一日之力。起甲戌歲入太學，去昔藏修之地日疏。又十餘年，宦游南北，有客自吳來者，僉謂頹圮日甚，私竊有憂，憂不特爲學塾惜也。太守爲民師帥，非惟富之庶之，又從而教之。中吳號富庶郡，今貧矣，民貧而官亦貧，取之錙銖，用之泥沙，調度不足，凜凜是虞，方從事於簿書期會之不暇，而暇治禮義哉？朝齏暮鹽，僅循故事，毀墉傾屋，委而不葺，心非固然，力不逮也。貳卿方泉魏公來守二年，疏剔舊敝而作新之，民不益賦，官有餘用，倉盈帑羡，取之不匱。缺者補，廢者興。畚石以築隄塘，度材以新樓觀。架虹梁，造倉庾，前所欲爲者今亟爲之。郡博士何德新因以脩學爲請，侯欣然諾曰：「是吾志也。」即捐五萬緡，就命主其事，又簡幕僚以董斯役。於是樑棟榱桷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磚之漏壞者、窗牖牖之朽蠹者、墻壁之漫漶不治者，復壯如新，益侈舊觀，爲屋二百一十三間。始於淳祐六年二月，越四月而訖工。士之職於學者相率以告曰：「子盍爲吾邦記之！」起夙預教育，與諸生同一憂喜，今治其昔所未治者，前日之憂轉而爲喜矣，烏乎不書？雖然，歌《魯頌》，讀《漢循吏傳》，修僖公、文翁故事，太守責也。上知所以修學，下知所以修身，其

責各有在。我思古人，吾鄉初建學者范文正公也，首主學者胡安定先生也。學者當思文正公窮達之踐履，又思安定先生講學之事業，日漸日摩，悉爲道德誠明之歸，毋爲絺章繪句，登場覓舉而已。充其所養，庶毋負賢侯修學之意。侯姓魏，名峻，四明人也。道光《蘇州府志》卷一三四，道光四年刻本。又見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正德《姑蘇志》卷二四，光緒《蘇州府志》卷二五。（李文澤校點）

賈南金

賈南金，字國寶，金華（今浙江金華）人。端平二年進士，官至饒州通判。性至孝，家貧，嘗傭書以奉菽水。見《金華賢達傳》卷二，《金華先民傳》卷五，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七。

近民堂記　淳祐元年十二月

令於民最近，凡縣幾鄉，無大小事先白令，令耳目無所不關接。使縣縣得令賢，視田野之荒闢如其家，匹夫匹婦之癢疴疾痛如憩之父母，則郡縣非三代制何病？然自秦漢，吏操術數，設鈎距，以愚吾民，使吾民俯伏奔走，請命於神明之下，於是吏益尊，民益卑，勢之反也。知巧相傾詭，事變互糾紛，乃有民罷大可畏者。吁，三代以下之民，獨不可近耶？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夫必

先平易其心，然後能平易其政，政平易矣，民將遠我耶？然則世非無三代之民，病在滔滔秦漢吏耳。樂平當京孔道，見謂劇縣，羅令君治以寬簡，訪民瘼苦視如己身，野人有訟，呼案前兒女語之，莫不心愜。亡何，縣大治。廳西偏有敗屋五楹，舊爲酒局，令君既不爲利規，乃芟翳撤障，爲堂以聽訟，闢兩門，使訟者入，扁曰「平易近民」。縣人驚喜曰：「令君心府夷曠如此矣。」歷日落成，謁予記，予雅愛慈湖「皇極蕩平」之説，曰：「無深無奇，不怪不異。」慈湖頃宰斯邑，施行大略本此。後五十年，庶幾得吾羅令君焉。令君深於《詩》者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謂和平樂易，則可以爲民父母，正與平易之訓互相發。予嘉令君不忘周公之訓，故爲道《詩》、《書》之義，以驗令君。令君名侶，廬陵人。淳祐元年十二月。同治《樂平縣志》卷二，同治九年刻本。

州學更造釋奠祭器頌

淳祐六年

郡刺史以恢儒爲政，政之本也，儒宫釋奠，政之大也。天台在浙名邦，釋奠有器，非惟不備，且不度，行刺史者概未遑及，人乎，數耶？歲乙巳，天子重遴侯度，毗陵丁侯璹繇棘正來莅。次春丁卯行事，因慨然曰：「無乃太簡乎？此楹不楹，彼榘不榘，禮自聖人出，乃不足蔵？此楹不楹，彼榘不榘，禮自聖人出，乃不足蔵報，奚其禮？」按朱文公成式，寅夕斤察，詔工授指，蓋侯宰新昌曾以公定於太常者授，今刺郡宜汲汲，期春始告成。於是丁亥，先夕戒設，由殿庭溢兩廡位各有器，陶不窳，斲不鏤，麗牲於

碑，奏割如制，黄流洋洋，椒鬯上升。刺史衮冕赤舄，登降鏘鏘，猶天之靈肅若在廟。一郡既觀，且嗟曰：「夫子之禮如此夫！吾徒豈可不恪？」事畢，諸生亟請於南金曰：「侯以仁義爲堂皇，以禮樂爲宫墻，民格其化而士尤沐厥澤，可無以魯之頌僖公者爲侯頌乎？是可以觀政矣。」嗟夫！子入太廟，每事問，而祭器之簿正尤急，曾子亦謂之有司存，蓋道不能虚行也而寓於器，謹其器，存其道也。子曰：「我祭則受福，政非禮不行，禮非儒不舉。」侯將以儒道天下，可無頌以視其暇？其辭曰：

我瞻芹宫，修祀之器，昔不度兮今何偉？我瞻庭廡，猗祀之位，昔不專兮今何備？誰其繩之，文公興之。卓哉我侯，今其新之。禮既周矣，神其歆矣，繄千萬年，作自今矣。邦人有祝，祭則受福。詎邦之福，實侯之穀。侯曰不然，天子是先，我將以禮樂佐天子，惟四代之似。（《赤城集》卷五。（以上李文澤校點）

薛　據

薛據，名一作璩，字叔容，温州平陽（今浙江平陽）人，薛疑子。淳祐中賜出身，爲浙江提舉司稽山書院山長。著有《天保采薇末議》二卷，輯《孔子集語》二十卷（存），又輯《宅揆成鑑》二十二卷進於朝，時人稱之。見《霽山集》卷五《二薛先生文集序》，《宋元學案》卷七四，《經義考》卷二七八，雍正

《浙江通志》卷一八二。

孔子集語序

淳祐六年四月

聖人之道至大矣，其猶天乎！三光二氣經其常，雷霆風雨霜露緯其變，斯人由之而不自知，知之而莫能盡。子曰：「予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然則當時鑽仰之淵騫，蓋亦僅得之耳目所接耳，及夫逍遥曳杖之歌作，而金聲玉振之響不嗣，則其一話一言之記載，尚左尚右之彷佛，轉相授受，奚止百家！漢承嬴秦滅學之後，逮景、武之世，其去孔子未遠也，去曾子未遠也，去子思、孟子又未遠也，董仲舒對策獨推明孔氏，令學者知所統一。方是時，有韓嬰者與董生齊名，學《詩》，著《詩》内、外傳數萬言，多引孔子言行以爲之證。仲舒所引，悉與《論語》合，嬰所載頗與《荀子》同。又有曾子《大戴禮》、《孔叢子》，所取可謂備，而傳之矣。及長，讀左氏、公羊、穀梁、荀卿、列禦寇、韓嬰、劉向等書，其所記者益衆，惑滋甚焉。設以爲孔子没，諸弟子追思料簡，止以《學而》以下二十篇爲確耶？則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當時蓋擇之精矣，豈傳僞者哉！遂取諸書所載，裒而聚之，日纍月積，寖成篇帙，而見於曾子《大戴記》、《孔叢子》、《家語》四全書與夫載於左氏、莊周、列禦寇、荀卿者，皆不與，而錯見於漢儒諸書者録之。其草創也，訂之丞相克齋游先生，先生曰：「嘻，夥哉！子勉成之！」時禮部侍郎蘧徑、東甽二曹先生十餘年間列官秘府，遂得借

書以閱。辛卯火，秘書之藏逸矣，古書有不得盡見者，屬南宮下第，乃詮次此書爲二十篇，題曰《集語》以畢其志，世有得而讀之者，其猶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金櫝云。淳祐丙午孟夏庚申朔，永嘉薛據叔容父序。《孔子集語》卷首，百子全書本。（楊世文校點）

徐謂禮

徐謂禮，賈似道姻親。端平中爲溧陽縣令。淳祐中官朝奉郎、淮浙發運司主管文字。官終知信州。見《景定建康志》卷二七，《齊東野語》卷一七，《宋史》卷四一一《牟子才傳》。

故宜興少府季公壙誌

淳祐六年九月

宜興少府季公家世常熟之千涇，實延陵公子後也。生于淳熙丙午七月三日，卒于淳祐乙巳五月二日，卜以今年十月十有二日安葬于端委鄉太平塘長涇之西。公諱世良，字元善。曾大父臻，妣宋氏。大父榮，妣王氏。父仲才，故迪功郎，妣王氏。公娶吴越錢氏，先二十二年卒。兄弟六人，長世亨，故登仕郎；次世綱，故從仕郎、安吉州德清縣尉；次世南，見任承直郎、前知安慶府宿松縣主管勸農公事；次即公；又其次世光，故承節郎、監太平州蕪湖縣户部贍軍酒庫；幼世輔，見任儒林郎，前臨

安府新城縣主簿。男一人，了翁，業進士舉。女五人，長適承信郎王景垚，次適儒林郎錢克正，次許嫁承務郎王延祚，皆先公而歿，又其次適承務郎、新臨安府節制司準備差遣趙希梦，餘一人安娘尚幼。孫女一人。公性姿端重，德量寬洪，克儉而克勤，不驕而不吝。初由邊賞授迪功郎，次該東朝慶壽恩，轉從事郎。涖官凡二考，頗著能聲，荆溪士民交口稱頌。未幾急流勇退，不屑禄位，邱園肥遁，素志甫償。大數莫逃，壽終六衮。其孤嘗以公生平出處屬謂禮爲之狀矣，立碣銘石，他日必有大書者。兹因詮叙之次，故摭其梗概而窆諸陰云。時皇宋淳祐六年九月望日，朝奉郎、前淮浙發運司主管文字徐謂禮謹誌。《海虞文徵》卷一九。又見《虞邑遺文録》卷三。（吴洪澤校點）

釋立堅

立堅，福州（今福建福州）人。淳祐間林希逸曾延以龜山、陳沈二禪道場。見《枯崖和尚漫録》卷下。

與同道書

夫稱住持者，作衆楷樴，代佛揚化。素無道德言行之譽，未知仁義禮法之由，草座麻衣，木食澗飲，且以爲愧，推向人前，實何以堪！《枯崖和尚漫録》卷下，續藏經第二編乙第二十一套第一册。（黄錦君校點）

施　岑

施岑，號勇悟真人，淳祐間道士。嘗編輯《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録》三卷（存）。見所撰《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録》序、跋。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録序

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信哉斯言也。夫神仙之道在乎内積功勤，外施德行，使其功行既著，則動天地感鬼神，理之自然也。矧夫功之與行非智之與力，奚能致哉。昔者祖師許真君正心誠意，真清常静，存神固炁，抱元守一，豈非聖功歟？修仁蘊德，濟貧拔苦，見人危難，常行拯救，及化誘善人，入道修行，先人後己，與物無私，豈非道行歟？由此觀之，功行甫就，聖道克全，拔宅飛昇於九清之上，亘古及今，人所未聞也。然則是傳之譔，實祖師立功積德之表鑑焉，是詩之作，豈門弟騁華衒藻之文詞焉？詩傳者蓋紀述其行事，贊揚其偉蹟於祖師也。冀諸後學之士知祖師如是而行功，如是而立行，苟能踐履之，擬鑄之，則充乎道德，證乎神仙，豈不與西山衆真同驅而併駕矣。八十五化之設，非徒載往事，而祖師垂教設化之意，深有望於後學之士不淺矣，幸加勉進。時巨宋丙午

祓禊日，西山勇悟真人施岑頌詠聖德，謹稽首拜序。《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録》附，正統道藏本。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録跋

嘉定甲申之歲，祖師許真君降于金陵，示陳忠孝之教，溥化衆生，咸歸正道。有王居士者感蒙聖教，罄捨家貲，創崇真道院于天慶觀之西，奉安香火，迄今廟貌存焉。而岑奉師旨共闡玄風，忽值弟子邢道堅、梁道寧亦建勇悟道院於嘉會酒樓之北，爲接待仙賓之地，霧輳雲輯者衆，何啻千餘。驗其抱金石之志，懷饑渴之心者惟汪道冲、宋道昇、趙道泰、趙道節、林守一、賈守澄、劉道益、孔守善而已，此數人者嘗讀西山傳記，稱頌祖師功德有日于兹。邇來宋道昇捧所録《十二真君傳》至，乞加訂正，因以觀之。見其詞理重複，篇章混雜，使覽者易生厭倦，深竊惜焉。岑乃校正事蹟，分别章句，析爲八十五化，化各著詩，又得邢道堅執卷待旨，始終如一，殆可嘉賞，岑愈喜之。詩成，有朱守中來，就命參詳，庶無亥豕之訛、烏焉之舛。繇是祖師傳王而無可疑議者矣，然則祖師之聖功道行至此愈若青天白日之昭明乎？既修飾道院，編集詩傳，復得邢道堅募金鏤梓，以衍其傳，綿千載而罔極，豈斯傳之期永哉，使邢、梁二士之嘉名同不泯爾。西山勇悟真人施岑跋。《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録》附。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録再跋

淳祐十年七月

學仙之難，自古而然。仙何難學焉？子不觀是傳乎？西山群真皆胎仙肉質，非與人異，若云其難，則西山無昇舉之仙矣。夫難與不難之分，皆在人心自勤自怠耳。勤者不難，怠者自爲難。且《許真君詩傳募化》刊梓閱五七年，或張或李，左推右托，人莫肯了斯事。邇者寶林信士宋道昇見其蹉跎，恐一日復一日湮没無傳，特以大道心圓成盛事，咄嗟而就，何其難哉。觀物之成否，知仙之難易，無怪乎不可學實在乎人心可否歟。故先輩云盡物理則通道云。淳祐十祀中元日，勇悟真人施岑再識。《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録》附。（以上黄錦君校點）

謝圖南

謝圖南，字南强，號天飴子，泉州同安（今屬福建厦門）人。嘉熙中以才兼文武薦，淳祐中歷知瓊州兼安撫使、都監，爲廣西經略安撫司參議官，知融州、惠州。見所撰文及《可齋雜稿》卷一七，《可齋續稿》後卷五，道光《福建通志》卷一五〇。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圖序

淳祐六年正月

《道德》有經，其來尚矣，青牛紫炁之未交，玉笈金鑰之未啓也，蓋已有五千言。發先天之秘，闡敷落之微，玄而又玄，神而又神，非有道之士不足以知之。《老子》八十一章，言亦五千，先後脉絡，相與流通，果皆自然之文。推而廣之，則修身以治國，治國以平天下，而治道成矣。引而伸之，則修身以鍊神，鍊神以飛昇，而仙道成矣。張平叔詩云：「陰符寶字踰三百，《道德》靈文止五千。自古神仙無限數，盡從此處悟真筌。」平叔豈欺我哉。雖然，筌者得魚之具，經者入道之徑，魚得則筌可以忘，道悟則經不過寄焉而已。誦古聖人之言，而不達言外之意，猶爲無益也。《黄庭内經》曰：「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功以爲真。」又曰：「積功成鍊非自然，是由精誠亦由專。」學道君子心精專，久而不替，未有不成功。特患尊之不至而慢易乘之，信之不篤而怠忽繼之，此所以閱千萬人而得者未一二也。昔黄帝得《陰符》之旨於廣成皇人，至于泣謝，關令尹子聞《道德》之妙於李老君，爲之泣拜。何泣也？驚喜之深而感激之至也。然則是書豈易見，是理豈易知。吾儕今日當百拜而誦之，終身而守之，如獲至寶，如愛元氣，其毋忽諸，其毋替諸。淳祐丙午上元，蓮山天飴子謝圖南强再序于瓊臺。《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圖》，道藏本。

重修資福寺羅漢閣記

淳祐六年

應世現形，是之謂佛；留形住世，是之謂仙，選仙未有不自修行中來。地藏誓於泥犁界盡大帝，願於代受煩惱起大慈悲心，發大願力，爲人不能爲之事，有人不能有之功。聖僧妙果，殊絶人世，以故海内精藍，莫不有羅漢像。而廣之東莞傑然一閣，立於資福刹中，鱗瓦浮空，翠甍插漢，晨鐘夕磬，創始於僧祖堂之手，東坡居士紀其詳。其間靈異之迹，神應之事，記備矣。歲月緬悠，風雨摇撼，物之常也。温陵許君出宰是邑，以嘉熙己亥建議更新，捐己俸以倡之，合衆力以成之，棟宇增壯，丹臒畢備，可以爲民人植福無窮之地矣。雖然，佛可以相觀而不可認相以爲佛，法可以聲聽而不可指聲以爲法，離聲絶相，入不二門，得三昧法，則彈指一聲，諸佛樓閣皆在目前，何必他求哉。淳熙丙午端月〔一〕，朝散大夫、改知瓊州軍、安撫、都監清源謝圖南記。民國《東莞縣志》卷九〇。（以上黄錦君校點）

〔一〕「淳熙」當爲「淳祐」之誤，上文云「嘉熙己亥建議更新」，可證。

俞　齋

俞齋，淳祐間嚴州（今浙江建德）人。

鼓山題名　淳祐六年三月

嚴陵俞齋，携子慶孫，寓通守真侯館。以淳祐丙午清明前三日，偕道士徐泰叔來遊，因遍覽奇勝，恭讀西山先生文忠公詩，倚暮而歸。《金石續編》卷一七。又見《鼓山題名》卷四。（王曉波校點）

翁安之

翁安之，字恭父，温州樂清（今浙江樂清）人。登嘉熙二年進士第。見本人《屏風山題名》，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八。

屏風山題名

淳祐丙午復亨之明日，永嘉翁安之恭父，寶婺章文之文叔，開封劉必聞達可，廬陵郭有道景泰，左讜忠父，盱江黄應龍正父，周子榮景仁，縉雲潘景丑師孟，清江蕭奎次文，同飲餞南海錢益良輔於簪帶亭，乃瞰棲霞，步曾公巖，登辰山，重會於此是日也，瑞雲翔空，愛景騰耀，羣玉獻狀，沃野如繡。睠焉良集，於是乎書。《桂林石刻》上。又見《桂勝》卷二，嘉慶《臨桂縣志》卷一〇，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六，《粵西金石略》卷一二。（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七九八八

黄　雷

黄雷，紹興府諸暨（今浙江諸暨）人。淳祐十年登進士第，寶祐中任信州州學教授。見所撰《重修信州城記》，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八。

重修信州城記　寶祐四年十一月

古者立國，天子城千雉，高七雉；外建諸侯，公、侯百雉，高五雉，伯、子、男以是爲差。國之小大雖異，皆有城，所以設險而守國。城不能無壞，有時而壞必修，不修猶無城也。故周置掌固，專以修城郭爲職，而坏城郭、修鍵閉，載於《記》之《月令》者尤詳。修城之政，古人所甚重也。封建變而郡縣，郡有守，即古之建國侯也，天子命之守土，是之謂守。守土之法，城城爲先，謹固藩翰，以保護天子之民，狡焉無從萌啓封之思，居者然後有奠枕之樂。彼昏不知，一麾入手，重在繭絲，而率視保障爲輕，其壞多不暇修。既昧有土此有財之道，甚者崇臺宴寢，斧斤相屬，疲民以自奉，至隕

垣敗壁，聽其風寒，而反不克修。設有，謂之折柳樊圃，苟簡滅裂，陋不足恃。不然，一畚未施，而擾於民者已千百，卒之績用弗底，復失其所以爲修。若是，則匪惟宅生之民所憑依，天子所以命臣守土之初意亦涼矣。嗚呼，必有行河決獄之學，知古人設險守國之義，斯可以語體國庇民之事業歟。信之爲郡，江以東望鎮也。其地上於饒，其俗美於廣，牙閩控粵，襟懷帶浙〔一〕，隱然爲衝要之會。而四境迴遠，旁多深山大谷，人有巢穴其間者，類皆輕生好鬬，脱遇儉歲，不無猩鼯嘯竹之警。然府寺雄壯，市井蕃庶，闤闠填溢，民之廬聚族處者，無慮數萬家，所恃以帖然者，以有城也。城周於外，延袤幾十里，雉高廣如古侯封制。陴堞環繞，闉闍峙立，得設險守國之義。前賢謂宣和清溪之盜，建炎寇攘雲擾，皆莫能犯其城，郡治巋然如故，可以占城之有功於郡矣。考諸圖志，皇祐二年夏六月，郡有洚水，破城没官舍，湮民居，城嘗壞矣。時晉陵張公實守信，亟命修補。自七月九日役工，至九月七日，城之舊觀粗復。乃淳祐壬子，距皇祐庚寅二百有三年，郡再有水，水高與城等，懷襄之禍尤烈於前。城復壞，水平城如踞斯齧〔二〕，東北隅以南一帶，彌望幾無一甓，非復疇曩之城矣，寶祐乙卯之三月，知郡澹軒陳公以外府丞出守。馮軾入境，首歷壞城而觀，曰：「嗟乎！城所以設險也，一日無城，土不可守，墮而不葺，可乎？」蒞事之始，問之倉庾，則垂罄也，問之府庫，則赤立也。公蹙頞久之，曰：「城不可以緩修，又未可以遽修。緩必病城，遽必病民。盍以經之營之爲定規，經始勿亟爲良規。若夫費之不給，非所憂也，當自吾身始。」於是節泛費，屏宴遊，薄奉養，公賦之外，秋毫不以入，錙銖積累，以爲版築計。龜吉鳩工，作息有程，丈尺有度，夫匠供億有數，陶塹斲礱蠣

堊之備，皆有成畫。課馮馮登登之工，於不緩不迫之中，日計之不足，月計之有餘，始事於乙卯之九月，訖事於丙辰之十月。田里寂無繹騷之患，縣邑了無科抑之文。昔之偃者俄而起，凹者俄而平。斷者俄而聯。映帶玉溪，長蛟之伏也；環抱靈山，率然之蟠也。一望燁如新創，信之精神，百倍於昔矣。吁，弊而補，廢而興，固不易，然至於工舉而役不勞，用給而賦不侵，業就而民不知其爲功，公亦晏然若未嘗有所事事，此則人之所難能也。或者又曰：「皇祐之爲修也，計日五十六，今踰年而後畢，其遲速殆較然也。」是不然。害有淺深，功有倍半，事力有豐嗇。寶祐元氣萎薾，若投之以決裂之劑，鮮有不生他證者。與三年之信，非皇祐二年之信也。猶人久病之餘，善治水者，行其所無事，此豈淺淺者所可蠡測哉！自其操切驅迫而或無成，孰若舒徐經理而迄有成。公之來，洗濯宿弊，甦息疲甿，轉寒沍而陽和，澤焦枯而生育。爲政將二載矣，冰雪其操，始終不易。內而禮書，外而師書，總侍憲臺諸先生各摭其實以應舉廉之詔。信乎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自有不容揜者。他如修貢院一百餘區，而士無路坐之歎，弗以廣厦大庇爲功也；浮梁三十六舟，而人無病涉之苦，弗以袵濡有備爲能也。其敬士愛人，蓋根於本心之仁者如此。又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社稷實司土穀，而壇宇摧毀，則悉徹而修，肅乎其嚴整；軍器以戒不虞，而甲冑朽腐，則盡易而修，粲乎其精神。以至給屬官按月之俸，斥調軍科錢之請。不以耗蠹傷財，而綱解無稽違之弊，不以期會急民，而公庭無敲扑之聲。仁者之勇，時出而用，而豪彊不犯；燭物之智，間發於隱，而吏奸莫遁。凡以逆至者，未始有忿心；凡以順應者，未始有德色。靜觀默察，公之爲政，皆城城之基也。雖然，記

信之修城者，前此有二：王文公記修羅城，則有閔他吏不學之語；韓龍學記修子城，則有以儒雅緣飾之稱。二公之所記者城事也，而皆歸之於學，豈非有實政事，由有真識見，有真識見，由有大問學，政事又從問學中來者歟。今公之修城也，獨可不自其學而原之乎？公，止安先生子也。誦止安先生之文，其殆朱弦之瑟，疏越而有遺音。公之講貫，原委一脉，屢領漕薦，其文皆醞藉深純，氣象實似之。則未施於政事，其規橅本於家學，又可見矣。日長至，我公戾泮，與諸生會拜于成化堂，從容談論，因語及修城事，曰：「始以郡計彫瘵，懼力弗堪，今堇堇支撑，幸已告成。」諸生避席起請曰：「信成一新，邦人德先生之惠甚深。自古有功德於民者必被之金石，願勒諸珉以爲識。」公曰：「職分當然，何識爲？」再三遜不之許。諸生固請，以爲前之修者既有識，美意不容不續也。公乃顧謂雷曰：「廣文試爲紀其歲月。」自惟職在斯文，不敢辭。未幾，聞當路交相稱奬，再以公之政績上于朝。且謂此郡實號窘匱，城壁一事，往往苟且者不克爲，有志者不暇爲，乃今不以其工力之巨，奮然爲之，真可爲趨事赴功者之勸。於是即其剡薦之辭，演其義而叙其概。《永樂大典》卷八〇九三。（劉琳校點）

〔一〕「懷」字疑誤。

〔二〕踞：疑當作「鋸」。

董思靖

董思靖，理宗時泉州天慶觀道士。著有《道德真經集解》四卷（存）、《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解義》四卷（存）。

道德真經集解序說　淳祐六年十二月

《史記》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瀨鄉曲仁里人也，苦音怙，縣本屬陳，因楚滅陳，故屬楚，即今之亳州真源縣也，瀨或作厲。杜云：瀨水出其西，故以名鄉。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蓋嘗適周問禮焉。《禮記·曾子問》鄭氏註曰：「老聃，即老子也。」《說文》云：「聃，耳曼也。」《後漢·竇章傳》註云：「老子為守藏史，復為柱下史。」《道藏玄妙玉女內傳》其略云：玉女自九天降為天水尹氏女，適李靈飛老君，於殷陽甲十七年乘日精化流珠入玉女口中，已而孕，歷八十一年，以武丁九年降誕。文王為西伯時召為守藏史。故《論語》鄭玄註云：「老、彭，商之賢大夫也。」疏云：「老是老聃也。」武王時遷為柱下史，成康之時尚為柱史，昭王時乃去官，故魏明帝《贊》云：「為周柱史，經九百年。」唐博士吳揚昊云：「既生商日，復仕周時。計其始終，乃歷千載。」此皆舉其成數也。按《實錄》云：自商武丁

九年至周赧王九年升崑崙、還紫微上宮之時，計九百九十六年。《史記》曰：或云百六十歲，或云老子在代二百餘年，乃入流沙。此以孔子時人斟酌其歲數，不能知其實，所以每事言「蓋」言「或」，及云「莫知所終」。故《家語》云：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有「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等語，於是孔子發「猶龍」之歎。按《混元實録》：昭王時出關，穆王元年還中夏，平王東遷復出關，至西海校仙再還中夏，此問禮及五行等事，乃敬王十七年也。老子居周，久之不得以行其道，乃去周，尋欲西化異俗，至函谷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尹喜字公文，盩厔縣神龍鄉聞仙里人也。少好墳索，善天文秘緯，嘗結草為樓，仰觀乾象。康王朝為大夫，後召為東宮賓友，昭王時因瞻紫炁西邁，天文顯瑞，知有聖人當度函谷關而西，乃求出為關令，王從之。至關，乃曰：「夫陽數極九，星宿值金，歲月並王，法應九十日外有大聖人經過京邑。」先敕關吏孫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車服異常者，勿聽過。」喜預齋戒，使掃道燒香以俟。是時，老君以昭王二十三年五月壬午駕青牛車，薄版為隆穹，徐甲為御將，往開化西域。至七月十二日甲子，果有老人皓首聃耳，乘白輿，駕青牛至，吏曰：「明府有教，願翁少留。」乃入白喜，即具朝服出迎，叩頭邀之。老君遜謝至三，尹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昴，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真炁狀如龍蛇而西度，此大聖人之徵。」於是為留官舍，設座，行弟子禮。喜乃辭疾去官。十二月二十五日奉邀老君歸其家，二十八日，授以五千言，至次年四月二十八日，於南山阜辭決升天，戒以千日外尋吾於青羊之肆，至二十七年會於蜀李太官家。是時諸天衆仙浮空而至，老君乃敕五老上帝等授喜《玉册金文》，賜號文始先生，位為無上真人，賜紫服、芙蓉冠等，從遊八紘之外也。謂之老子者，蓋生而白首，亦以其修道而養壽也。《道德經》者，其文載道德之旨，而可以常由也。《唐藝文志》

曰：天寶中，加號《老子玄通道德經》云。葛玄序曰：「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之自然經也。」班固載《老子傳説》傅氏三十七篇，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杜光庭云：註者有《尹喜内解》，漢張道陵《想爾》，河上公《章句》，嚴遵《指歸》，魏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晉羊祜、裴處思、苻堅時沙門羅什、後趙佛圖澄、晉僧肇、梁陶弘景、後魏盧景裕、劉仁會、南齊顧歡、松靈仙人、秦杜弼、宋張憑、梁武帝、梁簡文帝、張嗣、梁道士臧玄静、孟安期、孟智周、竇略、陳道士褚柔、隋道士李播、劉進喜、唐魏徵、傅奕、楊上善、賈至、王光庭、王真仙人、胡超、道士宋文明、尹文操、韋録、王玄辨、尹愔、徐邈、何思遠、薛季昌、王覬、趙志堅、車惠弼、李榮、黎元興、張慧超、龔法師、任太玄、申甫、張道相、成玄英、符少明。《唐藝文志》又有安丘望之、湘（逸其姓）、程韶、王尚、蜀才、袁真、釋惠嚴、惠琳、義盈、梁曠樹、李允願、陳嗣古、馮廓、玄景先生、楊上器、韓杜、賈大隱、辟閭仁謂、劉仲融、王肅、戴詵、玄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白履忠、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吴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凡四十家。而藏中所存李約、賈清夷、王顧、杜光庭等，皆唐人，且不著於志，始知所録猶有未盡，惜名存書亡者十蓋八九。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應太陽之極數，上經三十七章，法天數奇，下經四十四章，法地數耦。劉歆《七略》云：劉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經三十四章，下經四十七章。而葛洪等又加損益，乃云天以四時成，故上經四九三十六章，地以五行成，故下經五九四十五章，通應九九之數。清源子劉驥曰：「矢口而言，未嘗分為九九章也。」嚴遵以陽九陰八相乘為七十二，上四十章，下三十二章。王弼合上下為一篇，亦不分章。今世本多依河上章句，或總為上下篇。廣川董逌云：「唐玄宗既註《老子》，始改定章句，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渦口廟中。」玄宗《釋題》云：「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經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次之。」然其末又云：「是知體用互陳，遞明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江袤云：「余昔於藏書家見

《古文老子》，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玄宗命司馬子微三體寫本，有五千三百八十字。傅奕考覈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零六百一十，或三百五十五，或五百九十，多少不一。《史記》云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矣。今云五千文者，舉全數也。彭耜《皇宋集註》有政和御注、道士陳景元、司馬温公光、蘇文定公轍、王荆公安石、王雱、陸佃、劉概、劉涇、仙姑曹道冲、馬蹄山達真子、了一子、李文愬、陳象古、葉夢得、清源子劉驥、朱文公熹、黄茂材、程文簡公大昌、林東邵若愚。而倪文節公思、高士徐知常等註亦未盡録。大抵老子之道，以清净無爲自然爲宗，以虚明應物不滯爲用，以慈儉謙下不爭爲行，以無欲無事不先天以開人爲治，其於治身治人者至矣。如用之，則太古之治可復也。《前漢·藝文志》云：「道家者流，秉要執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歐陽修《崇文·總叙》云：「本清虚，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以其所值之時，俗尚文勝，淳朴之風無復存者，而老子抱純素之道，與時偕極，必待感而後應，故不得位以推是道於天下，蓋知夫時數之有所忤也。然終不能恝然於其道之無傳，是以有教無類，且而睠睠於西方之異俗，則其憫當時、慮後世之心何如哉！猶幸斯文不墜，故西關伺駕，東魯見龍，而書與言之尚存也。河上丈人、黄石公、樂臣公、蓋公之徒，蓋能究其旨而體之，斂厥用於一身，則在我之天下已羲皇矣。及其道之有所授，則孝文以之爲君，子房以之佐漢，曹參以之相齊，果能通一脉於苛秦之後，吁！亦驗也。然使又有進於是，如其人羲皇之，則羲皇

矣。或者見是書詞意含洪寬大，而不知致察於虛極靜篤之時，存乎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爲庶政庶事之本，乃徒務爲悶悶若昏之量，而習弊反墮於優游姑息，遂有清虛不及用之譏，故不經而子視之。嗚呼，惜哉！文中子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朱文公曰：「晉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耳，使其心下污濁紛擾，如何理會得老子底意思。」《舊唐書·憲宗紀》李藩對曰：「《老子指歸》與六經無異。」唐兵部郎李約云：「世傳此書為神仙虛無言，不知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故太史公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不為無見也。是經大義，固已見於諸家，然或病其無所折衷。僕昏蒙晚學，過不自量，輒采摭諸説，亦間出己見，以補一二。或詮其文，或逗其意，附以音釋，訂以異同，圖便觀覽，庶日益日損，而契言外之旨於絶學無憂之地也。或謂微言隱訣，多寓其間，故以首章有「無爲」，在二丹則神炁水火也，「虛心實腹」，則煉鉛之旨，「用兵善戰」，則采鉛之方，「冲」字從水從中，乃喻氣中真一之水，「三十輻共一轂」，爲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準一月火符之數。如斯等義，今皆略之。或者蓋謂無者地二之火，有者天一之水，故舉《潛通訣》云「兩無宗，一有靈，化妙難窺」，及以知白守黑為金水之説。然此乃大丹之法，準《易》象法天地，以日魂月魄為藥物，則《神農古文龍虎上經》三十六字，西漢淮陽王纂《金碧要旨經》、東漢魏伯陽《參同契》、唐元陽子《金碧潛通訣》等是其法也。如《混元實録》云：「老君先授尹真内外二丹之術，然後告以道德之旨。」則是不以丹術雜於本經明矣。又曰：「三一九思，内修之要也；九丹金液，外煉之極也。」故所授太清諸經則專言金液外煉之事，然與前所舉大丹之法亦少異。後輩見其有壇爐鼎竈之設，乃以靈砂金石等為外丹，殊不知後天有質陰雜非類之頑物，服之令人多躁失明，而且不悟其非也。或者又曰：無者神也，有者炁也。乃以「有無交入為丹

本，隱顯相符是水金」，及「黑中有白為丹母，虛心實腹義俱深」，「三十輻兮同一轂」，等詩為證。此雖皆用經中之語以為訣，然其說自成一宗，蓋內丹之法也。若尹真所受三一九思等法，雖曰內修之事，然與內丹源流亦自不同。大抵道法經術各有指歸，不可以一書而兼盡諸家之義，苟强引而合，皆傳會也。何則？性由自悟，術假師傳。使其果寓微旨，亦必已成之士，口授纖悉，然後無惑，區區紙上，烏足明哉！況是經標道德之宗，暢無爲之旨，高超象外，妙入環中，遽容以他說小數雜之乎！白樂天云「元元皇帝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亦確論也。蘇文忠公軾奉詔撰《儲祥宮碑》，其大略云：道家者，源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儉慈不爭為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木公金母之號，太乙紫微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得其本而末自至。噫！修之身，其德真，以至天下，其德乃普，非二本也。學者果能得一而有以貫通，則所謂杳冥之精，恍惚之妙，實昭然於守中抱一之中，而玄牝之機，橐籥之用，莫非道之所爲也，惟深造自得者知之。淳祐丙午臘月望，清源天慶觀後學圭山董思靖書。《道德真經集解》卷首，正統道藏本。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序說

懸義

原夫三洞一乘，教典大科分三：一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今此經乃三洞自然之炁結成靈文，非由人所演說，故經題不冠以太上，經首不冠以道言，不立序分，不言時處，而所謂洞玄、靈寶者，乃述經者以其所載之道，當隸於本部也。從經首至太清、太極宮，即述三寶之本跡也。自此三號，雖年殊號異，本同一也。至離其本真耳，言三炁爲天地萬化之原，而人則與之同根合德也。內分五章：一章自「此三號」至「開光」，贊本宣化；二章自「炁清高澄」至「並受生成」，分辯儀象、立奠三才；三章自「天地萬化」至「天地之極也」，乃攝跡崇本；四章自「人之受生」至「終不生也」，言人貫三才，重生緣會；五章自「夫人」至「本真耳」，乃讚重勸修。次自「九天生神」章至「所聞也」，讚章本起「功德無量」，內分四章：一章自「九天」至自然之章，贊章自然，體全用具；二章自「天寶」至「生人」，言誦章功德，玄應隨量；三章自「學士」至「還人」，言羣品皈依、應量自利；四章自「三寶」至「所聞也」，乃歸本反寂。次自「夫學上道」至「登晨」，乃讚重教修功用差等，內分六章：一章自「夫學上道」至「坐致自然」，讚勸齊舉；二章自「三寶」至「同仙」，言秘重尊奉；

三章自「三元」至「考身」乃勉宿善，戒輕傳；四章自「脩行」至「寶章」，捨事入道，澄心契元；五章自「誦之一過」至「一時生神」，言如法行道，功德等漸；六章自「九過爲一遍」至「登晨」，乃序效階差，終致極果。以上乃正宗分也。此經既以自然爲宗，故首不立序分，至此乃立出經之序分也。自「元始天尊」至「賜所未聞」爲一段，中分九章：一章自「元始天尊」至「嘯朗九天」，權立時處，顯示容儀；二章自「是時」至「披心」，乃神王應機，將陳已問；三章自「於是」至「侍晨」，乃整儀啓問，自述己職；四章自「方當乘機應會」至「善惡當分」，乃乘時興愍，宣任濟善；五章自「赤明以來」至「以充儲官」，明三代選人，以充仙任；六章自「如此之例」至「毫分無遺」，明隨因證果，詮次差等；七章自「又九幽之府」至「開大有之民」，明遷拔宿善，充太平民；八章自「當此之時」至「亦臣之憂矣」，明應會料別，慮失平等；九章自「太期既切」至「賜所未聞」，乃開心自任，哀求法要。次自「於是天尊」至「慎勿輕傳」，明出經緣儀，中分二章：一章自「於是天尊」至「妙亦難超」，明天尊應機，讚道將授；二章自「子既司帝位」至「慎勿輕傳」，乃天尊讚許勉勤戒秘。以上乃序分也。自「登命」至「復位」乃流通法要，具述儀度，中分二章：一章自「登命」至「神王」，乃出命傳經，衆真具儀；二章云法事既畢，諸天復位，乃授經既竟，斂儀反寂，乃流通分也。次自「天尊重告」至「可不慎之焉」，乃申贊秘重，然後出章也。

五劫開化説　釋九天義

《元洞玉曆章》云：混元溟涬，大梵彌羅，諸天未分，九陽冥合，三因九轉，六變七徊，元始肇形，五劫初化，乃命梵元，祖晨道君，筆録天元，運乘五劫。故「元洞」者，以名祖炁，「玉曆」者，以紀天元。劫運五周，復歸其一，自一炁分化，三因成九，若龍若蜒，盤曲九道，總九陽祖炁之元。太上以三九運梵，三五乘元，合四十二炁，三乘九為二十七，三乘五為十五，共成四十二。以開始青天。元，祖炁，明東一始青之元，應九陽木王之初，故東方得九炁，以分天境，劫號龍漢，次九因重復，陽炁開明，赤文流光，敷落五度，玄圖丹書，太上以三乘五，三轉朱英，合二十四炁，三乘五為十五，三乘三為九，共成二十四。以開南丹。天元祖炁，明南方丹光之元，應三陽火王之初，故南方得三炁，以分天境，却號赤明，次復九因重積，中黄化元，天緯周躔，梵元乘五，太上以五五三徊，混陽十二，合五十二炁，五乘五為二十五，五乘三為十五，兼十二數，共成五十二之數也。以開中黄。天元祖炁，明中靈黄華之元，應五陽土王之初，故中央得一十二炁，以分天境，劫號上皇，次九元復因，素景肇陽，七明煥梵，五緯乘天，太上以七五三乘，合三十六炁，三乘七為二十一，三乘五為十五，共成三十六。以開素靈。天元祖炁，明西素皓景之元，應七陽金王之初，故西方得七炁，以分天境，劫號延康，次復九因周竟，混化歸本，一炁肇明，太上以二五乘十，三積元陽，合三十炁，謂以二五相乘為十，三積其十，共成三十。以開北玄。天元祖炁，明玄冥上景之元，應一陽水王之初，故北方得五炁，以分天

境，劫號開皇是也。《龜山玄録》云：天尊結元洞之炁，為玉曆之書，以龍漢為初劫，赤明為中劫，延康為終劫。《靈章經》云：龍漢承延康界，開號赤明也。太上居混沌之初，御先天之炁，爲萬化祖，積陽成天，陽數奇，天數二十有五，一、三、五、七、九是也。一本居北，一、六無位，寄於中央，以爲布化之始，中位向南者也，故布炁之序始於南，而次三居之。先天布炁，皆逆數也。炁有屈伸，故位有逆順，而逆所以爲順也，故由北而西，次七居之，由西而東，次九居之。東方得九數者，終於此則始於此，此九所以爲萬物元，而爲後天入用之本也。數窮於九，變於三十六，三、五、七、九爲二十四，列於四方。中央無位之一，虛中而運十二炁，以成三十六之數。先天布炁，則一自中始，後天運炁，則五居中位，一始一終，故兩其一而為二，一伸一屈，故兩其五而為十，合成十二也。數變於三十六，二十四既列於外，得徑一圍三之二，則中央所存之數十二矣。三十六者即九之變，故分五劫天境，皆以九言也。觀之五子歸庚之法，庚子居一而具十二支之全炁，亦一義也。五子：元乃西方甲子，金，七數，而遇庚，北方，丙子，水，五數，而遇庚，南方，戊子，火，三數，而遇庚，東方，壬子，木，九數，而遇庚，中央，庚子，土，即一不動，乃為四子所歸，故統十二辰之炁也。所以必遇庚者，乃炁數之變也。然則五方所合之數何與？曰：其數亦從中起，虛其中以統四方之數，故三、五、七、九在四方爲二十四炁之宗，而無位之一、六分之四方，各得其七而爲二十八宿之元，一、六本居北，以其一乃天之元，六乃地之元，而五乃中之數，故無定位，而四方各具，所以一與五互見於中、北而合其數為六也。一為生數之始，六為成數之始，故太始居之，以為生成之本也。合二十四與二十八，即中央所合之五十二也。先天之數逆布，故先南而後

北，先西而後東，亦如三、五、七、九之序也。後天之炁順行，故木而火、而土、而金、而水，五劫所以運也。太上藏其一於中，以爲資始之本，一藏則六用矣。是以總四方之六，而布於北爲三十，次西之三十六，東之四十二，皆加六焉。六既用矣，又藏其用，則四十二而三十六，三十六而三十，三十而二十四，二十四即四方之三、五、七、九也。分而合，合而分，乃造化之至妙，而所謂應者在其方，則應其數矣。此太上藏天一而分天境，復用其六，以爲萬化生成之本乎！《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解義》卷首，正統道藏本。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解義後序

淳祐十二年

余解是經畢，有難者曰：「天命流行，於穆不已，二炁五行，賦與萬物，生生不窮，原於一炁，而主宰是炁者，一理而已。故自天畀付謂之命，人物稟受謂之性，應感莫測謂之神。神，一而已，在心爲思，在眼爲視，在耳爲聽，在口爲言，乃至手之持執，足之運奔，千變萬化，莫非一神之所爲，惟用得其正則吉，失其正則凶爾，烏有分守名字若是之殊異哉！」余曰：子之說誠亦有理，惜夫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道之全體，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表裏之分截然於其中，毫釐絲忽有不可得而紊者。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截然者未始相離也。子盍觀諸天地之道乎？總而言之曰天地而已，然其中則日月星辰之行，其紀雨風露雷之施，其化江湖山嶽之流峙，飛走動植

之生成，此豈非渾然之中，粲然截然者乎？如是之類，將其神明各有所司乎？抑亦曰神一而已乎？析而分之，不可備舉。且以日之行度論之，概而言則一年一周天，然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翼不可爲軫，在角不可爲亢，又豈非絲忽之不可紊者乎？人身亦一天地也，今夫四支百體之區分，五藏六府之賅存，至於三萬六千關節，亦莫不各有所主。故眼之官則視，而聾者不以視代聽，乃至口之於言，心之於思，無不皆然。此衆神名字之所以立，而統之則有宗，會之則有元也，是烏可以分裂而病之耶？難者又曰：「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生。』莊子云：『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又云：『將磅礴萬物以爲一。』及所謂其一與天，爲徒言道之至，莫如老、莊，皆主乎一，則是天地萬物之殊，惟一以貫之耳，今是經反以不一爲貴，何邪？」余曰：子知是經之旨乎？其稱名也雜，其統之也一。經所謂元，即老、莊之所謂一也。謂之元、謂之一，言其體也，生神之法，稱名之雜，言其用也。論其體所以舉其同，論其用所以顯其異。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本末具舉之言也，是經之論，始乎一元，而終乎天地萬化，並受生成，則一之中而萬者具矣。生神之道，以空洞真一爲體，以變化不一爲用。唯一故能靜，靜而後能變，變而後能化，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則一與不一非二物也。吾聞之先聖曰：「斂萬炁爲一炁，散一炁爲萬炁；合萬神爲一神，分一神爲萬神。」又曰：「聚則爲形，散則爲炁。」此其闔闢斂散之道，蓋與陰陽同功，天地同德，故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推而行之，可以成人，可以成物，可以贊化育，可以參天地，非天下之聖神，孰能與於此哉！若夫知其本無而不知其至有，知其真一而

不知其變化者，是一偏之說，安可與此同日語耶！難者又曰：「教中有云，情存聖量，猶落法塵。今是經教人以修習聖胎之法，無乃墮於是乎？」余曰：情存聖量，爲未忘心法者言也；修習聖胎，爲初學之士設也。若乃道全德備者，何可以此議之！吾聞之先聖曰：「聖人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爲。」譬之天地間日月之升沉，風霆之鼓舞，雲霧之起滅，萬有之變化，往來出沒，自然而然，惡識所以不然！若是者，孰爲聖量乎？孰爲法塵乎？難者又曰：「嘗聞釋氏之說，以一切有相皆爲幻妄，故其教曰無生。又曰寂滅爲樂。而道家之教乃曰長生久視及升虛尸解，故彼目之曰弄精魂、守尸鬼者，某於此不能無惑，願爲我決之。」余曰：不然，道一而已，豈有彼此之分哉！且如達磨之躡葦渡江，普化之搖鈴空際，或金棺自舉，或碣石藏身，其亦弄精魂、守尸鬼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無始無終，無前無後，得之者與道同久，且萬物非道無以生，非德無以成，生生之理，無理不然，而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夫何容心焉！余聞之先聖曰：「人在道中，猶魚在水中，人去道則亡，魚失水則死，良由修之者有勤怠，故得之者有淺深。」淺者惟及於心，深者兼被於形。及於心者但得慧覺而已，既得慧覺，悅而多辯，靈炁泄喪，形亦隨之。被於形者形神俱妙，與道合真，顯則神同於形，隱則形同於神，在有而有，在無而無，不可以形跡窺，不可以死生論，而何弄精魂、守尸鬼之云！故曰：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神，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則天地

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魂、吾魄，何者死，何者生！夫如是則乘天地之正，御六炁之變，遊乎三清，而與道同體矣。故曰：「至人無己。」難者之疑於是而釋。余因寄呈三山蔣靖庵，既從而訂之，且令附于經後。淳祐壬子歲清源天慶觀董思靖謹識。《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解義》卷末，正統道藏本。（以上楊世文校點）

周　琪

周琪，號覺如，理宗時人，著有《圓覺經夾頌集解講義》二十卷（存）。

圓覺經夾頌集解講義序　淳祐六年十二月

「光嚴住持，是謂衆生清淨覺地」，這一段話直指後學路頭，十分徑捷。蓋不入大光明藏，不得清淨覺地。未到清淨覺地，不爲大圓滿。此圓則明，明則覺之本旨也。矧大疏、略疏、大鈔、少鈔，總而計之，奚翅數萬言？橫説竪説，總在圓覺圈裏，要人各自識破。或者字字鑽刺，不尋的當，隨前人脚後跟，已落第二諦。是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久，況依幻而説覺者乎？琪夙耽是經，遍閱諸疏。偶因糟粕，忽悟醇醲。敬以孝宗皇帝御註及衆大知識講義頌偈章分類附，用鋟諸梓，願與諸高德共之。

如大海水，隨意斟酌無不清凉；如恒河沙，隨意取捨無不具足。讀卷未終，便即感悟，固自有頓機者。若曰捨筌而得魚，則是猶幻翳妄見空華。必欲刻舟而求劍，則有照有覺俱名障礙。今日對面說破，輪轉生死，故曰無明，若無輪轉，方始是覺。休將螢火燒須彌，要得針芒湊芥子。時淳祐六年丙午臘月辛丑旦日丙戌，覺如周琪序。《圓覺經夾頌集解講義》卷首，續藏經第一編第八七套第四册。（沈治宏校點）

姚　炎

姚炎，嘉熙初爲祈門主簿。見同治《祁門縣志》卷三六。

捕虎記略　嘉熙元年七月

祁邑重岡複嶺，參天際雲，巖谷幽阻，林莽叢茂，深，其類滋殖，三五而羣，磨牙摇毒，前後血於牙者二千餘人〔一〕。其出没處，種藝之地，盡廢耕樵。一方之民，銜痛茹苦，莫不欲食肉而寢皮，以快其憤，而力有不能逞焉。端平改元，傅令君來宰斯邑，憫夫人罹害之慘，指心自誓，爲民勦除，有可以爲殄滅計者，知無不爲。精虔祠禱，靡神不

舉；詢謀獻畫，靡人不周。增賞累金，運糧給衆，藥矢窩弓，罟獲陷阱，羅山竟野，射必命中。自是人心思奮，皆賈其勇，陸續獻擒，十有一焉。人情久憤，一旦頓舒，誠足慰幽魂而安百姓。畊雲鋤月，生穀之地無不墾，采生茹美，養生之利無或遺。井里相安，骨肉相保，無復曩日探穴負嵎之憂，履尾劘牙之患矣。昔一虎渡河，詫爲異政，況一朝獲十，其數尚贏，去積載所不能去之患，爲前令所不能爲之功哉。今臺府交上其功，朝廷亟議其賞，固所當然。傅令君名褒，温陵人，先朝獻簡名臣之胄。偉績嘉政，彰彰在人耳目，而虎政一條，惠利尤甚傳云。嘉熙改元七月既望。同治《祁門縣志》卷三六，同治十二年刻本。（吴洪澤校點）

〔一〕二千：疑計數有誤。

全宋文卷七九八九

馮夢得

馮夢得，字初心，一字景説，南劍州將樂（今福建將樂）人。嘉熙二年進士。寶祐中爲臨武令。景定五年由知信州除秘書丞，兼直舍人院、兼權侍右郎官。咸淳中歷官太府少卿、給事中、試禮部尚書。嘗奏立龜山書院，扶植道學。見所撰《豫章先生遺稿序》，《南宋館閣續録》卷七，《宋史》卷八二、四一七，嘉靖《延平府志》卷一六，《宋詩紀事補遺》卷六九，光緒《湖南通志》卷二四三。

文天祥除尚左郎官誥詞　咸淳三年

蘇軾有云：「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人最盛，進士高科，類至顯位。」我理宗享國庶幾仁祖，取士之數，却又夥焉。當時褒然之選，今其存者，無不登進。獨爾以陳情之表，讀禮之文，淹恤在外，尚遲嚮用。夫風之積不厚，則其負大翼無力，若爾之植立不凡，非特以高科也，而又益培厥栽，則其滋長也孰禦？尚左高於郎位，其以是起家。方天之休，敬之哉！可。《文山先生紀年録》。

將樂縣奏立龜山書院疏　咸淳三年

臣切見龜山楊文靖公立雪程門，載道而南，一傳而羅豫章，再傳而李延平，又再傳而朱晦庵，理學大明，有功往聖。今延平、晦庵皆有書院，獨我龜山舊宅僅存，精廬未建，委爲百年之闕典。臣聞黨庠術序爲周之隆，至漢則稱盈門之盛，國朝以儒立國，而文教大行，後孟子千五百年，而道統以續，濂溪闡其端，伊洛洪其源，至武夷而集諸子之大成，脉絡其間，則延平諸先生在焉。然「道南」一語，獨歸於龜山，是則師表東南，爲斯文倡，實自龜山始，可不尚乎！咸淳三年八月，欽準御筆：「國朝勳賢之家，澤不能延者，宜録其後。可令侍從、臺諫訪問參酌，必灼然可録，人無異詞，乃可奏聞。」聖天子追録先哲而昌其世，以厚風教，蓋我龜山於先朝實左右之，海内稱誦，有光信史。臣後出龜山之鄉七十餘年，雖不獲親炙先生之教，高山仰止，喬木具存，枝葉刊落，蔑可繅籍，而薦之公朝者，實無其人。臣不自揣量，私謂尚可對揚聖君賢相褒崇先生之命，乞創書院龜山舊宅之右，繼風露夜檠之讀，存江漢秋陽之思，相與講磨，如聆謦欬於龜山，願朝廷嘉惠四方學者，特賜涵育之造。仍請公田，永爲養士之美利，亦我朝崇賢重道之盛事也，惟陛下鑑之。嘉靖《延平府志》卷一九。

東家雜記跋　咸淳元年三月

右《東家雜記》，孔子四十七代孫朝議公紹興間所編。其後五十三世孫倅上饒，今年春同釋奠于廟學，竣事出示，則舊板多漫漶，乃取而重刻之，庶自孔氏者皆與知焉。昔司馬遷列《孔子世家》，漢平帝追謚曰宣尼公，遷史自有微意，不必論，若元始以後所以尊孔子者，非古矣。孔門之訓，字爲最貴。《春秋》之作，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門人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孝經》與《禮運》皆曰仲尼；至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而孟子亞聖，不得以字行相承。至漢初，未有輕以字許人者。新莽不知仲尼之稱，尊無以尚，妄謚以宣，然尼之字猶未敢去也。及代崇褒典，則以累謚爲重，王封爲貴矣。靖康之禍，有欲發先聖墓者，虜酋粘罕問孔子何人，或對曰：「古之大聖人。」粘罕謂大聖人墓豈可發，故闕里得全。嗚呼！此可以觀世變，亦見天理在人心，雖異類未嘗無也，因併識之。咸淳元年三月朔，朝請郎、知信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新除秘書丞馮夢得謹跋。《東家雜記》卷首。

豫章先生遺藁序　咸淳六年十月

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上接伊川、龜山之傳，下授延平、晦菴之學，東南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余後七十歲而生，異時聞先生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極天地萬物之理，《遵堯序録》，其言帝王行事之道著焉；《春秋》等解，其言聖賢制述之意備焉；《詩記》、《東牖》，其言講明自得之旨深焉。屬時多故，賫志而歿，道之不行有以也。咸淳庚午十月既望，先生之從孫泰孫出此編示余於龍津驛舍，且求鄙言序其首。余惟先生之道德學問聞于朝，録于太史，傳誦于天下之經生學士，固不待遺藁而顯，而此藁亦不待此序而傳。然不辭者，自以生髮未燥時，已知敬慕，今六十五年矣，泰山巖巖，魯邦所瞻，若獲掛名於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人弟子之末，豈非疇曩之至願也哉！春木之茁兮，援我手之鶵兮。茫茫九原，愛莫起之。後學馮夢得敢拜手稽首而爲之書。《豫章文集》卷一六。又見嘉慶《南平縣志》卷二五，道光《福建通志》卷七五。

建康府重建貢院記　咸淳三年四月

皇帝嗣位越三年二月初吉，詔天下郡國以士來貢，若曰：「宋德當天，奎聚五緯，文明景運，自

此乎開。維茲歲行適合，維予一人，祗見先聖，闡道立教，聿興斯文，維躬用勸，維爾多士懋旃。」于是建康府新作貢院成，留守大制使、觀文馬公以書諗夢得曰：「維此文闈，乾道立之，紹熙闢之，嘉定葺之，今又四十有五年，每莅校比，有司取具目前，猿狙之□，侏儒之柱，苫蓋□掘，謂是則苟而可。老屋岌岌，不任風雨，墊隘湫底，爽氣弗集。笈負而至者，外捷內韄，儳焉懼霣躓之及，殆非所以使之簸羽翮而吐鏗轟也。以吾爲守長于斯，而是之弗慮弗圖，毋已闕乎？乃鳩工慮材，培卑而崇，拓隘而廣，規畫褰舉。再閱月，亟潰于成，而人未始知有役。國家之賢才自出，多士之氣數攸關，可無文字以覺久遠？子盍爲我記諸？」夢得嘗考賓貢之制，自周迄唐，其意寖以荒失，未嘗不慨古之士貴以□，而後世之士不然也。夫賓士以禮，而鄉射行焉，所謂揖遜而升，下而飲，其雍容和衎之氣象何如哉！逮至束縛檢約，圍棘重重，寒無單席，如唐人所云者，則偪介已甚，于古意無復彷彿矣。我朝以儒立國，三歲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之法，雖未能純用周制，而興賢興能，使長使治，其意亦何以異于周！六飛渡江，王氣聚于東南，而金陵首當其會。警蹕駐焉，地載神氣，風霆流形，采芑新田，澗澤豐美，是開中興以來無窮之用。聖天子垂意文治，烝我髦畯，制詔一下，遐不作人。巖巖陪都，視周豐鎬，所謂庶物露生，文武之德，有衍未艾也。居留重臣，用克知于德意，共明命而厚同氣，有開必先，夫豈偶然！前五十年，文忠真公將指轉輸，始作漕貢院于是邦，越明年，即有冠南宮者。維馬公之學源流真氏，故知所崇尚類如此。昇本多奇士，加之以新美之會，扶搖天飛，志氣固應倍百，嘉定類闡得士之盛，吾知其殆有過之。公三至玉麟，十年之間，揆教奮衛，興補潤賴之績不可

選紀，而于是役尤汲汲焉。公之盛心蓋可識矣。夢得于授簡之辱，用次第其説，以筆受而不復以不文辭。若夫山川之美，方隅之吉，面勢之宜，舊記具焉，不書，役用材植金穀幾何，非見屬之大指，亦不書。公在先朝，嘗貳樞廷，名字系出，天下户知之，學士大夫尊之，皆曰裕齋先生云。是歲爲咸淳三年四月甲子，朝散大夫、太府少卿兼權直舍人院、權直學士院、兼侍立修注官馮夢得記。《南宋文録》卷一三。

咸淳倉記　咸淳六年

宋有天下以來，壹是以務農重穀爲元元繫命，自京徂荒，粒民是斝，時有船倉、税倉、折中倉之名。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七年，至斥故迎春苑爲富國倉。聖聖其承，臧粟衍益，其慮深遠矣。今天子即祚之五年，有司言：「寰内歲比數登，行在所諸倉皆盈，不增庾積，新者將靡所儲胥。」於是太傅、平章、魏國公請以瓊華園廢地，官予其直，增創如太平故事。制曰「可」，其賜楮二百萬，命守臣潛説友莅其役。歲十有一月鳩工，越明年六月成，詔以咸淳名之。倉之督吏來謂史官馮夢得曰：「蓋聞聖人積不涸之倉，王者用無窮之府，所從來尚矣。漢太倉在長安城南，爲楹百二十耳，陳陳之粟，著牒猶或稱之，斯事體大，可無紀乎？」夢得竊惟古者委積之法，至周而甚詳，周之氏於倉者，我知之矣。所掌粟入以待邦用，藏之於有餘，而頒之於不足，凡以爲民而已。方田同井，井九百畝，一夫授

田百畝，其中爲公田。當是時，鄉遂畿也。其法貢都鄙甸也，其法助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外之一豪不取也。夫是以民有常産，官有常賦，邦有常用，以時藏餘，謂之稱數。藉令年有不艾，赤子扶扶，亦皆有常餼，恃此以不恐。《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於乎其仁哉！自農田不井，藪澤肆既，使民蒿然千餘年於此矣。昔在先帝，既再造我區夏，斯民欣若更生，平旦視朝，深念異時歲下郡國羅官辦於楮，與吏並緣爲姦，日載其怨，每與魏公共論茲事，以爲泉源之人始而謾，中而疑，久而厭然以服。嗚呼！難與慮始者民也，不能什利者法也。今歲不羅楮，不造緡是買浙水西六州公田，蠲和糴，停造楮，時渾渾，丘山之暴暴也。是維放悉周官法度之遺焉其可。經民，不加賦，皆得以自有其有，而粟之積於轂下者已六百萬斛，隸外司農者不與焉。我積我倉，如京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我神后在天之靈，其相吾民，嘉氣婁應，用成茲康年，不已懌乎！陛下圖匱於豐，防儉於逸，以克知于稼之難，地寧天清，五穀睦熟，含嘉表瑞，常滿習祥。是倉之作，名以咸淳，志時也。民曰天子之德，而天子曰先帝之心。繼自今厥穀惟脩，厥菑惟播，利用厚生之功，將萬世而下，實嘉賴之。凡倉敖百敖之間五百有二，規置崇鉅，甍宇齊平，卓乎諸倉弗及已。倉前舊有河，鑿而廣之，以便船粟，亘以石梁，亦名曰咸淳云。若夫屋材墻形，木功土事之概，乃圖而著之矣。《咸淳臨安志》卷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五。

演福禪寺記

咸淳六年

恭惟皇上聖性仁孝，思皇繼述，政教肅穆，神天億寧。繇即祚以來，亦既六載，凡可以厚倫紀，發幽潛，咸用其極。其諸布善因，資冥福，惟禮制人情之中，以承先志焉。粤先皇帝在宥，以戊申年六月詔有司，備禮葬惠順貴妃賈氏於積慶山之原。蓋是山自天目蜿蜒邐迤，清淑磅礴，面金鐘，腋龍井，並湖諸峰，勢若拱揖。乃建寶坊，賜名崇恩演福教寺。越十四年壬戌，周漢國端孝公主薨。公主，妃所出也，遂祔於右。爾來若干年矣，若稽舊刻錫之，上睠資薦惠順甚備。惟端孝未果輟賜，上心慊然，及是益以吳門田五千畝，蠲其科繇，以崇先帝割愛遺育之意。始改教爲禪，宸奎昭回，燁填龍象。時太傅、平章、魏國公發大施舍，建無量福海，薝蔔林，易丈室，而東堂廡寮位内外焕列，種種嚴備，最上殊勝。法筵請衆，延領十方弘誓，圓成將邁，南北兩山，開闡無遮，續續未艾，以廣上恩。命僧可湘主寺事。一日，杖錫來謁記，合衆言曰：「爾時韋提希娑竭龍女現身浄妙，住無垢世界，普發人天。我今承旨掌大總持，即無垢圓與佛三世毫刹相涵，名義脗合，端的福緣無有際斷如是，故攝末歸本，由漸而頓，願演諸法，一妙音周遍現界。夫佛廣説經法，以衆生希望煩惱不一，故爲彼異解，令離心意識，無上菩提義則不墮。今摘葉尋枝，紛籍諸境，利根蹉過，鈍根難入，如嚼鐵撅，不知毗紐。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今大善知識，具大力量，成就善慧，希有功德，饒益化

利，歡喜畢具。會同諸智，同一性故，無爲實相。由頓而圓，可無宣示，以永勿墜。」夢得學自孔氏，無外聞見，惟方寸心不殊三昧，諸學佛者，悟無無法，是大圓覺，如水中月不出不入，無所於名，强名曰禪。大和尚自毗婆尸祖祖相傳，迦葉微笑，不是罔人，至南能法嗣，厥徒萬億。今予大善知識，自佛地來，照見正覺，汝往攝大衆，滿體精神，方能點勘。譬如落種一旦觸發，如桶底脫，得無生息，是法界性自相應，當證上乘，如是我聞，從上訓典。儒、道、釋一理，儒門廣大平實，爲善具足，性義汝諸；佛祖偈言，在明真諦，唯無所住，而生其心，即佛心印歸哉！是爲記。《咸淳臨安志》卷七八。又見《西湖志》卷一一。

見廉堂記

聖天子以恭儉化天下，歲下詔書，廣宣厥道，越郡國吏，罔不用勸，元老大臣，奉上休德，思所以風厲之慮，動於耳目，而周乎區蓋之間，夫豈徒哉！惟京師卓犖諸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據《會要》以觀方來，以爲莫先於此，而簡修之具行焉。乃咸淳六年，户部侍郎潛君守京兆尹，至是二年矣。政修人和，百爲克開，千里之内大治，每歲終考其成，無一人之獄，計所裁縮，代九縣輸四五等户租壹年，椿釀庫本，爲緡凡五百萬，此其大較也。高第轉聞，璽書數下，嘉其廉平。會斯堂落成，白於朝，我太傅、平章、魏國公命之曰：「子以廉能見，其名見廉可。」公蓋欲以識治行而書所

見，以習天下之爲郡國者，抑自今至於後日坐斯堂者，亦將以存其見而使相爲君子也。夫灑掃庭内，維民之章，華衮一字，其嚴矣哉！嗚呼！得見有常者，斯可矣。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聖賢揭厲，人心之道概如此。夫廉非小善也，漢時文翁、黄霸、朱邑、尹翁歸之屬居官可紀，壹是爲本，史稱良吏，廩廩甚盛。今朝廷清明，宫府一體，四方無進獻之事，冀州不貢，厥維大惠魚麗，萬物盛多，既多且旨，維其時矣，其能將以精白而朝夕曰：「惟我后之德，交相成報，以集今日之懿，不亦尚乎！」故嘗論之，平仲不受邑以足欲，非惡富也，是幅利也，義也；子文不勤民以自封，非厭取也，是庇民也，仁也。懷仁義以事其君，而廉在其中矣，是皆無所爲而爲之也。嗚呼！推是心也，千載而下，猶將見之。堂昉役於五年十一月，迄工於今年正月，基舊爲七間，堂增而愈崇，爲屋三十二楹，上爲樓，取簡樂堂，内外洞直，卓乎其高，美已不鄙。屬予記，事係風化，喜爲之書。潛君名説友，字君高，括蒼人。《咸淳臨安志》卷五二。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三九，民國《杭州府志》卷二一。

武節侯劉仕龍墓誌銘

咸淳五年十二月

蓋開慶歲，遠服荒徼去天遠，且地號障海，民不習戰。先是十餘年，有言敵狡謀，他日必用出牂牁故智，時宰弗是也。至是果然乘障，吏亡具甚，相顧束手。時李公曾伯制置南事，義烏劉侯仕龍守賓，甫至，繕關隘，飭鬬器，未幾易守廉，備廉如在賓時。數條上邊事，時宰忌之，經坐是去。然二

郡卒獲全，侯力也。景定改紀，嶺海新去湯火，天子思其人，有詔知雷州兼理軍務。統領諸將出禦，身中流矢以歿。歿之日，軍民皆相與哭曰：「天胡奪我侯之速也！」部使以其功聞於朝，封武節侯。嗚呼！地發殺機，龍蛇起陸兮人命將泛，使城郭封疆之臣，修扞牧圉，若寇必不得逞。河朔之亂，原郡獨增陴浚隍，以區區一簣障江湖，《春秋》所貴夫干城其民者，然則劉侯之事，可不務乎？侯歿後六年，其孤將奉轜窆於其邑明義鄉來峰童仙之原，介同郡王公庭來請銘。余嘗受知於誠求康公植之父，康公爲外舅，故序而銘之。侯字時甫，世家婺稠南門。生有特操，少長，從戴、吕諸老遊，有時稱。紹定己丑，以舍選優登淳祐辛丑進士，從戎鄂州。以外憂解官。免喪，再入戎幕。秩滿，幹辦江陵府御前諸將軍統制公事〔一〕，改京西路副兵馬都監、郢州駐札。召試閤職，除閤門舍人。請外，知復州，歷賓、廉。奉祠，起知雷州。侯始以才受知，今太傅、辨章魏公首以才薦，居官所至有績。其在郢也，時云復襄，侯實在，行先士卒，披莽鋤荒，卒城襄陽。其在廉也，廉之民與蠻猺碁處，侯得其歡心，皆相戒毋生事。洎至雷，治政精審；矯虔，吏不得舞手。會有嬴博之戚，侯念之深，以至稔疾，僚屬有勸以省事者，愀然曰：「官有一日之閒，民受無窮之苦。」先正何人哉！力疾視事如平時，卒不起。事親孝，筮仕戍鄂，以父高年，不忍一日去。父親爲詩酌酒勉行。至甫期，慨然一興念，亟捧檄歸省，道半聞訃，號慟幾絶。治家嚴，教諸子以禮法。閤門拔漕貢，二子、二孫同時以胄子舉，人艷其榮。與人周，待族親，以睦鄉鄰，以義設藥市，貸家粟，聞善嚮赴，里人稱爲長者。閒居築圃，嘉花静竹，泰然于于，自號東麓山人云。所著有《青巖雜稿》二十四卷，藏於家。侯之曾祖諱

高，隱君子也；祖諱綏，文林郎，計置兩浙造船場官；考諱祖尹，累贈朝議大夫；妣樓氏，贈夫人。娶傅氏，封安人，故武經大夫、知高州諱熙之女。男二人，長逢務，承節郎，兩舉浙漕，先侯一年卒；逢辰，國子免解進士。女一人，適故朝奉大夫知興軍汪元春〔二〕。孫男四人：耆老、頤老，國子免解進士；森老、疇老。頤老與兄仕蛟孫。森老出後壻氏，以姓薦名國子，補弟子員；疇老以侯澤擬承信郎。女三人，適上舍朱文魁，次許承節郎周顒，餘未行。生以慶元丙辰，歿以景定甲子，葬咸淳己巳年十二月壬申。銘曰：

孰儒知兵，允武也侯。尚蓄其靈，歸宅斯邱，維後人之庥。嘉慶《義烏縣志》卷一九。

〔一〕御前諸將軍：「將」字疑衍。

〔二〕知興軍：「興」字上或下疑脱一字。

臨武告龍文　寶慶三年

龍爲致雨之靈，有功社稷；山作藏神之宅，已長子孫。適逢亢旱之時，備極忱恂之道。惟滋臨武之羅城山，於棱層崇峻之巔，有氤氳溟濛之氣，無塵可到，厥産維靈。具矯矯之真形，挹翛翛之異彩。或青或黑，能幽能明。泥蟠淵躍之間，潛雖伏矣；水涌雲騰之際，迫乃見之。具齋戒以至斯，隨

因緣而下降。無求不應，有開必先。屬今時之恒暘，閔旱勢之太甚。此龍神蟠伏之地，豈不見知；於龜坼枯燥之田，詎容冷勢。或氣數之所召，或罪孽之所招。爰仗靈通，曲垂救濟。即展爪牙，鼓舞速開。頭角崢嶸，孚天意而感通，隨雨司以布令。四郊霑足，萬畝甦興。連書大有年，共享平安福。光緒《湖南通志》卷二四三。（以上尹波校點）

王貴學

王貴學，字進叔，漳州龍溪（今福建漳州）人，淳祐間在世。著有《王氏蘭譜》一卷（存）。

王氏蘭譜序　淳祐七年

萬物皆天地委形，其物之形而秀者，又天地之委和也。和氣所鍾，爲聖，爲賢，爲景星，爲鳳凰，爲芝草。草有蘭亦然。世稱三友，挺挺花卉中，竹有節而嗇花，梅有花而嗇葉，松有葉而嗇香，惟蘭獨併有之。蘭，君子也，餐霞飲露，孤竹之清標，勁柯端莖，汾陽之清節，清香淑質，靈均之潔操，韻而幽，妍而淡，曾不與西施、何郎等伍，以天地和氣委之也。予嗜焉成癖，志几之暇，具于心，服于身，復于聲譽之間，搜求五十品，隨其性而植之。客有謂予曰：「此身本無物，子何取以自

累？」予應之曰：「天壤間萬物皆寄爾，耳聲之寄，目色之寄，鼻臭之寄，口味之寄。有耳目口鼻而欲絶夫聲色臭味，則天地萬物將無所寓其寄矣。若總其所以寄我者而爲我有，又安知其不我累耶？」客曰：「然。」遂譜之。淳祐丁未，龍江王貴學進叔敬書。商務印書館本《説郛》卷六二。（李文澤校點）

趙汝傌

趙汝傌，淳祐間以迪功郎爲徽州績溪縣尉。

祭康範先生文

淳祐七年九月

維淳祐七年歲次丁未，九月辛亥朔，越九日己未，迪功郎、徽州績溪縣尉、巡捉私茶鹽礬兼催綱趙汝傌，謹以微奠，致祭於康範先生汪公之祠。惟先生貴不以爵，氣足配道。文見其學，實過乎名。夢奠十年，垂範百世。風節未泯，廟像肅如。汝傌叨承覃恩，謁來司警，自歎晚出，莫陪雅遊。偶因賜休，展敬澆酹。寒泉芳菊，用況盛德。尚饗！《康範詩集》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祝尚書校點）

文有年

文有年（一二〇七——？）字子傳，眉州彭山（今四川彭山）人。年四十九登寶祐四年進士。爲永州從事。咸淳初朱禩孫帥嶺右，辟爲屬。見《寶祐四年登科録》，《宋詩紀事補遺》卷七二，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三。

相儒堂記

三代而上，政與教一，故爲相者無非儒。三代而下，政與教二，故爲儒者未必相。伯禹以若稽古相，皋陶亦以若稽古相，周公以論道經邦相，召公亦以論道經邦相。伊尹之相也以《伊訓》，傅説之相也以《説命》，仲山甫之相也以「古訓是式」，衛武公之相也以「抑抑威儀」。儒不相乎？相不儒乎？蕭、曹以刀筆相漢，其或繼蕭、曹者雖丙、魏可知也。房、杜以謀斷相唐，其或繼房、杜者雖姚、宋可知也。儒不必相，相不必儒，良可嘆矣。思文藝祖，減五登三，「宰相須用讀書人」，明訓具在。自時厥後，以禮義廉耻養士，以大科異等興賢，魁彦彙征，鴻碩在位。理欲義利之辨較然大明，内聖外王之學見於實用。三百餘年，歷變雖多，元氣自若，用能祈天永命，以綿過曆之期，大抵皆相

儒之效也。乃者鼎餗失調，負乘致寇，天子發憤，登俊去兇，海内翕然，號再太平。于是，參政知院泉渌先生皮龍榮寔在政府，永之人士讙曰：「是嘗分教吾邦。鳳石流芳，鸑林被潤，而可無以表章之哉？」今廣文三山吴先生重温舊氈，乃闢分廨西偏作相儒堂，以識其盛，且俾有年爲之記，乃固辭而不獲，因述前文以諗之曰：「相以儒，其所美在上；儒以相，其所美在下。二美具，而君爲堯、舜、湯、武之君，臣爲皋、夔、伊、周之臣，時爲唐虞三代之時。子之堂也，美將疇歸？」廣文曰：「余也敢忘聖天子用儒之懿識，參相行道之盛心與？」固請書之。惟參相學足以正天下之本，道足以格人主之心，望足以示南邦之式，暫兹受鉞，行矣秉均，宏業休功，日新月盛，夫豈區區二水可得私有者。然則此堂之作，將以旌前猷起後學，其益可勝既乎？參政，長沙人，名在旂常，勳在彝鼎。廣文名之道，字逢原，由辟雍前廊登寶祐四年進士第，與余爲同年，制行姱清，立志超邁，行將召用矣。

隆慶《永州府志》卷八，隆慶五年刻本。（黄錦君校點）

譚友聞

譚友聞，字明之，理宗朝人。

自號録序

淳祐丁未夏，予僑寓上都。六月既望，有錢唐徐光溥袁書一編，謂《自號録》，訪予曰：士大夫有號，其來亦良古。淵明以五柳先生自高，阿熏以七松處士自狀，豪放之謫仙，窮餓之草堂，紛紛藉藉。如漫郎、狂客輩，或隨所居，或據所見，莫不爭自標榜。經生學士齟齬閲誦，孰不知其爲陶、鄭、李、杜諸公也。至若我朝之名公鉅卿，近代之騷人墨客，摘號取奇，行輩相望，非曳仕塗之裾、駕學海之航者，誰得而知之。夫是以采之信友，裒爲一編。面三槐、手五花者，固星聚於其間，而竊勺水、借隙光者，亦得簉之篇末。詩書之暇，閒一玩目，前賢後喆，粲然具陳，追想高風，因此亦可以品量其器業之宏狹，是編之作，豈小補哉！昔李長吉之歌金銅仙人像也，且有「茂陵劉郎秋風客」之詞，始焉不過傷時懷古，後人因得以秋風客目之，其爲漢武損益何如哉，必有以發明斯意云耳。西齋譚友聞明之謹序。《自號録》卷首，叢書集成初編本。（黄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七九九〇

洪天錫

洪天錫，字君疇，號陽巖，晉江（今福建泉州）人。寶慶二年進士。授廣州司法，調潮州司理。歷判真州，改知古田縣，判建寧府，擢諸司糧料院。寶祐三年拜監察御史兼説書。力劾董宋臣。去官，起知潭州，直寶謨閣，遷廣東轉運判官。度宗即位，累召不赴。改福建安撫使，進華文閣直學士致仕，加端明殿學士。卒，謚文毅。著有《經筵講義》、《進故事》、《通祀輯略》、《味言發墨》、《陽巖文集》諸書。見《宋史》卷四二四本傳。

劾董宋臣謝堂厲文翁奏　寶祐三年

古今爲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謹按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幹辦内東門司董宋臣，宦寺之貪黠者也。並緣造寺，豪奪民田，密召倡優，入褻清禁，摟攬番商，大開賄賂。不斥宋臣，必爲聖德之累。將作監謝堂，外戚之貪黠者也。狠愎之性，善於凌物，攫拏之狀，旁若無人。不

曰「以備中殿宣索」，則曰「當取教旨豁除」。椒德令芳，天下備頌，不去一堂，必爲宮闈之累。集英殿修撰、知慶元府厲文翁，小人之無忌憚者也。神皋流毒，屢玷抨彈，藉衣錦威，行攫金術。今又移其剥越者剥鄞矣！然民敢怨而不敢言者，以其依憑邸第耳。不去文翁，必爲王邸之累。臣恐社稷之憂，不止累陛下，累宮闈，累王邸而已。乞將宋臣逐出，堂姑予祠，文翁罷黜，臣雖九隕不悔。《齊東野語》卷七。

内司職事奏

修内司供繕修而已，比年動曰「御前」，姦贓之老吏，迹捕之兇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内司之横自今始。」《宋史》卷四二四《洪天錫傳》。又見《宋史紀事本末》卷九七。

四書纂疏序

或問尹和静讀《易傳》之法，和静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李延平聞之曰：「此語固好，然學者須理會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四爻皆有歸着，方可及此。」二先生豈異旨哉！言各有當也。蓋學

不可以徒博，亦不可以徑約，徒博則雜，徑約則孤，此約禮必先之以博文，而詳說乃所以反約也。文公朱子之於《論》、《孟》，既成《集義》，又作《詳說》，既約其精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其後《集註》删改日以精密，而《或問》遂不復修。文公自謂《集註》乃集義之精髓，一字秤輕等重，不可增減，讀《論》、《孟》者，取足是書焉可也。格菴趙公復取文公口授及門人高弟退而私淑與《集註》相發者，纂而疏之，間以所聞附於其後，使讀之者如侍考亭師友之側，所問非一人，所答非一日，一開卷盡得之。博哉書乎！然非約之外有所謂博也。人莫不飲食也，知味者鮮，文公一生精力多在此書，一章之旨，一字之義，或數年更易而後定，或終夜思索而未安，學者以易心讀之，豈能得聖賢之意哉！如援先儒與諸家之說，有隨文直解，不以先後爲高下者；有二說俱通，終以前說爲正者；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不可分先後者。設非親聞，未易意逆，此《纂疏》所以有功於後學也。僕晚未聞道，加以衰瞶廢學，公不鄙辱教，且命之曰序以幸子。竊惟《論》、《孟》二書，文公凡幾序矣，僕於《要義》而得熟讀深思優游涵泳之說，於《訓蒙》而得本末精粗無敢偏廢之說，又於《集義》而得操存涵養體驗充廣之說，終身受持，猶懼不蔵，何敢復措一辭？抑文公曾有言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註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註解》足矣。久之，不用《註解》，只《正經》足矣。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吾胸中，《正經》亦不用矣。」此文公喫緊教人處也。僕於《集註》《纂疏》亦云。清源洪天錫序。《四書纂疏》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經義考》卷五二。

書傅忠肅謚誥後

靖康之禍，尚忍言哉！列聖之所封培，諸老之所樹立，一壞於新法，再壞於紹述，而盡壞於黨禁。一時公卿，無非誤國迷朝，甚者賣以爲利，其能見危授命，不辱其身，惟劉忠顯、李忠愍、傅忠肅三忠而已。或者尚擬劉、李二公不得不死而死，傅公可以無死而死，當時此一種議論入人骨髓，人知身耳家耳，識君臣大義爲何物。夫是三忠，蓋天理民彝之僅存，而不與世變俱廢者。一葦障河，雖不及救，然使醜虜知中國有人，遺黎知我宋有主，則不可謂之無益也。爲國家者，謹勿自壞其金城也哉！《清源文獻》卷一一。

後村先生墓志銘〔二〕

後村先生劉公諱克莊，字潛夫，莆田人也。莆有二劉先生，著作諱夙，正字諱翔，以言論風節聞天下，儉士畏其鋩鍔，同時名勝俱位下風，號隆、乾第一流人。著作生吏部侍郎、贈少師諱彌正，以民庸國功，爲嘉定名法從。公以侍郎爲父，著作爲王父。母方氏、林氏，魯、魏國夫人。幼穎異，出語驚人，書過目輒成誦，爲文未嘗起草。弱冠，以詞賦魁胄監。用門功補將仕郎，主靖安簿録事。真

州諸公爭出我門下白事。維揚清獻崔公喜曰：「吾晚得二士，子華與君也。」說欲羅致。李公夢□制置江淮，辟書先上，遂爲昇閫。所得軍書檄筆，一時傳誦。會幕府謀進取，公持論不合，自請嶽祠。桂閫以準遣足其考。時《南嶽藁》、《油幕牋奏》初出，家有其書。葉公正則評公詩，許以大將旗鼓；趙公履常稱公散語與水心不相上下。侍郎定謚朱子曰「文」，天下稱當，忠簡傅公聞議狀出公手，寄聲願交，諸老多折輩行。方是時，公自視長吉、牧之，未知夢得、義山何如耳。既改秩，宰建陽，益鏟崛奇，就平實。文忠真公里居，公以師事，講學問政，一變至道。崇風教，表儒先，如古循吏。補賑糴倉五千斛，真公記之，陳公膚仲爲賦《于蔦》。于去來四十年，父老迎送如一日，聞公訃有越境來哭者，桐鄉民也。通判潮州，羣憸組織詩案，文牽連及公，主管仙都祠。起倅廬陵，未赴。端平改紀，召赴堂審。真公帥閩，以機幕辟，除將作監簿，兼參議官，府事一委重焉。真公以版書召，公奉魏國還里，乞解隨司。有旨以匠簿造朝，進宗正簿。真公薨于位，公乞朝假會葬，不許。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時鄭、喬並相，上意浸移，公輪對，言：「服天下莫若公，今失之私〔二〕；鎮天下莫若重，今失之輕。陛下受命於天，柄臣掠功於己。因私天位，遂德柄臣；因德柄臣，遂疏同氣。楊、謝貴胄，聯翩華途；沂、榮魚軒，融洩廣内。南陽近親侵奪貧細，郡國不敢問。北司貴臣憑恃恩寵，風憲不敢劾。非私與？大臣憂讒畏譏，有狼跋之嗟，厭事避權，動魚羹之興。依違肺腑之間，道有所屈；浮沉官寺之際，志不得行。以匹夫横議而變政，以走卒偶語而易令。非輕與？」又曰：「孝宗之於秀邸，待本生之法也；高宗之於張去爲、劉婕妤，待外家之法也；宣仁之於高氏，待

奄嬖之法也。趙普諫幽燕之役，寇準決澶淵之策，重臣處邊事之法也；韓琦之逐任守忠，陳俊卿之去曾覿，大臣處近習之法也。」貼黃言：「雪川之事出於迫脅，向者止議其罪，不原其情，近者雖復其爵，未雪其枉。陛下何不下尺紙之詔，曰：『故王有東海王彊、寧王憲之志，不幸遭變。朕於同氣，友愛素隆，前日繳駁論列之人，宜伏江充、蘇文之誅。』德立辨誣，則四海之心悅矣；厚禮改葬，則九原之憾釋矣。」次言：「柄臣濁亂天下久矣，墜春知孝，反易綱常，變邪正，而元氣壞；國脉損，善相裂，棄險要，削薄本根，而弱勢成。柄臣與其徒攫取陛下之富貴而去，獨留大敝極壞之朝綱，已開難合之邊釁，驕冗不可簡稽之兵，窮極不可變通之楮，陷溺不可挽回之風俗，以遺陛下。陛下不幸而當之，諸賢不量力而就之，遂使陛下疑君子之無效，意小人之有才。獨不思宣、靖之禍，蔡京爲之也。虜騎長驅，京已竄責，乃自言有禦狄之策，猶幸當時不惑其言。使京復用，則國亡久矣！此陛下商監也。」疏出，物論浩然歸重，文靖魏公、清獻游公相與擊節，王公去非讀而歎曰：「不意二劉之後，有此佳作。」知公不專以文名也。時有錫第表郎之傳，吳舍人泳忌公軋己，遂以其弟昌裔疏，罷主玉局觀，知漳州，改宜春。到郡僅數月，御史蔣峴首倡邪説，劾公及忠惠方公、實之王公，皆言故王者，人以三賢同傳爲榮。文清李公相，辟提舉廣東常平，陞漕。公寬荷箬，嚴篚苞，節漕計，市牛千頭助邊屯，捐例卷置田二百畝，贍南官之不幸者。召赴行在，御史金淵誣公自擬清望，寢召命。明年，除侍右郎官。又以濮斗南疏寢。范、杜同相，起江東提刑，劾貪守，籍黠胥〔三〕。補信州，預借一年。獄案千紙，一閱盡得其情，號才吏者自以爲不及。除將作監，范内忌公，進華文閣，因任。游

公獨相，以太府少卿召，入對三劄，其一曰：「嵩之以借助滅殘金爲戰，以厚幣奉倂盞爲和，以清野蹙國爲守，實未嘗戰，實未嘗和，實不能守，而自負和戰守之功，迭執和戰守之權。若非天去其疾，它日必貽宗社之憂。」又言：「陛下實有退小人之功，而虛受思小人之謗。今廟謨睽異，邪黨揶揄，洛、蜀分朋而勢逐，韓、曾爭柄而京相，臣實未知所終。」次言：「陛下待羣臣至厚，記善忘過，收采不遺，其間尚有迹遠而孤，昔壯今老，願收之於霜降水涸之餘。」蓋指前言故王同傳者。三言：「使事以恤貧民、處流民爲最急。」貼黃以母老，乞歸養。上曰：「知卿文名，有史學。」即頒錫第之命，兼任修纂。公未退，宸翰已至：「劉某可特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少監，令與尤焴同任史事。」尋兼崇政殿説書，公累辭不許。轉對言：「國本未建，中外寒心，獻議者曰宜早定，沮議者曰宜少待，陛下嘗求其情乎？建威立順，黃門常侍之謀也。埋璧于庭，以羣公子卜，巴姬之意也。諉曰人主家事，李勣、林甫之言也。國家大事，而與左右邪諂之人謀之，鮮不爲所搖者。宜倣嘉祐、紹興故事，別其名稱，自姪爲子，以繫人望。」上爲感動。嵩之既免喪，御筆守本官職致仕。公奏：「嵩之有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前朝宰臣沈該落大觀文致仕，葉顒守本官奉祠，嵩之忠孝有虧，乞寢罷職名，只守永國公致仕。」且援綦崇禮草秦檜罷制，乞坐下罪名，著之訓詞，以昭國法。上遣中使宣諭，公執愈堅。又與給舍同上繳奏，且力丐祠。竟奪嵩之除職之命，殿中御史章琰猶以奏審咎公，改直寶文閣、知漳州，辭。鄭相再當國，陞龍圖閣，除宗正少卿，辭，改秘閣修撰、福建提刑。建臺甫及一月，丁魏國憂，禫制未終，除秘書監。服闋造朝，兼太常少卿，直學士院。對疏，首言：「端平

之失，在於施行鋭，周防疏，除擢驟。然端平之政或可改也，端平之心不可改也。今之議君相者，或以戚畹，或以掖庭，或以賓客，或以子弟，道路皆曰君相厭之，臣以爲不然，惟聖主可以責難，惟賢相可以責備。」貼黄以建儲、退見丞相，乞起復潘凱、吴燧以奬直言，大咈相意。進故事，言：「本朝名相惟杜衍能却内降。衍在相位三閲月耳，小臣能以去就爲輕〔四〕，雖大事可論；大臣能以去就爲輕，雖内降可却。」相愈不樂。又言：「京尹征利已甚。漢算緡錢，下逮末作，唐爲宫市，害及樵夫，麟趾之澤息，蠆尾之謗興。」與簒訴于上，公六上祠請，再乞挂冠，皆不允。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嵩之經營復出，事有萌芽，公直前言：「陛下曩語羣臣，以爲其人决不復用，天地祖宗，實聞斯言。今都人訛傳，曰『嵩之以御槩示人矣』，又曰『陛下戒其勿修怨矣』。臣知陛下萬無此事，設或有之，此誤不少。彼以埒國之富，震主之威，繆飾不情之恭順，陰懷非常之忿毒，外豈可以付之寸鐵，内豈可以假之寸權乎！」又言：「趙范欲圖唐、鄧，唐、鄧不可得，而棄陽先失，安、隨、郢、復、均、房之境皆爲丘墟。趙彦吶欲圖秦、鞏，秦、鞏不可得，而劍關不守，五十四城盡成塗炭。外重而無以御，内輕而無以守。」上皆優答。察官鄭發觀望論公，疏不付外，除右文殿修撰、知建寧府、兼副漕。鄭憤前疏不行，再論，寢公新命，復職提舉明道宫。景定庚申，魏公入相，公方拜疏引年，除秘書監，又除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面對言：「國以危懼存，以佚樂亡。臣願陛下毋忘胡馬飲江時，大臣毋忘入峽時，毋忘漢陽舟中與白鹿磯時。」因言：「永樂失而趙卨、吕公著之言見思，澶淵歸而陳彭年、王欽若之諛獲售。寇準能贊親征，而不能不傅會天書；王旦能致太

平，而不能諫東封西祀。」次言：「贓吏可懲，奚問名勝。」玉音勞問：「卿愛君憂國，至老不衰，所以欲得相見。」除權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又兼史館同修撰。前一日，中使傳宣索公近作，公録辛亥以後詩、賦、記、序、題跋、詩話二十六卷以進，翌日，宸翰賜公曰：「卿風姿沉邃，天韻崇弦。今觀所進近作，賦典麗而詩清新〔五〕，記腴贍而序簡古。片言隻字，據經按史，謂非有裨緝熙顧問可乎！先儒有言，『學富醇儒雅，辭華哲匠能』，非卿不足以語此。」真儒臣希闊之遇也。俄除兵部侍郎，兼職仍舊。踰年，權工部尚書、兼侍讀。厲文翁移金陵，李桂臺察，公皆奏寢其命。史嚴之、李曾伯密圖起廢，公言罪大罰輕。丁大全貶死，公乞斥其奥主内詗者，指巨璫也。身兼兩制，詞頭填委，而論事不休，淫雨有疏，大水有疏，拯飢有疏，捐御莊以助和糴、覈冗牒以恤死事各有疏。又有五管見焉。每奏動數千言，懇切至到，異乎以文字發身者。屢乞納禄，御筆：「覽卿來奏，求退甚勇。詞垣經幄，方資文儒，輔情甚真，難奪雅志。特除寶章閣學士、知建寧府，賜玉柄寶笪。」御製五言詩書其上，侑以金幣、香茗，異禮也。師相賦詩贈行，從官飲別道山堂，分御製詩韻以送，人比之二疏。歸里之明年，遂致其事，進煥章閣學士。今上即位之四年，慨念先朝遺老，特陞龍圖閣學士，仍舊致仕，結裹全人，君相實賜之也。公前後四立朝，惟景定及二年，端平一年有半，餘僅數月。游相最篤舊，不能久其留；鄭相最憐才，竟不合而去。退之所謂謗與名隨，公殆似之。初，鄭相在端平號能收拾善類，淳祐再相，有患失心，遂厭人言。公去國久，猶以端平望之，不知者曰：「君子亦黨乎？」二豸，相之仇也；宗尹，相之私也；祁公居位三月，相所諱聞也。公陰諷顯

規，連挂盛怒，豈阿其所好哉！「無人細考後尊堯」，此公自詠，皆實語也。彼才名相軋者，方攬一世虛譽，公獨恃九重爲知己，炫才者忌之，媒名者爭之，其不理於口也固宜。水心有言：「結知流俗者多得譽，結知人主者易見毀。」何獨公哉！蓋棺事定，毀與譽俱泯矣，而寢郎一疏，掖垣累奏，至今讀之，足以增倫紀之重，折姦雄之萌，凜凜猶有生氣也。公早負盛名，晚掌書命，每一制下，人人傳寫，號真舍人。穆陵尤重公文，凡大詔令，必曰非劉某不可；達官顯人，欲銘先世勳德，必託公文以傳；江湖士友爲四六及五七言，往往祖後村氏。于是前、後、續、新四集二百卷，流布海內，巋然爲一代宗工。文豈能自傳哉，要必有爲之本者。過江號大家數無慮六七公，求其文章氣節，上壽全名，指不多屈，惟周文忠、楊文節與公而三，皆納禄於顯融，乞身於彊健。公晚不幸目眚，已在告老數年之後，賢於漏盡不休，拖紳方請遠矣。咸淳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以疾薨於里第。前數夕，有大星隕公寢後，斯文所關，不偶然也。年八十有三，階正議大夫，爵莆田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娶石塘林氏，嘉定清白吏、直寶章閣璩之女，婦德女儀，爲九族式，先公歿四十二年，贈淑人。子男三人：强甫，朝奉郎、三省架閣，添差通判福州；明甫，奉議郎、通判邵武軍；山甫，承奉郎、監福州嶺口鹽倉。女一人，適故通直郎、知惠安縣陳琰。孫男八人：沂，修職郎、閩縣主簿；渙、洙，將以京選澤奏〔六〕；汶、履、濮、錦、絢，尚幼。女五人，其二嫁承奉郎監嶺口鹽倉方廣翁、修職郎浦城主簿方公權，餘未笄。穆陵嘗賜宸奎四大字，公以「後村」扁所居之堂，以「樗庵」扁徐潭精舍。其年十二月十九日，諸孤奉柩葬於徐潭之原，公自卜也。遺奏上，君相嗟悼，贈銀青光禄大夫。賜謚將頒，

强甫以書來曰：「先公易名，子所請也，銘不可以它屬。」天錫衰病荒落，何敢辱我先生。昔皇甫湜銘昌黎之墓曰：「死能令我躬不隨世磨滅者惟子。」噫，斯言過矣！退之豈以皇甫湜不磨滅耶？令諸老凋零〔七〕，及門之士尚不少，竟使湜以銘公也夫，烏虖！銘曰：

北亭三世雲錦機，有虹連卷飲墨池。吐爲金鳳尤瑰奇，清朝有道蹌來儀。玉堂之盛青瑣扉，被服寶璐佩明璣。五色繅繪重瞳衣，直爲骨幹忠肝脾。世所賞好推琚詞，穆陵在天公騎箕。巫陽下招我西悲，帝成玉樓屬筆誰。天上不獨人間希，千年有人誰待之。豈無過者酌芳菲，下馬來讀墓陵碑。《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五。（以上尹波校點）

〔一〕題下原署：「門人顯文閣直學士、朝議大夫洪天錫撰。」

〔二〕今：原作「合」，據林希逸《宋龍圖閣學士贈銀青光禄大夫侍讀尚書後村劉公行狀》（《鬳齋續稿》卷二三）改。

〔三〕點：原作「點」，據右引改。

〔四〕爲輕：二字原脱，據右引補。

〔五〕清：原脱，據右引補。

〔六〕以：原脱，據右引補。

〔七〕令：疑當作「今」。

章　鑄

章鑄，臨安府昌化（今浙江臨安縣西）人。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紹定初知溧陽縣，淳祐七年知信州，寶祐中爲福建路轉運判官。見所撰文及趙蕃《章泉稿》卷五《重修廣信郡學記》，《景定建康志》卷二七，康熙《廣信府志》卷三四，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七。

宰輔編年録序　寶祐五年八月

司馬温公既體《春秋左氏傳》爲編年一書，又欲倣班史叙宋興以來百官沿革、公卿除拜，作《百官公卿表》，以便省覽。今觀徐公《編年》，惟及宰輔，而百官不及，則于省覽爲尤便。宋朝歷代名德布滿百職，輝映史册，先後相望，温公猶思表而出之，夫豈不足于夷考，而公之《編年》曰姑舍是，非略也，媲諸作室之工，書于棟者惟都料匠與副之，而梓人不與焉，公之《編年》，意或以是。夫大臣之進退臧否，國之否泰繫焉，關涉至大。故公之爲此書也，自建隆庚申訖嘉定乙亥，其間元臣碩輔，誥命所褒，建議所否，出處之顛末，德業之污隆，《長編》、《繫年》所不載，《拜罷録》、《年表》所不具，而雜出于他書，旁搜遠括，靡有遺棄。釐爲卷帙，用工雖勤，然操其樞要，舉其宏綱，賢于

勞而寡要者遠矣。談者咸謂是書之成可觀世道，旹惟是哉！觀慶曆之盛則杜、富、韓、范之事業在所勉，觀熙、豐之事，則荆舒之學在所懲。下不負所學，則景行先哲，區别邪正，以丕寅亮之規；上不負吾君，則追法前猷，吹籥往轍，益謹乎若時登庸之道。則是書有補于世，所以續皇家萬億年無疆之休，自此《編年》始，真作宋一經者也。公諱自明，嘗爲太常博士。子居誼，宰永陽，以廉名。鳴琴之暇，取家藏之秘鋟于邑序，使垂世懿範不至無傳，厥功不在《編年》下。寶祐丁巳八月朔，中奉大夫、福建路轉運判官章鑄序。《宋宰輔編年録》卷首。

諸溪橋記

諸溪有橋，乃宋紹興間郡侯秘書林公所建，前記備矣。然考之圖志，楮乃從木，故老相傳溪岸多楮木，遂以命名。或曰衆流之所會也，故今稱曰諸溪橋。今且百年矣，水嚙而敗，過者病焉。余一日出郊，目擊怵然動心，退而究其源委，則知前人創始未有不爲經久計者。自易木爲石，蓋嘗買田以爲歲修之備，立意固善，作法非良。乃以田租屬之廣教院主僧，去來不常，悉以所入資其妄用，橋之頹圮不顧也。計田之入，歲爲米二十五石有奇，與其斥爲緇徒蠶食之費，孰若收其贏以助吾惠政？於是以其租歸于官，存五之一以贍掌橋道者，姑輟己俸十緡助之，餘則于綱賞庫借用焉。積其歲之入，不數年可以盡償，郡得此租，則修舊起廢，來者不容諉其責矣。爰屬上饒邑佐游君炳董其事，不七旬而

告功。橋之趾創者一，修半者二，衡爲尺十有三，縱七十有四，爲欄爲楹悉完之，費八千二百九十四緡有奇。郡所撥之外，乃邑大家出是塗者爭助成之。余懼夫郡有修橋之田而後人不之知也，故刻之石以紀始末。康熙《廣信府志》卷三四，雍正八年補刻本。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六，道光《上饒縣志》卷三一。（以上黄錦君校點）

余季芳

余季芳，字子初，饒州德興（今江西德興）人。少孤力學，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言于吏部，乞歸養，特授九江司法以榮之。既歸，講道授徒，昌明朱熹之學，弟子稱爲桃谷先生。著有《桃谷尚書義》、《桃谷集》。見《宋元學案》卷八九，光緒《江西通志》卷二三。

申吏部乞求歸養狀　淳祐七年

受訓慈幃，願明家學；徼榮干禄，實匪初心。既竊微名，志求歸養。且兄木拜恩，已沾廩禄，顧愚淺陋，幸乞優從。《宋史列傳補遺稿》卷四，清鈔本。又見《宋元學案》卷八九。（王曉波校點）

舒　奎

舒奎，淳祐間人。

唐臨淮王李武穆廟碑

天寶末，安禄山反范陽，陷兩京，明皇流離於蜀，宇内幾非唐有矣。非有而卒復有，蓋王與郭汾陽之功也。王之功紀金券，藏太廟，圖凌烟閣，載諸史册，霞電炯照而金翠鋪寫也。迨於今，蓑童笠竪，皆知有王云。嗚呼！然孰知寧海閭風寂寞之野，有王之祠存焉？按之史册，求之圖志，寶應初，袁晁反台州，盡有浙東地。王遣其將張伯議、李皋討平之。此土之民被王德，立祠祀王，迨於今，火盜雨暘，螟蟊疾癘，有禳有祝焉。嗚呼！王之食於此土，非忝也；民之報王，盍忠信矣乎！且王常拔常山，拔趙拔懷，而與夫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皆附焉。捍饒陽，捍太原，捍河陽，以至於申、光、徐、泗、宋、許、兗、鄆、襄陽皆平焉。然則王之功滿於河、淮、京、洛之間。平浙，其細也，戮晁，則易也，何獨此土之民被其德哉？感之於平浙也，懷之以戮晁也，毋以小王乎！嗚呼！德之淺深，不以其功之小大也；功之小大，不以其患之淺深也。使晁蔓不已，寧能勿爲禄山

耶？則此土之民被其德，固無異於淮、河、京、洛之間也。然廟始創歲月無文字可繹，其幾廢幾興邪？規製像設服飾皆野老居，居二勝座下伏文獸，其何根何證邪？屋有低塌，風掀雨漉，破壁四面見山，星斗零落，綻瓦中行，遂貫穿祠後，神露其背，過者憫然惻怛也。余聞王之御軍行師，號令明，一麾幟，壁壘氣色皆光焰，不應憔悴若是。想夫功成身危，程魚交毀，徬徨慘澹，其意態亦如是乎？歲比不登，衆讙曰：「王病民乎，民病王也？」於是富者以田産之高下出財，貧者以口數之衆寡助力。典其役者，以財厚薄、力小大取材。始於淳祐六年正月，而成於明年十月九日，過者肅然驚異矣。夫圖牒之所載，忠豪之遺蹟，此以教長民者，所當興奮也。而鄉人之爲是也，孰糾而孰率之？王之德於此土也深，又能神而明之，故合而成焉者，出於忠信也。嗚呼！王之功，紀金券，藏太廟，圖凌烟閣，今其物爲飛花，爲聚沫，烟空月寒，故跡何在，曾不如豚蹄斗酒之肅慤也。其被於河、淮、京、洛之間者，今其地爲狉鼯狐兔之窟，蓬蒿皆長大成林藪，未必有數椽焉簡潔可依也。然則廟之存於此土，豈不幸歟？嗚呼！王之功崇業偉，夫豈係於廟之有無哉！然廟之有無，民之忠信厚薄觀焉，鄉人所以盡其情也。然則廟之新於今，豈不韙歟？王之名氏不待書也，當時與郭令公齊名者誰歟？

（《赤城集》卷一〇。又見光緒《寧海縣志》卷二一。王曉波校點）

何光震

何光震，字華甫，合州（治今重慶合川）人。淳祐中爲昌州大足縣令，權僉判。見所撰《餞郡守王夢應記》。

餞郡守王夢應記　淳祐七年十月

昌鄰于合，舊號東州道院，文物彬彬，久稔聞見。人品有楊賢良、王文安之清，亭沼有香霏、鑑湖之勝，僊跡有董、葛之異，山林有南北之秀，物産有鹽米之饒。繇前守令寮佐類多名勝，題墨淋漓，遺蹟髣髴。獨惜介在山址，距大江幾二百里，素無城守兵衛，狄難以來，官吏民多不免焉。加以師旅，因以饑饉，存者轉徙，仕者退縮，至州縣官苟具而可，環千里荆榛矣。制使尚書余先生鎮蜀，外遏寇攘，内撫疲瘵，垂念凋郡密邇行臺，乃請于朝，命前資守合陽王侯夢應領是州。侯字明甫，歷郡久，純以詩書從事，禮士戢姦，遺民少蘇，寮吏畢集。于是大足令何光震華甫、司理趙若訒正子以鄉人備員，武信張順臣文柄職郡教，普慈李方嗣直爲糾曹，重辟楊莘起明夫主大足簿，永川令玉牒趙希仗聖可尉瀘川，趙□□甫相與聯事。雖食飫杞菊，駕乏輿馬，人或不堪其況，然志合道同，凡所講

行，恪遵教條，務從衆所欲惡，各欽乃職。初仕者俱獲小陞，經任者相繼改秩，一時同官清修之樂，其庶幾焉。侯以乙巳春正月至州，迨丁未冬，首尾三年。□大閫檄以稟事，寮屬攀餞于南山，侯顧謂光震曰：「鄉賢仕此多矣。昔爐峰陳先生用庚孚山，與此間何公應龍從叔聯辛酉類省魁亞，何公嘗位于朝，終夔憲，後未有聞焉。初，爐峰教授此州，有不拜僞詔之節，有楊賢良《六經圖》勒石。再教授嘉陵，堂憲之命將下而卒，人士至今惜之。今長公昕之晞舜見升太學□□□，黄應□□□出繼，再以世學冠嘉□類省□經見四川制參，時利漕節甥范仲禮從□前大足簿、新南平軍司法。斯文之澤，方增未艾。近事章灼如此，吾□其可計目前之榮悴而不以千歲自期乎？盍書以補郡志之缺？」□□□乃偕光震□上南山，有石巖巖，刊此識□□千萬年。淳祐七年冬十月既望，門生登仕郎、昌州大足縣令、權僉判何光震，從仕郎、昌州州學教授張順臣，從政郎、待□季方〔一〕，迪功郎、昌州大足縣主簿楊莘起，拜手謹記。《金石苑》卷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民國《大足縣志》卷一。（郭齊校點）

〔一〕季方：上文作「李方」，當有一誤。

全宋文卷七九九一

呂　中

呂中，字時可，泉州晉江（今福建泉州）人。嘗受業於陳傅良、葉適，淳祐七年登進士第。教授肇慶府，後除國史實録院檢閱，遷國子監丞兼崇政殿説書。歸，召爲秘書郎。丁大全忌之，出知汀州。尋復舊官，主管成都玉局觀，卒。著有《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二十三卷（存），及《演易十圖》、《論語講義》、《治迹要略》等。見《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三，《宋元學案補遺》卷五一，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九。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序論

治體論

古今論治者，不過曰寬與嚴而已。然寬非縱弛之謂也，而世之尚嚴者則流於慘刻。反是則曰寬當施之所當寬之地，嚴當施之所當嚴之人。遂以爲自古之所以得天下者，曰民心也，軍心也，士大夫之心也，是寬之所當施也。自古之所以爲天下患者，曰外

戚也，宦官也，藩鎮也，權臣也，是嚴之所當用也。東周之寬能施於强暴之諸侯，而不能及於匪風下泉之民。秦人之嚴能施於閭左之戍卒，而不能正鹿馬奸諂之輩。宣帝之嚴能施於趙、蓋、韓、楊，而不能施於許、史之徒。元帝之寬能用於弘恭、石顯，而不能用於堪、猛、望之之類。是皆寬於其非所當寬，而嚴於其非所當嚴也。其説似矣，而不知外戚宦官强臣藩鎮固當律之以嚴，而軍民士大夫之心亦豈徒寬者所能係屬哉？蓋寬者，仁意浹洽之謂；嚴者，紀綱整肅之謂。仁意之與紀綱，二者並行而不相離，則不待立寬嚴之的，而治體固已定矣。聖人之治天下，固以仁意爲本，而其施之於政，則必有紀綱法制，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仁意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廣博周遍，而無間隔欺蔽之患，此孟子言一天下之道，在於不嗜殺人，而至於言仁政，則又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其意正謂此也。我朝治體之所以遠過漢唐者，蓋其仁意常渾然於紀綱整肅之中，而紀綱常粲然於仁意流行之地。其待外戚也，未嘗少恩，然在内不得預政，在外不得爲真刺史，則無吕、霍、上官之禍。其於宦官也，未嘗濫殺，然内侍官不過留後，雖有功不除宣徽，則無易牙專恣之禍。易置節度於杯酒宴笑之間，而籍諸道之一兵一財，無不歸於京師，則無山東、河北之憂。置參貳以分中書之權，而又置臺諫以察政府之奸，則無操、懿、莽、温之變。是其紀綱固嚴於其所當嚴之地矣。然至於係屬軍民士大夫之心者，亦未嘗無紀綱以行其仁意也。一賦不妄加，一役不妄興，一刑不濫及，一遇水旱，或發倉廩，或出内庫而不吝，固所以結民心也。然竊盜者有禁，告訐者有禁，豪猾者有禁，其治民之紀綱爲何如？驍勇者升其籍，有功者峻其爵，老弱者亦處以剩員，每遇一郊，

降一赦，則與之金帛而不吝，固所以結軍心也。然一汰而數萬人，一戮而百餘卒。士卒之犯將校者有禁，將帥之尅士卒者有禁，其御軍之紀綱爲何如？取士至於及累舉，舉官至於及內親，任子至於異姓，拜近臣必擇良日，退大臣則曰均勞逸，固所以結士大夫之心也。然禮部有覆試，齋郎有定員，百官非有勞不遷，贓吏雖有赦不原，其所以嚴士大夫之紀綱又何如？我祖宗豈不知軍民士大夫之心，乃吾國家之命脉，不可一日失者，而顧律之以紀綱之嚴，何哉？蓋使盜賊殺傷之法不嚴，則是仁於奸宄之徒，而民之資弱失職之徒，而民之終歲勤動者，不被其仁。是雖日下減租之詔，月頒卹刑之令，無益也。使階級賞罰之法不嚴，則是仁於驕惰之卒，而將校之用命有功者，不被其仁。揀汰蒐閱之法不嚴，則是仁於羸弱之徒，而兵之勇敢精銳者，不被其仁。尅剥私役之法不嚴，則是仁於奸貪之將，而士卒之困悴無聊者，不被其仁。是雖日有賜、月有給、歲有賞，無益也。使學校貢舉之法不嚴，則是仁於僥冒之徒，而士之有行有藝者，不被其仁。銓選薦舉之法不嚴，則是仁於膏粱之子弟，而寒士之進身無路者，不被其仁。贓墨之法不嚴，則是仁於貪汙之吏，而人之苦於繁刑重賦者，不被其仁。是雖高爵以誘之，厚禄以餌之，無益也。無仁意則紀綱固無所本而立，無紀綱則仁意無所輔而行。今世之天下，所以被其仁者少，而不被其仁者多，仁之所及者小，而仁之所不及者大，正以無紀綱以達其仁意，而往往歸咎於仁之不足以爲政，祖宗立國之意有弊，此正安石之徒所以得容其喙也。世之論者曰：我朝自建隆至於淳化、至道之間，則治體類於嚴。自景德至於嘉祐、

治平之際，則治體類於寬。故熙寧專欲法太祖之嚴，而深懲仁祖之寬。豈知太祖之所謂嚴者，紀綱整肅，而仁意未嘗不流行於其間。仁祖之所謂寬者，仁意浹洽，而紀綱亦未嘗有所更變。特以國家承平百年之久，則人情玩弛，吏習因循，其間紀綱固有廢而不舉之處。譬之室焉，歲月既深，旁風上雨，則不能無一木之朽，一墻之傾，一瓦之毀。爲工師者不過杜其隙，補其漏，加葺治之功而已。奈何熙寧大臣不以振起爲心，而以更變爲心，以少許之闕漏，而乃并與四圍堂宇而撤之〔一〕。不惟壞祖宗之紀綱，而忠厚立國之意併失之矣。章子厚則因荆公之所未爲者而爲之，蔡京則因子厚之所未甚者而甚之，民其敵也，士其讎也，寬恩濫及於貂璫，而峻法反加於善類。高俅、童貫之徒，妄加節鉞，而元祐、元符之黨，不使容身於天地之間。是其寬失之縱弛，嚴失之慘刻，而又顛倒錯謬，施之於非所當施之地矣。嘗因是而考我朝立國之本末，蓋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積而爲慶曆、嘉祐之緩勢。自范文正天章閣一疏不盡行，所以激而爲熙寧之急政。吾觀范文正之於慶曆，亦猶王安石之於熙寧也。十事之奏，實慶曆三年九月也，始於明黜陟，終於重命令，當時之言稍稍見用，明黜陟之法，則以十月壬戌行，擇官長之法，以癸未行，均公田之法，以十二月壬戌行，減繇役之法，以明年五月行，其餘厚農桑、覃恩信、重命令，皆悉用其説，或著爲令。行之未及一年，而陳執中之徒已不悦矣。嗚呼，使慶曆之法盡行，則熙、豐、元祐之法不變；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今仲淹之志不盡行於慶曆，安石之學乃盡用於熙、豐。神宗鋭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會，治體得失之幾，於是乎決矣。

制度論

先儒嘗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目不可分而爲二，固也。而先儒之言云爾者，蓋大綱者謂法之規模大意也，萬目者謂法之條目纖然也。漢法疏而易密，則規模猶宏闊於唐。唐法密而易疏，則其條目特詳密於漢耳。漢繼秦之後，官秦官也，兵秦兵也，制度則曰襲秦，禮儀則曰襲秦，其法疏矣。然官職大小之相維，兵制内外之相制，取民不及於農，取士不以科目，則其意猶密也。唐人六典以建官，府衛以寓兵，口分世業以授田，租庸調以取民，其法嚴矣。然政事出於二三士，卒疲於番上，鬻賣不常，而啓兼并之柄，升降不實，而啓兩税之法，則其意何疏也！我朝之法，大綱之正，既過於漢，而萬目之舉，反不及於唐，何耶？蓋善革弊者非必盡變前人之法，不過修舉其大綱，而節目隨之。不善革弊者，必盡變古人之法，往往纖悉於其小，而闊略於其大。孔子論繼周百世之道，不過因其所可因，而損其太過，益其不及者耳。孟子論喪祭井田之法，亦不過言其大略而爲之節文耳。世儒有志於復古者，必欲采摭古制，補綴經典，一一與之牽合。不知居今之世，而欲盡行古之法，不惟未見其利，而先有煩擾之弊。又事體重大，決然難行，故自其小不備，卒以成大不備而已。英雄之君出，而建置一代之規模，豈如陋儒拘士細碎之所爲？國初繼唐末五代之後，此正制作之一機。而我太祖創法立制，不務名而務實，不變其法而變其意，一轉移之間，事體頓異矣。三省爲空官，而平章分爲三等，唐之制也。而我朝因之，然中書取

旨，門下審覆，尚書奉行，而職守交通，無命令壅遏之患。尚書侍郎有六部侍從，則自禮而户，自户而吏，常調則自工而刑，自刑而兵，則資格素嚴，而在位無速化之念。進士爲一等，世賞雜流各爲一等。秘書監官也，進士則遷太常，蔭補則自郎中五遷而後至。一前行郎中官也，進士則遷太常少卿，非進士則遷司農衛尉。少卿流品有別，而士大夫有激昂之心，則官非唐之官，我朝之官矣。侍衛起於後唐，而我朝因之。皇城司起於梁，而我朝因之。然禁衛之軍統於武臣則不出於宦者之手，諸道之兵籍於禁衛則不專於節度之權。殿前爲一司，侍衛馬步各爲一司，則有南北相制之意。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合諸侯之兵足以制京師，則有内外相統之意。兵權制於三衛，本之樞府，樞府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殿省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而又汰之使極少，治之使極嚴，教之使極精，則兵非五代之兵，我朝之兵矣。衙前以主官物，里正、鄉書手、户長以督税，耆長、弓手、壯丁以捕盜，各以鄉户等差充此，亦因前代差役之法也。然自建隆三年詔差役有不平者，許民自相糾察，則無不均之患。太平興國四年分民户爲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則無逃亡之患矣。以鹽鐵、户部、度支爲三司使，位同三樞，目爲計相，此亦前代理財之法也。然轉運財賦悉籍三司，則在外無横費。而乾德又詔三司行移有不便，漕臣得以上聞，則彼此相臨，内外相察，無隱漏侵欺之弊矣。國子監，唐制也，然屢親臨幸，自贊孔顔，以文臣知州，以儒臣典獄，命宰相以讀書，而有崇儒重道之實矣。貢舉亦唐制也，然及第人不得於知舉稱門生，選或不公，加之覆試。陶穀之子、李昉之子、吕蒙正之子皆不得與，則有選賢舉能之實矣。定刑

部詳覆法，而無五代濫殺之禍。禁羨餘，寬正稅，而無五代橫斂之禍。禮止於寶儀之所定，樂止於和峴之所造，而文物略備矣。此其酌古今之宜，而點鐵爲金，化臭腐爲新奇，變枯骨爲生意，豈必盡復古制而後爲一代之法哉？然天下無百年不弊之法，謀國者當因法以革弊，不當因弊以立法。熙豐大臣所謂不務革其弊，而欲變其法者也。觀其熙寧初年入對一疏，而變法之規模盡見於此。其論本朝不任信大臣，不盡行古制，親細務而循弊法，用君子而參小人，皆當時士大夫之所知而不敢言者，而安石獨敢言之。學校也，貢舉也，科名資歷也，監司郡守也，又皆慶曆大臣所嘗更變而不敢舉行者，而安石獨敢行之。農之貧，兵之冗，宗室之費，上下俱以爲困，而未有策以處之者，安石獨敢任之。然其言法之弊則是，而自爲變法則非。變常平之法而爲青苗，變差役之法而爲僱役，改發運之職而爲均輸，改茶鹽之法而爲市易，壞正兵而爲保甲，廢牧監而爲保馬，以條例司奪三司之權，以新經《字說》變天下學校，以經義詩賦變天下之貢舉，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奇益奇。夫以國初繼唐末五代之後，而且不盡變其法，熙寧繼嘉祐治平之後，乃欲盡變其法，何其思慮之不詳辨耶！蓋我藝祖之法，則修舉其大綱，而闊略其節目者也。安石之法，則纖悉於節目，而闊略其大綱者也。至元祐時，又欲盡變熙、豐之法矣，熙、豐之法則在所當變，而必欲盡變之，則又過矣。蓋熙、豐之小人不可以不去，而熙、豐之法則不可以盡變。去熙、豐之小人不可以不急，變熙、豐之法則不可以太急。青苗、均輸之法可罷，而僱役之所宜獨不可乎？保馬、户馬可罷，而保甲之法則因其已成，蠲其租，復其役，教閱於農隙，以省養兵之費，獨不可乎？新經、《字

說》固可廢，而罷詩賦，取經義，獨不可因之以崇經學乎？至治之世不能無弊法，至弊之法亦必有美意。國初惟不盡變前代之法，而惟變其意，所以爲一代憑藉扶持之地。熙、豐惟欲盡變祖宗之法，元祐惟欲盡變熙、豐之法，所以激而爲紹聖以後之紛紜。安石不能原祖宗立國之初意，而輕於變更。章子厚、蔡京諸人又不能原安石立法之意，而托於紹述，法愈更而愈下。而中興以來，學校貢舉大抵皆蔡京之法，而差役、僱役之並行，經總制錢之立額，又王安石諸人之所未爲也。故嘗謂我朝之法，自建隆至治平，其間雖有損益，而其大意皆本於藝祖之公。法變於熙寧，而極於今日，雖其間有更有革，而其大意皆不能大異於安石之私。世變之升降，治道之盛衰，人才之得失，亦可以概見矣。

國勢論

國之修短當觀其治體，治亂當觀其制度，强弱當觀其國勢。殷周治安皆千歲，而漢唐享國不及三四百年者，治體之有純駁也。漢四百年治多而亂少，唐三百年亂多而治少者，制度之有疏密也。漢唐多内難而無外患，本朝無内患而有外憂者，國勢之有强弱也。蓋我朝有唐虞三代之治體制度，而無漢唐之國勢。自昔惟患人主之不講學也，而我朝列聖則無一日而不學。自昔惟患人主之不好言也，而我朝臣子則無一人之不可諫。自漢五日一朝長樂宫，祖宗以來母后皆朝夕見，則有事親之法。漢朝女主臨朝，姻黨專擅，我朝高、曹、向、孟之賢，皆爲社稷計，則有齊家之法。母后之族不預政，則有待外戚之法。宫殿無華侈之飾，則有尚儉之法。宫中宴居冠服必以禮，則有尚禮之法。臣下有黜無誅，

則有寬仁之法。此治體之所以多純而少駁，制度之所以似疏而實密，蓋其根本之地有可言者。而國勢之所以不若漢唐者，則有由矣。蓋我朝北不得幽冀，則河北不可都。西不得靈夏，則關中不可都。不得已而都汴梁之地，恃兵以爲强，通漕以爲利，此國勢之弱一也。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爲之。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盡關於上而遲重不易舉，此國勢之弱二也。以科舉程度而取士，以銓選資格而任官。將帥知畏法而已，不敢法外以立功。士大夫知守法而已，不敢法外以薦士。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此古今儒者之所同病，而以文墨爲法，以議論爲政，又本朝規模所獨病，此國勢之弱三也。故其始也雖足以戢天下之異志，終也不足以弭外國嫚侮之驕心。譬之長江大河，無黿鼉蛟龍奮翅鼓鬣以激其衝突潰蕩之勢，帖然安靜之久，人亦得狎而玩之。五尺之童且操舟其上矣，然太祖規模宏遠，謀慮周防，雖都四平無險之地，而欲都西京，欲都長安，置内庫以贖山後之地，積縑帛以靖邊塞之烽，其志未嘗忘也。雖收諸道藩鎮之權，而久任邊將，付以重柄。以郭進守西山二十年，而西戎不敢犯；以董遵誨守北邊十餘年，而北狄不敢侮，又未嘗不重藩鎮也。於文法之中未嘗抑天下之富商大賈，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天下之豪傑，是蓋有以助我立國之勢，轉移闔闢之機，又非常法之所能擬議者。自太祖以來，外權愈困，内法愈密，以陣法圖授諸將，而邊庭亦如内地。加以河東之後，王師已罷，故雖以曹彬名將，而亦不能收一戰之功。自是而後，偃兵息民，天下稍知有太平之樂，喜無事而畏生事，求無過而不求有功。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人氣日惰，人才日弱，

舉爲懦弛之行，以相與奉繁密之法。故雖以景德親政之後，天下以爲美談，而不能不納賂以爲盟。雖以仁宗慶曆之治，至今景仰以爲甚盛，而不能不屈己以講好。然景德之約盟，非寇準之志也。契丹之增幣，非富弼之志也。元昊之增歲賜，亦非韓、范之本心也。觀寇準數年後戎復生心之言，至慶曆而始驗。觀弼請備河北，琦請都洛陽，仲淹請修京城之計，至靖康而皆驗。諸公方慨然爲社稷遠慮，更理弊政，而不一二年間，其身已不能安於朝廷之上矣。嗚呼，使雍熙無輕動之舉，則中國有可畏之形，而景德之師必不敢寇於河北。使寇準得盡謀於景德，則外國必有稱藩之禮，尚敢議關南之地乎！使韓、富、范之計得盡行於慶曆，則中國必無增幣之恥，而宣和間必不召女真以雪憤矣。至此而後，知太祖之爲慮，其深且遠哉！雖然，慶曆以前在外之國勢似弱，而在內之國勢實强。熙寧以後在外之國勢似强，而在內之國勢已弱。蓋安石不能改弱勢而爲强勢，乃欲因弱勢而爲强勢。觀其上書於嘉祐之末，謂本朝不任人而任法是矣。然安石之法其果與賢人君子共事乎？謂今之教士，大抵誦說課試是矣。其新經、《字說》其果能出於文墨之外乎？其入對於熙寧之初，謂本朝徇有司之細故，而安石所爲愈煩碎而不足言矣。謂君子小人正論邪說之雜用，而安石所爲則純用小人邪說矣。謂理財大抵無法，而安石所理之財愈竭下以事上矣。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財之政，使本末俱弱而已。方且外張國勢，啓釁於交趾，興兵於熙河，拓境於海山，竭中國有用之物以事空虛無用之地。夫安石初意不過欲變法耳，未敢言興利也。迨青苗既行，始興利矣。然种諤綏州之議，安石猶未主之也。韓絳慶州之役，安石猶以爲未習邊事也。迨熙寧四年以後，始主王韶、

章子厚、沈起之説矣。安石變法之罪小，而興利之罪爲可誅矣。何者？元豐小人不過圖禄位耳，及其患失，則兵困於靈武。紹聖小人不過反元祐耳，及其得志，則兵困於靈薦童貫以帥西師。王黼始謀亦不過鉗制上下耳，及其求悦，則開邊之也。吁，靖邊塞之烽，圖山後之郡，此藝祖皇帝之宏規也〔一〕，而熙寧用之則疏。取熙河横山，剪其勢利相軋，則必復燕薊以邀功名。是皆安石有以啓西人手足，此韓、范之本謀也，而元豐、紹聖、宣和用之則舛。蓋祖宗之國勢外形雖羸弱，而元氣强壯於内，則外邪有所不能動。熙寧以後之國勢，枝葉雖茂盛，而本根槁瘁矣。謀國者當以是參之。或曰：古今治亂之機皆決於君子小人之進退。熙寧以前非盡無小人也，然祖宗所培植之君子爲甚多，故維持治體，遵守制度，振起國勢。自建隆一陽之復，積而至於慶曆，則爲三陽之泰矣。熙寧以後非盡無君子也，然安石所教之小人方來而未艾，故治體以壞，制度以變，國勢以衰。自熙寧一陰之遇，極而至於宣和，則爲三陰之否矣。此愚因論本朝之事，尤於君子小人進退之際而有感焉。《宋大事記講義》

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一〕撤：原作「撤」，據文意改。

〔二〕藝祖：原脱「祖」字，據文意補。

題周元公筆蹟

淳祐壬子春日，後學吕中偕正録直學廓夢得、陳君疇、孔朱年、董汝舟諸生得之，謹識。時廣學掌儀顧孺嘉同至。道光《廣東通志》卷二一三，道光二年刻本。（以上曾棗莊校點）

毛　奎

毛奎，字子文，一字文通，賀州富川（今廣西鍾山）人。淳祐間知吉陽軍，能文章，通術數，知地理。後任滿去，至南山鋪，不知所終，後人立祠祀之。見正德《瓊臺志》卷三三。

崖州大小洞天記　淳祐七年

吉陽形勢甲於海外，南山盤距，氣象雄偉，意其中必有朱崖幽洞之奇，而屢加訪問未獲也。一日，屬權尉黎民志搜尋，始於周使君石船磨崖後山巔得一石室，前瞰大海，後環曲港，峭壁在南，小洞附北，實爲海山之奇觀。而有僧善慶又於山麓石峰之陰近石船得一巖，由西北委蛇數十丈以通後

洞。巖之外臨海有平石，可坐而釣，因爲釣臺。對巖之前有石奇怪，其下可坐十客，仰望八景，皆在目中。以其與巖相望，名以「巖瞻」。是皆大小洞天之佳致也。昔周使君以淳熙丙午來觀石船，磨崖刻名。今予亦以淳祐丁未經營此勝概，適與石船同，二處遂成八景。由今視昔，似或勝之。豈非天實有以相之？聊因叙其本末，以識洞天之奇觀。石崖十客者，黎植梃之，陳同祖顯宗，黎正宗大，陳繼先顯翁，盧斗南少梁，黎民志少良，王懷惠卿，二僧則富川秀峰清涼山住持善慶，冷溪寺維那祖果也。吉陽知軍富川毛奎爲之記。正德《瓊臺志》卷六，天一閣藏明方志選刊本。又見《古今游名山記》卷一三，《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三八三，道光《瓊州府志》卷四三。（郭齊校點）

汪應元

汪應元（一二〇七——一二五六），字尹卿，徽州歙縣（今安徽歙縣）人。紹定五年進士，調長沙户曹。淳祐六年除大理評事，八年宰建平。尋任太府寺丞，兼權刑部郎官，遷太常丞。補外，知泉州，罷歸。起復，任直秘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寶祐四年卒於官，年五十。見程元鳳《故宋提刑汪公應元墓誌銘》（《新安文獻志》卷八三），弘治《徽州府志》卷八。

論經界奏

臣聞經界之政，所以仁民也，非以暴民也，所以利民也，非以利國也。今之經界，其能盡如古井田乎？夫版籍不正，田稅不均，貧民無常産而有常稅，公家失常賦而有重征，公私之害，甚可哀痛。國家所以經界者，固欲其賦役之平，貧富之均也。然而暴官污吏，或示欺於其上，豪民猾吏，復肆欺於其下，臣見其公私之俱弊也，不知爲公上之所利也。其害蓋有四焉：曰煩費以擾民也，曰隱實以罔上也，曰虛數之未核也，曰重斂之未除也。方經界之行也，朝廷必責之部使者，使者責之郡守，守責之縣令，令責之丞與佐，躬行畎畝間，將以度地也。故有吏卒之費，有文檄之費，有供億之費，吏之誅求不與焉。是民未蒙其利，而先受其害也，一矣。富者田連阡陌，擁厚貲以賂其吏，或以多爲少；貧者家徒四壁立，吏受富者賂，或以少爲多。是富民常受其利，貧民常受其害也，二矣。又民家户産有没于官者，歸于寺若觀者，壞於水而壅於沙者，地雖削而賦自若也。縣家惟以常數督之民，曾不考核其田之有若無也，不過均其賦於有田之家而已。富民中産，日受其弊，三矣。經界，井田之遺意也，則壤作賦，取民未嘗無制也。今或益耗而加量，輸楮以抑錢，民所輸者，皆數倍于前，名日繁，賦日重，中人之家必至於蕩析，四矣。絲纊之銖兩，折券之奇抄，耗人之多寡，皆視其所存産而爲之制，毋責之以舊比，毋取之以數外，吾民庶乎其有瘳也。不然，徒以長貪吏刻剥之風，使吾元元實受

無窮之困，尚得謂之仁政乎！《新安文獻志》卷六。又見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一，《南畿志》卷五六，《南宋文範》外編卷二。（尹波校點）

汪儀鳳

汪儀鳳（一二〇七——一二九〇），字翔甫，自號老山居士，世稱山泉先生，徽州歙縣（今安徽歙縣）人。師吴自牧、程元鳳。嘉熙丁酉漕試第一。以薦授迪功郎、隆興府司户參軍，改辟下蔡縣主簿，陞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添差江東安撫司。改通直郎，致仕，居里終身。至元二十七年卒，年八十四。著有《山泉類稿》四十二卷、《程文》六卷。見方回《江東撫幹通直郎汪公儀鳳墓誌銘》（《新安文獻志》卷九五上）。

謝吴侍郎舉著述科啓

持囊簪筆，薦揚匪輕；弄翰操觚，典麗過許。不由媒介之請，可謂特達之知。嘗聞《春秋》褒貶之公，定於一字；游夏文學之取，列在四科。蓋簡厥修、簡厥不修者，激勸之微機；而觀所主、觀所爲主者，考覈之要法。揆以宗臣十科之建，參諸冢宰八柄之司，雖索駿未必按圖，然存羊尚能愛禮。況夫著述至重，尤非疏淺所宜，必有本本原原殫洽之胸，始擅表表偉偉雄巨之手。傳作毛穎，猶議類

俳；經續孔麟，或譏失僭。顧惟庸妄，曷副品題？伏念某出言無甘，刻志徒苦。習場屋之破碎，安得風行之漣漪；事筆硯之雕鎪，頗識霜降之涯涘。每歎漱芳無潤，幾回結柳送窮。間於飲墨之餘，嘗效抽黄之對。自慚骫骳，竊鄙喧啾。過蒙蒸菌以出芝，陡覺引蘿而附栢。以端凝而旌其資稟，以敏贍而勵其詞章。調八音於啞鐘，粲八珍於陋簋。若爲稱塞，但切凌兢。此蓋恭遇某官秀孕於台，望高乎斗。論思密勿，龍墀引聽履之星；師表尊嚴，鶴禁導重離之日。爲善類立繩準，爲人材開鑪錘。雅在拔茅，遂叨采菲。某敢不激昂自力，增益未能？仰佩淑私，擷文章之小技；俯殫誓報，守節誼之大閑。皈倚之忱，鋪棻其概。《新安文獻志》卷四三。又見《啓隽類函》卷五〇。（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七九九二

繆　烈

繆烈，字允成，開封人，寄居福州長溪（今福建霞浦）。嘉熙二年進士。歷官福州教授，遷秘書省正字，撫州轉運使，官至侍郎。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二，《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四〇。

孝武號令文章如何論

論曰：治道未有無其本也。本立則其見諸顯設者皆自然而然，初非容其心也。六經者治道之本，盛帝明王之極致，舉不外是。其措辭立論，雖非後來所可企望，然洪模懿範，昭布森列，挹其餘潤，則典則程度自有可觀者焉。世之有志於治道者，孰不欲舉一世之治，使煥然皆有華藻之可述。然求之號令，鮮可人意。求之文章，徒飾虛言。或者見其不如古而歸咎於號令文章之不修，不知此豈用力於號令文章者所能得哉！有經術以爲之本，沉浸醲郁之餘，由是而充，則自有不容掩者矣。漢武帝承禮文多闕之後，迄能使號令文章煥然可述，盛哉！班孟堅述其所以盛，而先之表章六經之一言，吁，其

知武帝治道之所自出也歟。孝武號令文章如何，請申之。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渙汗大號，令出惟行，非六經之所以爲號令者乎？觀乎人文，化成天下，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非六經之所以爲文章者乎？號令之明，文章之粹，未有過此者，豈不足以垂百王之軌範，萬世之龜鑑歟！然自三代而降，乘時施爲，有志於治道者，豈不欲以古之文章爲文章？卒之卑陋蹇狹，瑟縮骫骳。行之一時，已不足以動天下之觀聽，尚何望其傳之後嗣，詔之來世也哉！蓋自《文侯之命》稱述於東周者，辭體卑弱，已無復《君陳》、《康誥》之舊，而號令不如古。自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而文章不如古。自是而下，源流益遠。秦人不師古，始焚滅六經，亦既自拔其本，自塞其源矣。徙木之令，封禪之文，徒足以驅一世於聾瞶，其於號令文章，何足多論！漢興，高皇帝起自馬上，不事詩書，一時所謂號令文章者，不過羽檄召兵、大風起舞而已。時方草創，君子無望焉。至於文、景，漸有可稱。後元詔令，温然粹然，寖有古意。君子以爲廣游學之路，刺六經，作王制，實爲之先也。若夫禮樂未遑，制度多闕，亦以時之未暇耳。武帝光紹鴻業，以言其時，則漢興六七十載，煙火萬里也；以言其資，則雄才大略，高邁前古也。漢家一代之治，發揮而潤色之，豈非此其時乎。自今觀之，興廉有詔，求言有詔，舉茂才有詔，號令班班，聞者至今可使聳動；得鼎有歌，天馬有歌，樂章有歌，文章炳炳，見者至今猶足晃耀。夫爛然雅奏，玉振金聲，斐然前陳，日光玉潔，人知其爲帝之號令文章爾。豈知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帝之自本自根，蓋有在也。班孟堅述其燦然之盛，足以詒謀後嗣。而叙事之首，表章罷黜，實爲之先。究其旨意，豈直以修郊祀、改正朔、

協音律以此爲盛而已哉？意者黄老之言，盡屏時好，儒術登崇，相與辨難，故能使文章爾雅，訓辭温潤。膏之沃者光茂，源之深者流長，信有自來矣。不然，異時内外相應，無非義理温潤之文，儻非所積之宏，所培之厚，豈能强至是哉！太史公之作《史記》也，盛稱建元、元狩以來文辭燦然，不述於《表》，不述於《紀》，而自序於《儒林傳》之首，遷其知所本始矣。意者，班固之言，其猶有所祖述歟？厥後王通續書之著，既嘆五帝之典、三王之誥，不可復見，而於漢之制志詔策，深所致意，且曰：「帝王遠矣，舍漢其將安之！」然則班固所謂後嗣得遵洪業，豈不信然。雖然，續書無傳，君子嘗深爲文中子惜。如使漢之號令文章果能無愧於典誥之舊，則續書制志至今存可也。毋亦可以爲漢之盛，而未足爲五帝三王之盛歟？仲舒之言曰：「强勉學問，知益明。」武帝有可爲之時，有能爲之資，又有大有爲之志，表章、罷黜以來意向，亦略定矣。惜夫多欲未克，不能勉其所未至。於是號令文章非不燦然，可述而可見者僅止此。如使以仲舒所謂强勉者加之意，則詩書所稱，何以加焉。謹論。

《論學繩尺》卷一。（吴洪澤校點）

丁鎔

丁鎔，淳祐間爲朝散郎、通判南劍州、權州事。

羅從彦先生墓燎黄祝文

維淳祐八年歲次戊申五月朔二十六日癸酉，朝散郎、通判南劍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權州事丁鎔，恭睹制書，特賜故羅先生謚文質，敬委從事郎、南劍州軍事推官、書院錢糧官沈元忠燎黄于墓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而祭之曰：生有爵，死有謚，士蘊德，乃特賜。維先生，學楊氏，推詣極，一人已。授延年，暨朱子，集大成，公啓秘。丘園湮，恩未賁。昔劉侯，曾表異，録《遵堯》，請于帝。歲三十，俞音闕，會平舟，適將指。夙景慕，申前議。下太常，考行事，曰文質，公有是。謚告頒，勸善士。鎔攝符，率官吏，告于祠，薦牲醴。兹燎黄，祭掃地，刻堅珉，上賜侈。公不亡，千萬祀。

《豫章文集》卷一七。（李文澤校點）

王　宰

王宰，紹興府學學生，國子發解進士。淳祐間爲紹興府學直學。

乞給榜曉示整復賃錢劄子

致堯等竊見越學較之他郡生員頗盛，土産最薄，所恃以供厨料者僦金而已。止緣蠹弊日積，考之元額，十損七八，率是掠錢人與賃户轉相買囑，殊失朝廷養士之意。致堯等濫巾學職，鋭圖整復，申明學廳，乞從使府給榜，曉示賃户，照元約點還見錢。得蒙府教詔使大著先生備申，重蒙大帥寶文大卿先生軫念學校，索上元砧基拖照，見得當來合同文約，委係點還見錢分明，給榜下學，曉示賃户，照元約還見錢。由是宿弊頓革，支遣稍紓。致堯等深慮日後復有乘間行私者，轉移定式，若不勒諸堅珉，永遠爲照，無以杜絶奸心。欲望台慈特從所乞施行。干冒師嚴，下情不勝戰慄之至。右，謹具申呈。九月日，學生、國子發解進士，充直學王宰劄子。學生、鄉貢兩請進士，充直學尹經。學生、鄉貢免解進士，充學正劉致堯。《越中金石記》卷五。（李文澤校點）

王致遠

王致遠，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允初子。其父開禧間通判德安，金人以重兵圍城，率兵固守，卒解

圍。致遠淳祐初爲奉議郎、主管尚書户部架閣文字，後爲湖北提刑。見所撰文。

上本州爲父請謚書

竊聞建德立功，所以昭臣職也；崇德報功，所以著君恩也。聖德以孝治天下，凡臣子爲祖父有所陳請，莫不紆軫而曲從，生則有爵秩之榮，死則有易名之典，澤莫厚焉，勸莫大焉。不肖某先君通判允初，當開禧丙寅丁卯間爲德安監郡，金人傾國入寇，皇甫斌喪師唐、鄧，虜氣益驕，沿邊諸郡望風奔潰。德安故以内地，素缺經理，軍籍單虚。先君募兵聚粮，先事預備，虜騎徑自隨棗長驅壓境，閉圍數重。奏報中朝，道梗不通，乞師宣閫，逗延不進。時祖母年近九十，誓與俱死。先君謂人子移孝正此其時，奮不顧身，以七里之孤城當十萬之犬豕，内外相持百有八日。虜爲鵝車洞子則火以爇之，樹柵木以捍距堙之卒，結索網以蔽砲擊，伺聽甕以虜爲對樓流馬則砲以碎之，設地網以焚跨城之橋，則鼓勇益力，虜臨城説降，則聲色愈厲，忠義之氣防隧道，慮無遺籌，舉難屈指。至於虜重賂購求凛若神明矣。仰賴宗社弘庥，夷情沮喪，乘夜奔遁，孤城獲全。時有以張睢陽方先君者，議者謂睢陽死事，先君成事，有獨難者。且許遠位本張上，自誰□及下之，今郡守雖名聽命，然選騎思逃，每事沮抑，羈縻調護，尤難之難。蓋先君自兹心力俱頓，鬚髮盡白，熱血既傾，銜恤以没矣。鞠躬奮發，圖報君父，天不假年，甚可痛也！不肖猥以庸劣，司臬湖陰，當今日之要衝，實先君之舊履，馳驅往

跡，心慘鼻酸。昔甄濟不污於禄山，其子逢能因方州大臣，徹之天子，追爵其父。某爲部刺史，俾先事湮没，有靦面顔。伏睹國家自嘉定更化以來，淮蜀之閒凡保疆守圉之人，一節可稱，咸叨褒恤。有如蘄春、滁陽者，城隳民擄，猶沐曠恩。德安遏狡虜衝突之鋒，全生靈垂盡之命，乃獨未獲易名，章前風後。聖明之朝，有此缺典，某私心感愴。嘗敬録賞功訓詞及守城始末，乞與定謚，已準朝請，批送禮部。緣某屏跡田廬，無從控訴，閲時既久，寢格未伸。竊惟近時褒謚必併録其子孫，朝家思杜倖門，是以併稽前請。某幼讀父書，素知義命，憑藉先澤，官至員郎，嘗玷使華，已逾素分，止有一子，亦塵仕籍。區區所懇，祇欲發陳潛德，何敢他覬？高高在上，實鑑此心。仰惟今日兩揆並建，萬化聿新，推誠布公，奪邪崇正，前此鬱抑，有待而伸。伏冀台慈檢點故牘，更賜保明，公言於朝，準與定謚。寧獨一字褒榮，累世刻骨，抑昭宣忠□勸厲頑懦，亦治朝之先務也。《開禧德安守城録》卷末，永嘉叢書本。

跋黄裳所進四圖

淳祐七年十一月

右四圖，兼善黄公爲嘉邸翊善日所進也。致遠舊得此本于蜀，司臬右浙，因摹刻以永其傳。淳祐丁未仲冬，東嘉王致遠書。《平津館金石萃編》卷二〇，又見《江蘇金石記》卷一七。

真州教授林思學壙志　淳祐二年十月

嘉熙三年十有一月庚戌，平陽林思學以督府準備差遣卒於金陵，年四十五。回川先生居雅之子也，字幼成。生二歲而母亡，長而穎脱，從侍郎東刷曹公豳學，既能文，授《春秋》於回川，家庭自爲師生，相繼入大學，同經生慕之。居十有五年，以舍選與廷對，賜進士第、迪功郎、教授真州學。始，回川不爲章句儒，以躬行自信，又勇於爲誼，惟日不足興，陰均提閼之利，竭其家力無難色，一方永賴。幼成自少所習見，尤激昂思奮。會大丞相史公視師江淮，寸材畢録，遂應辟入幕府，與聞兵間事。或謂功名可立致，不幸感寒疾死矣，悲夫！淳祐辛丑十有二月庚申，祔葬於母夫人曾氏之墓。娶陳氏，生二男：曰果，曰異。回川力教之，知讀父書云。友人奉議郎、主管尚書户部架閣文字王致遠書。民國《平陽縣志》卷五五，民國十四年刻本。（以上李文澤校點）

戴　埴

戴埴，字仲培，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嘉熙二年進士。嘗持節將漕，頗究心郡國利病。著有《春秋志》及《鼠璞》一卷（存）。《江湖後集》録其詩文凡七首。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一五《鼠璞》條。

羣仙賦　中伏日壽宣參政之作　嘉定十六年

南端熙穆，東閣晏清，瓊鑾颯纚，華芝紛繽。蹁躚風馭，來自殊庭，扣閽請曰：「鳳鳴朝陽，龍翔景雲。翼翼國瑞，壽矣卯君。余攬德輝以來御，扉其撤扃。」閽者辭，羣仙曰：「長贏阜物，朝霽霈霖，八荒仁壽，六氣平均。意有間矣，若爲啓明。」閽者曰：「今日何日，願有謁於大鈞。」羣仙曰：「豈曲度房中，聲揚濮上。或彈絲吹竹，以奉徽音耶？」曰：「有是哉！」「豈柳肢低，月蕖艷，凌波有若電羽之翁翁者耶？」曰：「有是哉！」「豈齊優戲劇，謔浪傾河，足資笑噱而徹聽營耶？」曰：「有是哉！」「豈池塘緑浄，蓮芰香浮，有所謂鼓蘭槳而歌采菱者耶？抑凉臺遠岫，竹院碁枰，玉壺簷動，桃笙波澂，方羊燕適，爰滌袢暑之襟耶？寧風生麈尾，扇隔庾塵，飄飄羲皇上人耶？」閽者不答，徐而歌曰：「九垓昊兮無聲，八柱膴膴兮伏藏不升。」羣仙矍然而笑曰：「橐籥機緘，固運轉不停也耶？」乃賡而和曰：「鉉必玉兮棁必金，鼎中實兮魚弗賓。斡造化兮揭乾坤，黄中正位兮玉立千春。」少焉，霞袖軒舉，環珮鏘鳴。仰而視之，惟見卿雲綺錯，泰階衡平。實癸未中，伏槐府稱壽之辰也。《江湖後集》卷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李文澤校點）

諭鶴文

鶴，陽禽也，而游於陰，一墮矰繳，入於樊籠，飲啄棲遲，無復介然雅淡之態。少焉羈韝稍縱，奮長喙，引修吭，跳踉落泊。過者驚怒，觸罪蹈辱，也，拘於檻，子其猛而搏者耶？鷙鳥攫也，縶於紲，子其縶而攫者耶？仙姿浮曠，而懷清迥，觀子之性，泊乎淵靜。丹眸含精，洪髀舒縞，觀子之形，粲焉雲路。九皋摩空，萬里籲雲，度蓬壺，跨崐閬，豈不邁往而絶塵哉！饑不啄腐鼠，謂在田也；渴不飲盜泉，謂在野也。翮短尾彫，混跡鷄羣，鬱鬱豢養，壯志未伸，又非頡頏烟霞、軒翥林汀也。結而脰，束而翎，羽翼既成，青田赤霄非子之故程也耶？」言猶未畢，群鶴忿悁，竦毛勵翼，長紆抑之未伸，悼哀訴之弗直。皇皇向我，若有歌者曰：「豢予於儲胥之下兮，質予於勺水之陂。褰頓悴之弗察兮，仍顧頷之莫知。紛外侮之多儃兮，懼昭質之纖夷。曠一飽之靡安兮，矧上征乎崦嵫？」嘹唳四起，翡聲徹天。修辭慰藉，一語莫宣。回視周除，孤雄屹立，寂若無聞，淡若無識。揖而延之，化爲羽客，翩然馭風，九垓瞬息。《江湖後集》卷九。（劉琳校點）

戴良齊

戴良齊，字彦肅，號泉溪，台州黄巖（今屬浙江台州）人。嘉熙二年進士，歷太常寺簿、著作佐郎，至秘書少監。精性理之學，著有《中説辨妄》、《通鑑前紀》、《曾子遺書》、《論語外書》等。見劉克莊擬除官制（《後村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六三），《南宋館閣續録》卷八，《宋元學案》卷六六。

論交修劄子

臣既以崇德修慝之説爲陛下獻，敢復申言古者君臣所以交修之義。臣聞昔武丁之命傅説也，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修之爲言治也，治其不善而使之無不善之謂修。交修云者，凡所以修輔厥后非一事而已，亦非一言而止也。譬之玉人之事，既切矣，而復磋之；既琢矣，而復磨之，交修之義然也。夫古聖賢端此一身，以治其國家，不啻足矣，而何孜孜於人之言，其不憚煩若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念之差，真有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而害自不知者。又況羣臣萬民，四方之廣，欲其無有壅蔽之患，豈一人心術智慮所能周哉！道之使諫，宣之使言，而不敢以憚煩者，非務容納爲美觀也，理勢然也。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毋謂我

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以武公之德，豈其猶有不足？則其所貴於交修者切矣。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工執藝事以諫，命百官箴王闕，凜然此身規諫之中，而後得以立於無過之地。下至齊威、晉文，猶曰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而後能以成伯功。故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交修之義，顧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哉！共惟陛下始初即政，竄殛姦慝，擢用賢良，諫諍之路爲一闢矣。及載更化，凶黨四斥，善類再合，諫諍之路又一新矣。而年歲以來，厭諱之意浸加于前，往往好同惡異，近於惟予言而莫之違。臣切以交修之義顧如此，恐非所以爲國家之福也。聖度恢宏，容德覆燾，凡在臣子，視如手足，雖草茅狂斐，未嘗一有戮辱之事，顧豈不能容一二違忤之臣，而或反以滋天下之惑？臣知其說矣。自古言格君者必曰惟大臣能之，何則？其德誼素孚，其學識素明，正身無屈，言皆可法，懇實之意格于上下，以其正己之學而爲格君之學，固將不待於有言也，而況於言乎。今也有所論刺，而或自不免於偏頗，有所矯拂，而或自不免於疵議，其所諫諍論辯，而又或不免於詞旨之失中。人品之不類，宜其未足以動九天之聽也。雖然，君明則臣忠，君仁則臣直。此非陛下盛德至仁，海涵天覆，亦孰敢直爲嬰拂以自取戾耶？彼其言之有失得也，詞之有遜悖也，人之有純疵也，要自其身之責，而非吾事也，獨所宜急者，顧其言之足以中吾過否耳。《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石之粗厲，物之至賤者也，而玉得之以成器焉，豈復以其粗厲而棄之耶？夫其言之果足以中吾過也，是明主之所欲急聞也，吾而改之，其益大矣，而又何尤焉？《書》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厥愆，則曰

朕之愆〔一〕，不啻不敢含怒。」細民之謗誹，聖人不敢怒焉，而惟日省諸己，敬德之爲務。況其有列於朝，皆得以自獻於上，而概以違忤去，豈所以彰陛下之盛德也哉？近者諫諍，尤駭物聽。事有未審，纔一獻疑，又已亟遷而驟去之矣。天下之事，與天下成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職在諫諍，固不當是非可否其間邪？臣雖至愚，切爲陛下惜之。豈徒以將順之爲是，而正救之爲非？豈徒以遜志之爲賢，而逆心之爲罪？豈徒以恕己量主之爲忠，責難陳善之爲有邪心耶？切窺時意，似有好同之弊。夫去和而取同，此宗周之所以弊，而史伯之所以欷歔也。故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夫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則其弊必至爲詭隨，爲迎合，爲附和，爲拱默，雖存亡安危反覆乎間，亦且結舌而不敢發，豈不殆哉！此人臣之利，非社稷之福也。陛下獨不觀之於端、嘉之際乎？方其初，旌擢忠鯁，樂聞直諫，一時治象，爲之翕然。不數歲，而臺諫給舍往往相繼以言而去，中外能言之士，無慮亦以是而汰斥。於是大奸掉臂而入，莫之敢格，而國事幾至於不測，賴陛下亟悔悟耳。此事也豈不爲深戒焉，而又寧使再誤而再悔邪？側聞孝宗皇帝嘗命近臣隨事規諫，曰：「卿等若只備位，非所望於卿等。」又嘗謂唐文宗仁弱，顧省而嘆，曰：「朕不獨有歎於文宗，蓋亦以漢威靈自警。」而陳俊卿直引威靈以諫游獵，不特不以爲忤，而遂登用之。一太學正奏對，數及王抃之惡，即日斥抃在外，不爲固吝。此孝宗皇帝盛德事也，又豈非陛下所宜法耶？矧惟今日雖粗有安靜之形，而實有危逼之勢。左馮右翊，夕思朝議，所以弭亂持危保邦之道，恃諫諍一路耳。若意嚮少差，順適是與，望風相戒，不敢忤違，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則是使人主自聖，且孰與

共憂天下之事也哉？語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默默以亡。臣不勝大願，惟陛下以頃歲近事爲戒，以孝祖前事爲法，淵澄大慮，砥勵初心，振飭臣工，交修不逮。闢忠讜之路，開不諱之門，不以人廢言，不拂於從諫，不吝於改過。毋以切直難堪之言，而自爲盛德之累，則天下忠哲志義之士，皆得自悉以佐其上，而陛下爲克己從諫之聖主，豈不盛哉！昔者仲由問事君於孔子，謂之曰：「勿欺也而犯之。」由之果毅不難於犯顔納諫之爲最難，而有懷不敢盡，卒不免於欺君者，臣子之通患也。君臣之義，天地之經也。臣至疏賤，言不敢僭，然幸獲一日之登對，不敢不效其拳拳之忠，惟陛下幸察。取進止。《三台文獻録》卷一。又見嘉慶《太平縣志》卷一六。（祝尚書校點）

〔一〕「愆」下，《尚書·無逸》猶有「允若時」三字。

印應雷

印應雷（？——一二七三），字德裕，號習隱，通州（治今江蘇南通）人，寓居常熟。嘉熙二年進士。淳祐、寶祐間歷知廬、和、温州。開慶元年，擢守軍器監、淮西總領、江東運判。景定元年，除直煥章閣、樞密副都承旨。尋遷直徽猷閣、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咸淳初知福州。四年，改知慶元府、兼沿江制置使。六年，除兩浙安撫制置使、知揚州、兼淮東提舉。九年十月致仕，暴卒，特贈端明殿學士。見

《宋史》卷四四、四五、四六、四二，《碧梧玩芳集》卷六，《四明文獻集》卷五，《景定建康志》卷二六，正德《姑蘇志》卷五〇、五七，雍正《江西通志》卷三〇，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四五，《別號録》卷一。

申乞加封册號事　景定二年五月

應雷被命假守，祭山川之在境内者。蒐祠典，詢故老，伏聞九天采訪真君感夢明皇，建祠是邦，正直而一，敷佑下民，粤五百年。紹興現雲，張遇隨滅；開禧降筆，吴曦伏誅。虜哨江堧，郡嬰孤城以自固，一至近境，避易驚遁。此其近事之彰灼也。夷考我朝，列聖崇褒，精忱備至，神功施及于今，名號未加其舊，或者其不謂禮。前守臣史資政、陸殿撰俱嘗敷奏，乞頒徽號，以副輿情，未準回降。當今泰運方開，地彌天區，百神受職，靈績既昭，表章可後？欲望公朝檢會詳酌。景定二年五月日。《廬山太平興國宫采訪真君事實》卷三，明刻本。

跋陳東建炎第三書　淳祐九年二月

讀陳修撰奏議，聾瞽知其死且不朽矣。應雷今觀《建炎第三書》藁，開卷如百神森列，尊敬不暇，尚何敢贊一辭。淳祐己酉仲春。《陳修撰文集》卷一〇。（以上祝尚書校點）

釋了傳

了傳，寶祐時吴縣長山鄉觀音教寺知事僧。

録白省部符投判府相公状　寶祐六年二月

吴縣長山鄉十九都光福銅像觀音賢者教寺知事僧了傳。右符，本寺係大士道場，臺府祈禱雨暘，連年感應，有如影響。紹定四年内，準省部符下本府，證臨安府上天竺教寺、紹興府圓通教寺例，一體蠲免差役科敷，及給部據，付本寺照應遵守。不謂縣吏欺凌，住持更易不常，時復輒差敷詐擾。常住纔不滿意，擒捉僧行，生事苦害，謀意變亂省部約束。僧人守分，不敢陳乞追究，以致爲害不已。今録白部據，連狀告投大使判府節制提領大觀文相公，伏乞鈞判執狀付本寺，備部據立石，永爲照驗，庶免被所屬不時差敷搔擾。伏候鈞旨。寶祐六年二月日，知事僧了傳狀。民國《江蘇通志稿》金石一六。（祝尚書校點）

段維清

段維清，廬陵（今江西吉安）人，段昌武之姪。淳祐中歷官迪功郎、贛州會昌縣丞。見段昌武《毛詩集解》卷首國子監公據。

乞禁書肆翻板刊行毛詩集解狀　淳祐八年

維清先叔朝奉昌武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學者咸宗師之。印山羅史君濚嘗遣其子姪來學，先叔以《毛氏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東萊《詩記》，參以晦菴《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苟足發明，率以録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獨羅氏得其繕本，校讎最爲精密，今其姪漕貢樾鋟梓以廣其傳。維清竊惟先叔刻志窮經，平生精力，畢於此書。儻或其他書肆嗜利翻板，則必竄易首尾，增損音義，非惟有孤羅貢士鋟梓之意，亦重爲先叔明經之玷。今狀披陳，乞備牒兩浙、福建路運司，備詞約束，乞給據付羅貢士爲照。未敢自專，伏候台旨。《毛詩集解》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吴洪澤校點）

韓伯巽

韓伯巽，淳祐中爲涪州常平官、涪邊都巡檢使兼四川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

社倉祠記　淳祐十年九月

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帝王尚矣，歷代因革，未可概舉。國朝在乾德曰義倉，在淳化曰常平倉，在咸平曰惠民倉，在嘉祐曰廣惠倉，或以常參官領之，或以提刑司兼之，著爲定制，皆帝王備荒之遺意也。中興以後，但有司奉行故事而已，名存而實亡。丙申以來，雖名亦亡矣。峽地瘠而民貧，涪刀耕火種，方時無事，土産之衆，雖豐年不能卒歲。自邊氛騷動，畎畝多荒，旱潦間作，則家無以給，官無以養，惟有溝壑耳。加之朱旛者鶡其冠，但知精髓之可肥，不知同胞之可念，甚至乘青野之勢，而火伊川之廬，獻伏符讖記而壞孔子之宅，山川鬼神爲之不寧，況能於無告之困窮得因其恤乎！「鴟鴞鴟鴞，既取我子，毋毀我巢！」吁！物不可以終盡剥，天相吾涪，淳祐戊申趙公來守是邦，適歲大侵，道路相食，始至，卒未有以辦之，乃乞糴于鄰大閫，得雜斛三千。而涪類衆，公懼遠之未沾也，沿流置場，減價而糶，以便遠鄉。公曰：「未也，豐歉之借糴，未爲長策也。」於是日節

浮費，捐己所得俸，積羨累毫，逾年得二十六萬三千五百，增市價什之一，以直入穀有奇，度地鳩工，創社於七曲之右，俾郡文學總其事，鄉士許震榮、楊誠之、劉圭、張朝南等分其任，務使斂散惟時，出納惟公。古者惠民之良法復見於今，毋虛事也。公曰：「此政也，有教焉。」於是郡治之鄙陋而就簡則鼎新之，北巖書院之既作而中廢則因成之，學校之久廢而不修則復興之。歲仲秋，請行鄉飲酒，禮秩秩，儀濟濟，典章文物有加於承平之舊。噫嘻！「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趙公以之，邦人德之，祠而肖之，謁記于伯巽。答之曰：前賢之有德於民而立生祠者，如狄梁公之守魏，范文正之於青，韓文公之於潮，皆有之。涪之社倉始於趙公，而自今繼芳躅、隨良規者同此一仁心，廣而充之，則所活不知幾。祠而肖之，固未卒爲趙公之報，或可以爲來者之勸。嘉與鄉士喜爲之歌曰〔一〕：「龜山之明兮蒼蒼，鶴水之媚兮湯湯。民其間兮樂而康，公之德兮流而長。純其仁兮施而光，民欣欣兮全膏粱。紉兮佩兮何日忘，勿敗兮公之堂。」公名汝廩，字景賢，合陽人也。淳祐庚戌九月朔，奉議、推遣常平軍來管內勸農事、涪邊都巡檢使兼四川一制機韓伯巽謹記〔二〕，宣教郎、知忠州臨江張朝南建。萬曆《重慶府志》卷七八，萬曆三十四年刻本。（楊世文校點）

〔一〕與：原作「興」，據文意改。

〔二〕以上結銜當有脱誤，似當作「奉議郎、準遣（按即「準備差遣」之省稱）主管常平軍米兼管內勸農事，涪邊都巡檢使兼四川制機」。

全宋文卷七九九三

車若水 一

車若水（一二〇八——一二七五），字清臣，號玉峰山民，台州黄巖（今屬浙江台州）人。似慶孫。少傳家學，又從陳耆卿學古文。後事杜範，得聞降志精思，鞭辟向内之言。賈似道聘入史館，不赴。咸淳十一年卒。著有《宇宙略記》、《世運録》、《道統録》、《脚氣集》二卷（存）、《玉峰冗稿》。見所撰《宇宙略記序》、《玉峰冗稿序》、《晦翁語録彙編序》、《胡立方墓銘》，車惟一《脚氣集跋》，《宋史翼》卷二五，《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六。

上大田王先生書

天授才於人，才不必與位期也。然必與位兼，而後才始名。位苟適均，高下在才。才苟適均，高下在位。閭巷之窮吟，泉石之孤嘯，友朋之清詠，近不出鄉黨，遠不踰州里。而朝廷縉紳，天子眄睞，大臣敬憚，新賓舊僚，百口美善，一語脱筆，則朝閣省而暮天下。蓋登高而招，與引領跂足于墻

陰者，所居之地相遼也。雖然，位而後名，固也。天下遂無不位而名者乎？孔子、孟子皇皇於春秋戰國時，時君不能用，或暫用而輒棄。然時君不孔孟，當時天下孔孟也，後世至今孔孟也，名豈囿于位哉？孔孟不可思矣，本朝老泉以布衣來自萬里蜀，一時名人自韓、歐皆下之，歐稱其似荀子，韓以其文章議論追典誥，極皇王。片言斷句，人到于今誦之。此亦無位而名者也。世固有莫爲於前，雖美弗彰者，僕猶疑老泉之名，曷爲尚假於韓、歐之位也？先生之文簡嚴沉邃，實似老泉，雖規模不踐，而氣象實侔。先生身不能於位，薦而稱者又不能如韓、歐之位，宜若失步墻陰，引領跂足，見不見者未之必也。而大田之濱，袂牽贊接，分求一言，墨瀋未乾，已實客袖，得者自賀，未得者謂奚獨後予。遠且彌見，乃不異於高而招者。今之荷世大名，漫塘、鶴山、篔窗數先生，掬指可計，而先生之名則布衣於其中。況數先生名溢於位，非位而後名也。位而名者已不敢望，今以不位參之，則又不止無異於高而招者矣。嗚呼！僕今而後知使天下無歐陽，不能使天下無老泉也。老泉之遇，老泉之不幸爾。先生非有老泉之遇，而名曷嘗不老泉哉？且位而名易也，而位者尚不能皆名；不位而名難也，而乃與名之大者偕其名，則難不愈難乎！惟其愈難，故老泉以後寥寥。雖然，同此不位而名也，其文則同此簡嚴沉邃也。而老泉本於《戰國》，先生本於《春秋》，所以簡嚴沉邃者不同矣。僕受才最涼，位非吾能也，名非吾事也，而少學《春秋》者也，願聞《春秋》之所以簡嚴沉邃者。《三台文獻録》卷一四。又見嘉慶《太平縣志》卷一五下，《宋元學案補遺》卷五五。

答篔窗先生書

伏蒙賜書，遣畀《論孟紀蒙》，端拜擎讀，身認心體，一念爲之肅然，感戢感戢。因思聖經自漢而後，漸有箋傳，不爲無得於經也。得其一二而務足其帙，則鹵莽以具章句者有之矣。近世大儒哀彙成書，脉絡前後，斟酌毫釐，性根道原，究討咸極，雖天地有終不能廢也。人冥行而失之塗，授以一炬，衢道乃見。然則箋傳者，聖經之一炬耳。自儒林、文藝之分，於是經術、文章各以偏閨自雄，曾未有混一之者。韓退之六經之文，跨越百代，至於李翺訓釋《論語》，乃以智巧窺格，取搜異工，雖不叛於聖人，終不免於智者之過。王金陵非不高也，而君不君則臣不臣之論，識者諱焉。先生之文，當代所讓，而經術之邃，乃出於文人意料之表。蓋義理精微，非文之高者能之，乃心之卑者有見也。先生所謂平平無奇論者，此正孔孟之世以俟後人，而近世大儒之所以著體統、接淵源者也。然若水因而願有言焉。南渡文章之柄，自東萊短死，水心實擅之。水心不獨以文章任也，晚歲《習學記言》一書〔一〕，自九經諸子十七史逮于《文鑑》，創意立言，筆力高妙，登於集中數等。然而黜《十翼》，詆《中庸》，貶曾、孟，笑濂洛，多設奇辭，以疑後人。至於論文評史，則往往甚當，不知何所見也，毋乃激於晦菴散無紀統之一言乎？後人有能爲水心忠臣，則此書可隱也，不然刪存可也。今孫汪氏既序而刊之矣，使不幸而有傳，寧不爲千古文章之病？

蓋莊墨之詆訕不足論，而吾荀子之性惡之非，子思可憾也。當時或有所見，願先生垂報焉。不然，捨先生無任其責者矣。《三台文獻録》卷一四。

〔一〕「學」字原脱，據今存本《習學記言》補。

宇宙略紀序

凡形於天地之間者，皆天也。萬物有性，萬事有理，循循整整，不容以不然。天地亦物耳，日月往來，寒暑晝夜，亦事耳。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天者，非能不爲天也，後之而已矣。陰陽對待，奇耦唱和，本末感通，臭味附麗，尊卑大小，親疏隆殺，是非曲直，無不先有至當之則，而後人爲及之。民孕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莊子以爲人僞，正天理也。物生必蒙，而喜怒愛惡不見其失正，豈人僞哉？是故天可以曆，地可以井，人可以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可倫，冠婚喪祭之可紀，水火金木土穀之可脩，耒耜弧矢舟車宫室之可制，賦可經用，兵可衛國，以至牛馬之可服乘，鷄豚狗彘之可食，莫不有不容不然之道。聖作明述，文理大昌，後之人無以加焉。豈其不可加歟，抑又人事至天而止也？若水少服祖父之訓，而先祖又傳之曾祖，殆四世矣，才乾志强，忉忉不進。杜清獻

公憐而收之，又服清獻之訓，則古人之學，概乎其或有聞也。而禀氣素羸，疾病辛苦，十餘年間，舊聞日耗。曾未半百，齒脱毛凋。近得健忘之疾，讀書不多，改步輒失。自知無以塞父師之責矣。《宇宙》之書，先儒論定，頗念散於諸家，無所統一，因萃爲一書，闕者成之，私以自備遺忘。倘鷄肋可惜，僥倖有傳，豈無助於幼學？至於采摭之疏略，評説之卑舛，有能玉而成之，使不至爲學者之誤，則删塗其所願焉。《赤城後集》卷二八。又見《三台文獻録》卷七，光緒《黄巖縣志》卷二七。

世運録題詞

紀年尚矣，魯史之外，有《汲冢竹書》，始堯至于戰國，謂堯起戊辰。其事不經，而傳者或采之以爲晉之乘也。太史公以來，雖變編年，然皆有帝紀。厥後萃聚列代者有《世紀》、晉皇甫謐撰，始伏羲，至漢獻。《通曆》、唐馬總撰，起天皇，至隋。《通要》、唐苗台符。《通譜》、本朝宋莒公庠撰，起漢文後元。《通載》、章左史衡。《通鑑》、司馬公。《帝統》、又名《曆年圖》。《舉要曆》、亦謂堯起戊辰。《稽古録》、並司馬公。《年代録》、處士武密撰，起天皇。《疑年録》、劉秘丞恕。《甲子編年》、劉史館蒙叟撰，謂堯起庚子。《紀年總辨》、永嘉朱黼，其書黜吕后、王莽、曹丕、朱温，進劉先主、唐莊宗。同時《朱氏綱目》未行於世。皆紀年之書也。莫備於《通鑑》，而最有法者，則康節《經世書》，推堯起丙辰，無外丙、仲壬，今遵之。吕成公《大事紀》，起獲麟，止漢武征和元年，惜不全。朱紫陽《綱目》。甲子並依康節。浸後浸完，士生今之世者

厚幸哉！是書拾於諸家，私備遺忘，大海一勺，嘗鹹而已。謂之無意固不可，謂之有例則不敢。年不備，不能爲紀年，曰《世運録》。然而霸王之不同，經制之變，古今之異，興亡治亂之故，則亦略具矣。康節之言曰：「歷代之治也，未始不由於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未始不由於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嗚呼，三千有餘歲之汙隆，二十代之興亡，何莫由斯言乎！然古道不齊，一治一亂，而首禍者未嘗不徒爲後人驅除。蓋非有湯武拯民之心，不過謂之幸亂。雖秦隋之季，摧綱剥紀，敗政蝟興，暴骨如亂麻，存者危於墜露，不得不起而剪之，而陳勝、竇建德之徒不足自救。天雖自亡秦隋，亦惡幸亂者也。自餘如曹操、劉裕、朱温諸人之興，雖垢賤淺短，至不足道，然皆非先發者。春秋之初，鄭莊公始有霸志，霸卒歸於齊、晉，而鄭數百年受霸之禍。夫假仁糾合，未爲無功於生民，而王道之變，實天意所謹也，而況其下乎？三皇五帝三王，文質不同，其道一揆。漢雜霸，唐霸，晉不足霸，偏裂之正有蜀漢，夷狄之治有元魏，散亂之得國有唐莊宗，自是以降，無以汙吾言矣。王霸之不同，經制之變，古今之異，其事皆在於春秋戰國秦漢之間。頹波沄沄，有往無反，至于本朝，始見先王之意，而政則備。蓋以唐觀漢，漢不可及，以觀本朝，本朝又仁厚也。《赤城後集》卷二八。又見《三台文獻録》卷一三，《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六。

玉峰冗稿叙

若水少事篔窗先生學古文，是時荆溪吴明輔爲同門，十有三年之長，聲譽方峻，諸彦皆穎脱。若水最爲晚鈍，先生每引而伸之。早夜自喜文致語言，排間架，綴音響，一時翕然。先祖隘軒不悦也。年踰八十，妄意吾祖衰矣，諸老凋謝，孤坐數年，忽覺自疑。清獻立齋先生自御史歸，來往拜之，親其談議，始悔窮年掎摭，不但去道日遠，而古文亦不如此。删焚殆盡，遂并疏筆研。然又有偶得於管見之微，而勉於人情之不得不爲者，久復成編，未知能進與否。至於《宇宙略紀》之書，雖不足以窺天造地化、聖賢制作、世運汙隆之萬一，他日君子或有取焉，豈敢弄文墨也。《赤城後集》卷二八。又見《三台文獻録》卷七，光緒《黄巖縣志》卷二八。

晦翁語録彙編序

癸卯春，立齋先生在宥府，一日朝之暇，若水蓋侍言焉。先生嘆勿庵之亡，恨失一經筵士，且恨未能致谷口于京師。因顧若水曰：「每閲江湖隽英，才華暴耀，念爾淡如也。」若水曰：「曩自力於古文，遐征覃搜。知不可賴也，反躬篤行，猶愧未如胡立方。」先生曰：「鄉人耶？」曰：「固勿庵、

谷口之所器也。」曰：「何如？」曰：「其家雍雍秩秩，其氣恬以閑，不獵交以倖譽，不矯高以孤衆。其學謹靜願實，必謀必訪，不含疑以養暗也。親見其彙編《朱文公語録》，自謂窮年矻矻，庶於此歸宿乎。」先生問其言，問其理，喜曰：「歸必識之。」又曰：「是編良不易，比得蜀本，較善。無論善拙，誠能志此，幾人哉？」初，立方彙編既成，俾書其凡，若水辭未足以知也。立方曰：「隘軒而祖也，弗有聞乎？」又二年，乃克裒數語，以介於立方。夫自學者厭於窮理致精，而遽有喜於顔子坐忘、曾子一唯之説，謂學可捷到，道可忽悟，以介於聖可超得，於是孤耳目而尊返照，賤博學而專守約。其間多聞之士，往往又不過爲辭章之藝。而世之儒者，益且自負淵源之秘，不在於多聞。嗚呼，有是哉！任己過重，視物過輕，將見心恢乎其清，而事或之差，見介乎其定，而義或之僻，不殆於禪乎哉？文公統周、程之正，用力加勞，奥之於性命，富之於事物，經之於日用常行，放之於治國平天下，無一不究其極，而奇經怪志、蠻夷外國之書，無一不察其變。以吾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如據雒邑，坐明堂，綱紀於四方，偏陲裔壤，各奠其所，無殽溷焉。諸門人所録言語，大略雖識有精粗，記有淺深，然自五星聚奎以來，講明之備，未有盛此者也。近年頗見板刊門人自編彙者，昭武李公方子有《傳道精語》，建安楊公與立有《晦翁語略》，章抉句摘，奇綴巧附，殊極精便。而觀者無探求之功，則未知其果二人之書歟？今立方所彙之合不奇，之分不縷，旁尋互見，潛心者進，體認者無窮耳。雖然，若水誠未足以知也。姑書其凡，首之癸卯所聽，蓋以誠有以知之者也。立方名常。

《赤城後集》卷二八。又見《三台文獻録》卷七，光緒《黄巖縣志》卷二七。

南湖先生文集序

學之有問、思、辨，爲有疑也，有疑將以有探誠求，一語之硋，如鯁骨之在心喉，必快乃已。疑則正，正則有以用力則成，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也。以聖賢爲必可信，道爲必可由，無水火必不生活，寒暑晝夜、瞬息造次顛沛之必不可違。故精學之終也。今之學者無疑，豈有聰警之過人歟？不切身而已矣。友人杜則卿，手編其從曾祖南湖先生遺集，得其成書讀之，義理之髓髀，聖凡之關堠，一一窮扣，以歸其安。至其所以告人者，則亦如己之有望於人，毫分縷析，傾倒殫盡。事紫陽文公十有餘年，前後授受大節，則最初告以反躬力索，力索而又反其躬，循環無端，表裏精切，則豁然貫通，受用逢原。是時惟有涵養，若終身能疑，則終身無稅駕之地，非學問也。然必嘗用力有至，始可語此。當其潛心既深，見此敬不獨在靜，茲其用力之驗。至於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今皆融會合一，如親涉深山，與山下瞻問不同，則自一語之砭，冗長埽淨，而學成矣。初，先生與其季萬山公同學于克齋石公，克齋則文公所謂大人爲己之學，深造自得者也。克齋以致于文公，遂成於文公。當時見而知之，而得其傳者，則族孫清獻公。清獻之德業，即二先生之講明。今人之不得聞其風者，觀清獻可知也。若水少年，旁蹊窘步，思以自拔，如窮人之無歸。逮事清獻，得聞降志精思，鞭辟向內之言，即今所謂反躬力索者。學豈有二說哉？先生

卒成文公之學，而若水頑冥，及老竟負清獻。則卿屬序，豈敢與於斯文？念清獻之學之所自來，而若水之嘗聞之清獻也，托先生之書，存此語之傳，以遺後人，庶幾其有興者。而先生成學造道之詳，則卿具有述矣。先生諱燁，字良仲，詩文散在人間，則卿收爲七卷，又當有續云。《赤城後集》卷二八。又見《三台文獻録》卷七，光緒《黄巖縣志》卷二八。

南窗焦尾集序

夫子多學一貫之語，在貫不在學乎？不學矣，貫將焉施？有學無貫，則恐縱萬馬於洞庭之野，而不知馭之。此貫之之説，爲多學者道也。惟文亦然。昔西崑諸公懲晚唐之空疏，負其見聞，凌躐一世，句必有本，字必有證，作意爲文，而文乃卑。至其末流，涉獵未深，目入手出，是猶宴人驟有千金之資，胸次不足以受，而百計用之，暴澤而疾殫矣。乾淳之間，義理大暢，天端地緒，整櫛歸一，蓋斯文千載之遇。而學者不思先儒用力之艱勤，幸收捷法，遽談高深，遂委記問於玩物喪志之列。重以科舉之誘，以時爲文，嚮不道《太極》、《西銘》，而事事面墻，不病也。故嘗謂國初之文，學多貫省者也；自嘉祐、元祐以及乾淳，大學而大貫者也；今之時學，則持空貫以示斯人者也。不必盡然，而區區者衆矣。寶祐改元之春，南窗陳君紹良以《漢論》數十篇示予，力避沿襲，浣刷舊評，雖往往過奇，而二百一十載中，天下之事，皆其志之所到。再得其《焦尾集》讀之，經珠傳玉，子史膏腹，

燦然不見一語之爲虛出也。作室焉，棟桷樽櫨吾具矣；作醴焉，秫稻麴蘗吾完矣。嗚呼，茲相與謀，所謂貫之之説乎。東坡有云：「挾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智，極其所如，念在歸宿。」今之塞君之拳拳者，亦有斯言而已矣。妙齡强志，一日千里，筆陳墨爛，水到渠成，勿謂不名家也。《三台文獻録》卷七。

讀莊子

《莊子》窮萬物之理，知吾心與天地同量，自孟子而下，未有此人。惜其與孟子並生梁惠王時，而兩不相值，高其聰明，輕視一世，蓋智者過之邪！春秋戰國之末，巧掩詐襲，上鬼下蜮，詩書澤竭而仁義亡矣。老莊始欲滅絶仁義，何仁義之尚存也！嗚呼，當時所謂仁義者如是矣，仁義之亡，生民之不幸也；仁義之存，仁義之重不幸也。生民不幸，仁義未亡；仁義不幸，生民亡矣。吾嘗謂告子獨外義，莊子兼外仁，莊子奚至是也？疾世之已甚，而言之激也。又曰：「絶聖棄智，大盜乃止，殫殘天下之聖法，而人始可與議論。」蓋欲盡天下而愚之，使萬物爲芻狗，生民如野鹿，而我以無爲爲治。悲夫！莊子固寓言也，安知焚書坑儒以愚黔首者不出於此乎！始皇之初，吕不韋爲相，李斯爲客卿，招致賓客遊士三千人，用其計謀二十餘年，竟平天下。天下既定，始皇固忌儒矣，求神僊而老莊之説入，所謂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正有當乎其心，視世之所謂儒書者，慄慄焉，恐其爲盜也，則坑焚而

已耳。噫，彼豈知八覽、六論之書，正仁義聖智之賊，而師荀卿者盜儒邪！且《莊子》末篇叙六經大義，其言明正截斬，確然有見，深慕鄒魯縉紳之士，如不可得，而自列其身於百家，日往而不返，必不合矣，至今讀之，凄然也。其謂天下沉濁，不可與莊語，於是肆其繆悠之説，荒唐之言，參差之辭，奈之何人更以爲莊語也！天下惟忠敬誠慤足以開頑冥，服蠻獷。然苟一毫之未至，則固未易也。語曰「昧爽丕顯，後世猶怠」，矧戲笑跌宕，其能無悔乎！《三台文獻録》卷一三。

題金鰲詩卷

向見丘木居言：「聶君詩句雄爽，在後生爲可畏。」今殆三十年，走江湖，還故鄉，而吟不少貶。輕煤快筆，殆非他人搜摺胃腎者可埒。萬曆《黄巖縣志》卷六，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

全宋文卷七九九四

車若水 二

黄巖縣社倉記

黄巖邑治，在提封之偏，東江之東，北山之北，不半舍壤於臨海，其西磽磈坑谷，惟南爲稻鄉而多僑田。州艘鄰舶，旦暮移去，又漏而馳之海，以故率苦貴糴。邑聚千户，而大姓甚稀。其田且少，於是以其貴標表於諸村，不仁者吠聲而起，遂不可附郭囊粟至，已自金玉之，而貴糴尤甚。邑既貴，令，學問之政，有倫有經，明義利以正士習，簡淑復落，而四封皆病矣。淳祐八年，南明王公華甫來萬畝，閭里興和。又明年，首勸社倉于邑，善人義慿以清民風。明年，上下具孚，遂約義役，率田餘士以序來輸，不哀而成。公以清苦之贏助之，以廢寺之殘田補之，總爲穀七千石而盈。家舊平糴者弗入，願平糴於家者亦聽弗入。登其信券，又爲穀千石而近，建倉于東禪僧寺之旁。冰雪之候，青黄之交，歲開四十二番，其價視秋成循環運糴；糴貴，抑價出之。其家糴者皆準，蓋以社倉兼常平。周星

以來，荐經歲歉，而不知饑。民歡其恩，有社而稷之之意。景定二年，令四明史侯育之深感其事，以俸餘增助千石，續新倉，且言未有記王公者，可謂闕事，而徵文於予。予惟王公之迹，碑在人口，人有子，子有孫，孫復有子，何必金石？然自社倉建立之後，惟洪公穗續入廢寺，自餘能勿撓而已矣。而或者方窺覦於其間，賴諸人以死爭，得以不壞。而吾於史侯增助，則重有感也。儲粟當社以備凶年，蓋古者委積之遺意。古者之委積，上之人之粟也。後世使民出粟而民自得，以其粟濟民，猶利之也。以當社之粟贍當社之人，如寄如取，何暇議古。既而移之縣，又移之州，今之義倉米是也，而當社不敢望矣。幸而遇賢長史惻然以民命爲重，復以義勉於鄉閭，又幸而獲成，是民間出粟，在官之餘，而復私置于此，正宜補助，豈可又撓之哉？朱子之建，真公之潭，有司之粟也，職以鄉士，有司不敢與焉。況以民間之積，而爲不肖之窺覦乎？王公興社倉，而未能必社倉之不壞，而不壞則自史侯始。自一增助之後，後之賢者必更增助之，不能助者必亦瑟縮愧畏，平平而無恙也。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之説長矣。并記其事，使來者觀焉。王公以宗正簿爲史君云。《赤城後集》卷三。又見光緒《黄巖縣志》卷二八。

天台縣平價倉記

自井田委積之法不續，民生無聊，甚勤經理，常平社倉，最爲良法。厥後常平病和糴，社倉名加

賦，又後取社倉入郡廩而爲常平。朱文公在崇安，再爲社倉，當社始得食。朝廷頒其法於四方，至于今有賴。然而四民仰食，食易償難，貧者無措，頑者相挺。臨以有司，又失當時本意，而無補虧落，真難爲謀也。天台，台之山邑。邑治去江百里，米舶無至，而爲閩、温入京孔道，往來扉屨增饗其間。市井貴糴，扇及村落。數日辛勤之傭，不易一飽。太傅平章魏國公每遠餉以賑其乏，歲歲難常，遂思千斛在市之義，立平價倉。先捐府廩三千石，奏佃龍翔道官之租，通八千石，委鄉寓真州司户趙君時濬、鄉貢進士子振經其事。倉五十楹，凡非收穫之時，皆平糶之。日捐市價之半，旬日而周，及周而繼。上免迫逋，下無窘償，田存則食常存，市平則村落不能自湧，邑民拜賜甚盛。肇於景定之庚申，十年而大成，又將增衍。二君因民之請，介友人楊君儀鳳、曹君淇，俾若水書其事。蚍蜉負山，分量有截，苦謝六七，不聽。曹君曰：「公之隆功大德，自有朝廷之信史。平價，民間之事，固草茆之所得書也。」噫，古人事君，思天下之飢溺。後世巍官穹爵，適爲鄉黨之病。思天下者，必思鄉黨；無鄉黨者，豈望其有天下之思哉？公之思深矣，因一方之得所，而欲天下之皆得其所，公之思也。人人而思，不能人人而濟，則聚衆賢於朝，精選牧侯於郡國，公之所以思也。此思之綱也。豐歉不常，州路代有，通其懋遷，禁防遏用，仍即此倉成規勉天下。公卿貴人之賢，相勸爲善，所在有儲，目亦舉矣。其間有欲糴而不能者，輒附記焉。天之生物也，無不愛之，彼鰥寡孤獨疲癃殘疾之徒，蓋造化之不足，天地之憾，而有望於人者也。聖賢爲天地立心，故發政施仁，必先於此。其法殆不可見，後人微有考於井田之間，未八口而受一夫者，則以斯人附而食焉。遺秉滯穗，亦

其有也。後世斯人無依，怨愁凝痞，是以和祥不致而天人隔。今夫梵宮琳宇，乃取無恙之人而煢之，飽食煖衣，奢盈驕貴，而困窮無告者不敢望其犬彘之餘。朱丹金碧，暴殄委棄，可恨可惜。今欲爲先儒之議必難矣，略倣三代附食之法，量觀寺之豐約多寡，而以其時考其飢寒。彼固以慈悲爲法，必將安而無忮，不動聲色。而斯人之廩滿天下以來，羅廩平民以不羅廩無告之民，生人之事備，天地之心安矣。比聞祠曹放牒甚嚴，可謂强本，正斯人之有食也。

隆《浙江通志》卷一〇〇。

台州新繙五邑坊場河渡錢記

唐末五代無義之征，如米麵、柴薪、芒鞋、畊具、嫁篋之類，本朝皆除之，而猶有未盡。何歟？坊酒、坊場、稅場也。酒坊，蓋唐人所謂山澤搉酤者，國初搉於近城二十里之內，其外許民承額專沽，不承者不得釀。稅場則承稅邏小商，如酒坊之例焉。河渡官初出舡，既而人自爲船，而官雇之，不知何爲不雇而反征渡耶？台州舊爲酒坊六十有六，稅場十有九，河渡十有五，總爲賦三萬，後爲一萬五千，又後爲一萬。然而有名無實，害在村落，而利及於有司。有司無所獲，上徵不貰，遇太守怒，即一旦束湮窘承額。承額者摘所不快，繫於官，纍纍鞭撾，不知何以獲罪？河渡共一窠名，相牽而起，有時絶港矣。景定四年七月，郡史君國史著作星渚先生趙公奏于朝，有旨免爲三千。於是郡中

自以帑錢代發，廢其征。士民歡然，以爲如天之恩，來求予記。予謂茲史君之細也，衆弗應，予曉之曰：「史君以正學高節爲儒林所嚮，講道於西山精舍，朝廷雖强起之，未久還山，世想其風采。前守王公既正風俗之偏，於是集五縣之賢而有行者，舉鄉飲之禮，以起古道；建上蔡書院，會萃英彦，求古人所以用心之學。請于上，願得今樞密大參平舟先生諸楊公與今史君爲之師。楊公主其綱于朝，史君謙遜未決，天子乃命爲之守。既至無他號令，大書陳古靈《諭俗》，散布於市廛山谷之間。又作《勸學歌辭》，其辭曰：『子有不順，親無不可。』百姓有感泣者。既而講《大學》于郡庠，講《中庸》于書院，抽神吐秘，千古昭然。使爲農工商者進而爲士之識，爲士者進而爲希賢希聖之識。此於人心最爲有造，吾之所謂如天者也。聽訟決獄，物各付物，不以一毫己意參於其間。譁訐成朋，魚貫遠徙，田里安枕，夜不閉門。使久於其道，固將興仁興遜，和祥千里，而暇書其細耶？又況利民之績磊磊者何限，如補王公五縣之規，建黄巖當社之倉六十有六，謀民餐春，免民徭役，動捐七八萬，代輸小户布縷粟米之征數百萬，其視三千之蠲，殆其一塵耳。」衆無以應，傍有負薪者愀然曰：「君之一塵，我之如天也。試舉酒坊一事。某村某姓者，其坊主也，承官額不知幾錢。吾兒長欲娶婦，女貧依人，吾父兄骸骨久龕欲舉，吾屋柱傾欲治，必輸坊錢。坊錢未備，如畏犯法。不然，坊主來詰：『汝能無酒而成乎？沽誰酒爲之乎？』釜甑籬户，隳突囂然。未幾官符及之，而養生送死有不獲者矣。麥之穫，殳之秋，歲之夜，則家致瓶水而取百金，他徵何筭？官之虐有時，鄉之虐無時，咳唾之間，簷壁環矣。承税亦猶是也。」噫，古之時所以教化易行者，民俗安故也。先王子惠，莫先於困窮。後世

縱民苦之，作爲舟楫以濟不通，有不備，不吝乘輿〔一〕，而且征其力，尚咎人心之不肖耶？史君之政，本末一原，遠大切近，隨人所見。其日用細也。昔程叔子放魚於津，有喜而爲之記。夫放魚何足與所謂磊磊者同一絜矩而尤切焉，誠不可謂之不可誣者，莫驗於此，而況於人乎？既伸下缺。《赤城後集》卷三。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〇。

〔一〕以上數句疑有脱誤。

塔燈記

台之巾山有塔焉，朔望之夕，羣燈環之，光閃半空。問之僧，曰：「檀越祈福一夕，銅鏹三萬。」予曰：嘻，此三百人一日之糧也！鰥寡孤獨、癃老廢疾與我同生爲人，及門呼叫，不能得一錢。至於飯伊蒲，給遊手，猶曰人受用之，施膏燃塔，比閭不足以照織，冥行不足以測路。以其可以活人者棄之高山之巔，暴殄之罪，斯造物之所怒，而何以福之祈？且浮屠嘗自言，長竿大帛，懸旛迎風，不如以衣親戚之窮人，真可惜也。友人蔣叔亨聞之，曰：「子久違江湖，可謂淺眼。近日天下雄刹，高觚傑楹，金泥翠木，一日之役，輦寶如山。銅鏹三萬可言耶？」予默默。《赤城後集》卷九。又見《三台文獻

竹米記

嘉熙以來，黄巖頻歲不稔。淳祐改元之春，米斗八百，民采薇葛木皮食之。時竹華于山，以爲不祥，已而華者咸實，其華如稻，而色紺碧或紫，其實肥於麥粒有半。薇葛盡，試采炊之，香美甘潤，與稻麥不殊。人日可一二斗，斗可米四升，病者起，羸者盡復。及麥，民忘其困焉。予遊京師，語諸公，不信，出示之，曰怪不祥。夫鳳凰食必竹實，竹實固與鳳凰俱也。天不使生於百姓仁遂、九韶來儀之際，而使飢民以之延一旦之命，在竹實誠爲不偶，然當是之時，有竹實，寧無鳳凰。按唐景龍、開元間，京畿、終南、藍田、嶺表，竹凡三實，飢民得不死。則竹實之益，未爲無前聞也。乾道元年，池州饑，竹大實，民呼瑞竹。郡守魯察囊以奏，御史大夫章服以爲妖，駁去之。章服，賢御史也，而造化之妙，膠於見聞，不識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其一元之氣，昆侖块圠，上際下蟠，萬物盈其間者，孰非是氣之融會哉？陰陽相傾，分野贏縮，而生生之心固無間斷也。天地之所以立者人，人之所恃者食。人之自棄於天地者，天地無如之何，而水饑火毀，人之類不滅也。太虚不能無氣，氣不能無所攸屬，不屬於此，則屬於彼，理固有之也。且燕齊吴越瀕海之地，鹽實出之。其去海之遠者，或出於井，或出於池，或出於石，又有出於木者，理固有之也。先民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又陰

陽之精，互藏其宅，陰陽之氣，循環迭至。不知此也，則雖桃李之華之實亦怪矣。《赤城後集》卷九。

又見《三台文獻録》卷四，萬曆《黄巖縣志》卷七，《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六。

黄巖曹小娥述

邑西地蹙山稠，瑞巖尤在盤抱中。居民魚鱗其間，黏健者仗寺以食，他俯仰於藜藿笋蕨、橡栗薪櫟之屬，緣陟峻層，勤苦以營朝夕，率愿民也。嘉熙戊戌二月晦，麻嶼曹氏女同母范、鄰屋二十輩采笋陸婆坑，范爲虎得，二十輩悉驚潰。女執范手，推虎而叫曰：「舍吾母，吾代飼汝也。」范知不免，眥眥然命之去。叫執愈疾，結行數百步，虎釋范，掉尾拂女，若愧若思，踞坐熟視。女以身翼范，捧之下，尚喘息。會救者至，布衾裹以歸，歸死而尸得完。予聞而哀之，酒升錢千吊焉。不能言，徐曰：「黄虎也，吾不得代吾母死也。」三辭，父爲受拜而出，面山而啼，同予行者八人，皆爲之流涕。嗚呼，是夕於歸路遇虎蹤焉，行前者殆却步也，則豈不益有感於女之事也？饑餓之躬，訓教所不及；倉卒之禍，擬議所不到。倫理確然，是不足以見天性哉！而世之丈夫智士，自期炳炳，一日之間有能不媿於斯者寡矣。自東漢有《烈女傳》，而傳孝者殊鮮，豈漏耶？曹娥廟在會稽，堰在廟右腋。士大夫泊舟堰上，遐慨冰精月魄於酸風怒浪間，恨不復起千載之卧。今此亦曹娥也，力不足以望旌於朝，苟士大夫有慨之者，使之不至於不可以朝暮，世勸亮矣，及其生不必其死也。女小字九七，嶼與坑皆

瑞巖。《三台文獻》卷一六。

胡立方墓銘　咸淳二年二月

友人胡立方諱常，台州黃巖人。曾祖磻錫，父升。予向年僅能一見勿庵范先生，不再進而隔世。後知谷口鄭公隱居有趣遇，抵邑必求之。先祖舊有屋于西橋之南巷，與立方鄰。谷口訪予，必訪立方，予始知立方。一日，谷口同往，縱觀所藏古刻名書，遂見勿庵《思齋説》，言語甚至。於是始交立方。思齋者，立方所名齋也。立方長予八歲，予兄事之。立方尤執謙，三二十年未嘗一語慢褻，真所謂久而敬者。手編諸子史、胡氏《春秋》、黃氏《儀禮》、方氏《記》等書，無慮四十巨册，予恨心粗不能也。嘗愛其彙聚《朱文公語録》，其分門寡，其聯屬者不殊，使人從容探討。而閩蜀所刊大快後生，雖工無益。杜清獻公亦以爲然。初，立方幽居久，琴書自娛，雖在市廛，一步不户外。實翁王公華甫在新昌，與吾邑馬起伯、善伯多談立方。實翁令黃巖，親訪其閭，叩以政事得失。石窗洪公穉繼之，禮待尤厚。二公善政，立方之助居多。然自是不得閉關矣。實翁守台，數致之。星渚趙公景緯與洪公共居天目山，訊黃巖士友，及來守，又致之。立方雖少出，而有問未嘗不告。一日論折米錢，吏人固争。立方引王使君故事，徐公喜，減三之一。天子錫恩台士，使盡赴春官，悉由郡貢。徐公曰：「若思齋，不可逸之。」其相重如此。自壬子、癸丑間

得飧泄，試藥久不效，綿綿十有餘年，遂煉朱砂，養火三月，煮台附吞之。喉舌不利，醫者謂上壅，大進凉藥。泄甚，胃不受食，六脉如吹綿，再造朱砂，死矣。前數日與趙良夫別，後事悉以屬焉。遂作書別予，并屬銘墓。驚往省之，神氣儼然。予嘗疑《大學》末章錯簡，尚記奮語相問，予歸有書復予書，又復徐公書。遂屬纊，咸淳乙丑十月十六日也。星渚在嘉興，聞之驚曰：「哀哉斯人，失此直諒多聞之友矣。」年六十有四。夫人鄭氏名巽，號巽齋，有婦道，門内不聞聲，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汝爲〔一〕，既冠且娶，立方始再得子，命鞠於兄嫂，他日以父母之恩事之，遂名似孫。立方先葬夫人於靈雲山，今汝爲將以明年春二月甲申奉柩往葬，先期來取銘。立方恬静好修，親掃户庭，一唾不委於地，几案光潔如洗，書籍圖畫端正完整，若手未觸。觀書端坐，未嘗行動挾携。通達世故，有規模，諸公問政，陰及物者甚衆。日中所爲事，一一簿而記之。義氣慷慨，與人交有終始，堅如金石。其書《戛釜吟》三卷，《朱子彙語》十卷，皆予序。銘曰：

窮約命也，獨善分也。既窮奚及物也？其所前日閉關之樂乎！悲夫！《赤城後集》卷一九。

〔一〕「爲」字原脱，據下文補。

月溪隱君趙公墓銘　咸淳二年十二月

曩陳公經仲有善於鄉，鄉人至今善之。善之者善於今而他日有興起焉，其善多矣。後之人非不知善之可爲也，近名者枵中，鋭進者倦常，淺才者懦，求福者回，而卒不能與之匹休者，有由也。今温，字和仲，其行本於孝弟，而和順達於鄉閭。上倉，今日民生之大計也。五十年前，縣令陳公汶首勸義役，尚少有應者，至王公華甫克之。王公建倉於市，未及諸村，而趙公景緯迄行之，人皆歸德二公。然公與其季藤州史君，自積私田三百畝，置莊役家，共倚爲用，就儲粟千石散斂之，且貧人瘞喪嫁女取焉。二事皆在王、趙先也。規模宏密，根本完固，上下依籍，以樂其生。谷口鄭隱君大惠叙爲歌詩，衆請王公爲記，且謀繪像于莊以壽公。公不可，乃免。他鄉役事，或有違言，人曰：「汝洪洋與諸利便宜，皆不能舍公。里有質成，或不之官府而之公，其之官府者亦多檄公。公素謹畏，不願聞人長短事，至不辭温顔曉譬，其不平之氣皆爲消沮，無理者折之不怨。噫，此豈一時修爲所能致哉？咸淳乙丑，年七十五矣，痰疾作，醫來，公曰：「無益我。」索紙疾書「大海纖塵，紅爐片雪」數語而終，仲冬三日也。夫心定則神清，釋氏有臨行偈頌，彼自私其身，無以役其心者。吾道酬酢萬變而

定常存，始可言定。先儒俯仰天地，浩然無愧，皆啓手啓足之餘言。苟一念不純，則日用常行不得其所，況於死生之際？公幼通九經大義，潛心《中庸》、《大學》諸書。天資既厚，輔以方册，胸次和融，無私欲以害之，用心必真，作事必實，人口洋洋，至死盡證。陳公之後，善人可誰歸乎？曾祖拱，祖世顯，皆不仕。父允濟，贈武功郎。其先仁暉，仕後周，爲銀青光禄大夫。子孫自越徙台，居吾邑之洪洋，逮公九世。娶戴氏，子三人：福孫，鄉貢進士；次祺孫、禧孫。女二人，孫男五人，孫女四人。公營幽兆于方巖鄉潭頭月溪之原，於是自號月溪。死之明年臘月戊寅，福孫等謹襄其事。予嘗與公同會，見其貌言動作，有淳熙向上之風，與今人絶不類。夙有敬心，恨不從之遊。親友於表聖與請爲銘，速授之，銘曰：

不盡書也，在人口者且不盡書，有在人之心者，有在公之心者，有在他鄉他日之心者。《赤城後集》卷一九。

祭立齋先生文

維淳祐五年夏四月甲申，故少傅、樞使、右丞相立齋先生薨于位，五月壬戌歸于里第。越六月丁卯，學生哀子車若水在憂制中，齎清酌菓蔬爲文，即殯而哭曰：賢哲之禎，块圠氤氲。渺渺幾年，克鍾一人。道屯運極，天與人謀。不大鎮奠，不可以瘳。既曰惠只，曷又奪只？青青者穹，不如其已。

乾淳既還，世罕完人。豈曰罕人，遂空縉紳。維彼卑者，謾不足道。維彼高者，淫于佛老。其間有人，其位不逢。衆無猛望，亦無心忡。嗚呼先生！元氣之會，剛貞粹純。誠修實踐，極其所臻。濂洛之淵，武夷之山。我探其穴，我泅其瀾。事業洋洋，渠未克究。其俟後人，我當有受。嗚呼先生！簪筆如雲，冠豸如雨，逮于端平，方有御史。出牧入從，旋旌樞庭。英雄愧德，華蠻并清。眷簡既專，謠諑成疾。帝允其歸，寤寐反側。既正台鼎，歡聲屬天。望此太平，俄以訃傳。望者伊人，天實誤之。嫉者伊人，天實副之。嗚呼先生！憂時之深，鬢鬚盡絲。豈其到手，不容一施。齎志而死，死當不瞑。萬端千倪，來者奚竟？我少好文，篤窗之承。逮事先生，所聞乃真。降志精思，鞭辟向內。亹亹其期，兢兢攸佩。匏革之狂，亦有瞽言。其間數籌，先生謂然。范公在右，亦我所稔。投裨于時，庶幾有信。母憂既苦，又失先生。割舌腐喉，心魂盡荒。緬懷疇昔，肯信此別？酹不成文，泣有餘血。嗚呼哀哉！

《三台文獻録》卷一六。又見《杜清獻公集》附録。（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七九九五

葛剛正

葛剛正，字德卿，號水雲清隱，丹陽（今江蘇丹陽）人。工篆，著有《重續千字文》二卷（存）。

重續千字文序

淳祐八年十一月

古篆之書始於蒼頡，著於史籀，同於李斯，備於揚雄、班固之《訓纂》，而分部於許氏之《説文》，其源遠矣！自散隸之興，趨省便俗，古文幾絶。至唐李陽冰篆獨冠古今，世號「筆虎」，學者師慕。有宋膺運，太宗皇帝新文明之治，爰詔儒臣徐鉉、翰林書學葛湍等校正《説文》，又從而附益之，敕遣雕造，垂範作程，具以六義煥然，于今可攷。余曩侍先君宦游通川，時四明潘侯伯恭以其先大夫昌年所書《梁韻千字文》手澤真蹟出示，精神態度，勢若飛動。余嘗作摹本，潘侯謂逼真甚，孺子可教，乃盡誨之以用筆之法。臨池積習，閱二十餘載，自謂可以遠紹前脩，因思以廣其傳。近得朝散侍其公瑋《續千字文》，旨意微奥，文義該洽，卓乎弗可及矣。余不自揣，因綴緝謏聞而三之，悉書以

古篆，仍加之詁註，義有未通，則闕疑以俟博識焉。文章翰墨，小伎自嬉，不敢與昔人比，或可發童之蒙，與兔園册並行耳。淳祐戊申冬至日，水雲清隱丹陽葛剛正德卿序。《重續千字文》卷首，影宋鈔本。又見《六藝之一録》卷一九三。（楊世文校點）

萬　鎮

萬鎮，字子静，平江（今湖南平江）人。師事方暹、饒魯。賈似道帥荆，辟充公安書院山長，不赴。登淳祐十年第，授澧州司户參軍。著有《左傳十辯》。仿朱熹社倉，率鄉人以爲規矩。見《楚紀》卷一八，《宋元學案》卷八二。

社倉規約序

嘗謂《周禮》一書，爲民慮深矣。其比閭族黨，必使相救相賙，六行教民任恤，且繼於睦姻之後。古之聖人其處心也厚，其愛民也至，故垂典册以示方來。學者讀聖人之書，將銘諸心乎！抑見之行事乎！君子學道則愛人，貴推而行之可也。吾鄉自罹兵革之餘，故老凋零，習俗頹弊，富家巨室溺於商功課利之習，又無君子長者之論以激奮之，利己之念重，利人之念輕，舉事而有益於己則爲之，

舉事稍損於己則弗爲也。甚至積粟紅腐，以俟饑歉，窮其價以厚其售者，十室九然也，曾未聞有倡於義舉者。吁，何薄也！聞有稍異流俗，能言義舉，不過曰甃道路之崎嶇，溪澗之彌漫，以爲往來之便而已。予謂道路未甃，止艱行，溪澗未矼，止病涉耳，至於食者，民之命脉繫於斯，一日無食可也，二日無食可乎！積而久之，弱者轉於溝中，强者奮臂大呼，相率於盜者總總也，事勢至此，以富自足者可保乎！以儒自名者不厚顔乎！生平念此久矣，因觀先儒文公朱先生在建，遇大饑，請於官作社倉，建甚德之，其事有慨於予心，欲率鄉中富而有德者法而行之。凡與盟者穀以十斛爲率，十人所聚穀百斛，擇里中之賢有才者司出納焉。其法則倣文公摹規，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祲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遂捐之于民，不惟民有所給食，無復變亂之虞，古人相救、相賙、任恤之政，亦復見於今日，顧不偉歟！因書此以爲同志告，幸相與勉而行之！隆慶《岳州府志》卷一八，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又見雍正《湖廣通志》卷一〇一。（楊世文校點）

李從命

李從命，理宗時知餘杭縣。

鄒忠公陳忠肅公題名跋　淳祐九年

物境之勝，因人而尤勝。如東西二林得平原公，上下兩竺得眉山老，皆與佳客同游，復親題名氏於碑巖之上，好事撫拓，以爲雅玩焉。是邑佛日精舍，有紹聖三年張子履所題版壁，逮今猶存，同與游者鄒道鄉、陳了翁、趙明遠輩。若夫鄒、陳之賢，視前二公何慊哉！主僧本倅指以示予，因浼壽諸石。《咸淳臨安志》卷八一。（楊世文校點）

杜去輕

杜去輕，字端父，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旃子。有文名，工書畫，不事舉業。見元吴師道《禮部集》卷一六《杜端父墨蹟》，《萬姓統譜》卷七七，《宋詩紀事補遺》卷七三，《宋元學案補遺》卷一。

興教寺祭田記　淳祐八年二月

王政不復，民不能常有其産，産之爲釋氏有者，法視官有，官有不通貿易，故久。民有不保其不

貿易，故不常。由是人之欲以奉其先者，多歸産于釋子。嗚呼！浮屠氏不載於祭經，彼舍其親而奉他人，爲德固悖。今有田不以自奉其先，顧乃屬之於彼，可病也，亦可憫也。蓋人莫善于奉先，奉先莫善于能久，欲久而無其方，必度其可久者而託其久，於迹若礙，於號爲通。苟即其不可取而泯其可取，寧不廢秉彝之初心乎！秉彝所在，雖顛倒横流，終不能忘故。釋祖既以割愛辭親爲教，復力陳四恩之重也。蘭谿興教寺僧若虚與其徒普安買田歸之於院，爲其父母師長忌日之用，似之矣。院按舊記，創自唐寶正年間，去今未幾，世事幾變，遷院故如舊人，惡得不謂其可久耶？其間有擾異鱗、致靈像之傳，人又謂足以久其院者。今更爲大丞相范公祝釐之地，庭宇由是聿新，得非亦謂其可以託久乎！託久，久也；秉彝，久也。於是二者有真久存。既書人之所謂久者，又發其真久者併書之，其將有待於後人也。若虚端實真恬，不崇浮誕，别居妙智菴，人不召而自施，持銀米不盛鐶斗，稍有積，悉以奉衆。緣大丞相雅重之，其誠之感動若此，是亦有得於前所言者。其徒來具道其故，故爲之記。忌之日、田之畝見碑陰。淳祐八年二月八日。《癖齋小集》附録，南宋群賢小集本。又見光緒《蘭谿縣志》卷三。

建法堂記　淳祐十年七月

先王之教尼，人心失所係；釋氏之法怪，易於動人。於是人自怪而入釋，未問也，特以以怪而求釋者，必以入水蹈火爲神通，及冒水火而焚溺，必棄其法而不信。既失於此，又失於彼，至是茫無所

係，乃一任私情之所欲爲。所入既差，其流弊甚可畏也。嗚呼！釋氏之法，恐未盡怪也。吾雖不學釋，亦嘗求其故矣。觀其立貪、嗔、癡之戒，最合道理、近人情。獨其徒謂戒之外爲神通，又謂戒爲小乘，神通爲大乘，相祖之勞，卒不知其法爾。今之挾權勢而專廩藏，啗豪富而視施予，哀星殖髮，過於市賈，其起居坐卧之所縝麗精堅，無慮不盡。至如奉事莊嚴之地，則蘚壁蝸痕，風踣雨陊，使之自知其法決不如此。蘭溪縣建福寺僧行昱，好方便三昧，悟大醫王心，拯諸有患，人不召而自施，稍積以辦衆事，其視貪、嗔、癡之戒庶幾乎！其能自知其法者乎！法堂以端平三年八月重建，又觀音、延壽、長壽及諸天等像，寺有羅漢，亡其半者數十年，堂成，像亦復新，以金璧皆稠，置唐之上，甃砌廊廡，繪彩楹題，隨力隨舉，兹不具陳，特其寺中之事，舉於外者不在此碑。案舊碑興於周顯德六年，再興於天禧二年，迄今二百餘年，未有興之者。僧行昱奮然興之，幾年不興，不足爲昱病，今昱以爲病，亦可以占其心矣。昱之徒來乞記，予懼不能發儆世語，且將自明其不隨也，故析其怪之説以叙之，復終其詞曰：只此一法，便爲此堂説法之法；若以天花亂墜、頑石點頭爲法，即爲非法。淳祐庚戌七月記。光緒《蘭谿縣志》卷三，光緒十五年刻本。

時思庵記

有僧友賢觸熱訪予京邑，援雅故而有請：「友賢高祖諱約，生六子，曰岡、最、富、皎、榮、

樞，乾道間歸藏高村之原，歷六七世，子孫數百指，以儒學著於州里者項背相望，皆隱德所致也。榮爲僧，有至性，居廬終制，猶不忍亡。兄弟相謂曰：『制終而思無終，孝子執親之喪也。今榮也僧其貌而不忍棄其親，吾其忍棄榮乎！』乃命其廬曰時思庵，撥田三十畝，樵與山，蔬與園，爲單鉢僮侍之備。榮不受，曰：『僧也何以業爲！』强之曰：『設子不爲僧，能不歸此於子乎！子貌僧而行儒，吾得視子僧乎！』立書與之，嚴規式，示子孫勿畔。以時思庵入籍，榮保守惟謹，至八傳一如榮在。舊廬三圮三新，視前爲勝。顧世遠而子孫多，恐前人之澤寖微，不體時思之義，願夫子爲之記。」乃叙其巔末，而銘之曰：古者有爵有德，則官爲之置守冢。近世立庵，亦遺意也。或謂不由官，非也。官固未嘗禁人之奉先也。後之人思念及此，雖春秋代謝，百世而祖不忘也。光緒《蘭谿縣志》卷三。（以上楊世文校點）

韓　境

韓境，字仲容，號安陽老圃，會稽（今浙江紹興）人，韓琦六世孫，冠卿從子。嘉熙二年進士，調江陰軍司户參軍。官至直史館、秘閣。嘗以尚書省架閣官言事，被貶於婺州。與從兄燮齊名，稱二仲，傳劉清之學，詩書筆札皆工。見《魯齋集》卷一二《跋韓初堂帖》，《寶慶會稽續志》卷六，《宋元學案》卷五九，嘉靖《江陰縣志》卷一二，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八。

全芳備祖序

寶祐元年八月

類書之作，其來尚矣！自唐宰更有《藝文類聚》，白傅有《六帖》，至我朝元獻有《類要》，宜無復加矣。近世乃有《建章萬花谷》、《事類本末》諸書，大概誇多於品彙，競美於纂輯，而原本祖、萃羣芳者闕焉。天台陳君少負傑特，讀書數萬卷，目力所及，如富人坐日中之肆，細大涵蓄。感萬物敷榮，乃獨致意於草木蕃廡，積而爲書。思襲前人之躅，以補後來者之闕意，是以嘗客游江淮，縱觀宇宙山川之盛，舉凡舟車之會，人力所及，蒐覽之餘，可以廣紀載、備討論者，畢録無遺。於是物推其祖，詞掇其芳，數十大家之作俱在，而騷人墨客之詠亦不廢，不知螢幾聚，雪幾映，剡溪之藤凡幾閱，而《全芳備祖》之書成矣。陳君益斂華就實，由博趨約，研精洙泗、濂洛之書，折衷於渡江諸老，凡昔之泥於物者，今皆反諸心矣。心有經，因知有録。凡昔之會於心者，今皆筆於書矣。名公鉅卿嘉歎不少置，嘗以呈天子之覽，陳君不可謂不遇矣。一日，陳君過予山陰澤中，貌癯氣腴，神采内澤，有道之士也。手數巨編以示，且歎曰：「吾不幸少事華藻，勤半生以資口耳之談，猶幸晚歸朴素，持一念心，窮性理之蘊。然少年之書，雖吾甚悔，好事者或取焉，欲櫝而藏之，不可得也。」予拱而曰：「盈天壤間皆物也。物具一性，性得則理存焉。《大學》所謂『格物』者，格此物也。今君晚而窮理，其昭明貫通，倏然是非得喪之表，毋亦自其少時區別草木，有得於格物之功歟！昔孔門學

《詩》之訓，有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陳君於是書也，奚其悔！」寶祐元年癸丑中秋，安陽老圃韓境序。《全芳備祖》卷首，農業出版社影印本。

新昌縣修學記

新昌據天姥沃州之勝，自晉、唐以來，文人才士來遊來歌，里之人未有名世者。至我朝石城山人石公待旦以師道自任，始開義塾，教授里中子弟，正獻杜公以郡人來學，文正范公以郡守尤加尊異，儒學之盛，稱於東南，石氏遂爲聞家，士無不知學者。獨學校之建，至紹興十三年知縣事三山林安宅始克成之。自是幾廢幾興，吟諷弦歌之聲寂如也，學不幾於徒設乎！寶祐改元，金華王公領縣事，大懼放失，非所以移風易俗、美教化之本。乃請進士俞彬、黄飛、俞公愷、張漢英、石塤分事傑作，整齋序，新講堂，取《四書》，日與諸生發明天理人欲之辨，援童子之俊者教于學，贊鄉先賢之名世者而立之祠。又推本師友淵源，祠徐公僑以侑文公朱子，燦然目擊而道存，油然意改而心化。士甦省起立，咸曰：「邑雖有學，大夫雖修學，未聞修身以道，修道以教如王公者。今公行受代，不得留，肖其像以爲之祠，叙學之廢興，以寓無窮之思，可乎！」乃相與謀而屬記於境，遂爲之記曰：當宣、政、炎、慶時，天下最多事，威福王食移於臣下，莫有折其奸者。獨尚書石公弼、侍御石公揆、宣獻黄度皆以言責奮擊之，至今凛凛有生氣，國祚以延，諸賢之力也，是令尹崇學校、祠先賢之意也。令

尹名世傑，爲太學諸生，扣閽鉏奸，登乙未進士第，所至以廉稱。其來新昌，有惠政，犴獄屢空，可以觀其學矣。萬曆《新昌縣志》卷七，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以上楊世文校點）

李　迪

李迪，字愛梅。端平末爲揚州州學教授，後知鎮江軍。淳祐八年知常州，十二年知廣州，民户納地基錢，一切除去。見《思賢録》卷三，乾隆《江南通志》卷一〇二，《南宋制撫年表》卷下。

景鄒亭記

端平丙申，迪分教維揚，後道鄉先生百有餘載，訪其手植四柏，則非舊存者，乃嗣植之學廳之左，闢一亭，榜曰「景鄒」，於以景行先哲也。距今逾十年，獲試郡先生之鄉，公餘登高爽，憑欄訪古，有指示余者曰：「松柏在望，先生之佳城。」余驚而歎曰：「先生在兹乎，九原不可作。」感予所遇，若有相焉，敬以「景鄒」易舊扁。先生芳名勁節，輝映千古，登斯亭也，使人忠君親上之心勃勃乎不可遏，匪直曰夸高爽騁游觀云。《思賢録》卷三。

祭鄒公墓文

維淳祐八年戊申三月日，知常州李迪。嗚呼！先生精忠勁節，一代偉人。迪向也幸分教蕪城，踵先生之遐躅，竦瞻宫宇，拊植栢之長青。越十餘載，叨守毘陵，託先生之梓里，遐馳邱隴，又嘗慨拱木之繁陰。雖先後之相望，猶親挹其典型。靖惟先生講學，友龜山、了翁以爲朋，泰陵擢寘諫霤，蓋先生自此而升。知必盡言，言必盡誠。數當軸之六罪，將以折權姦之焰；抗停册之三奏，期以選淑德之英。顧懷忠而觸罪，而豈沽賣直之名？既而崇寧初政，首奬直聲，趨還舊省，鼎鼎顯榮。居封駁之要地，主公論之夏盟，膺筆削之重任，發潛德之幽馨。是毋怪乎僞疏之未出，而此身已不容一日安於朝廷。雖然，車轅再南，一葉甚輕，固先生所以順乎上，亦先生有以寧其親。報國片語，勉之服膺，安得不於其去也勇而往，其歸也笑而迎！嗚呼！蠻煙瘴雨，飛鳶墮翎，曾剛大之莫奪，而疾疢之重嬰。甫閲知命，竟隔杳冥，世事寖以日異，言之猶可痛心。若夫節以諡忠，陞之西清，於以雪九原之沈冤，於以昭中興之寵靈。百世之下，凛凛如生。嘗訪公嗣，獲窺公文，展敬墓下，厥有舊聞。暮春之月，元巳之辰，會寓貴暨寮寀，式昭薦於溪蘋。此心耿耿，公其監予以景鄒之亭。《思賢録》卷三。

（以上李文澤校點）

黄夢松

黄夢松，字仲植，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登理宗嘉熙二年特科。淳祐十一年以史館檢閲除秘閣校勘。寶祐中任福建制置司幹辦公事。見《南宋館閣續録》卷九及所撰《祭孫夢觀文》。

祭孫夢觀先生文〔一〕 寶祐四年

吾國之脉，脉以諸賢。責備其間，誰歟德全。皎皎夷清，或激而偏。穆穆惠和，或流而圓。不激不流，惟公獨然。慈湖其鄉，泰山其傳。渾融一致，孰後孰先。掇科入仕，踰三十年。眼閲餘子，紛紛乞憐。榮辱頃刻，加膝墜淵。豈無砥柱，頹波不遷。結知九重，謝絶夤緣。出藩入從，鳳笞鸞鞭。指日可見，冕集飛蟬。公謂富貴，如風中烟。萬古不磨，名義爲堅。蒼佩解去，有雀銜鱣。青瑣駁奏，逐雀者鸇。身輕一葉，祈閒屢牋。帝不可留，借重蕃宣。丹山峨峨，碧灣潺潺。民彫土瘠，疇敢或前。公古元結，曰我所便。觸熱南來，赤帷甫褰。民物蘇醒，露潤颸鮮。頌聲四起，壽公歲千。黄堂深睹，賓之初筵。曾不越宿，玉樓已仙。仁胡不壽，疾胡不痊。民之無禄，俾公逝川。凡我僚屬，日指周全。公今往矣，中流失船。盍簪一酹，泣涕漣漣。善類星稀，如何蒼天！《雪窗集》附録，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劉琳校點）

〔一〕此爲以下人聯名致祭之文：黄制幹夢松，陳制幹一愚，儲教授櫟，趙察判善魁，趙節推，趙察推，施知録晞祖，建安王丞珉，趙司理時玲，趙司户希違，趙司理與率，蔡司法應龍，池監場伯琦，趙權宰榘，唐權宰慶逢，趙簿與眠，林尉開祖，饒尉夢得。

周　坦

周坦，字平仲，一字平父，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嘉熙二年進士第一。淳祐元年以特差充鎮東軍節度判官，除正字。二年除校書郎，三年除著作佐郎，四年差知安吉州，五年除工部郎官，歷官至殿中侍御史。見《南宋館閣續録》卷七、八、九，《宋史》卷四三、四〇九、四二四，《宋歷科狀元録》卷八。

乞糾察釋奠不肅奏　淳祐八年正月

春秋釋奠于先聖，禮典至重。比年樂奏未終，徹俎紛紛，大不肅。自今乞令監祭官糾察以聞。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論楊棟奏　淳祐九年十月

知建寧府楊棟任成都制幕時，盡載激賞庫珍寶先遁，陷丁黼于死，致全蜀生靈塗炭。《宋史》卷四三《理宗紀》。

羅從彦覆謚議　淳祐七年

士有處身隱約而道德問學足以師表來世，雖生無一命之爵，身没之後，斯道之傳愈久愈光，所以爲人心綱常之標準者關係甚大，則沿流遡源，節惠之典，安可闕也！羅公從彦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概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傳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静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録》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模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奉常謚公曰文質，於法爲宜〔一〕。《豫章文集》卷一五。

〔二〕文末原尚有：「五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右劄付本家照會，準此。淳祐七年十月。諡告闕。」

雁山普照院改惠雲院碑記

雁蕩山普照院始於吴越錢王給僧以建，其制寖備於穹嶺之原，後避虎害，遷於莒溪。徐君榮祖大父科公即其遺址修復古構，借爲養閒之所。其性僻，植松數箇於楹之外。歲寒，相孚高節，扁曰「晚翠齋」。榮祖見學宫隳缺，鄉賢俱讀書本山廣嚴諸庵，慨然以繼緒爲任，值摧剥者而增飾之。於嘉定十七年甲申臘月，肖宣聖像以饗之，其以新易故，亦惟以祀典當嚴爲務，會同志肄業其中。感上天垂燾，裔雲惠然，舒錦榱桷，稱其觀美，應其嘉瑞，豈曰人謀，若有神相之異者。噫，聖人之尊雖不盡繇此而盛，然必知尊聖之道而後能有爲。於此以修墜興作成式，則神之相之，信非偶然也。榮祖敏於從事，鏖戰棘闈，藏修之輩，咸賴嗣葺而得興學校，有功於斯道，感天之惠雲，故顔其院以奬芳傳，以紀成績。予聞榮祖之重爲斯舉也，以院在荒服山水窮絶之間，而學問日隆，俾崇政鄉得遂教養於縱弛之餘，而秀彦躋於顯庸，是則有益於世非小補也。《南雁蕩山志》卷九。（以上沈治宏校點）

郭夢龍

郭夢龍，字能甫，福州閩縣（今福建福州）人。登端平二年進士第。淳祐八年爲雷州學官，咸淳元年以承議郎任郴州通判。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二，萬曆《郴州志》卷二及所撰文。

雷州府學登科題名記　淳祐八年

國家三歲一舉士，士挾所長戰藝於京師者以萬計，至上其第於太常則往往惟中州爲盛，嶺以南僅一二焉。豈地之生材爾殊哉，或者功名否泰之機，其消長有候耳。比年以來，雷之文士日益振，鄉曲之英聯鑣西馳，殆風作而氣使之。歲在丁未，州學正陳宏甫果以經學第進士，是正郡博葉夢材典教也。越明秋，葉郡博職滿，夢龍以及瓜至，視篆甫一月，宏甫亦以衣錦歸桑梓，與有榮焉。同志者諗余曰：「是雷之盛事也，欲鏤石以紀氏名，可乎？」余躍然曰：「昔劉蛻首以荆州鄉舉取科，鄉人稱之爲破天荒，既而舉不乏人。今宏甫亦雷之破天荒者，繼自今源源相續，其視丁未進士榜猶增光焉，合碑於學以待來者。」衆曰諾，請爲紀之，予不能遜其責，於是乎援筆以書云。嘉慶《雷州府志》卷一八，嘉慶十六年刻本。（黄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七九九五　郭夢龍

應　俊

應俊，號東野，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人。嘉熙二年進士。景定間歷知宜豐、新昌縣，後知處州。著有《琴堂諭俗編》二卷（存）。見《萬姓統譜》卷五七，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八及《四庫全書·琴堂諭俗編》提要。

琴堂諭俗編序　景定二年

昔鄭、彭二令君知鄉邑時作也，大意在於先教化、後刑罰，使風俗知勸，人皆爲士君子之歸。然世之作邑者往往困於文書之期會，窘於財賦之煎熬，齊民之道，惟知有刑罰而已，奚暇以教化爲先務哉。如二令君之待斯民，亦可謂仁也已。余學製宜豐，每念無以及人，而人之相欺、相陵、相鬬、相奪、相戕賊、相詆訐，以唆教作生涯，以脅持立門户，風俗之弊，視鄭君所謂違理逆德之事、彭君所謂乖爭之端，情態萬狀者殆有甚焉。因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斯民之生，未嘗無良心也，其所以陷溺其良心，不好德而好訟者，蓋亦刀筆之習相帥成風而不自覺耳。余公退之暇，遂取舊編，附益之以前言往行，以廣二令君未盡之意，凡以訟來者，隨其事示之，間有感

悟。然猶慮不能家至户曉，乃捐俸刻梓以傳。使爾民之於家庭、於族里、於親戚朋友遞相訓告，率而行之。勿狃故習，勿犯非法，但可以遷善而遠罪，即可以昌門户而益子孫，所爲不昧，天亦不違，此可謂自愛其身者矣。爾民幸聽，毋忽諸。辛酉秋，瑞芝亭長天台應俊書。《琴堂諭俗編》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黄錦君校點）

四書纂疏序

朱子《四書》，如日星麗天，萬象昭著。然學者儻不精體深驗，而以易心讀之，則毫釐之差，違道已遠。蓋其語脉流行之處，辭氣抑揚之間，皆精義至理之所遇也。格庵趙公始作《纂疏》，蒐輯一門師友之言，字字研覈，又爲推説其所未備，而後讀者渙然怡然，皆得其門而入。朱子有功於《四書》，格庵又有功於朱子矣。俊叨恩守括，乃以邦人之志請入梓，教授倪君澄、王君慶高先後爲校讎，且涖其役。《論》《孟》成，會縉雲令王君既濟已刊《中庸》、《大學》，遂併列於學官云。《經義考》卷二五二。（此篇劉琳校點）

高不儔

高不儔，字壽卿，蒙城（今安徽蒙城）人。淳祐八年至十年知道州，請祠得允。開慶元年復知潮州。見本人《澹山巖題名》，雍正《廣東通志》卷二六。

蔡西山先生祠記

日月久晦，忽開而明；雷霆久蟄，忽振而驚；吾道久否，忽泰而亨。是理在天地間未嘗終泯没也。慶元黨禁，善類吞聲，朝柄下移，奸臣亂政。朱文公以一代名儒召至長沙，目擊時事，如有隱憂，一疏則曰惜名器，再疏則曰正綱紀。未幾盜憎主人，羣憸側目，名道學爲僞學，指正人爲邪人，發言盈庭，翕翕訾訾，于是文公辭歸而西山蔡先生謫居瀟水上矣。先生幼而穎悟，長而博洽，從文公遊，升堂而入室，由是言者先及之。然先生自任以道，自信以天，未嘗以死生禍福介懷。至春陵閉門讀書，罕與時貴接，士之就有道者户履幾滿。後三年以疾卒，邦人思而祠之。開禧三年，聖天子奮發乾剛，斥逐蒙蔽，乃詔贈九品官，公論至是而大明，前枉至是而頓雪。豈非晦而明之日月，蟄而驚之雷霆，否而泰之吾道與？不儔以戊申冬領郡事，道得陽繡使宋先生出示一帙曰，此西山文集及紫陽夫

子往復帙也。既而謁祠下，數椽寥落，風振雨淩，顧簷徘徊，感慨罔極。鳩工聚材，增而新之，程督工役，不數月而竣事，廢官田以奉祭祀之禮，立掌祠以專灑掃之勞。重鐫文公往復帖嵌于環堵之室，非直爲美觀，其有繫于風教大矣。先生之孫沅持江東憲節，以書抵不儔曰，記文不可緩，却非私家子弟所當秉筆，再三以囑不儔，辭不獲。緬維先生姓氏譜系與平日著書立言則有遺藁可考，姑述其概而爲之詞曰：先生之風高兮疑山蒼蒼，先生之餘波兮瀟水茫茫，瞻先生之遺像兮一瓣心香。道光《永州府志》卷六，同治六年刻本。又見嘉慶《湖南通志》卷一八六。

澹山巖題名

淳祐十年九月

蒙城高不儔壽卿淳八戊冬領春陵郡〔一〕，淳十戊春丐祠得俞。季秋望後三日，道經澹巖，艤舟岸下，登山入洞，瞭然一鏡，歷覽奇觀，以快瞶瞶。方豁然涪翁所謂「澹巖天下稀」之句，昔聞而今見之，亦自謂無負此行。時領學生彦準、館人合沙林掀、羅夢協偕到，乃慧明主人元秀爲之領袖云。道光《永州府志》卷一六，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四。（以上黄錦君校點）

〔一〕底本原按：「前高不儔作《蔡西山祠記》乃淳祐九年，則此淳八『戊』字當是『戊』字之譌，蓋云淳祐八年戊申也。下云淳十戊者，則是淳祐十年庚戌也，宋末人往往有此等語。」

全宋文卷七九九六

胡太初

胡太初，字太初，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人。余潛子。登嘉熙二年進士。淳祐四年，授建康府學教授。十一年，以國子博士除秘書郎。十二年，出知全州，同年移知處州。寶祐間知汀州、饒州。景定五年除兩浙運判。咸淳二年擢太府卿，知臨安府。著有《晝簾緒論》一卷（存）。見《南宋館閣續録》卷八，《景定建康志》卷二八，《咸淳臨安志》卷五〇，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九二《汀州重修學記》及卷六三、卷七〇除官制詞，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一四、一二八，雍正《福建通志》卷二六，及本人《晝簾緒論跋》。

晝簾緒論序

端平二年六月

析圭分爵，從政涖民，等爾，而於治邑獨憚焉，不敢易視歟？謙訪再三，辭不獲命，乃退而冥搜邑非果不可爲也，或者材與學未之副也。外舅通直天材家學，見稱於時。試邑香溪，游刃無全牛矣，將有行也，規規問政，若無所能者，豈非以衆所鑊湯以喻其煎熬，償債以狀其不得已之意。嘻，

疇昔鯉庭所親見、所習聞者，條爲十有五篇，目曰《晝簾緒論》，以代郊餞之什。夫爲政本不可以言語文字傳也，而所能言者又特政之糠粃，烏用是呶呶哉！昔傅琰父子爲令，并著能名，乃有所謂《理縣譜》，然則言語文字容可傳也。神物啓秘，《縣譜》復出，是編幸投之苦海云。端平乙未季夏吉日，天台胡太初述。《晝簾緒論》卷首，百川學海本。

晝簾緒論跋

寶祐元年五月

愚守括之明年，親友陶雲翔寄《晝簾緒論》一編來，曰：「子前二十載遺我先君，使善治邑香谿者也。我謹藏不敢墜。今子統邑七，治之皆善不善，子之事，盍還以淑諸？」愚閱之矍然，既而劃然大笑。有客在傍從臾，因又慨然曰：「教玉人琢玉，愚所不敢也。與吾寮寀同歸于振職寡過，愚所深願也。敬聞命。」筆吏尋以謄繕煩猥告，乃傳諸梓。寶祐改元仲夏吉日，天台胡太初識。《晝簾緒論》卷末。（以上劉文剛校點）

吳驥伯

吳驥伯，字仲良，福州連江（今福建連江）人，淳祐七年登進士第。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二。

全宋文卷七九九六　胡太初　吳驥伯

連江縣平糴倉記

淳祐八年十月

淳祐八年良月，邑之平糴倉成，建陽游侯義肅所建也。邑民感侯之德，植碑於倉，以紀其蹟。竊維郡邑委積，古良法也。其後有平糴之令，常平之義。平之云者，斂散以民，蓄有餘而備不足也。常平環邑有之，而歲輸幾何，脱遇水旱，涸轍勺水，豈能枵腹以待！矧茲邑濱海，土狹民稠，歲豐惟恐不給，民藉航海之利，半仰食浙粤。然米舟輻輳，竟欲速售，率爲小艇，洩之傍邑。間有蓄藏之家，求多取於贏。屬歲少歉，粒價日翔，方思所以賑卹，而邑帑赤立。富商有蓄米者，勸之市以平價，繼而官廩發焉，邦人大悦。侯曰：「事出卒辦，何如有備於其先？惠行一時，孰若無窮於其後？」因思晦翁有言：救荒只有儲積之計，若臨時賑濟，安有恩惠及民？遂建倉里社，剗浮剔蠹，於版帳外斥其餘若干緡爲糴本。粒米狼戾，則因市值之平以收之；民食稍艱，則用官直之平以散之。立督正更掌，而丞總其事，吏惟供奔走，於出入無與。豈惟貧户爲便，而商船樂現銀之交，産户省敷糴之擾，先常平而發，有以佐公家之不逮。一畫措而百利隨，至哉，仁人之用心也！慨今之試邑者，膏脂自潤，遑思利民？視官爲郵，誰爲數百年之慮？若侯真覺道愛人者歟！昔子罕以身率下，宋無饑民，君子知其有後於宋。我侯厚施於民，天厚侯之報未艾也。民國《連江縣志》卷二〇，民國二十二年刻本。（刁忠民校點）

陳　模

陳模（一二〇九——？），字子宏，號月庭，吉州永豐（今江西永豐）人。寶祐中著《懷古録》三卷，評論古今詩文詞，今存。見《懷古録·自序》及卷中「予兄草庭嘗論半山詩」條。

懷古録自序　寶祐二年四月

詩不古，文不古，風俗不古也。故凡先正格言，與夫平日得於父兄師友之訓迪講明，一言一行之合乎古者，皆筆之，庶志乎古者，猶於是而有考。夫詩文亦末矣，然世道之升降，風俗實爲之；風俗之污隆，則文章與之高下。是以天下之治亂每驗於斯，風俗之轉移每驗於斯。嗟夫！金口木舌之不鳴，天下之相告詔者非古也久矣，奚獨詩文爲然哉！作《懷古録》。寶祐二年甲寅四月既望，月庭陳模子宏序。

是編率本敷明先正之所以言，時或參之己見，則亦其所見如此，非故求爲新奇，以駭人之視聽者。觀者若曰訑訑，予固已知之矣，則是編非爲訑訑者設，爲或不是者而設也。模又識。《懷古録校注》卷首，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校注本。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四。（劉琳校點）

周邵虎

周邵虎，道州（治今湖南道縣）人。淳祐中爲永州祁陽縣丞。

浯溪小憩亭題記　淳祐十一年冬

淳祐己酉春，春陵周邵虎，以□□權邑佐。明年夏，文昌河内李公由桂帥制京湖，道三吾，駐舟崖下。跨峿臺，陟笑峴，徘徊半山間，得地盈數尺。大江帶其前，奇石圭其後，修竹古木，且蔭且映。公撫翫久之，載色載笑曰：「是可以小憩，何不亭之？」明日祖別，請名於公，大書曰「小憩」。既名矣，邵虎乃出綿力，復得□僧慧圓相與樂成之。又明年冬，邵虎得替東歸，因援筆以紀亭之所由作。□□者觀李公之心畫，會名亭之真旨，竦而敬，默而識，將不特爲溪山駐，且當爲李公駐。是亭也，蓋此峿臺、笑峴相刮目，而浯溪又添一段公案云。《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九三。又見道光《永州府志》卷一八，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七，《吾溪志》卷三。（沈治宏校點）

沈元晟

沈元晟，淳祐間人。

大佛頂首楞嚴義疏注經後跋　淳祐九年元月

《楞嚴義疏注經》板開歲久，湮没者四十有九。旁搜注本，命工刊湊，復成部帙，用廣其傳。惟願教海恢張，法門瑩徹者。時淳祐己酉上元日，清湖沈元晟謹識。《首楞嚴義疏注經》卷末，續藏經第一編第十六套第四册。（沈治宏校點）

常　挺

常挺（？——一二六八），字方叔，號東軒，福州連江（今福建連江）人。嘉熙二年進士。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秘書郎兼考功郎官。出知衢州，拜監察御史。遷太常少卿、兼直舍人院、起居郎、工部侍郎、給事中，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漳州，改知泉州。歷兵部、禮部尚書。進《帝學發題》，遷吏部尚書。咸淳三年

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封合沙郡公，拜參知政事。四年致仕，尋卒，贈少保。《宋史》卷四二一有傳。

三王法度禮樂如何論

論曰：法至聖人而止。聖人之治，至於盡君師之道而止。蓋君道立則天下無餘法，師道立則天下無餘理。君道不與師道而相維，雖有良法美意，其何以行之哉！三代之興，更數聖人而植立千餘年之天下，殫智畢力，以爲經世之規模，是豈徒法云乎哉！道莫大於君師，聖人迭出而任之，導迪人心，措之極和極順之內。彼其心志浹洽於道教之久，一旦有所設施，則其耳目狎熟，以爲吾聖人之立法議制，皆遺我於便且安之地也。有順從而無强揠，有和懌而無睽疑，茲其一法一度之立，可以更萬世而不變。是非不能變三王之法度，而三王禮樂之教有以維法度於不容變也。法度立於君道，禮樂出於師道，君師之道並行，此三王之法度禮樂所以爲盡善也歟！三王法度禮樂，請申荀卿之論。吾嘗求其所謂法度矣，《關雎》、《麟趾》之詩，則有其意；《小雅》、《魚麗》之詩，則不多辭。蓋致太平一書，則聖人之心術智慮無遺焉。吾固知法度者，君道之所由立也，至於禮樂者，果鐘鼓云乎哉！果玉帛云乎哉！求之六經格言，禮一順也，樂一和也，和順之外無禮樂。禮樂者，誠師道之所自出也。然則，禮樂與法度二歟？曰：禮樂固與法度二，而法度自禮樂出則一也。何者？聖人以一身而任君師之責，

君道、師道會於聖人之一身，法度禮樂安得岐而二之？大抵禮樂者，人心和順之本也。本此和順，則法度可以行；失此和順，則法度雖欲行而不可。故自吾師道之立也，以是禮而導人心而强矯之耶？將於人心而順之耶？此君道所以待師道而並行也。故自吾師道之立也，以是禮而導人心於至和。人心安於和順之天，知有禮樂，則知有法度。然則，師道立而君道亦至矣。吁！此言治者止於三王，而三王之治亦至於盡君師之道而止也。思昔三王之興，上繼三皇五帝鴻荒之治，下開百千萬世文明之運，以開闢天地之規模，而極世變江河之思慮。中間千有餘年，所以維持人道之大經，接續人文之脉絡，蓋於數聖人有望焉。聖人亦曰：君國子民之道，不容一日不盡心。父師不及之功，尤不可一日而無教。是故禮人心之禮也，樂人心之樂也，聖人因之而教禮樂焉，叙爲彝倫，修爲人紀，置之充然大順之域。夏篆之用、殷輅之乘、周冕之服不與焉。洽爲德澤，流爲雅頌，納於藹然至和之中，《大夏》之興、《大濩》之作、《大武》之奏不與焉。當時之所謂禮樂，惟見其四極和寧而已，惟見其萬民咸悦而已，惟見其江漢無犯而已。斯民難與慮始者，今可與之樂成。相與立法，蓋不獨已日而乃孚。是何也？教之以師道也既至，則與之相從於君道也固宜，一旦創爲法度，斯民不驚且疑，安其教則安其政矣。故井田什一之法行，天下知其遵我向善矣；創爲校庠序之規，知其教我也；設爲封建之制，知其字我也。人心未易曉明，立一法而猶不聽，三代聖人一法度之立而斯民共之，如律度量衡之不可易。吁！人心一和順之機，蓋於是乎見。惟其因彼禮樂之和順而立我法度於無窮，故法度立於一時而一時便且安，法度傳於子孫而子孫便且安，法度

行於千萬世而千萬世可以長守而無變。夏嘗亂其紀綱，而紀綱終不可得而亂；商嘗缺其法度，而法度終不能不復。是法度未嘗不可變也，抑人心禮樂之澤不可泯也。苟卿子謂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吁！法度禮樂，三王豈有他技巧哉！蓋以盡君師之道而已。雖然，三王之法度禮樂，非一人之爲也，抑非一日之積也。蓋自皇治既降，帝文始開，堯舜氏作，其爲風俗計也已悉。衣裳宮室之制，得於十三卦之先；命夷命夔之教，載之二典而可覆。然則，法度禮樂興於唐虞，盛於三王，而大備於成周之世，其闡創始有由也。故不觀荀卿定法度、制禮樂之言，無以知三王備王道之成；不觀揚子雲法度彰、禮樂著之論，無以知唐虞開帝功之始。吁！帝王不作，君師之責吾誰歸？謹論。《論學繩尺》卷一。

鑿泮池記

邑學舊有泮池於學之外，非古制也。陳侯沆蒞茲邑，學政具舉，乃遷池於學門之內，增而大之，比舊三倍，中造橋以行。池長五丈，廣十餘尺，深六尺，縻錢四十萬。時公帑赤立，侯勇爲之，悉出己俸。經始於寶祐三年仲冬，次年仲春甲戌訖工。侯清漳人也，北溪先生姪孫，自號石溪云。民國《連江縣志》卷二一。（以上王曉波校點）

鄭熙載

鄭熙載，字宅之，紹興府餘姚（今浙江餘姚）人。淳祐元年進士，淳祐中爲贛州學官。見本人《龍虎巖題記》，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八。

龍虎巖題記　淳祐八年三月

淳祐戊申莫春上澣，校官會稽鄭熙載宅之，率在泮甄起新叔埜、曹淇伯任、羅萬彦才、陽興國仲祥、劉應淵子澄、劉卿月冲可、黄應父宋英、袁森茂材、謝正卿純卿、李囦仲淵、池煥堯章、許坦平仲，修隱君祀。仰止晴崖高潔，清風襲人，與浴沂舞雩同一機籟。竣事，摩挲趙、周舊題，細詠蘇、林遺什以歸。期而不至者，幕府古汴趙善栻德欽。李文、鄧忠刊。《贛石録》卷一，石刻史料新編本。（王曉波校點）

唐廷瑞

唐廷瑞，字君祥，號容齋，歙縣（今安徽歙縣）人。寶祐四年爲特奏名進士，授福州文學，調遂安簿。官至總幹。有《容齋雜著》十卷。見《萬姓統譜》卷四八，《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一。

康範先生行狀　嘉熙二年十月

維汪氏之先，自魯成公支子食采於汪，子孫因氏焉。漢龍驤將軍文和渡江居於越，新安之汪自越而遷。今徽之神曰顯靈英濟王，唐初以忠受知高祖，封越國公，實績溪人，故績溪汪氏爲尤盛。蔓於我宋，俱以儒世其家。先生名晫，字處微。曾大父激，三與鄉薦，以南郊恩授文學。嘗游黄門蘇文定公門，家藏蘇公手澤猶存。曾大母古靈陳氏。大父文中，罹宣和睦寇之禍，避地和州。賊平歸，立家於兵火餘，雖窘匱貧苦不能自給，而解衣推食以濟鄉人猶如平昔，有陰德，家復以興。大母崔氏，繼孟氏，淳熙慶恩封太孺人，制所謂「德足永年，孫嘗論秀」是也。父三錫，母葛氏、滕氏，滕蓋吴中少師章敏公曾孫女。先生滕出也，紹興壬午二月二十有二日生，夙喪其父。長兄暘有隽才，嘗領鄉薦，習周六典，與同郡直閣汪公文振同師。其後鄉貢君招致以教諸弟，先生從汪公學，日誦數千言，

耳目所過不復忘。爲舉文每一篇出，同舍生多不及。倜儻有大志，甚期用於斯世。慶元癸亥，鄉貢君以五舉得官不受，卒以死，先生曰：「吾兄止此，如吾何！」開禧丁卯，先生猶覓舉闕下。時方用兵，事日異，因客邸中重午有感，賦小詞，慨然曰：「是尚可求仕也歟哉！」即歸不應舉，因此遂棄舉文，翛然無世累，不以名第介意，鄉人高仰而欽慕之。嘉定壬申，年方五十，元妃胡氏卒，手營一丘。縣南五里，山如碧玉環，慕李愿盤谷之趣，結屋其中，名曰「環谷」，作堂以「靜觀」名之，取程子「萬物靜觀皆自得」之語，賦詩十絶以見志。屋成，無日不徜徉泉石間，樵夫、耕叟、漁人、牧竪皆能與之接慇懃，見者指爲神仙人。自非疾忌，未嘗不在谷中。時春秋逾六十，風雨寒暑不遠出，作堂先廬，名曰「善養」，自謂有得於孟子養氣之旨，大書此章於屏，至老常居之。給事袁公甫爲徽守日，雅聞先生名。紹定間持江東常平節，一路大浸，先生爲之畫策勸分，貧富安之。袁公行部，廉得其事，持刺造門求見，竟以編民辭。袁公歎惜而去，即以勸分事併狀其節概聞於朝，乞甄録，先生力懇縣令止之。參政西山真公久敬先生而不相識，端平甲午，今察院李公遇來爲宰，西山屬之，求先生言行之實，以逸民論薦，封藁示李公。不幸西山薨，皆未及上。李公在邑，事必咨於先生，倡和尤多。嘉熙改元丁酉歲，先生七十有六，病以死矣。寢疾，李公親問醫藥，請所屬，曰咸無之。賦小詞《如夢令》，以舟自況，有「把柁更須牢，無礙無礙，匹似子猷訪戴」之句。盥手整衣衾，奄然而逝，實四月二十有六也〔一〕。邑人聚哭甚哀，醵金爲仙佛供者無數。李公率屬致祭，及合三老士人會於學宮誄其行，私謚曰康範先生。先生不爲章句文辭之學，而才具周密，識見幽邃，方有志斯世時，於國

治官政民俗靡不究，議論風生，未嘗無及物之心。既謝科場，高蹈丘園，卷而藏之，聲聞益著。其居家處鄉曲，風流典刑猶足以風動四方，薰陶一世。幼遭父喪，甫九歲，哀慕如成人。時大母孟氏無恙，從兄弟八人聚居，先生恭兄友弟，極其至，事大母及其母以孝稱，事同居諸母亦盡其敬。鄉貢君蚤世，先生經理其私，撫其孤而婚嫁之。及人口繁衆，諸房議分田園、器皿、孳畜，惟諸房擇而取之，所不取者，先生受之而已。内行充實，人已知加敬。待鄉人尤篤厚，與鄉之後生言，必依孝弟忠信。死無力葬者爲營辦之，饑凍者衣食之，惫愚者不倦訓誨之，急難求赴愬者救護之。鬬訟不決，先生一言譬曉，分解釋然，至不忍爭者。水旱之災，民不堪命，得先生爲之禱，潦則宿雲開霽，暵則甘霖滂沛，積誠通於神明。有義役者，不逞欲破壞之，先生一力扶持，蹈禍機不少沮。恤窮賑荒，規模尤整嚴，使其一日得用，共帝命而立人彝，厥功茂矣。家庭雍肅，閨門禮法相先，燕居無疾聲遽色。時節事先極其豐，疏果肴羞皆有常品，每祭未嘗敢缺。率家人行禮無敢不敬，每見先世遺跡必有慘容。羣從子弟中有伐丘墓者，泣而止之。撫姻族吉凶慶弔有恩。家雖貧窶，處之澹如，略無戚容，藜羹藿食，布衣帛冠，曾不顧也。愛植花卉，以灌園自適。不求人知，而田里童穉婦女無不知其名。作詩多有妙句，爲諸公所稱。其雜著與所編諸書皆未果論次。娶胡氏，同邑石門人，先二十有六年卒。子男四人，長開蚤世，次燾，次點，俱業儒，季然亦蚤世。女一人，未嫁而亡。孫男三人，寅弱冠，啓、權尚幼。燾等將以來年四月二十有一日奉先生柩窆於環谷之壽藏，與胡氏同兆，從治命也。先事，請廷瑞爲事狀，以丐銘於當世立言之君子。廷瑞後生晚輩，自先叔外祖朱德修父與先生交契良

厚，遂得拜先生牀下，辱收而教之，館穀先生家者，今且二十年，知先生行事不可謂不詳，固不敢以鄙陋辭。而涕泗横流不禁，幾不能執筆，姑撫其實著於石。若其鋪張揚厲以發潛德之幽光，則有李公之誄在。謹狀。嘉熙二年十月三日，門人鄉貢進士唐廷瑞狀。《康範詩集》附録。（黄錦君校點）

〔一〕「二十有六」下疑脱「日」字。

何欽

何欽，字無適，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基子。天才不羣，有晉宋餘風，與王珹以風流文雅相尚，爲忘年交。善草書。見《魯齋集》卷一二《跋何無適帖》，《宋元學案》卷八二，《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二。

蠲免靈芝寺和役碑 咸淳中

靈芝寺係律肆，政和間有元照師持律精苦，四方學子宗慕而來，卓爲梵宇勝會。寺有依光堂，臨據湖曲，重華屢經遊幸，逮今神御崇奉惟謹。寺本吴越故苑，因産靈芝，創爲精藍，故田畝素薄，僧行凡二千指，多持缽給食。史、鄭兩丞相當國日，撥賜霅川沈氏户絶産七百畝有奇，上以充神御瓜華

之用，下以備寺僧香積之羞，常賦和役供輸之餘，在寺廩者亦無幾矣。咸淳丙寅，有請於今太傅平章賈公，遂取和役蠲除之。從來竺梵憑藉國王大臣，茲葛咸戴龍天，亦皆歡喜無量也。主僧宗印既肖公像，又叙本末，勒諸堅珉，謹拜手書其下方。《西湖志》卷一〇，雍正刻本。（郭齊校點）

盧康時

盧康時，邵州邵陽（今湖南邵陽）人，嘉熙二年進士。見光緒《湖南通志》卷一三四。

寶慶府慈幼局記

宋受天明命，以仁樹國，子惠億兆，際天所覆，含齒戴髮之屬，保抱携持，一視同胞。紫雲晏語，天地鬼神實臨之。列聖傳序，緝熙此意，好生之德，覃及娠育。科金條玉，爛如日星，開收養之門，杜棄殺之塗。有司奉行惟謹，長養乾坤，於涵濡雨露，日益蕃庶，本固邦寧。萬億年配天之休，於是乎在。郡居重湖之右，古無亂離，生聚溢乎四境，游手倍於力耕。民貧棄子，習以成俗，豈其性之不仁哉，飢寒迫身，懼爲累耳。長沙趙侯粵出守，訪求民隱，蹙額久之，謂爲民父母，豈忍坐視赤子之死而不救？矧在今更可忽諸？焦心勞思，議以全活，建局曰「慈幼」，凡樽節郡計之贏，料簡在官

之産，簿録奸利之胥，悉畀之局。提點刑獄高公斯得議其事，以官錢千緡佐費，規畫布置，且謀廣之，將由國及郊暨屬邑咸頒之。甫閱端，侯以憂去。富川桂侯謂以監州攝事，廉介豈弟，益勤於民，綜核經理，不遺餘力。得錢爲緡文千八百有奇，田爲畝共百有奇。錢以舉貸而息廉其取，田以募耕而租薄其征。民既兼利，合息與租，以法頒諸貧而乳育不能自給者，期以浹歲，令出，邦人喜而歌之曰：「漢黄潁川，唐陽道州，惠政利溥，孰如兩侯？我民自今，載生載育，無大夭閼，左餐右粥。」桂侯聞之，以語康時曰：「此爲子鄉國計也，盍記之？」固辭弗獲，竊因是而有感焉。昔孟子以惻隱羞惡發仁義之端，若不相爲用者。及觀伊尹思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内之溝中，則知輔吾惻隱之心也。士君子以位天地、育萬物爲己任，民之仁壽鄙夭，孰非己責？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苟有利民，寧復自愛？蓋不若是，則天下之窮民顛連無告，吾亦恥不得爲仁人？矧敢塞其源而涸其澤乎！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吾見是舉也，有推行，無阻撓，有封殖，無廢易，罔俾邦人異時追咎曰「仁心仁政至某而斬」，則羞惡不失而惻隱常有，其惠利顧不愈久愈溥哉！願以是諗來者，俾勿壞，庶幾昔人孟水抱兒之意云。嘉慶《邵陽縣志》卷三四，嘉慶刻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二三七。（郭齊校點）

朱南傑

朱南傑，丹陽（今江蘇丹陽）人。嘉熙二年進士。淳祐中爲海鹽澉浦監酒官、監舶門官。開慶元年知溧水縣，改知清流縣。能詩，爲江湖派詩人之一，有《學吟》一卷（存）。見《海鹽澉水志》卷七，《景定建康志》卷二七，《兩宋名賢小集》卷三二〇，《檇李詩繫》卷三八，《宋詩紀事》卷六五，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二〇。

學吟跋　淳祐八年

豈敢言詩，聊以紀時。固不止是，録其可以示人者。淳祐戊申中和節，南傑書于澉川酒邊。《學吟》卷末，南宋群賢小集本。（郭齊校點）

嚴粲

嚴粲，字坦叔，一字明卿，號華谷。本邵武人，居建昌軍南城（今江西南城），遂爲南城人。登嘉定十

六年進士第。紹定間爲徽州掾，又曾爲饒州掾，歷清湘令、耒陽令。淳祐初袁甫辟爲幕賓；九年，以朝請郎爲浙東提舉，十年除倉部郎官。官至中書舍人。粲早以詩名江湖，與宗人嚴羽並稱「二嚴」。著有《詩輯》三十六卷（存），以吕祖謙《讀詩記》爲主，雜采諸家之説，甚爲精核。自著詩今存《華谷集》一卷。見《兩宋名賢小集》卷三二九《華谷集》小傳及集中諸詩，戴復古《石屏詩集》卷一《送吴伯成歸建昌》、《祝二嚴》、卷四《寄耒陽令嚴坦叔》，汪元量《水雲村稿》卷八《聶母曾氏墓誌銘》，《寶慶會稽續志》卷二，嘉靖《邵武府志》卷一四，雍正《江西通志》卷五〇。

詩緝序

淳祐八年五月

二兒初爲《周南》、《召南》，受東萊義誦之，不能習，余爲緝諸家説，句析其訓，章括其旨，使之瞭然易見。既而友朋訓其子若弟者，競傳寫之，困於筆劄，胥命鋟之木。此書便童習耳。詩之興，幾千年於此矣。古今性情一也，人能會孟氏説詩之法，涵泳三百篇之性情，則悠然見詩人言外之趣。毛、鄭以下且束之高閣，此書覆瓿可也。淳祐戊申夏五月，華谷嚴粲序。《詩緝》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一四二，《經義考》卷一〇九，《萬卷精華樓藏書志》卷五，《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光緒《重纂邵武府志》卷二九。（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七九九七

翁　合

翁合，字與可，一字叔備，號丹山，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嘉熙二年進士。寶祐間知邵武軍，累官浙西提刑、國子司業、進祭酒。景定五年擢侍講，遷中書舍人、直舍人院。咸淳中，知贛州兼江西提刑，德祐元年特授禮部侍郎，官終禮部尚書。著有《古今絶唱》、《丹山集》。見《宋史全文》卷三六，《四明文獻集》卷五，《文山集》卷六，《隱居通議》卷二一，雍正《福建通志》卷二五，《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五，《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七，《全宋詞》第四册第二九五七頁。

追復濟王制　景定五年十一月

朕紹膺丕圖，蒐舉缺典。率時昭考，友不得以因心；遺我後人，孝莫先於繼志。乃若秦邸之事，當其涪陵之時，太宗悼之，已首叙舊恩，章聖承之，遂盡復元爵。矧親聆於詔命，而可緩於愍章？故皇叔、巴陵郡公竑，胄出帝家，昨分王社。子而能孝，宜懷不憾之心；臣若克忠，肯犯無將之戒？恭

惟聖父，篤叙天倫。尺布斗粟之謡，自詒伊阻；大衾長枕之樂，豈不爾思。故每於家庭之間，而念及泉壤之下。謂事關社稷，雖天不能違時；使澤漏墳塋，他日毋忘追叙。且寶慶所顯膺之異數，在端平亦稍慰其沈魂。何爲屯膏，正待渙汗。對越菆塗之新屋，悉還茅土之故封。是用秩冠孤卿，節仍兩鎮。守冢置二千石，合修上雍之儀；乘車共七十人，尚廣封蔡之意。儻猶存歸地之魄，其往謝在天之靈。可追復少師、保静鎮潼關軍節度使、濟陽郡王，仍令所司備禮改葬。主者施行。《隱居通議》卷二一。（此篇劉琳校點）

乞遠竄賈似道奏　德祐元年

賈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云云。首聞邸報，臺諫交章，聲其奸謀，乞行遠竄。迫於衆怒，僅謫建寧。雖國家之典憲未伸，而朝廷之意向稍白。臣切伏惟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似道且嘔惡唾去，況可見其面？如熹釋《大學》一章，曰：「放惡不遠，彼且稔惡。」所放之地〔一〕，其民何罪，必以禦魑魅而後已。夫與之同中國且不可，而可一日同此鄉！必放之此鄉，此鄉亦獨何罪？《巷伯》惡惡之詩曰「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而終曰「投畀有昊」。蓋有北決所不受，則付與昊天，惟天得制短長六合爾。此則陛下事也。乞將似道遠竄深廣，以伸國法，以謝

公論。《錢塘遺事》卷七。又見《宋季三朝政要》卷五，《經濟八編》卷一二五。

〔一〕放之：原作「伏其」，據《宋季三朝政要》改。

問虞周晉唐本朝今日大臣督帥之寄策〔一〕

問：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人物。平居無事，則垂紳正笏，都俞廟廊，以措天下泰山之安；一旦四方多虞，則授鉞專征，摠戎方面，以集殊勳於談笑之頃。此蓋上天生賢之本意，而亦人臣願忠之職分也。歷觀往籍，上下數千百年間，凡其光明碩大之才，奇偉魁傑之士，出而建功立業，代不乏數。然考其所成就，則有不容以一暨論者，何歟？有苗弗率，伯禹徂征。始也奉辭伐罪，苗尚逆命也；至於文德誕敷，七旬而苗始格。修文德以來遠人，夫子之言，信不我誣矣。然不知前乎干羽之未舞，帝舜之德胡爲猶有未至，而必待於誕敷者，何歟？淮夷之征，周公實任其責，三年而歸勞歸士，序情閔勞，民以忘死。此詩人所以歌詠也。然不知前乎東山之未歸，民困於役不爲不久，而略無怨嗟之意，何歟？抑不知七旬而格，此何其速？三年而歸，彼何其久耶？宣王之時，玁狁孔熾，蠻荆爲讎，命吉甫以北伐，命方叔以南征。未幾，而膚公奏焉，執訊獲醜焉，宣王復古之績，於斯爲盛。然嘗讀《六月》、《采芑》之詩，或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謂之先者何意？豈不以先人有奪人之心，倘遲遲其往，將□□於緩不及事歟？或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謂之壯者何說？豈不以師直爲壯，儻自爲畏縮，則無以明夷夏之大分歟？抑不知元戎之師，止於十乘，此何其寡？「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彼何其多歟？三代遠矣，南北析矣，苻堅百萬之師，舉國南下，典午氏正統蓋甚岌岌，惟謝安了無懼色，方且圍棋別墅，玄之問計，但曰「已別有旨」而已，安何所見而能以無事處之哉？假曰衣冠正統，天方眷晉，彼以逆犯順，自可以策其必敗，然不知淝水之戰，使無朱序一呼，其能決勝於風聲鶴唳之頃否乎？前輩謂安之成功，初無措置，特堅之不善計耳。是耶，非耶？元濟不庭，唐患未已，霞寓戰衄，爭請罷兵，惟裴晉公誓不與賊俱存，請身督戰，且曰：「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度何所見而能毅然自許哉？假曰度之用心，知有大事而已，以大義伐不義，何往不濟？然不知襲蔡之謀，使愬不得李祐以爲之用，其能策勳於雪夜否乎？人謂昌黎頌功，文多失實，然耶，否耶？我高宗皇帝再造區夏，凡外患之未平，必命大臣任督帥之寄。虞、周、晉、唐同一軌轍。賊豫犯順，乞先往江淮視師者，非張魏公乎？是舉也，我是以有藕塘之捷。然或者推原破賊，以爲當時輔臣協濟之功。然則閫外之事，非得秉鈞當軸者主張於內，則固不可以成功耶？逆亮渝盟，以樞筦而護全師者，非葉義問乎？是舉也，我是以有采石之捷。然或者紀述其事，則以爲參謀舍人一戰之功。然則三軍之師，非得籌帷贊幕者宣力於下，則固不可以集事耶？方今疆事孔殷，襄漢俶擾，天子布昭聖武，申命樞臣，督視諸軍。旌旄星馳，凱旋日奏，行且拭目矣，則前八者之事，正今日所當取法

也。盍相與講明之，以備上之采擇。

對：有閫内之責，有閫外之責。夫當國家多虞，疆場日駭，所恃以任社稷之安危，以決兵機之利害者，人而已矣。故所任惟人，而膺督府之寄，俾之出身以任社稷之安危者，其責在閫内；所選惟人，而參幕府之計，俾之出智以決兵機之利害者，其責在閫外。是以督府之既得其人，則不可不重其任；幕府之未得其人，則不可不重其選。然則任督府者，宜何如？曰：既已假之以權，則必假之以力。或譽之不加密，人或毀之不加疏，夫是之謂重其任。不然，驅之於兩陣相向之間，責之以空拳而袒鬬；處之以日費千金之地，責之以唱籌而量沙。謗箋之書易盈，中山之功未就。息壤之盟猶在，樗里之争以行，而督府之任輕矣。社稷之安危，誰與寄之？此則閫内之責也。選幕府者宜何如？曰：不必求之於言，而必求之以實。自謂其勇者未必勇，自謂其能者未必能，夫是之謂重其選。不然，挽强引重，類市井之粗材；談説縱横，皆處士之高論。矢石之勇，非識丁字之所能排，胡虜之氛，非吟數詩之所能却，而幕府之選輕矣。兵機之利害，誰與決之？此則閫外之責也。苗民之征，甫及三旬而遽反，自非帝舜都俞之無間，鮮不疑禹之爲專；東山之師，至於三年而不歸，自非成王流言之既釋，鮮不疑周公之爲久；三千車而南征，四十乘而北伐，自非宣王任賢使能之不惑，則吉甫之所行何以先，方叔之猶何以壯？然則，膺今日督府之寄者，惟患無禹耳，無周公耳，無方叔、吉甫耳，果已有之，其可不以虞周數君之所以任之者任之乎？以謝玄階庭之秀，非安石能不失親，則何以有風鶴之捷，而蹙苻堅於淮淝？以李憩風望之輕，非裴度能不易置，則何以有雪夜之師，而檻元濟於淮蔡？以虞舍人

儒者之風，又非慷慨於杯酒酌行之時，則何以隕胡星之妖，而斃逆亮於維揚？然則參今日幕府之計者，惟願有謝玄耳，有李愬耳，有虞公允文耳。果未有之，其可不以裴、謝諸公之所以選之者選之乎？然而督府之除，久稽成命；元戎之乘，未戒行期。當褰裳濡足之時，而乃雍容而徐步；當被髮救鬬之日，而乃閉户而固辭。志在滅狄，固不宜有翱翔之師；勇以報君，又何有遷延之役？甚非所望於今日之伯禹、周公，今日之方叔、吉甫者也。幕府之建，曠日彌久，剡章所辟，知人亦難。程文之富貴，甚非所望於今日之謝玄、李愬，今日之虞公允文者也。噫！是非督府之責也，所以任督府之責也；是非幕府之責也，所以選幕府者之責也。徒手不可以擊賊，於是乎不容以無兵，而兵則未之給也；畫餅不可以餉軍，於是乎不容以無財，而財則未之繼也。未違九陛，已懷鬬諜之憂；邈在一方，寧無後顧之慮？是以不憂河北而憂朝中之河北，不畏顓臾而畏蕭墻之顓臾。其所以任督府者如此，愚恐雖有伯禹，必無以成舞羽之功；雖有周公，必無以成東征之績；雖有方叔、吉甫，必無以奏膚公而執戎醜矣。此豈虞周數君所以任其臣者乎？御軍不可以廢法而自用，失伍之人，非所以使之畏也；撫士不可以廢恩而首用，吝出之有司，非所以使之愛也。平居甘苦，不通士卒之情；緩急譸張，恐重儒冠之悔。是以至長平而後知兵書，坐談之兵書不足用；至街亭而後知軍計，坐論之軍計不足信。其所以選幕府者如此。愚恐且無謝玄，又何有乎朱序之呼；且無李愬，又何有乎祐之助；且無虞公允文，又何望乎贊人之謀而成人之事乎？此非裴、謝諸公所以選其屬者也。夫以社稷安危之寄者，督府

也；兵機利害之決者，幕府也。督府之任重矣，則是以數百年金甌之業，寄安危於一擲之頃也。幕府之選重矣，選幕府者不之重，則是以數千萬赤子之命，決利害於尋常之人也。吾爲此懼，故曰重督府之任，其責在閫內；重幕府之選，其責在閫外。雖然，其責猶有甚於此者。厥今閫內外之所憂者，非韃乎？然未知所憂何韃也。有真韃，有近韃，有內韃。愚切謂閫外之憂，未當先真韃，當先近韃。閫內之憂，未當先近韃，當先內韃。何謂內韃？向之主和議者是也。何謂近韃？今日之爲邊患者是也。何謂真韃？韃人處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加以屢勝而驕，天益其疾，膏粱日鴆其心，子女日脆其體。中行說所爲匈奴慮者，韃豢之矣。此豈能歲出師而深入人之國都乎？惟是亡金之遺俘，逆令之殘孽，日有邊鄙之聳，狡焉封疆之思，不敢向北而犯所難，惟樂趨南而乘所易。自知鼾技之易窮，每假虎威而恐喝；重以北兵之且疑且信，莫有鬬志；新復將軍之或棄或守，莫有固心。韃蓋莫近於此，此非閫外之憂，未當先真韃，當先近韃乎，猶在境之外者也。愚切窺今日朝廷之意向，和之字雖未言，和之念則未絕；不思和好之可成，實憂虜氣之已奪。韃覽死而後有景德之和，兀术敗而後有紹興之和。今無韃覽之死，又無兀术之敗，是則所謂和者，非寇準之和也，亦非秦檜之和也，乃李邦彥、景仲南之和耳。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尚忍復蹈之哉！故吾嘗曰：遼東之女真未足憂，而欲和女真者，吾國之女真也；漢北之韃靼未足憂，而欲和韃靼者，吾國之韃靼也。天下事豈堪此輩再壞耶？閫內之憂，所以未當先近韃，當先內韃也；內韃之憂在閫內，近韃之憂在閫外，然而閫外之憂，未若閫內之可憂也，何也？近韃猶易禦，內韃不易禦也。夫惟內韃之

不易禦，而後近鞬不易禦矣。近鞬且不易禦，而知閫内之憂，乃有甚於閫外者乎？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草茅憂國，不覺其言之過當，惟不以月書之微無裨時議。《精選皇宋策學繩尺》卷一。

〔一〕題下原署：「私試都魁翁合。」下篇同。

問馭吏治兵理財策

問：治無一定之形，而有一定之理，執其一則事易以濟，持其二則難於有成。古今治亂，如陰陽寒暑之相推，機關闔闢，亦有所在。乃若處世之窮，撫事之變，有志之君，當塗之士，未始不欲執其一，而所謂一者，每難於執，何耶？《虞書》命官，一則曰欽哉，二則曰欽哉，所以遇其臣至厚也。《伊訓》官刑之制，酣歌常舞，遊畋徇貨，凜凜乎常有之數言。整齊鈐束，若將一切倚辦於法，何歟？《周官》司馬氏之法〔一〕，後至有誅，不用命有誅，其戒令軍士至嚴也。《秦誓》三篇，大抵開陳逆順之理，以慰諭其心，所謂顯戮一言，僅載篇末，豈古人專務恩信，不徒恃法律以從事歟？《易·繫》曰「理財正辭」，《大學》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所貴乎利出於義也。太平六典，半爲理財。今觀常賦之外，關塵市肆之人，纖悉畢舉，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

之息。若是者，猶未免有所利而爲之歟？後世據經援古而執一説以爲驗者，將孰從而折衷歟？或曰：世變既降，馭吏不可以廢法，治兵不可以廢恩，理財不可以徇義。然厲精之朝，自丞相以下，莫不奉職，信必之效，如饗斯答矣〔二〕，而氣象促迫，回視公卿諸老，耻言人過，藹然近古。或者禮義廉耻之可以維其心也。然則法不逮禮歟？鎮戍之兵，衣糧單匱，誠不忍凍餒之切身，則企躍以舒恩宜也。而資養若驕子，姑息如倩人，不容不束之以嚴。其視渭南之屯，囂悍難制，數騎入壁，帖然無譁者，是又有以折服其心也。然則恩不勝威歟？白金鑄矣，鹿皮造矣，豪民佐邊，且風厲矣，凡可以紓大農之急者，固已盡試，而武帝之財反不贍於用，文帝田租之入，半以予民，治粟内史，姓氏遺落，而貫朽粟紅，卒收富庶之效，則舍義言利，終非理財之道歟？章、和以後，吏多善類，仁信篤誠，職事自理，而史臣序之。當時馭吏，果何術耶？右轅左轂，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楚之卒乘，所以輯睦者，其果出於此耶？斡山海排商賈，制物價以佐軍興，史臣謂其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知所以取予矣。然天之生財，亦必有數，既不病民，又不蠹國，豈他有智巧耶？或者禮與法相維，恩與威迭出，以義爲經，以利爲權，而後天下可爲與？諸君通達國禮，上參唐、虞、商、周之設施，下鑑春秋、漢、唐之得失，引經援史，以求三者之長策，毋泛毋略。

對：有事理，有事勢，理則有是有非，勢則有難有易。天下之事，固有理之是者，或屈於勢之難；亦有理之非者，或徇於勢之易。然是而難者，帝王之所必爲；非而易者，君子之所不取也。執事

感事撫事〔三〕，有及於官、兵、財三者之弊，而且感於禮法、恩威、義利數者之變。愚不敏，請先及古人不可易之禮，次及今日不得已之勢，然後裁處於理勢之間，而擇所對，可乎？古之所以治官吏者，非不曰彼皆吾之臣僕也，皆可以律之以法也。上下之至情，恩義之相與，夫人莫不有其身，今欲使之委身而事人，則待之不容以無禮。虞廷命官之家，今欲使之亡家而徇國，夫人莫不曰彼亦吾之赤子也，理如此也。古之所以治軍旅者，非不曰彼亦吾之所繫，生者人之所甚樂，今欲使之赴死如赴生，逸者人之所甚欲，今欲使之趨勞如趨逸，則御之不容以無威。《周官》司馬之法，後至有誅，不用命有誅，其戒軍旅至嚴者，理如此也。古之所以治財用者，非不能竭山海之輸，殫田疇之入，而侈崇高富貴之奉也。九州之域有限，風氣之産有常，君之厚者民之薄，上之瘠者下之肥。吾可以一人治天下也，非可以天下奉一人也，則取之不容以無義。《易·繫》曰「理財正辭」，《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理亦如此也。理也者，千萬世之不可易者也。理既如此，則待臣必以禮，御軍必以威，而取財必以義也昭昭矣。抑天下之禮，固有屈於勢者，則今日是也；今日之人才，出於皐陵之所涵養者既久而遠矣，而教淫誨盜，出於右相三十年之所牢籠者，方彰而近也。今既已更化矣，然而汲引善類，正所以重朝廷，而朝廷益以輕；分布循良，正所以惠民生，而民生益無賴。爲官則怠事，而爲私則循情；未用則嗜進，而已用則循默。事勢至此，蓋有非古人之禮所能革其心者。於是酣歌常舞，不得不嚴有位之刑；信賞必罰，不得不嚴衆職之總。其實亦非今日之得已也。今日之武事，出於皐陵之所申儆者，既

消而歇矣，而養安酣逸，出於右相三十年之所姑息勇於衛上，寧勇於冒上；紀律之威，不起其畏心，而南兵潰於畏。事勢至此，蓋有非古人之威所能懾養，不容不急於舒恩。其實亦非今日之得已也。今開禧之輕舉，再耗於紹定之養姦。江海不足以實漏卮，山林不足以供野燒也。今既已更化矣，然而事益繁而費益廣，令愈變而法愈奇。行鬻牒以收券，曾幾何時而即罷。罷履畝以輸楮，曾幾何時而復行。鬻牒猶有以予之也，今履畝則白而取之矣。鬻牒猶及大家也，今履畝浸及小弱矣。夫豈不知義之所不可爲，蓋亦迫於勢之不可不爲。是故以君子聚朝之日，而或行小人之所不屑；以堯舜致君之世，而或出《春秋》之所甚譏。苟利於國，固不恤爲息之名；苟任於邊，亦不問風厲之失。其實亦非今日之得已也。理之不可易者如此，而勢之不得已者又如彼。是以待臣吾知其爲禮，禮有不可，其勢必出於用法。御軍吾知其爲威，威有不可，其勢必出於趨利。此正愚之所謂理之是者，或屈於勢之所難；謂之非者，或徇於勢之所甚易者也。非固不如是也，難亦不如易也。言理勢於今日，曰宜何擇？曰：天下之事，當使理爲之主，勢爲之賓。以之用天下，目前雖未快，後日方餘福也。勢爲之主，理爲之賓，以之用天下，目前雖甚便，後日有不可支持者存也。是而難者固不若非而易，易而得禍，又豈若難而得福哉！由此觀之，待臣與其法也寧禮，御軍與其恩也寧威，取財與其利也寧義。公卿諸老耻言人過，何嘗不藹然於養臣有節之時；渭南之屯囂悍難

制，何嘗不帖然於數騎入壁之後。太倉之粟既紅，都内之貫已朽，又未嘗不出於減租賜租之世。蓋有此理，則有此效。愚非不知此爲今日之所難、而不爲今日之所易者。世故反覆，如輪如雲，開機闔闢，倏寒倏暑，難者不終於難，易者不終於易；此正吾君吾相力行好事，造化斯世，又豈可咈理之是而順勢之易，犯理之非而畏勢之難乎？伊尹有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巽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先儒嘗釋之，以爲道之是者未有不逆，道之非者未有不遜。辟之行也，升高難，趨卑易；辟之舟也，泝流難，沿流易。夫苟畏難而乘易，則是推是而徇非，豈有聖賢相逢，方與海内更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昭德而照百官，可與彊兵而富天下，而乃不升而高，不泝而上，爲夫人之所難，而乃愈趨愈卑，愈沿愈下，爲夫人之所易？天下後世，謂今日何？且不特此也。今之所謂三者之弊，故相所以壞之於前者，正緣不恤天下之道，是所謂禮之於待臣也，威之於御軍也，義之於取財也。固宜孜孜以思之，勉勉以行之，期之十年，何事不立。今又以逆心之難而違道，以遜志之易而從非，疏鹵於一二期之間，決裂於三十年之久，設有不幸，以法馭吏而吏益翫，以恩養軍而軍益驕，以利取財而財益竭，則不惟化未能更，抑且禍將有甚。公議無情，是非易位，則故相將有辭而吾黨爲有過矣。吾爲此懼，故曰是而難者，帝王之所必爲；非而易者，君子之所不取也。如必曰吾特不得已耳，此又不可之尤者也。天地之間，惟感與應，我以此感，彼以此應，斷斷乎不可誣也。官吏，吾之官吏也，吾之法能不得已於官吏，鼠狗之對，不敢效忠，野鳥爲鸞，甘心貢佞，彼亦能不得已於我矣。軍士，吾之軍士也，吾之恩可不得已於軍士，兒郎

寒冷，敢肆邀求，虎賁羽林，輒震京邑，彼亦可不得已於我矣。財用，吾之財用也，吾以不得已而取於民，彼亦不得而怨於上〔四〕。頭會箕斂之法慘，乃所以啓隴首言志之人；閭架陌錢之令嚴，亦所以召京畿嘯呼之卒。此豈其情之得已哉，蓋亦不得已之至者耳。嗟夫！吾之不得已，猶可爲也；彼之不得已，不可有也，可畏也哉！此愚所以深願今日確守古今人不可易之理，不願今日自謂有不得已之勢。遠覽聖賢逆遜之訓，近察事物感應之機，潛消三十年之已非，力扶千萬世之公是，寧爲所難，以冀和緩之福，毋爲所易，以速迫切之禍，則官吏未肅終必肅，軍旅未齊終必齊，財用未豐終必豐，又何必爲是反常之怪，爲是不達之速，且使權奸得以辭其罪於天下，而自始口實於來世乎〔五〕？執事謂愚曰事無一定之形，而有一定之理，愚於此有所感矣。穹壤間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耳。理待人而行，故任理之人與之爲不朽耳。惟吾君吾相其勉之。《精選皇宋策學繩尺》卷二。

〔一〕法後：原作「後法」，據下引乙。

〔二〕饗：似當作「響」。

〔三〕感事撫事：似當作「感時撫事」。

〔四〕據上下文句例，「不得」下疑脱「已」字。

〔五〕始：似當作「貽」。

問建武文治策〔一〕

問：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其來尚矣歟，抑窮之不可不變而通歟？帝德王功，孰與文、景時木訥無文采之士矣。此漢一代大美旁薄宇宙，其必有以運之矣。漢高帝手援寶劍〔二〕，誅無所事乎詩書者。傳世四葉，大雅霧會，便已葱蒨一促秦、項，所過麾城斬邑，戰不可殫記，殆時，布濩方宇，決無昔時所用武夫屠販之人時也。而民用凋弊，奸宄不禁，衣繡杖斧斷斬，郡國則反以衰，何歟？是憲是迪，文治肆興。至於號令温雅，奏議可述，交暢旁緯，表裏昭融，而赤九丕緒則寖微寖滅；三輔塵飛，黔黎不奠，文益以曼羨，而時益以沸擾，何歟？紹隆守文，有華厥前。何惡之有？無乃《易》所謂窮者歟？是以有廟謨雄斷，中天造邦，當其三靈九圍，叩稽咸仰，鋒鏑上下，十鬬九死，雅言遝義，我則未暇。白水之邑，參墟之野，惟聞發憤而憑怒，霆擊而雷震耳。然今年渡河〔三〕，明年徇薊，彼一時也，而幸鄴幸譙，幸蒙幸蕃，又如行大司馬事，何耶？從事史不過十二人，秩皆百石，彼一時也，而吏職減損，十置其一，又如行司隸校尉置僚屬規模，何耶？舍食道傍，蒙犯霜露，彼一時也，而自將輕兵，晨夜馳赴，千乘萬騎，獨無先驅之復路，屬車之按節邪？蓋爲建武且四年矣，而始有尚書令之條奏法度，豈自渡河徇薊以來皆創出？且五年矣，而始起太學，始稽古典，

豈前數年皆不問俎豆之日？他時王師親征，次于高平，大將軍率五郡太守來會，方先遣從事問會見之儀。諉曰軍旅草創之故，而亦既許久陳百僚而贊羣后，獨不聞供帳置乎雲龍之庭，何耶？蓋又久之，而郊廟樂器、葆車輿輦送自益州，法物始備。是年則隴蜀平矣，干戈偃矣，功臣各已去甲兵，尚儒學矣。江淮、山東悉平之後，乃竟未能置此兩于度外，而十三年之遠，以俟今日。向使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尚有一人甲與兵者，則終無復感禮興樂，究皇儀而展帝容耶？然自其初而盛德大功已天下向服，不害爲土地之最廣，甲兵之最彊，號令之最明。豈規防矩飾之不足，故厭難折衝之有餘耶？使帝而早已侵威盛容，從事明堂靈台間，所謂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果何仗區區一二丈之來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耶？時有夷隆，事有粗密，達權救弊，與世推移，安有盛威儀而求至理，坐吟詠而待昇平哉！惟我宋受上天寶命，五緯煌煌，旅于奎宿，于包矢束，無所事武，天經地緯，日迪斯文，上暢下泝，流裕罔極，前啓後承，燁燁盛矣。或謂久而習，習而窮，文弊沉痼，上下一律，將何道解而更張之耶？近之端平，已難於寶、紹；今之嘉熙，更難於端平。端平不過以議論更寶、紹，今於更端平、寶事有幾〔四〕？端平不過以文書命令更寶、紹，今於更端平、寶事有幾？舉目棗紅，秋風四野，危急已迫乎其後，奈何虛文猶膠其前哉？人情所徇，名利從之。長浮華而嚴考績，甚未然也。伊欲仗文貌而尚忠質，使砭劑以代膏粱，追惟建武之中興，取法大《易》之通變，則戒左右之偏恩，約中官之賞賜，少俟天下之定可乎？陰鄉侯不以並功臣之封，南陽人無使妨賢俊之選，大示天下之公可乎？動如節度，

不喜飲酒，每旦視朝，日昃乃罷，力圖世運之艱可乎？質厚少文之大將，雅實無譁之宛人，由以風勵浮辨可乎？推赤心而置人腹中〔五〕，但幀坐而笑迎國士，由以延攬英雄可乎？執金吾擊鄙，率然而對，請北取上谷兵，從容爲言，由此役使衆俊可乎？承制遣使，得命西州之將，荆門之事，一由征南爲重，由以倚伏外閫可乎？上薄幕府，不敢爲私，受詔出師，夕則引道，由以伸縮邊將可乎？闡乾闢坤，一旋轉間耳。方起而自爲機杼，擺脱窠臼，縉紳大夫方且譁然以故章舊事爲言，建此大策，但見落落難合耳。諸君積行藝之選，來試有司，自是而倚梯天科，欲大驗於事。夫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故質以建武文治，聊占所蘊。

對：治天下者文也，弊天下者亦文也。文以弊天下，亦以治天下。是故有文之本，有文之末。惟其本所以治，惟其末所以弊。何本也？三綱五常，其本也。何末也？典章文物，其末也。末者可損可益，而本者無損益。末者可存可亡，而本者無存亡。執事知文之所以弊，則亦知文之所以治歟？事之急也吾則援，事之危也吾則安。三尺所以理軍市，而迺用鄉飲之儀；六奇所以解平城，而迺用舞干之化。文物工於華國，不工於治國；議論切於憂時，不切於濟時。此固文之所以弊者也。人何所貴而爲人，國何所與而爲國。吾可失利，不可失義，失義必至於違君；吾可去食，不可去禮，去禮必至於胥兄。忠敬之風立，而後君得而有其臣；孝愛之道存，而後父得以有其子；此又文之所以治者也。趙簡子以周旋揖遜爲禮，子太叔曰：「是儀也，非禮也。」禮也者，天經地義，民行而已。魏文侯以新聲古聲爲樂，子夏曰：「是音也，非樂也。」樂也者，君臣父子紀綱是已。執事之所謂文，以類則簡子

之禮、文侯之樂也。愚之所謂文，以類則太叔之禮、子夏之樂也。簡子之禮可損，太叔之禮不可損；文侯之樂可亡，子夏之樂不可亡。去禮樂之音儀，固所以去浮末之弊；去音儀之禮樂，適所以去根本之治。弊者去，誠可喜；治者去，亦可憂。執事慨今日之弊而慕建武之治，乃所謂建武以不文而治，今日以文而弊，是固然矣。抑亦孰知今日惟其不文，所以有今日之弊；建武惟其文，所以有建武之治歟？今日之患夷狄也，建武之患盜賊也。中原有帝王之道，而後夷狄消；帝王有帝王之道，而後盜賊弭。使今日而有文，則是有中原之道矣。有中原之道，則是有以勝夷狄。何以至使建武而無文，則是無帝王之道矣。無帝王之道，則是無以勝盜賊矣，盜賊何以去？此愚所以深疑今日之不文，而謂建武爲文也。嗟夫！霜馳露宿之不如安逸也，麥飯荁粥之不如珍美也。笑迎說客，推心降虜之不如禁衛凝嚴也。朝儀未備者久之，不如供帳之陳乎雲龍也。大將法物未備者又久之，不如樂舞之陳乎郊廟也。大將而質厚，宛人而無華，今之士大夫若是其敏且辯矣；金吾而卒然擊鄙，建武而毅然請兵，今之士大夫若是其宛且遜矣；上薄幕府而不敢私，受詔出師而即就道，今之士大夫又若是其虛虛徐徐矣。戒左右之偏恩，約中宮之賞賜，以黃屋之貴，至於不敢顧南陽之親；以椒房之懿，至於不敢假陰鄉之寵。使有如今日之荆襄，必不暇議貴介之封矣；使有如今日之巴蜀，必不暇議戚畹之節矣。以此言之，雖謂今日不爲文而建武爲文可也。然而求文於音儀，建武誠不如今日矣；求文於禮樂，今日其能如建武乎？自莽之欺孤弱寡也，漢無君臣矣，我是以興重元廟之建。以同姓之疏屬不敢棄，而兄弟之義立；以古人之賤交不敢忘，而朋友之道明。三綱絶矣

而復續，五典壞矣而復脩。爲人子孫而能立高祖之業，爲人父母而能救萬民之命。日月重明，天得以爲天；關河重整，地得以爲地；書同文，車同軌，中國得以爲中國；遣臣妾，奉珍貢，夷狄得以爲夷狄。此則建武之文而非今日之文也，此建武之文不如今日之備，不知節目之尚遺，實則大綱之已舉。建武四年，始有尚書令固也，獨不曰先是已用孝廉爲尚書郎，孝廉何人耶？今年渡河行司馬，明年徇薊討王郎，獨不曰高密之褒，亦見於即位之初年耶？六月幸蒙攻龐，七月幸藩攻董獻，獨不曰幸魯之祠，亦見於是歲之十月耶？此固非愚之所謂文也，要亦執事之所謂文也，而遂謂之不文，可乎？執事若曰：「吾非爲此也，特有激今日之弊云耳。」然其弊者末也，末可去也，本可去乎？且吾聞之，惡禮之儀而損之，儀每未損而禮先損；惡樂之音而已之，音每未亡而樂先亡。以爲虛華之可削，不知三綱五常之已略。孟子曰：「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由今之言變今之俗，則是中國之道可廢夷而後可者也，人道之可廢物而後可者也，君子之道可廢小人而後可者也。天理可以絶滅，人慾可以橫流。至於財，天下期於管仲，苟可以富齊，而亂齊者不之恤；至於兵，天下期於孫武，苟可以伯吳，而弊吳者不之顧；至於法，天下期於商鞅，苟可以彊秦，而亡秦者亦不之問矣。率天下之人而禍斯文、而禍天下國家者，必此之言矣。或曰：「文則文矣，如韃何？」曰：此其所以御韃也。苻秦之圖晉也，不憚其兵之不武，而憚其人之衣冠邪；律之入中原也，不嘆其臣之不武，而嘆其臣之不忠；遼人之戒邊吏也，不畏汲汲富彊之王安石，而畏弱不勝衣之司馬光。何也？中國陽也，夷狄陰也。人

倫明，君子用，凡出於文之爲者，皆陽類也。人倫廢，君子消，凡出於不文之爲者，皆陰類也。以陽治陰，此中國之所以勝；以陰治陰，此夷狄之所以不可勝歟！故曰：此其所以禦韃也。不然，《采薇》之所治者，昆夷、獫狁也；《天保》之所治者，君臣朋友之事也。古者以君臣朋友之事，欲制昆夷獫狁之難，是必有説也。執事試而思之。《精選皇宋策學繩尺》卷四。

〔一〕題下原署：「上舍賦魁翁合。」

〔二〕寶劍：原作「劍寶」，據文意乙。

〔三〕河：原作「何」，據後文改。

〔四〕寶意：疑當作「實意」。下句「寶事」亦疑當作「實事」。

〔五〕腹：原作「服」，據文意改。

蔡模墓誌

先生諱模，字仲覺，九峰先生冢子。淳祐四年以丞相范鍾薦，謝方叔亦乞表異之，詔補迪功郎，添差本府教授。嘗輯文公所著書，爲《續近思録》，及《易傳集解》、《大學衍説》、《論孟集疏》、《河洛探賾》等書行世，學者稱曰覺軒先生。《經義考》卷三五。（以上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七九九八

晏　穆

晏穆（？——一二四九），字宣明，本蜀人，後寓居衡湘中。有文行，與周必大爲文章交。淳祐八年官朝請郎、守郎中兼權右司郎官。淳祐九年卒。見元柳貫《待制集》卷一八《跋晏右司撰冲素處士鄭綺墓銘》。

宋故冲素處士鄭府君墓誌銘　有序　淳祐八年

冲素處士鄭府君既歿五十有六年，其長孫運始以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知婺州趙與懃所爲狀走京師，來乞余銘。余閱狀，爲之歎曰：「世尚有純孝如處士者乎！使處士生三代時，予不必爾也。三代遠矣，彝倫日以耗斁，民俗日以偷墮，有如處士之孝者豈多見哉？處士之生既無有表之以厲斯民，歿而弗圖，則處士之善將遂淹没。」予乃序次而銘之，使運歸納諸墓。處士之先實出周之諸姬，桓公友始受封于鄭，後爲韓所并，子孫散處陳宋間，以國爲氏。至漢大司農當時，居滎陽。遠祖諱凝道，

自滎陽來官于歙，因家焉。凝道之子自牖又徙睦之遂安。自牖生子一十九人，皆以儒自奮，其第十三子安仁尤邃於經，生子三人。安仁游學時，同浦陽朱君恮師黄山薛公大觀。大觀善於説《春秋》，能紹述平陽孫公復遺旨，登其門者亡慮千餘人，唯恮實得其要領。恮既家居講授，安仁俾三子從之游。其幼淮字巨淵，時年甫十二，穎敏絶倫，學三年，洞究章旨。恮禮寵之，約以外家女宣氏爲配。宣居白麟溪上，淮後爲贅壻其家。當别來時，二兄送之十里所不忍去，又復十里，因執手歔欷出涕，莫能仰視，竟夕不成行。復相謀共來徙，又爲婺之浦陽人。淮好施與，靖康歲儉，粥田一千畝有畸，以起飢乏民，民懷之，號淮所宅爲仁義里。淮生子三人，煦、熙、照。照，處士父也。處士諱綺，字宗文，傳家學以《春秋》爲宗，其所篤好，獨在穀梁氏，撰《穀梁合經論》三萬言。照得罪，勢家賂重辟，文致之，囚繫獄廷，照不伏，拷掠無完膚。處士方自遂安還，號泣奔視，獄門閉不得通，處士以額叩門，血流被面。獄吏義之，使見照，見已即抱照仆地，幾至隕絶。復草疏歷陳父子大義，上憩州刺史錢公端禮，乞代父受刑，照冤竟得白。處士之母張夫人病風攣，手足不能屈伸，處士日候牀下，抱持以就便溲者三十年，初終如一日。張嗜溪水飲，天旱，水脉皆絶，處士鑿溪數仞而不得泉，乃慟哭其下，三日夜不息，水爲湧出。俄頃溢丈餘，味甘如醴。微作白荷華香，浹旬始變。張病死，臨葬之夕，天大雪，平地深尺，處士泣禱上下神祇，辭極凄苦，傍聽者皆下淚。厥明，勢猶未止，迨喪車至冢，冢雪皆融，廉隅整方，類以物割截之者。冢外則封積如故，踰七日始消，人以爲皆孝感所致。處士妻丁氏，饋食稍緩，張恚丁頗有後言，處士雖甚宜丁，即出之，不俟終日。重娶阮氏，既有子

閑，與其姒不相能，處士復出之。人或疑其已甚，處士改容曰：「因一婦而搆一家不和，綺義不爲也。」遂安。族子有操瓢丐于道者，處士挽其還，呼妻賣簪珥，製衣衣之。且中割所畊田，使自給，亦得造家，里中子孫相傳至今。處士自淮毀家振荒之後，貧無以自存，或至過晡不爨。縣大姓黃宗夔，俠士也，袖白金二斤往遺焉。處士拒曰：「綺寧餓死，肯受子無名之賜乎？」黃不覺歎伏，至於下拜。傅夫人卒，處士畜一女奴方九歲，與之處十一年始嫁，女奴猶處子也。處士面沉黑如鐵，目光焰焰射人，視烈日不眩，朝出耕隴上，掛書于牛角，中稍釋耒，輒取誦不輟。夜則澄坐，或至達旦，素不甘笑語。傅夫人謂其孫運曰：「自吾歸而翁，見其破顏而喜，祇三度爾。」處士恒康强無疾，一日晨起沐浴，服深衣大帶，往拜先祠下，針大指出血，滴酒中，召子姓列飲之，仰天誓曰：「吾子孫有不孝不弟，不共財聚食者，天實殛罰之。」言畢，叉手正容立，久而不動。就視之，則已逝矣。處士生於重和元年戊戌夏五月九日庚寅，歿於紹熙四年癸丑冬十二月二十又二日乙卯，以五年甲寅冬閏十月二日庚申葬于懸柏原，原在家正西一百步。享年七十有六。配傅氏，能執婦道。子二人：閑、閑。閑出爲兄緼之後。女一人，適鄉士金子鏞。孫男三人：運、逵、逸。曾孫男一人，政。曾孫女一人，歸諸暨縣金彬。處士不樂仕進，有司薦其行誼于朝，乾道中賜號曰冲素處士。嗚呼，處士之純孝，有如是哉！徵之於家而信，參之於州里而喻，質之於天下而無愧。揆之於古特立獨行之士，有過無弗及焉。嗚呼，處士之純孝有如是哉！人莫不有貴也，雖位極將相，而孝道有未盡焉，君子弗與也。人莫不有富也，縱可以齊封君而孝道有未至焉，君子弗之願也。唯處士之行若是，可列於信史，

可詔於方今，可爲法於後世，鄙貴富不道也。使世無良史官則已，設有之，其能使處士無傳乎？予猶懼知處士者尚寡也，因采掇行事爲之銘。在他人誦予銘者，亦當蹶然而興起，況於處士之子孫，敢有不勖者乎？敢有辱其先者乎？銘曰：

有烈丈夫，其目如星，孝行上可通神明。柏原雪化溪泉馨，濯濯厥聲如震霆。如震霆，何昭晰，白石可泐名可滅？

新除朝請郎、守郎中、兼權右司郎官晏穆撰。資政殿大學士、正奉大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游似書并篆碑首。《麟溪集》寅卷上，清初刻本。又見《經義考》卷一八六。（曾棗莊校點）

王夬亨

王夬亨，山陽（今江蘇淮安）人，王資孫五世孫。淳祐間爲朝請大夫、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淮南東路轉運判官。

節孝先生文集序　淳祐十年

《節孝先生文集》山陽舊板燬于兵，四世孫坦家藏嘉禾墨本，字畫磨舛，先後失序。夬亨再叨鄉

部，退食之暇，從而訂證編次之。他如《皇朝名臣》之録、《東都卓行》之傳，及先生與門人問答之辭，蘇黄諸老往來之帖，莫不附見，再用板行。觀者不待旁搜遠討，而瞭然在目矣。慨惟高大父待制撰先生行實之狀，曾大父中書跋諸賢詩帖之編，今詩帖之編已失，而行實之狀幸存。夬亨無所肖似，乃今裒集全書，藏諸鄉校，以承先志，壽於無窮，亦足以見王氏之於先生真有夙契云。淳祐庚戌冬，朝請大夫、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淮南東路轉運判官王夬亨序。《節孝先生文集》卷首，元刻明補本。又見《晦宋樓藏書志》卷七五，《淮安藝文志》卷二。（李文澤校點）

黄時亨

黄時亨，淳祐間人。

通濟橋記　淳祐九年〔一〕

邑東南三里，地名雙溪，源出龜湖之南，匯龍山之北，環抱邑治。行人於此問津焉，常病於潦。議欲橋之，以石遠難致，屢舉屢輟。丙午秋，祥光夜現于溪之南，有異人指曰：「造物隱其珍於石峽之陂。」水涸石出，匠者得之，遂鳩緣衆，製橋七間，長二十餘丈。始於己酉春三月，冬十月訖工。

豈非石與橋會，役省工倍，天相而人樂歟？不然，何其成之速也！頌之者曰：願拓津梁心，爲濟大川用。使天下蒙福，萬世永賴，又豈一橋所能囿？是則可書。嘉慶《惠安縣志》卷三二，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劉琳校點）

〔一〕本文作于己酉年，而未記年號。據嘉慶《惠安縣志》卷八載：「通濟橋，在邑東五里，宋淳祐間邑令趙時銑建，趙彦越、黃時亨各有記。」知爲淳祐九年己酉。

湯　露

湯露，南劍州劍浦（今福建南平）人。受學於陳宓，得其傳。登嘉熙二年進士第。淳祐九年爲韶州文學參軍。見嘉靖《延平府志》卷一四，道光《廣東通志》卷一三九。

仁化縣重建縣學記　淳祐九年二月

舉天下皆仁也，固無有於擇地而存焉。韶郡邑以仁化名，豈不以地僻而道固在也耶？我朝文化，慶曆極盛，韶之縣各立學，獨是邑缺然。越中興，嘉定蕭令始建學于舊邑西，旋燬于寇。趙令卜地于新邑東，惟宣聖殿傍穿下濕，歲久復圮。暨今淳祐，邑佐鄭君軫自清源來，首謁學宫在草莽中，爰咨

在庭，謀復於舊所。適武弁攝邑，難之，未幾去，乃僉議經營，效財力。邑佐獨主厥成，殿建門立，廊廡序設，講經有堂，肄業有齋。聖哲中處，從祀在旁，像繪一新。鄉先生張文獻公及余襄公祠在左，周元公、程純公、正公、朱文公祠在右。學成而化可成，在兹也。然則誰謂邑褊小，而興學之議則甚大，誰謂土木功難，而邑佐爲之則若易。豈向也邑士不得之令，今鄭君得之邑邪？此無他，人心有仁，如桃李有仁，雖困塞於風雪凄冽之候，必有萌芽於陽和敷暢之初，是危於榛棘者非其性，而育於宮墻者有其機，此文教雖久鬱而可興，仁道雖至遠而可行也。鄭君，閩德化人。淳祐九年二月朔日記。道光《廣東通志》卷一三九。（尹波校點）

汪元春

汪元春（一二〇八——一二六六），字景新，奉化（今浙江奉化）人。少從余正君、王貫道學詩。登淳祐元年進士第，調上虞縣尉。辟浙東提舉茶鹽司監官，改準備差遣、户部犒賞所。寶祐三年，改宣教郎，宰錢塘，擢判台州、寧國府。除武學博士，諸王宫大小學教授，宗學博士，尋知興化軍，卒，年五十九。見黄震《知興化軍宫講宗博汪公行狀》（《黄氏日抄》卷九六）。

禮記訂義序

探禮樂之精者，得制作之心也。蓋禮樂聖人之制作，實聖心所流貫也。惟士人勤學好問，研窮乎至理，而後能因禮以求心，因心以求制作，而禮樂之精於斯洞燭焉，奈何老拙之徒，外吾心以求之，謂禮樂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以墜於空名曠蕩之鄉，世儒任己見以求者，又以爲禮樂止於器數制度之末，於吾夫子所定者，卒不能彰明較著其精蘊。嗚呼！此竺先生《訂義》之所由作也。先生諱大年，字耕道，號楓林，舉紹興壬午鄉魁，會試下第，絶意仕進，幽居著述《禮記訂義》等書。余觀是書也，綱領宏大，而節目條理，言詞精密，而議論簡妥，於道契本末之辨，先後之間，多所發明，俾聖人制作之理，炳若日星，豈不有裨於天下後世。非得聖人制作之精者，而能然乎？甚矣！先生其真有功於世道也。光緒《奉化縣志》卷三四，光緒三十四年刻本。（尹波校點）

釋宗鏊

宗鏊（一二〇八——一二八七），字友雲，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俗姓王氏。年十九出家，後參靈隱善禪師得法，住廬陵龍濟寺。或以徑山召，不赴。至元二十四年卒，年八十。見釋惟則《友雲禪師塔

蛇穢説

世間最毒者無甚於蛇虺，至穢者莫過乎便利。蓋蛇虺之毒能害人之性命，便利之穢能穢人之形服，所以欲保其性命也，必遠於毒害，欲潔其形服也，必除其穢惡。如世之人夢蛇虺，則欣其有財，夢便利，則悦其獲利，何寤寐愛惡之不同哉！苟知惺有所忌，寤有所懼，又何必見財斯喜，見利斯悦者乎！況財之毒尤甚於蛇虺，利之穢更過乎便利。且古之人以財害乎性命者，不止於一，以利汙乎形服者，亦由其衆，而不悟者愛之而不已，貪之而不止，是亦可悲也。且夫貧也富也，人之分定也，能安其分，雖貧亦樂，不安其分，縱富常憂，能知分之可安，貧之可樂，則性命可以保而生，形服可以潔而存，是知貪財者是養於蛇虺，好利者必汙乎形服。吾非好貧也，是遠毒害也；吾非惡富也，是除穢惡也。如有遠財如遠蛇虺，去利如去便利者，吾保此人漸可以爲達人矣。不然，生生之厚，貪愛無休，必將見傷其性命，而汙其形服矣。世人其訓之。《緇門警訓》卷八。（尹波校點）

江　湘

江湘，筠州新昌（今江西宜豐）人。嘉熙、淳祐間知上高縣。見《宋詩紀事補遺》卷七〇。

不欺堂記　嘉熙三年十月

余初治敖，邑帑乏，郡逋積，幾欲投劾。自齎襆裝，慨然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昔人皆然。廉敏畝盟，强自贔負。事出於人之能爲者，僅足撐瑕；權制於人之不能爲者，動輒掣肘。」扶萎起廢，補罅苴漏，越數月而稍有端緒，曩逋鏹六萬緡，今亡是矣。有一日暇，必一日葺，疇不謂宜！顧墜身窮峱中，訟牒裝懷，埃壒眯目，期程趣駛，嘑昌旁午，倥傯諠囂，日弗暇他及。獨念邑陋如斯，艱於葺理，失今弗圖，後將愈艱。祭社有壇，撤蠹宇而易之，蔵祀事也；化龍有橋，闢舊逵以通之，作士氣也。浮梁摧壓，涉者病焉，爲之新舟梁；表柱朽蝕，見者莞焉，爲之增華表。濟川橋北頫瞰清流，又著小亭，扁曰鏡清，以便遊觀；望京門東隥衍險傾，呀爲石竇，復號山湖，以濟車徒之往來。諸廢粗舉，罔匪爲民，室處卑陋，奚暇顧耶？治事之所有正廳，霖淖則蓋而屐。西之偏曰「槐堂」，亭廡下陋，日未及晡，赫炎當窗；東有隙地，與粟庾爲比，劃然闓明。架堂宅中，可以治文書，

可以肅賓旅。先是，縣治東南陬流化有亭，頹垣欹亘，斷析委堦，雄棟鉅梁，鱻有其儔，撤亭爲室，僉曰可哉。乃召匠氏，授以程度，定新址，襲舊礎，遷移榦植，恢直規制，橫八楹，從八楹。怒桶虻虻，層櫨牙牙，峨軒前峙，蜚欄高驤，階容步武，楹容揖遜，屏容坐息，複廊縵迴。諺門華邃，頹楹堊壁。不侈不陋，昕夕視事。雁鶩而行，抱牘而前，儀刑俱稱。公餘，掃溉庭除，燋香靜坐，萬境軒豁。乃九月中澣克成，耆老讙躍以叙而賀曰：「吾儕生長是邑，目擊茲堂凡五遷矣，而今始定，豈廢興固有數耶！」既賀而請名。余曰：「令秩雖卑，民社攸寄，從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者，幾何人哉！子賤治單父，民感而不忍欺；國僑治鄭，民敬而不能欺；西門豹治鄴，民畏而不敢欺。理政有粹駁，則功化有淺深，均之爲不欺也。作幹事之稱首，貽牧民之楷範，汪洋古今，輝焯圖史，余竊慕之。盍以不欺名堂乎？」耆老又曰：「懿哉，令尹之名堂也！豈徒以嫩名夸詡衆庶哉！字盱之要，惟誠與信而已。金石至堅也，誠可通；豚魚至微也，信可及。矧人爲萬物之靈乎！謂世降俗囿，民心難以感化者，欺人也；謂心正意誠，民心未必從化者，自欺也。前乎宰敷者，奚止一令，使皆誠且信也，雖不求不欺於人，人其忍欺乎！苟不皆誠且信也，求人不欺而人固能欺，責人不欺而人固敢欺矣。大學之道，自物格知至，推而至於國治、天下平，皆是也，況一邑乎！」余曰：「諾。」因識於壁，以自箴焉。嘉熙己亥十月朔日記。嘉慶《上高縣志》卷一三，嘉慶十六年刻本。

修養濟院記

淳祐元年

夫窮民而無告者必有養，此仁政先務也。自井田壞，王制廢，細民窶夫始無以爲養，蒙袂輯屨，貿貿然轉乎溝壑，不知其幾千萬人矣。有道之士，相視太息，怵惕惻隱，雖由内心以生，然養民有政，廢缺不修，直譚河畫餅耳，奚益哉！邑有安養院，舊在勝果寺前，歲久頹圮，窮甿失所依。寺有田在下，林厥壤腴，邑胥狡謀得之，轉而之他，亦有年矣。淳祐改元春，有以冒占來告者，亟委邑佐趙君崇湜覈圖籍，量步畝，定租額，選浮屠氏智顯專任灑掃之責，斂穀以贍其徒。晨香夕燈，不懈益虔。而又卜地寺旁，辟基址，剪蕪穢，創安養院一區，中爲屋三間，翼以兩廡，挾以門屋，啓闔有扉，寢處有室，烹爨有具。外繚周垣，總爲一門，易名「養濟」。民有殘疾者，孤獨者，矜寡者，居養其中，視寺租歲入幾何，析三之一以贍之，不足則發縣廩以益之。且聞於臺閫，俾邑增其租，非取贏也，將以達國家愛養之仁，宜廣不宜狹也。纍纍窶窭甿，舍勞而安，轉餒而飽，繼自今庶有瘳乎？客有難余者曰：「韓昌黎觝排異端，《原道》一篇，至欲火書廬居，而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則惓惓焉。今子盡歸浮屠氏沃壤，僅以餘租之入分給四民之窮，豈知所先後耶？」余應之曰：「韓子之欲去異端者，思以處窮民也。余之不去異端者，資以養窮民也。處之則有以歸，養之則有以生，一也。一者何？仁也。君子亦仁而已，奚必同。」客曰：「善。」迺刻其言，以識寺壁。淳祐改元辛丑記。嘉慶

《上高縣志》卷一三。又見同治《瑞州府志》卷一八。

重修城關記

上高古巖邑也，城週五里，蜀水中亘，舊爲關者四，分峙水南北，所以嚴内外、譏出入也。縣祀遐邈，俶創歲月，漫弗可考。耆老相傳，四關不修且壞，垂六十載矣。榛莽荒榳，瓦壤翳積，涉其境如逐坰埜，闖其市如即虚會，憧憧往來，蕩亡限制。觀瞻弗肅，何以警奸心、銷亂萌哉！余始領邑，顧瞻咨嗟，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宜也。司關掌節，以聯門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五三載籍，維見可觀。邑雖狹陋，非一關市比也。規創四門，爲邦之郛，庸可已乎！顧積敝轇轕，材不足塞職，墜典廢基，循序搜舉，乃召墁斲，斬板榦，陶瓴甓，夷叢蔽，諏訪遺址，恢拓而鼎新之。水南舊有二門，南曰望京。望者，言跂而望之也。今以朝京爲名，取董江都策所謂「承流宣化」也。水北二門，以次西曰宣風。風者，言風以動之也。今以宣化爲名，取尊賢貴德之義也。北曰禮賢，仍舊名也，道由禮賢鄉出，取而作，東曰禮賢，仍舊名也，道由禮賢鄉出，取接，取時和歲稔之旨也。四門既立，翬飛翼張，弗陋弗奢，凝然在望。矗重檐以呀赫，啓雙扉之湏洞。嶷兮峨峨，巨鰲戴仙島而游渤澥；劃兮煌煌，燭龍銜靈耀而照崑崙。内則街衢洞達，閭閻弦直；旁則邏房置卒，巡徼有常。啓以管鑰，守以鍵壯。氣脉屬聯，寇盜屏息。於是上高始有大邑通都氣

象，旅出於途，賈列於肆，一洒疇昔卑陋之舊習矣。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洞然八荒，皆在我闥。盜賊矯攘而弗作，外户而弗閉，是爲大同。私爲町畦，城郭溝池以爲固，是爲小康。噫，可以觀世變矣！然天下之事，凡出於理之所當然者，不容漠然不加之意也。今夫立爲宫室，通爲閈閎，限爲閾，繚爲垣，而内固以扃鐍，人有宅於都者皆然，非因穿窬之爲盜而爲之也。由家推之鄉，由鄉推之國，由國推之天下，一也。門成，姑記興廢之由，以諗來者。若夫挈楹計工，夸詡江山拱揖之勝，則非關本意，故不書。嘉慶《上高縣志》卷一三。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九一〇。

濟川橋記

上高市廛，經涂修而緯縮，蜀江貫乎中。舊有浮梁，翼然縣治之西，開禧乙酉，邑宰趙君伉夫撤而新之，扁曰「浮虹」。嘉定丙子，張公存增而葺之，易名「望仙」。歲月寖深，材木多腐，邑旰病涉，相與怨嗟。輿梁不成，何以濟也！攝邑者請於郡，得敝舟十餘，又創四艘益之，凡費錢三十萬。噫，亦艱矣！然赤白漫漶，罅隙漏疏，曾未逾期已矣。余甫入境，登橋睇瞻，凛乎若霣懸繩絶棧之險，川潦奔豗。繼復彌旬，雨雪泥淖，行者圈豚，一蹶不扶，同羣魚鼈，爲闐闐間一畏。途夫赤子將入於井，怵惕一念，人均有之。矧爲邑長，於斯詎宜軑然不動其心耶！舍舊圖新，寧安終日。邑之耆老，讙然而集曰：「橋鄉對縣治，家有贏委，歲無淹菑。官府清閒，文書簡省。後徙於西偏。西爲白

虎，宜靖而衝，欲安得乎？弗亟改圖，禍未歇也。」余乃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定規模，略基址，擇時日，鳩工徒，期復疇昔之舊規。適承凋敝之餘，力弗給也，於是謀諸同僚，諗諸邑士，或殫其力役，或協其貲財，有獻梁石之遺者，若神嘔而鬼輸，有發叢甓之藏者，若天墜而地出。綿祀閟扃，一朝湊合，意造物者陰相默扶，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創始於仲春之遒律，落成於夏五之上澣，比三舟而成一梁，首尾二梁，以四析之，爲梁者十，爲舟二十有八。梁廣丈有四尺，修四尋，梁間相去一丈，跨四蹋。道凡四十有四，廣三尺，而修四鴻。淮巨梭衡亘於江，翼以楯檻，維以紼纚，廣可方軌，平可轉轂。往來剡剡，脫坎窞而蹈康莊矣。兩厓石步，襲甃密墩，南陂陁而北疊磴，控引麗譙，輮然無巖。凸者夷，霣者補，舳艫駢埒，丹臒鮮明。江水繚縈，巖巒環拱。石表對峙，胎禽翔其顛；新亭瞰流，修鱗泳其隈。俯而睨之，盤盤焉；仰而跂之，矗矗焉。士女游觀，目蕩神怡，不自意錦谿勝概，突兀眼前，超涯截壑，矩矱乃爾。若夫巨浸滔天，綵蜺聯蜷乎冥漠，水退波徹，黃龍幽潛乎深淵。玉虬浴甲，晨光之杳靄也；金蛇吐爛，夜景之虛明也。柳陰聚船，荷鄉搖櫂，秋風砥瀾而釣緡垂，朔雪縞空而蜚颺度。一盼一睞，千趣萬態，亦敖峰一奇觀也。是役也，公帑亡費，民力不罷，工七旬而畢，咸如其素，非時與數偶，疇克爾耶？嘉慶《上高縣志》卷一三。

賓興莊記

筠州郡屬邑有三，郡邑俱有學，學俱有田，獨上高田仰燥，租最薄，罄一歲所入，以廩職員，粟猶弗給，士爲病亦有年矣。其於鄉飲之容，絃歌之音，欲得而復聞也，不亦難哉！今寺簿婁公紹聃來守斯土，下車未幾，垂意庠序，士類作興，邦俗從化，彬彬然有鄒、魯之風。越明年，上高邑境有小刹，曰「寶雲」，一浮屠氏搆釁，累載相持，公燭炤龜卜，笑談剖決，人其人，廬其居，籍其田，繇郡及邑，專給養士費。量步畮之廣狹而劑量焉，不偏不陂，士氣鼓翮。噫，公之見何其高且遠也！今釋氏之學偏天下，瑤珠殫於莊飾，環材竭於輪奐，矯陳禍福，眩誘癡盱，士大夫且有捐金粟、割膏腴以徼福田利益者。至學廩虛，士流散，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其耳目，亦可愧已。公之是舉有三善焉：折寺田，弱異教也；歐緇徒，懲惰民也；廣學租，勵士心也。有是三者，豈釋氏罪福之説所能動搖耶！竊嘗思之，邑庠舊不能養士，糧有限也。歲丁大比，縣官捐己俸，撙他用，僅足以廩生員。士試於鄉，幸與計偕，率三月聚糧，然後能上春官。今邑庠既得田租之半以之廩士，則士之來學者養有餼，以之貢士，則士之與薦者行有贐。由是而發策決科，肩摩踵接，以無負賢侯樂育勸駕之美意，其惠固不溥哉！夫學校者，人材之所由出也，合鄉之秀民以教養之，固將取材爲國家用也，而可以薄待之乎？賓興賢能，重其事也；縣次續食，優其禮也。去古既遠，此意泯矣。公

以厚待郡邑之士，士之懷材抱藝者渾含大造中，寧有窮已耶？公之先正忠簡公以直道事寧宗，爲時名臣。家學源流，有自來矣。公以儒飾吏，勤事愛民，可紀固多，而此舉尤見其識政體之本末，有非常人所能及，於是乎書。迺若田畝租穀之數，貢士規約之條，則勒之碑陰云。嘉慶《上高縣志》卷一三。

又見同治《瑞州府志》卷一八。（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七九九九

王慶升

王慶升，字吟鶴，號爰清子，淳祐間道士，著有《爰清子至命篇》三卷傳世。

爰清子至命篇序　淳祐九年七月

人心道心云者，盡性之謂也。性苟盡矣，命斯可至焉。可道常道云者，至命之謂也。性猶未盡，烏可至於命也？捨性命以求道而得之者，未之有也。性、命一也，有存滅者焉，有長生不滅者焉，有生死者焉，有長生不死者焉。存而滅，生而死，天下皆是也。人徒見其同而不見其異，故有諱言神仙者焉。神仙之在太空，自開闢以來則已有其人，而未見其名，暨乎黄老輩出，則人與名漸著矣。秦漢而降，則名愈彰而人愈難得矣。僕潛心於性命有日，幸天不愛道，得至人授之口訣，其言甚簡，其事甚易，誠可立爲。然非有大福德、大力量，則不能亟行之。私念電光易滅，石火難留，行止靡常，死生莫測，歎世人之篤好，受誑者之崇欺，指燕爲鸞，目狐作驥，詆訶先聖，乖惑後來，勇違太上之

科，忍怫至真之理，迷迷相汲，比比皆然。苟無言象之昭垂，深恐機械之終泯，故敢不揣愚陋，謹依師傳金丹軌則，述爲至命之篇，傳之私楮，以淑同志。曰安爐立鼎，曰火候法度，曰野戰守城，曰沐浴脱胎，皆是明述而實道，觀之者宜悉心焉。倘或因緣際會，而獲朝聞之慶，質諸斯文，泮然冰釋，怡然理順，如執左契而收舊物，豈小補哉？鮎洲爰清子果齋王慶升吟鶴自序，時淳祐己酉孟秋三日壬申也。《爰清子至命篇》卷首，正統道藏本。（李文澤校點）

鄧　益

鄧益，淳祐中爲濠州州學教授。十年，知韶州曲江縣。寶祐中權知歸州。咸淳七年以朝議大夫除太府少卿。咸淳末任江東都大提舉。見《可齋雜稿》卷一七，《可齋續稿》前卷四，《隱居通議》卷三一，《宋史》卷四五〇《唐震傳》，雍正《廣東通志》卷二六。

韶州進士續題名記　淳祐十年六月

國家盛治，莫勝於慶曆。韶之襄公，慶曆四諫之臣也。公登天聖二年進士第。韶之同登者三人，公尤名位俱顯。以天聖進士爲慶曆名臣，孰謂科舉不足以得人哉？嗣後二百餘載間，第者或間見，郡

之長老咸歸咎於山川裂而風氣分，如劉夔州大音不全之説。長沙楊大異持廣東憲節，爰究爰度，迺堊斷港，闢通闤，築書堂於帽峰之址，鍾接扶輿之氣。祠周元公，與諸生講其學，蓋韶乃元公徐按洗冤舊治也。郡博士湯露生龜山槎溪之鄉，得其的傳，以淑艾多士。士知明理達義，以餘力學文，而文日醇。庚戌春官，四士聯升，遂復天聖之盛。氣之復耶，數之復耶，抑講學之力耶？然余竊觀文公書白鹿之簡，正以鄉科舉爲近利，則學聖人之學者，豈專爲采榮計？清淑之氣，合則斯昌。進取之技，較之深精，彙征連茹，後進當幾倍於昔。必也思平日所學何事，明正道，養直氣，使進士皆襄公，則盛治皆慶曆，山川又因人物而靈，義理不因利禄而輕矣。聖天子賓興之詔，又曰師古之文，務内之學。致遠之器識，視祖宗盛時歉焉。諸君懋哉！淳祐十年六月八日。《古今圖書集成》選舉典卷八五。又見光緒《曲江縣志》卷二。（祝尚書校點）

項公澤

項公澤，字德潤，温州瑞安（今浙江瑞安）人。紹定中由童子科擢第，授漳浦縣尉。淳祐間爲長洲丞，以承務郎特差知崑山縣。歷知吉州、安吉州、潮州，俱有政聲。度宗時知婺州。官至宗正丞、中奉大夫。見《至正崑山郡志》卷二，正德《姑蘇志》卷二八、三〇，《吴都文粹》續集卷一二、二八，《萬姓統譜》卷六九，《吴興備志》卷五，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一五、一二三，雍正《福建通志》卷二四。

跋御書放生池碑

淳祐十年正月

臣恭惟仁宗皇帝澤潤四海，仁及羣生，迺以景祐三年十一月己亥朔詔天下：乾元節設宴量事烹鳧，毋得多殺物命。皇乎休哉！好生大德，不遺微小，所以壽吾宋於萬斯年之脉者，在是也。於時中外之臣靖恭豈弟，推廣上意，若民若物，涵濡闓澤於囿生之内。肆惟皇上遵守家法，親灑宸翰，俾誕節錫宴，一遵景祐三年詔書。大哉王言！上以續仁祖生生之澤，下以遂萬有生生之性。臣嘗管窺蠡測，竊謂聖德之妙，溥博無私，仁民而愛物，皆此一念充之。皇上曩以《訓廉》、《謹刑》二銘董正吏治，兹仁民之本原也。今戒飭烹宰，仍於所在放生池刻石，其愛物之著見乎。臣承恩試邑，寅奉德音，敬摹勒於清真觀放生之所。昭回之光，焜耀百里，雲飛川泳，同躋壽域。臣敢不對揚休命，奉行寬大，詎容徒使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以有負於聖天子一視同仁之盛心乎。庸敢推明聖心，并載於下方。淳祐十年正月望日跋〔一〕。正德《姑蘇志》卷三〇。又見《吴都文粹》續集卷二八，《吴都法乘》卷二四，康熙《崑山縣志》卷一〇，道光《蘇州府志》卷四五，光緒《蘇州府志》卷三八，《江蘇金石記》卷一七。

〔一〕正月望日跋：原作「正月日」，據《吴都文粹》續集補。

淳祐玉峰志跋　淳祐十二年二月

崑山爲吴壯邑，地險而俗勁，田多而賦重，郡志》，雖附書二三，其詳不可得而聞。公澤承乏學製，每與鄉校諸友議斯缺典，欲網羅補苴，然方有公事，未皇也。直學凌君，掌儀邊君，俱有俊譽，慨爲己任，搜訪掇拾，斯已勤矣。地理標名，財賦之件目，嘗與參訂。至若廢置、因革、人物、異聞，視昔爲詳。將求印證於多識前言往行者，俄及瓜，懼失其傳，而二君之勞孤矣。姑鋟諸梓，以俟方來。庶知今者果不謬，古者猶可質云。淳祐壬子中和節，東嘉項公澤謹跋。《淳祐玉峰志》卷首，宋元方志叢刊本。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三〇，《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六。

崑山縣社稷壇記　淳祐十二年二月

邑有社稷壇，春祈秋報，重農事也。崑山壇壝，莽爲荒墟，雞犬放焉，遇歲事則望拜於鄉校大成殿之戟門。豈惟祀非其所，神弗克歆，抑且背先聖先師焉。前政嘗有意修復，惑於陰陽拘忌之説，而未果。予竊謂爲宰者膺人民社稷之寄，平土播穀，神實司之，民實賴之，詎容不知報本之爲急務乎。

乃即舊址而經營之。砌築四壝，創造齋室，周以垣墉，植以松柏。幣有瘞所，門有扃鐍，其神位列於齋室，其祭器寄於邑庠，至期取用焉，典祀於是乎嚴矣。惟茲調邑，營繕孔艱，屢政撫視，今乃肇成。繼自今其以時整葺，毋或因循，與宗祐相爲無疆。故書以示來者。淳祐壬子中和節，永嘉項公澤記。《吴都文粹》續集卷一二。又見洪武《蘇州府志》卷四八，正德《姑蘇志》卷二八，道光《蘇州府志》卷一三六，道光《崑新兩縣志》卷九。（以上祝尚書校點）

趙崇玼

趙崇玼，淳祐間爲漳州州學教授。

漳州學廩記〔一〕 淳祐十年

漳學廩故號衍沃，視他郡相什伯。歲益久，田益增，視始至又相倍蓰。然所入僅足以給所出，凛凛乎常懼弗繼也。何居？或者田畝削於侵疆歟？斗斛虧於去籍歟？否則冗食之員贅歟？將送之費夥歟？疊是數者，幾何其不日辟而月蹙也。淳祐庚戌四月維夏，秘閣監丞史公賓之領州事，來謁學廟，與諸生會，鵠袍錯立，紛如也。公愕然，謂曰：「人物盛矣，廩稍得無儉乎？」崇玼具以前數語對，

則又慨然曰：「姑舍是，宜有以益之。」顧始至未暇損郡計，得法濟廢寺田入於住管僧者曰柳陂莊，入于民丁局者曰留塘莊，以歲會之，柳陂莊爲錢五百伍十緡，舊爲住管僧所有者，今以全租歸于學；留塘莊除代納民丁外，寬剩爲錢可四百緡，舊爲局吏及佃僕人所有者，今亦以歸于學。符下，諸生踵門，謂是不可以無紀也。崇玼竊惟政莫先於教，教莫急於養。世之爲政者，以版曹豐登爲能，以帑庾充實爲最，視學校教化，直緩而不切者。今公下車之初，即留意教養，而又無虧於官，有益於學，與其飽庸僧黠吏之溪壑，孰若繼吾儕一飯之蘧鹽！昔淳熙間，崇安令趙彦繩以白雲、中山等院絶産田歸邑學，朱文公記之，謂趙侯務一而得兩，且謂浮屠氏豐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惟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爲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絶其邪説；況其荒墜蕪絶，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求久之乎？然則公今此舉，與文公意見大略相似，是可紀也。而爲爾諸生與夫職教事者，又當相與講明學問，遵守規程，絶請謁以限冗食，謝遊俠以省將送，行有餘力，則可以正吏胥之去籍，復豪右之侵疆，俾公之惠與漳之學相爲長久，庶無負我公樂育之盛心云。萬曆《漳州志》卷一一，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祝尚書校點）

〔一〕題下原署：「教授趙崇玼。」

鄧　容

鄧容，淳祐間人。

邕州州學記〔一〕　淳祐十一年

按《建武志》，州之學基凡五易，皆莫詳創建徙置之由，唯傳舊在沙市闤闠間，再遷於城南而已。今五花嶺所建，咸謂變而之善，一定不可易矣。詮諸故老，咸曰當時郡侯謝公明之急於改張，前後左右俱失其倫，規模體制猶未盡善。不有高明君子，疇能悉舉其偏，一歸於正，大備厥成哉？故自寶慶丁亥遷學以來，至淳祐戊申，曾未二紀，後遇羅浮梁先生應能來督學事，監舊貫之不可仍也，又決一革焉。於革之中，得因之義。因者非陋，革亦從變，而《易》之彖曰：「革而當，悔乃亡。」揚子不云乎：「可則因，否則革。」先生蓋兩得其道矣。觀其徙大成之殿以中居，設棨戟之門而前峙，遵道堂接於殿之次，雲漢閣聳乎堂之後。旁分兩廡，左右四齋。獻官有齋宿之館，職事嚴秩序之位。出而學徑，則表以崇儒之坊。此更革之大要也。所謂因者，學宮之地不敢闢，而藩垣盡夷其舊；先聖先師十哲之像不改造，而絺繪鼎然一新。收拾不朽之材，襲用已揭之扁。若夫起公生明之堂以專考校，而

衡鑑之不私；堂階之下通有蒙泉，甃而方，源不竭，自然，允爲合可否之宜，庶幾悔亡者矣。郡守王舍人雄屢嘉歎之，察其事力之不逮，乃撥瓦一萬，灰三百節，米百斛，錢五百緡，以作不貲之費。經始於己酉之冬初，告成於辛亥之春季，始末三年。官舍、學舍遼隔，惟先生不憚勤勞，雖寒風淫雨，必晨往暮歸，如理家然。百爾器用，於學所宜有者，纖悉畢具。士友言於容曰：「邕學五易其地，毋慮數百年，苟且相承，文獻靡證。今革數至六定，請記之。」容曰：「學校者，衣冠之閫、禮義之府也。我朝諸儒先所記者精微廣大，不可加矣，晚學何所容喙？」謹摭梗概，以叙於前。《粵西文載》卷二五。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一三八，民國《邕寧縣志》卷二一。（祝尚書校點）

〔一〕原題《南寧府學記》，此乃明人據明代地名所加，今據宋代地名改。

趙　疆　夫

趙疆夫，號雪翁，宗室，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見《宋史》卷二三九《宗室世系表》二五，雍正《福建通志》卷三五。

跋陳修撰遺藁　淳祐九年二月

僕初娶於王，其祖則兵部尚書賓是也。是時，黃潛善、汪伯彥當國，而王則位獨座，知平日二人之奸惡，袖疏欲攻之。不謂其謀已洩，未及上殿間，已傳宸命左遷兵書矣。自此，先正秘撰於是乎叩閽焉。一而二，二而三，其詞愈切且直。雖攖不測之禍，而直節忠名具載青史。昔王公欲發而不得者，其在九原，豈不少自慰哉！厥後一傳有子曰普，以訂正曲臺之禮事阜陵，至蒙殊遇，嘗有「莫嫌此笏太彎薄，三引宸旒拜玉皇」之句。是前之未遇，乃所以爲後之遇也。大凡忠孝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王公驗矣，又當於先正秘撰見之。淳祐己酉仲春既望，雪翁趙彝夫謹識。《陳修撰集》卷一〇。（祝尚書校點）

趙孟壘

趙孟壘，太祖十一世孫，居青田（今浙江青田）。嘉、泰時以父遺澤補將仕郎。

宋故朝奉知府寺丞趙公壙誌

寶祐二年八月

先父諱與忞，字德寬，世居處之青田，太祖皇帝元子燕忠懿王九世孫。曾祖伯仁，贈太師；妣周氏燕國夫人、張氏楚國夫人。祖諱師虔，贈太師、信國公；妣林氏趙國夫人。父諱希□，□□郎轉奉議郎；母陳氏、鮑氏、聞人氏，並封安人。先父生於淳熙甲辰三月二十五日。嘉定三年，舉浙漕。五年，以季父希□郊恩奏補□□郎、監紹興府支鹽倉。寶璽覃恩，轉承奉郎。十六年，秩滿，監紹興府諸暨縣□□鎮，轉承事郎。皇上登極覃恩，轉宣義郎。寶慶元年知婺州金義縣〔一〕，五月，丁繼母聞人氏憂。二年十二月，丁奉議公憂。紹定二年三月服□，知慶元府鄞縣。慈明慶壽恩，轉通直郎。三年，轉奉議郎。端平元年，差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二年，轉承議郎、通判紹興府，借緋。會從弟與篤爲兩浙轉運判官，以嫌去，差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閱歲，除太府寺簿。嘉熙元年，遷寺丞，轉朝奉郎。是歲冬，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年，添差通判廣德軍。嘉熙三年八月二十六日□疾，終于季父之賜第，暨朝命權發遣肇慶府，則不獲拜矣。嗚呼痛哉！享年五十有六。先妣陳氏，先十五年卒，葬安吉之武康奉□北塢，贈安人。繼妣□氏，世永嘉，累封安人，曾祖諱露，祖諱浩，父諱元德，生于淳熙丙午閏七月初十日。後十二年，淳祐庚戌十二月十四日，卒於臨安府，享年四十有五。子一人孟壘，先父遺澤奏補將仕郎。先是，繼妣以淳祐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壬辰奉先父柩葬于餘杭縣石瀨東

山〔二〕。既六年，壬子十二月二十二日壬申，不肖孤孟墅欲奉先安人並窆，而陰家病之。孟墅迫痛罔極，□季父與簉重憫先父没無寧兆，以石斗塢畀不肖孤，爰卜寶祐甲寅八月二十六日丙申，奉二柩合祔焉。謹書世系及平生出處歲月，刻石而納諸壙。孤哀子孟墅泣血謹誌。朝奉郎□知安吉州武康縣、主管勸農公事兼軍正胡居仁填諱。《吴興金石記》卷一二。又見同治《湖州府志》卷五〇。（祝尚書校點）

〔一〕金義縣：疑當作「金華縣」。

〔二〕下句稱「既六年」，上推之，則其父應葬於淳祐七年丁未。疑「十年」爲「七年」之誤。

邵復□

邵復□，淳祐間爲紹興府府學教授。

存慎齋十二箴跋　淳祐九年十二月

右《存慎齋十二銘》，履齋先生吴公製以銘座右者也。皇上即位二十六年冬，先生奉命帥越。始入學，升堂講禮，招諸生誨之曰：「此今天子毓聖之邦，恩典視古南陽，盍勉旃！」既而頒示朱、吕

二先生學規，又出所自爲《齋箴》，以勵後學。衆相顧愕眙〔一〕，曰：「先生以倫魁秉大政，中邊瑩徹，璧玉無瑕，四方善類，仰爲標準。而存悔有箴，辭嚴義密，凜乎畏懼，豈固欲然示天下哉？」吾應之曰：「先生以『履』名齋者也。履者，禮也，自上天下澤之象立而禮制行。正心誠意其本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用也。天理人慾，限界易迷，別嫌明微，莫重於禮。禮苟不持，何以能悔？悔苟不存，何以爲箴？故悔一而義二，警□於遷善改過之端，覺悟於今是昨非之證，則是悔也，進德之機也。《震》无咎者，存乎悔是也。顛冥於進退存亡之鄉，昏亂於□遲鼃黽之境，則是悔也，憂虞之象也。□近相取而悔吝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忠孝爲大節，以誠敬爲實務，切切於理慾之辨，義利之分。是其心鏡内融，禮輿外馭，固不至於有悔。而猶存悔以自警，則始於寡，終於無。克己復禮，即顔子『不遠復』之時也；以禮自防，即衛武公『聽用我謀』之日也。大册涣庭，行攄素蘊，□□天下，先生其履而泰者乎！《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先生以之。」衆皆曰：「然。」因鋟諸石，與學規並傳，俾同志者有考焉。淳祐己酉季冬望日，郡博士邵復□謹識〔二〕。學生迪功郎、新池州東流縣主簿充府學學正宋申甫、學生鄉貢免解進士充府學録丁應龍，學生鄉貢進士充府學録劉瑞龍、學生鄉貢進士充府學直學沈翥、學生免解進士充府學直學王尚忠、學生鄉貢進士充府學糾彈陸天驥、學生免解進士充府學司計錢大□、丁杲同男元刊。

（祝尚書校點）

〔一〕衆相顧愕眙，《兩浙金石志》卷一二作「衆相顧愕胎」。

〔二〕邵復□謹識，《兩浙金石志》卷一二作「邵復謹識」。又見《越中金石記》卷五。

〔一〕愕眙：原脱，據《越中金石記》補。

〔二〕復□：右引作「□復」。

趙直方

趙直方，淳祐十年爲重慶府府學教授。

趙公生祠記

淳祐十年秋

淳祐庚戌，直方承乏郡文學掾。乃五月丙寅朔，太守趙公入學講，奠謁已，顧謂直方曰：「郡泮不葺，聚辯無所設位。余始至，值歲歉，賑弗給。茲幸迭稔，始克舉一二墜典。惟是學校，風化之原，尤不宜緩，行且一新之。」直方退，竊惟時方大建公宇，更新程祠，役巨費叢。雖公之心惻惻於多士，顧又議此，寧不勤其民而倥傯其懷乎，未信責於成也。甫浹旬，而金工、木石工懽然來趨，輦壤除翳，因故址而廣其度。越一甲子而學宮成，費出於公家，一毫不以動民。迺以仲秋丁祭之四日，合二巴之士，行鄉飲酒以落之。公又謂有學不可以無書，則捐俸金三萬，以儲六經、子、史、傳記之書。又慮齋厨之不繼，則舉籍于官之田在樂温者凡五十畝粒於學。其所以嘉惠青衿甚厚，涪之耆舊謂

前所未有，咸曰：「昔有功有德於人者，必祠於學。今涪學繪四賢，盍爲公建生祠，因四賢而五之？」直方曰：「子之言誠當矣。吾嘗拜謁於鈎深堂下，歷覽舊刻，而知和靖始列於四賢也。適公朝幣聘之時，邦人三懇而和靖二遜焉。公非好名者，設如和靖，茲繪其如何？」僉曰：「和靖避地而來，邦人猶拳拳以請，以德故也。公潛心伊洛，尚友尹、譙，自臨吾邦，歉則貸公庾以救荒，豐則創義倉以備饑。新程祠以禮先賢，興儒館以倡士氣，賑窮掩骼，無不備。方之和靖，德齊而功則專之。此涪之士民一瓣香、一飲食之祝，蓋有不容已者。公雖固遜，而遺愛不可忘，生祠不可無也。」直方曰：「是固門墻諸生之志也，得諸君言益明。」謹書以爲記。公名汝廩，字景賢，寶慶龍飛進士。萬曆《重慶府志》卷七五。（祝尚書校點）

趙希弁

趙希弁，字君錫，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宋宗室，燕王房八世孫，師向子。淳祐中爲江西漕貢進士、秘書省校勘書籍。著有《郡齋讀書後志》二卷，今存；又有《讀史補注》、《續資治通鑑補注》、《建炎以來繫年要録補注》、《資治通鑑綱目考異》、《續仰山孚惠廟實録》等，均佚。見陳祺壽《趙希弁傳》（上海古籍出版社《郡齋讀書志校證》附録一）。

郡齋讀書後志序

淳祐十年十一月

昭德先生校井氏書，爲《讀書志》四卷，番陽黎侯傳本于蜀，刊之宜春郡齋，且取希弁家所藏書，删其重複，摭所未有，益爲五卷，别以《讀書附志》。三衢游史君，蜀人也，亦以蜀本鋟諸梓，乃衍爲二十卷，書加多焉，蓋先生門人姚君應績所編也。按先生自序：「余家自文元公來，以翰墨顯者七世，故家多書，然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及兵戈之後，尺素不存。」而杜君鵬舉所序，扣之古松流水之間，亦止於四卷，則方其得南陽藏書時，固未多也。其殆三榮校讀之後，網羅其家散失，裒彙漸夥，或者先生續筆邪，抑門人推廣其遺志也？今考姚君所編，杜序獨缺而不著，而著先生自序，有所謂「合吾家舊藏，得若干卷」，疑與「尺素不存」之語，自相牴牾。希弁摘取其所增入者凡四百三十五部，總八千二百四十五卷，往往皆晁氏之書，請于郡而併刊焉。然四卷既傳矣，不敢以《附志》次其先，自爲《讀書後志》二卷，然後井、晁二氏藏書之富，其目大備。希弁家三世所藏，因以託不朽云。郡侯命序梗概于卷首，至若二本所載井氏四卷之書，其間有實同而名異、此備而彼遺，與夫分種入類之各不同，又爲《考異》于編末。淳祐庚戌日南至，江西漕貢進士秘書省校勘書籍趙希弁謹序。袁州本《郡齋讀書志》附《後志》卷首。又見《萬卷精華樓藏書志》卷六五。

鄭應大

鄭應大，淳祐中福州連江（今福建連江）人。登淳祐十年進士第，官終知南安軍。見雍正《福建通志》卷三五。

修通濟橋記　淳祐九年

連江一水由三源合流，歸潨於邑。且界地之南要，人艱於舟楫，非橋不爲功。故先僧創蹟於大業中，本朝政和間，龍象真覺克宅乃事，其利民也溥矣。時西壕未堙，石埭俱存，無奔湍迴齧浮梗衝激之危，石梁砥立乎地維，江流直通於東海。邇來百有餘年，民多販木，壓損橋址，洪水漂漲，原埭既渝，西壕亦壅，上無以分其流，下無以疏其勢，而橋梁將墜。邑侯游公大懼前功或弛，遂捐俸擇工治之。乃折中四梁，廣爲三梁，俾江流順達，永奠千古。始事於春而冬訖工。邑民樂之，思刻石以垂不朽，來徵予言。予觀公之爲民非獨闢橋一事，凡德於民者有素也。自學校興而民於學校德之，自賦役平而民於賦役德之。至修九井，增水利，田野闢，盜賊息，平糶有倉，出入得法，德施於民而頌聲讙然，以趨其事，則夫橋成，爲公之甘棠可知。後之欲全此橋者，繼以疏壕修埭，而公之甘棠茂矣。民國《連江縣志》卷五。又見乾隆《福州府志》卷九。（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八〇〇〇

歐陽守道　一

歐陽守道（一二〇九——一二七三），字公權。初名巽，字迂父。晚號巽齋。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少孤貧力學，以德行爲鄉郡儒宗。淳祐元年舉進士，授雩都主簿，丁母憂歸。江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守道爲諸生講説，吴子良又聘爲嶽麓書院副山長。江萬里入爲國子祭酒，薦爲史館檢閲，召試館職，授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景憲府教授，遷秘書郎。以言罷。添差通判建昌軍。遷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説書、兼權都官郎官，遷著作郎。咸淳九年卒，年六十五。著有《易故》、《巽齋文集》等。見《巽齋先生傳》（《巽齋文集》附録），文天祥《祭歐陽巽齋先生》（《文山集》卷一六），《宋史》卷四一一本傳。

《巽齋文集》二十七卷，主要有清乾隆年間翰林院抄本、四庫全書本及清咸豐十一年廬陵書局據文淵閣本刊本。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原書含文二十七卷，另輯得佚文十六篇，重釐爲二十一卷。

又，《宋四家四六》收録之《巽齋先生四六》，《中國叢書綜録》著録爲歐陽守道撰，經考證應爲危稹（亦號巽齋）撰，故不再收入歐陽守道文。

廷對劄子

淳祐元年

國事成敗在宰相，人才消長在臺諫。昔者當國以致忠邪不辨，黜陟無章。《宋史》卷四一一《歐陽守道傳》。

轉對劄子

欲家給人足，必使中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風化惟反諸身。化之以儉，而彼不爲儉，吾惟有卑宮室、菲飲食；化之以廉，而彼不興廉，吾惟有不貴難得之貨、不厚無益之藏。《宋史》卷四一一《歐陽守道傳》。

安南國王求封太上國王議

太上者，漢高帝以尊其父，累朝未之有改，若賜詔書稱太上國王，非便。南越尉佗嘗自稱「蠻夷

大長老」，正南夷事也。《禮》，方伯自稱曰「天子之老」，大夫致仕曰「老」，自稱亦曰「老」。自蠻夷言之，則有尉佗之故事；自中國言之，亦方伯致仕者之常稱。漢亦有老上單于之號，易「太」以「老」無損。或去「上」字存其「太」字，太王則有古公，三太、三少，太宰、少宰，「太」所以別於「少」也。謂父爲太，則子爲少矣。太以尊言，則太后、太妃、太子、太孫；以卑言，則太史、太卜、太祝、樂太、師太，固上下所通用也。《宋史》卷四一一《歐陽守道傳》。

通荆溪吴運使書

戊申年，時荆溪漕江西。

某杜門窮居，常深有感於當世之故。夫天地必有所依以立，人類必有所依以生。天地所依以立者人，人類所依以生者聖賢。而聖賢所以生人類、立天地、依於人心之理義，悠悠斯世，頗未有爲世道熟計者，則其末將安所底止？淳于髡有言：今天下溺矣。彼誠嘗試孟子之言，然猶知天下之爲溺也。一世有胥溺之勢，猶認之以爲平地之安，滔滔汩汩，而莫之返，求如淳于髡之能知溺者亦罕。執事者且以爲何如時也？自恨氣力之微，不足以出已溺者而生之，而又竊自幸棲身於尺寸不溺之地，環顧左右前後之未溺者，疾聲大呼，使知浸淫之將及，而兢兢毋失足焉，則聞之者不諒，而謂己爲駭衆。嗟夫，使斯人皆溺，吾亦將誰與並生也。然則吾之所以疾聲大呼，使之知浸淫之將及，而兢兢毋失足焉者，吾亦以自爲疾聲大呼而不吾信，吾有深自悲而已矣。深念當世之故，誠未知其所終。理義大明之

世，編户齊民可使各有士君子之行。昔者所謂風俗淳一，運祚長遠者，非空虚無據之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曾不足爲十年計也。扶持歲月，以幸其不壞亂立身，此時能無恐乎？漢人有言，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謂爲是適然耳。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夫此未易與流俗言也。今之所藉以綱維世道者誰也？觀於官府，而未見大吏之於小官有以養其材而勵其節也。士一入仕，則習爲一等無用之文，孔門所謂巧言，孟子所謂以言餂人者。權勢所在，雖跖、蹻不患無説以譽之也，曰：非此無以取上位之知也。然而誠有階此而致身貴顯者焉，則上之取才在是也。昔人入仕，舍詩書而學法律，今人入仕，脱舉業而學四六，何降而愈下也？且夫士得一官，將受人家國天下之託，所當學者何限，而顧敝精神於此，又復不量其人之可依與否，而一概伊周之，有如不幸比之匪人，何以自拔也？大率今之世，居官一二載則舉止圓熟，言語低回，無復有山野生疏之氣，所謂養吾剛大，將輕貧賤、傲威武者，其勢有所不行。雖君子所養決不計他人之待己何如，然而特立獨行亦可謂甚難也。學法令者以吏爲師，此秦人之説。原今取士爲吏，吏道仍與士學兩途。一切吏文嘗求是正於老且黠者，則上下以爲穩，設有守書生之故學，而少出意見，則詰難且至，或侮笑之。由是書生常得迂闊之名，而先王之道遂爲當世之棄物。凡今揚揚得志，時人謂可任以事，大抵熟於吏文者也。所謂書生，幸不見擯，則異待之曰：是學館之才也。士挾學以遊今之世，其將焉用？今所謂仕宦取知於上者，曰政事，曰文章。文章前所云也，政事後所云也，等而上之，卿相亦由此其選也，是其中亦復有王佐之才、經世之業乎？觀於學校，而未見師友相親於善也。來游其間者視以爲飲食之地而已矣。而教者亦

不曰教也，持飲食之具以邀士，曰「吾能進退爾也」。一日橫經，衿佩雲集，講者腐，聽者倦，漫不省爲何説，忽焉而散，以是爲故事之不可廢，他日則以所謂試去留之，進業而受知者何人也？請益而有聞者何人也？教者認末爲本矣，士亦不自愛也。夫今日之韋布，他日之縉紳士大夫也，未有貧居簞食豆羹見於色，而他日能爲清白吏，以與天子牧養小民也；未有交遊親黨之間，見便則奪，營求自眩之態日用於師儒之前，而他日能安於命義，難進而易退也；未有居鄉不顧細行，禮義廉恥不以自律，而他日置之民上，能以理道化其下，以無諸己者非諸人也；未有其爲士，虚棄白日，束書不讀，游談無根，而他日可與臨大决議、藉其見識以定可否、爲據依也。他日國家豈能別得一等士子而取之用之乎？人才不競亦可睹已，則亦安得豪傑特立之士崛起於波蕩風靡之餘，所見者大，所任者重，可寄以國之安危、民之死生也。觀於閭閻田里，而其等而下之者從可知也。自古雖有聖賢之君，慈惠之師，亦必不能使風化遽達於編户齊民，是故中缺。抑學校之事，夙昔竊嘗有志，今復何幸，奉命承教，且將親見君子之末光，惜也某未之能前也。某有母年八十有一，體氣日衰，疾不時愈，前此未嘗敢違膝下而就遠，館於他人之門。竊第於歲辛丑，而參選得缺於甲辰之三月，遷延至此，蓋亦謾書仕籍，而非果有霑禄。想而念親，食不過一匕，雖復三釜非老且病之所盡嘗，而焉用以己之寸進，勞親之顛頓？官期若至，勢亦不行。昨者古心江先生將漕，亦嘗招而館於所謂雙桂堂者，半月而告歸，踰旬而得請，當時甚悔遠遊之輕。今親年增高，愈非前比，瞻望崇臺一葦可杭之地，如在天上，則又安敢詣所謂西澗而爲旬月之留哉！先生之禮意可拜而不可受，先生之道德可仰而不可親，則某之分也。伏惟

先生清明之稟、卓異之資、淵源之學、深厚之養，蓋伊洛諸君子續道之一脉，而范、司馬二文正憂時之盛心，不特凡爲士者知所宗主依歸，而匹夫匹婦皆知當路有豈弟君子爲之父母。去年崇臺一二大政，廣上恩而蘇民瘼者實非今之君子尋常意度之所能行，而講義流傳，大體小體之訓，真切懇到，聞者動心，則某亦復得之郡史君，伏而讀之矣。夫惟君子務其遠者大者，迂愚不能與世上下，當世如先生得自附於下風，幸也，然而未之能前者，則又有所重也。雖不能前，而當世如先生不可以疏遠自外，所欲感慨激發，反覆究竟，以共論事之終極者，舍是其將誰告？是以輒列其説，公餘一覽，意者亦將有動於斯言。天地之數，盛衰之運，倘不在他人而在先生之身，則必有以處此。某往者記監丞祠，特一時斐然之作，偶以事於學校繕寫申呈，蕪類之文不足多辱，亦知先生誘掖後進，收拾寸長之意矣，繼今其敢不勉！書册之外，無所作爲，固將没世畢力於此，以庶幾一言之幾於道。惟有以終惠而幸教之。某私居久，欲裁尺書，通姓名於下執事而不克，兹因郵遞，敬布腹心，引睇穹崇，精爽飛越，不勝區區依鄉之至。不備。《巽齋文集》卷一。

答荆溪吴運使聘書

癸丑年，時荆溪漕湖南。

某復蒙專使，賜以手書及公牒咨目各一通，路費官會千緡，俾某前詣使臺禀議，充嶽麓書院山長。書辭謙下，禮意優厚，祇受惶恐，莫知所對。心口相謀蓋累日，而後敢遵禀詣臺之命。乃若山長

職事，則峰先生所謂繼古人之後塵，爲方來之先覺，其自任與望後學之意甚大，晚進小生，汩没無聞，不宜冒昧在此，遽以之自取辱也。雖無情者猶爲之動，而況於人！先生以貴下賤，至誠著矣；某雖木石，亦爲先生動矣。一區區未嘗接識之後進，偶然知之，不忘於心，六年如一日，下不求上而上求之，不得其至前不已也，此意豈獨爲一某哉？凡以體天心、立公道、盡己分，而初不以爲其人賜也。使先生由此大用於世，司一世進退人物之權，則視内外百官皆天位，職有其人，而與共之治之，視一世人物凡有聰明才知稍出於人者，皆天以遺夫世所仰賴之人，而我當使出。其有以施於彼也，將皇皇汲汲，日以失士爲憂，豈復俟人之求己，而視名位爵禄乃自我出哉！近世每病人才之陋，不知懷寶遯世，無處不有。上之人欲俟彼之自進，彼非自進之人也，則明知而明棄之，斯人不可得，則惟求己者之是用。彼之氣已卑，而此之勢甚尊。挾夫甚尊之勢以臨之，則夫卑而前者安得復有國士於其中也？天位天職，一切視之爲能富貴人，能貧賤人之具，曾未有駭目於自下求上之非，而動心於己責之不盡者，人才之陋固宜。然亦徒見其陋於所親接，而不知夫未嘗陋者固在耳目之外也。《易》曰：「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詩》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以杞包瓜，則有隕自天矣；有卷者阿，則飄風自南矣。人君猶然，而況自宰相以下以至凡爲人上者乎？先生道德文章卓然爲當世望，士若有求於先生，正恐如蘇公之告富公，所謂無間而可入者。然且自視欿然，若無一有，而《緇衣》、《干旄》好賢樂善之意在當世諸公間爲最著。某不知先生之施於他人者，獨以某占之。某於先生非有介紹之先，游談之助，與邂逅中缺。此一二處皆一世人所共識，雖閑僻隱伏之所，

而有耳者聞、目者見，譬之至寶藏匿，夜光燭天，異哉！大勢之所在也，其在閑僻隱伏之所易識也，其在州縣愈易識也，其在朝廷尤所易識也，然而有憒焉而莫之識者矣。莫之識，故大勢亦一去而莫之返。今天下大勢，執事之所踐歷，與某思慮之所及，大概亦可見矣。荆益故荆益也，江淮故江淮也，人之所謂大勢，非某之所謂大勢也。所謂大勢，以其關係於社稷之安危，生人之休戚，有之則重，無則輕；有之則中外歸心，無則失望。此爲大勢而已矣，今亦能幾處而已。雖然不欲言也，雖然亦不待言也。夫惟賢人君子能爲天下國家愛人材，亦能爲天下國家愛其身。蓋勢在人則重在人，勢在己則重在己，其心公乎天下而不以進退用舍二焉，夫是之謂以天下之重自任。伏惟執事天與間氣，人惟舊德，洊歷要地，無適不宜，然且以二三十年之聲名而徘徊容與，經綸大手未遂展布。某不佞，誠以爲天下大勢要有在也。若某不過能識所在而向依焉，在此無奇，復歲異一歲，既竭吾才，未知善後之策。然念平生知己間，有所懷欲對面一言，往往隔在千里外，而誰與語？公論固有歸，善類固有主，中外顒顒之望，今當誰屬？向風拳拳，輒以愛大勢之説爲左右告，執事以爲何如？時拱侍一寫我心。

《巽齋文集》卷一。

代通内翰書

某比承光膺新渥，進直禁林，區區鄉依之私，倍用欣躍。執事經綸器業，不應久在代言之地，而

方深以爲執事喜者，爲斯文也。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在某殊不謂然。時之高下，文實爲之爾。從古雖甚不足道之世，必有以文自任之人，其人不達則已，其人達，其文顯，昭蘇衆聽，鼓舞羣動，時事當復有可觀者。春秋之鄭宜無子産之文，而子産之文足以起鄭；唐之中世宜無陸宣公之文，而宣公之文足以重唐。二人辭令詔誥，至今讀之，猶有生氣，文之能爲時高下政若此。使在安平無事之世，而斯文所屬，靡靡不競，則氣象衰颯，國亦隨之。今之文在學校、在舉朝之議論、士大夫之文，而所謂翰苑，天子之文也。天子温厚則有德，嚴重則有威，理以開人心，氣以張國勢，所謂大哉王言，一出而天下響應者，此天下莫大之文也。學校之士與舉朝士大夫之文，所學所見，蓋人人殊，不能齊一，是故其高其下不盡關於世道。惟天子之文，人以一字定從違，國以單言判輕重，而其文體所尚，播告之下，亦復翕然化之，代言之選，何可輕屬！某無似，竊嘗妄論今世，以爲必得深厚雄渾光明俊偉之才，以爲深厚雄渾光明俊偉之文，而助成夫國家深厚雄渾光明俊偉之氣象。竊惟執事天與異質，斯文所歸，奮自岷峨，翱翔要途者有年矣。簡在上心，柄用已晚，顧以絲綸之重，非宗工大手不可付，是以在此，上之所以幸斯文者甚大惠也。有識之士，人更相慶，矧如某趨承之舊，辱在異顧，不後他人。是雖玉堂之廬，在他人爲榮，在執事爲淹，然方爲文體，幸方爲國體，幸未暇計其他也。阻以守籓，無由面慶，不審邇日台候何似。伏冀上體如眷〔一〕，精調起居。匆匆上狀，不宣。《巽齋文集》卷一。

〔一〕如：似當作「知」。

代通淮東趙樞密書

伏承奉詔入覲，正位樞府，宗社幸甚，中外幸甚。某聞之古語曰：兵難踰度。爰自本兵重任，專寄文臣，而其間有自從累遷拜，不歷藩閫者，軍戎之情非所素知，是以其所建明，與所施行，往往乖違不便，在外者難於稟承，而甚者或坐失事會。在祖宗時，或以方面久勞，使内外一體，事便順而多成。人各有能有不能，而兵者重事，又非可以人人能也。士大夫恥不談兵，以爲仕於艱難多事之世，如於兵有所不知，則世以爲不適用之才，是以開口議論，若素習者，某地爲險若易，某兵爲堅若脆，若爲當急，若爲可緩，身在兵間者往往笑之，而聽之者或爲其所詘也。摭其所言而見之行，則外以爲無可與行者，否則信而用之，投之以非所長，則動以敗告。彼固以不知兵爲恥，不知强而知之之大恥也。天下惟通才不常有，目不接行陣，足不及塞垣，而曰知兵云者，非夸則誣。彼以夸與誣媒其身，而國受實禍。故夫朝中之官，苟有關於兵事者，非真知兵之人，間不可任，而况宥密之地，天下之兵權舉歸之，其關于安危至大至重，自非真知明識，精謀遠算，熟於方面，老於事情者，不在此位。伏惟閣下天之間氣，國之重臣，忠赤通於神明，威名震乎朔漠。爰自犍爲不道，所在震擾，而東淮獨屹然以固，田野墾闢，民物康阜，歌舞嬉遊者聞敵騎之至，容色不少變於尋常，少焉僻師一出，殲除幾

盡，餘則呻吟以歸，舉足不敢面故道。天子以閣下久勞於外，且東淮倚以爲安，不若置諸左右，使兵事一出其手，則吾國長城，東海而西蜀也。渙號揚廷，朝野相慶。某藐焉書生，昔未嘗通名於下執事，一聞親命，踴躍於中，輒奉咫尺之書以賀，賀在國而不在閣下之開閫於東淮也。東淮之重在閣下，今則將無往而不在閣下。昔者東淮雖許專制，而國論大意，必不能盡與閣下合也，是以容有所拘而不得爲。今西府大臣，國論自出，昔之不得爲者今當無往而不可爲也。以事體言之，今大而昔則小；以事權言之，今易而昔則難。閣下之位西府，自與他人不同，無中無外能言之，而知當代有閣下舊矣，徒以爲閣下未在此也，故天下之事至此。一日在此，天下改視易聽，凡昔之邊謀軍政，日復日，歲復歲，不快人意者，今當大快，昔之外侮內訌，日復日，歲復歲，而窺覦不已者，今當大懲。或者亦竊料閣下之心亦必有快於盡爲所不得爲者，立中興之隽功，塞通國之大望，在今一反手之力也。區區所以願一賀者，爲此來也。坐念往事，未見良圖。天其實以祖宗積累之厚，故不使此敵得所大欲。如必曰作大措畫，使三陲晏然，盡如閣下之所以爲東淮者，竟何如也？宰相以都督歸相，樞府以大帥還朝，豈惟吾舉國之內快此一舉，卓然知天子意嚮專在邊事，則聞風者早已心破膽裂矣。竊謂有吾國之時，有閣下之時。天幸數至，吾國之時也；得爲前日之所不得爲，閣下之時也。興言及此，視日如流，不勝拳拳憂時之心，敢略布之左右稱慶之始，餘不敢詳，惟閣下察之。《巽齋文集》卷一。

代上吳尚書書

某自抵廬陵，日欲奉尺書於左右，公事填委，因循數年，大負愧責。坐念執事歸卧家山，亦已久矣，久而未起，豈今世用人大患，亦在因循耶？某嘗妄論今世之事，非嘗試者所可當，諳歷之才，力量自別。比年時論專歎才難，而屢試輒驗者往往使之以人求之常不足，以天下求之常有餘。今塗之人稍能論世故者，皆知曰某人在某所堪某用，某所有某事須某人，所謂十人之衆，未有不公而説也，不知衆所指目，每每不偶，又獨何哉？豈公論雖在人，而若人用與不用，要是天意欲平治平下有速有遲故耶？某於執事非區區懷戀知己之私，徒端居深念，以爲近世於人大率以難取之，以易遺之。數十百人之中，得一人焉，此一人者必有大過乎數十百人者也。少焉棲之於閒逸之地，則又他求一人於數十百人之中，而不可得，及其得之，則又未足以深愜天下之通望。天下之通望不在今之所取，而正在昔之所置，然則用人尚可以爲有定論否也？欲無才難之歎可不可也？身在外服，不當出位而思，然此非以爲一己者恨，時事大抵然爾。執事雖暫退適，經綸重任，終當屬之，此患不除，不可以望人才之用，此亦身在其中者之所究知也。某兩年於此，幸甚無他，然此州凋弊之極，僅逃吏責，無能有所作爲，幸亦駸駸受代矣。往膠庠謂天下事當無不可爲者，及在班行，漸知牽制之狀，而猶謂若身親之，容可以償夙心。去冬以來，屢祈解職，未報俞音，

措手，自爲此官，焦熬萬狀，下無以寬民力之重困，上則數窘於諸司之煎迫，補破架漏，以日爲年，耿耿心事，莫遂一二，然後益知當世人才，臨事輒辦如執事者，久於家食，端可深惜。此公論之所以信向而不肯置也，伏冀上爲廟堂厚自保愛。末由侍見，伏紙悵惘。《巽齋文集》卷一。

代賀游參政出守書

某再拜。比者伏聞暫釋大政，出殿輔藩，海内之士人人咨嗟，以爲當今之時，事變日稠，人才日慳，自分曹列司以下可不論，至於器識在上心，德望在天下，議論風節在朝廷，老成以柱王國，剛正以儀百僚，有人如明公，顧不少安其位，而今日請退，明日丐佚，不如其志不已，在明公得矣，天下何如也！某之愚，亦甚爲當世惜，不但彼私議竊嘆者之云云。雖然，明公豈以退佚之意一動於中，遽恝然於當世哉？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自古聖賢得君行道，豈必曰取一世之事叢於其身，而後足以福天下？苟可以福天下，雖其身之退而猶福也。執要之途，名利之府，自一命以上，有可攫而得之者，人爭先焉，此風至今日極矣，長此不已，貴進而賤退，喜仕而愠已，國家之名器爵禄，粗足以供士大夫富貴利達之心，而其末流有不可言者。君子之進退，衆人之觀瞻，大臣之進退，卿大夫百辟之觀瞻。以上眷之殷懃，人心之嚮望，萃於明公，公翩然去之，立一進退之的於士大夫百辟衆人之上，使人知有廉隅，知有節操，知所以貴重其身，風俗之弊差可少救，此意未嘗不爲福天下計也。自古未

有士大夫知廉隅節操貴重其身，而天下不可爲也，未有廉隅節操之不立，士大夫輕賤其身，苟得忘恥，嗜進無厭，而天下可爲也。試與明公靜觀今世之故，豈曰勇退者衆，國無與任事者乎？嗜進者衆，國事滋見其無可任者爾。誠以任國事之心，至吾何惡其進，奈何操嗜進之心以害天下？一人之心如此，國有受害之處，下有受害之人矣，且十人，且百人，而受害者可知也。一命以上之心如此，國有受害之處，下有受害之人矣，且進而列大吏，操重權，而受害者愈可知也。今之世，所謂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身者，比肩立也，而末流可勝言乎！救今患者，救此習最第一事，而他事隨時支掌，出力修補次之。明公進而任國事，退而正人心，意者請退丐佚，若爲斯地，而人有不深曉其故者。不然，明公謂今何如時，而顧以勇退爲高也哉？上卷如彼其慇懃也，而勇退如此，仕不得志，懷祿戀戀者恥矣。人心如彼其嚮望也，而勇退如此，留不爲重，去不爲輕，以仕進自肥者恥矣。明公非以爲高而人高之，此一行也，而豈徒哉！某藐焉晚末，出入門下，受教者舊矣，知識凡近，不足以管窺盛德。竊以爲天下之重非明公不可任，如前所云，亦非明公不可救，故於今日之退，不以知幾論，不以保身論，而直推明公之心至此。嗚呼！某區區之心，固明公所夙許也，守至迂之學，無適時之才，明知不與位稱，而猶在此，揆之胸中，幸而富貴利達之念不先入，是以其進其退未嘗敢與私謀，藐焉之軀不足道，而知所自貴重則亦久矣。今又於明公之出處甚有感也，寫胸中之所知以諗左右，而不計其詳焉，他日其尚有以教之。伏惟明公乃心王室，訏謨辰告，輔藩咫尺，固不以去國自疏。所冀體上之眷與人望之所依歸，善調寢興，爲天下加愛，某不勝嚮望祈祝之至。《巽齋文集》卷二。

全宋文卷八〇〇一

歐陽守道 二

代賀杜立齋除同簽書樞密書

某得進奏院報，明公以八月祇奉明綸，入班西府，幸甚快甚！亟效時體，作儷語修賀，既成，輒自愧曰：此豈所以施於明公哉！當世之有明公，豈當俟今日然後大用？大用則既晚矣，欲賀當於天下，不當於明公也。然明公之清修高節非某所知，亦非某所不知，天下賀宜有辭，則亦宜進之左右。某聞之，西府號曰本兵，實於天下事無所不與。惟其號如此，故位此者關夷夏之觀聽，特甚重而不輕。古之君子其當重任也，有不動聲色，遠方畏之，國家無事，此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其所積者厚矣。天下惟公論不泯没，雖在異族，有同然者。司馬文正雖不拜樞副於熙寧，而異時入相，遼人相語震恐。彼弱不勝衣之一老，豈單于望容貌而却者哉？所積者有以服其心也。國積賢，賢積望，望積日。君子居家而積國之望，在國而積遠方絶域之望，故有所不用，用則中外翕然，故曰以天下之重自

任。自任者豈臨事而主其事也哉？平居暇時，一出一處，一默一語，一舍一取，皆此自任意也。故未用此賢也，有用不用，而人之賢己者無異辭。斯人也不觀乎其他，從以厭服公議，而報國之事已足矣。明公之於當世是也。某所爲天下賀者此也。而又有辭焉。今世惟明公不大用，明公而大用，吾君當以一明公而得數明公。夫惟天下之賢者必有一二焉爲之主，則氣勢翕合，而所謂爲之主者亦誠以得主賢者爲樂也。自愛明公者言之，直以爲當世不一二人；自明公之心觀之，亦豈曰吾以一人之身而報國。蓋善類徯明公之今日也久矣。法從之論思，不如榻前之密勿，自兹以往，共國事者往往有與己若，是豈不足以大快吾志哉！區區之愚，始泛爲天下賀，因其可以爲賢賀，是以終則竟爲明公賀。某不佞，思惟當世之故則熟矣，扶弱補罅，端未易一一細論，得其至大者一說，以爲公論必大明而後天下可爲異時救弊之證，未知如今所觀，故公議容有拂焉。而猶可有說。觀今之勢，自非君子雜錯於中外百執事之列，未見其可，有明公在焉，天下其無憂矣。明公之心事，天下通知之，而某之知之也似深，是以樂誦言之而不厭。伏惟明公剛直之氣，清淑之質，得之於天地之異稟，堅確之守，邁往之操，根之於學問之至正，羽儀朝紳，灼龜國事，體有令譽，厭乎衆聞，渙號一頒，中外鼓舞。某往在班末，嘗在受知一人之數。今以郡紱未解，無由躬詣台墀，叙述萬一，瞻望丹闕，實勞我心。至於區區爲善類稱賀之心，則固不待親見明公而後致其説也，惟明公察之。《巽齋文集》卷二。

代人上李守書

上蕭晦齋《續後漢書》。

某廬陵鄙人也。廬陵史學，自歐陽子秉唐及五代之筆，以《春秋》大法正季世之事，於是二書傑然出班、范之上，君子以爲《春秋》以來未之有。某之先祖晦齋諱某生歐陽公百年之後，遍讀諸史，至陳壽書，慨然而嘆曰：「曹操死且千年矣，猶得爲地下之幸鬼乎？」於是取昭烈父子四十二年事，收拾闕遺，作《續後漢書》，然後操及其子孫欺天下之罪暫見，黨於陳壽者一日而正筆誅。蓋先祖晦齋之心，扶綱常，討亂賊，不在諸葛忠武侯以下，大誼誅操而不得，作書者顧得以萬世大誼誅之。書既成，將獻之天子，不幸賫志以没，於今六十年矣。蓋春秋之後，漢昭烈父子及唐五代秉史筆者皆出於廬陵，而五代之書以歐陽子之得時行道，遂大顯於天下。《續後漢書》以先祖晦齋之韜光不耀，乃久藏於私家，書之有幸不幸如此。某生歐陽子之鄉，而有晦齋爲之祖，所宜力自振拔，庶幾萬一有立於世，凡當世之王公大人有可告以斯文者，奉手澤以請，使得與歐陽子之書俱傳，又不幸衰遲之蹤，重厄於食貧，王公大人相去之遠，名氏不能以自達，則此書之傳與否又未可必。中夜思之，先祖能體忠武侯之心於千載之遠，某不能繼先祖之志於再世之近，萬一遺編之存，散亡失墜，且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是以破篋之藏，卧興對之，時一發讀，則撫而泣曰：天乎，斯文之未喪也！吾祖之心昭昭，獨不監之哉？顯晦有時，謹守以俟而已。誠不自意，近者歐陽簿以告於下執事，伏蒙台慈索去副本，

竊聞卧治之暇，時一翻閱，有意於鋟木以傳也。家居去郡治少遠，蓋出而俟成命於歐陽簿之家旬月矣，請謁不敢再，敢以區區之所欲言，因歐陽簿以告焉。某兒時逮事先祖，嘗聞所以論事之意曰：「《春秋》之法，失國之君生名之，國君卒而後名曰某國某侯某卒。今生而名何也？以其不死社稷，雖生猶死也。國者先君之國，將爲先君守之；守之不可，則繼以死。彼獻帝者，以天下之共主，一日而帝魏甘心焉，即其奉璽綬歸孽丕之日，雖不死猶死矣。《春秋》一年不二君，亦不曠年無君。建安庚子之冬，漢天子之位爲丕所篡，次年四月，昭烈始稱尊號於漢中，蓋已曠年矣。然則吾書之作，以昭烈之年上接建安末年爲正統，而不疑於獻帝之猶存焉。夫昭烈之君臣，於《春秋》未之講也，而有暗合者焉。《春秋》爲萬世訓，固有誼之所有而文之所無者，作變事而權斯合矣。」當先祖成書之日，朱文公《通鑑綱目》之書未出也。近歲得朱文公之書讀之，以章武接建安炎興二年，書魏山陽公卒，若曰獻帝至此特魏之山陽公爾。《綱目》蓋於丕篡之歲而久已絶之也。此因奉遺言以呈，而與歐陽簿反覆此事，敢以先祖書外之意，并求正於先生。抑某有深言於先生者。先祖歿而遺書存，賢太守之幸惠茲郡者不知其幾，郡以積弊之極，雖有長才，亦屈於經理之不給，而何暇與逢掖之士爲商確斯文計！中間惟駕部鄭公嘗取先祖之書進於朝，得百索本，既而列之秘省。辛卯回禄之變，此書必不復存，今存者惟家藏之本。某又幸而不死，抱其所藏，又見先生之此來，凋瘵之郡，游刃處之，以其餘力飭學校，祠先賢，凡所以爲斯文地者無日。歐陽簿以先生之意告某曰：前輩作郡不肖，泛泛刊書，恐爲郡家無窮之費，然亦不可因噎廢食。某聞此不勝幸願。蓋刊書

不可泛耳，使其書真有補於世教，豈以例廢之哉！今世無先祖之書，而有陳壽之書，學者不知漢有天下四百六十有二年，而曰漢之後有三國，漢之賊曰皇帝，高帝之子孫曰蜀主，斯不亦世教之大闕，而訓後世以亂臣賊子之可爲歟？先生之學自朱文公者也，某之先祖未知世有文公之書，而先得其同然者也。文公《綱目》之作，總爲千七百年世變設，而及昭烈父子者纔三卷。愚以爲建安之後，炎興之前，終不可以無先祖之正史也，敢重告之執事，伏惟深原先祖之心所以疲竭精力於此者，固望一日獲見於世，晦而不章，如此其久，自今亟賜之主盟而表章之，則是書雖筆於先祖，實出於先生，他日因緣與班、范之書俱爲不朽，則逝者亦增氣於九泉之下矣。不勝企望迫切之私，拱聽嚴命。《巽齋文集》卷二。

代人謝解書

某以舉子之文，辱在鄉貢之末，出而一謝太守，當有所謂四六文，今世之所謂啓者，以贊於下執事。舉子之文，有志者羞爲之，然而不得不爲者，舍之無以自獻，雖有聖賢之學，經濟之才，欲一日而見於用，不可得也。今之法率天下而爲時文，其孰能違之？某固有大不得已於此者矣。四六之文，今世所謂啓，某未嘗學也。文史足以自娛，藜藿足以自給，朝夕所與游者蓬蒿之士，擇其志向之同，義理薰炙，未知世間王公貴人之門，奔走伺候當用何禮，則所謂啓者，非我之所得用，夫亦焉用學

此。而又其文自叙率用厄窮卑賤無聊可憐之語，間或反是，則有高自稱道，無復退遜，以幸己知。至於揄揚主人之盛德，則當極其諛辭，無以復加，然後以蒙一眄睞。今世少特立不阿之士，亦安知非此等文體有以甚壞其良心也。故時文之下，而此文又其下下。舉而第，第而仕，持此以幸人之憐己者，當終其身其不自重，可哀也。且世無賢人君子則已，有賢人君子，其於人之佞己固將望而逃之，而吾身進退出處，自有義命，《語》所謂巧言者鮮仁，將焉用此甚巧之言，以壞吾之良心哉！某之舉而第與否，第而仕與否，不可知，然而絶去巧言，安守義命，當自今日始。某聞之，人各有一初心，平日爲學一初心，一日進身亦一初心，未有不善皆知學顔子之學，皆知志伊尹之志者也。他日夷考，則意向之所之，不若二人，是何也？義理非疏也，見趣非闇也，剖別古今人品，某賢某不肖，非無所黑白也。然而爲彼不爲此者，境一變而心一移也。夫惟初心難持，能持初心，可以大有爲於世。先生之初心，某亦得而窺之矣。先生出入中外幾年於此，而今日安得窺其初心？某見先生今日之心，皆夫人初心之可願者也。由今日而逆其心，先生何以異於人哉！能持其初心而已矣。《易》有之，《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伊川先生以爲人於方進之初，惟當安其素而行，若富貴之心與行道之心雜乎其中，則失其所可願。某愚不肖，竊謂一介賤士，今有自進之階，正履初九時也。今日此心實立，方來之得不辱其身以自附於前修在今日，否亦今日。然而立今日之心易，持方來之心難。由初九之素履積至於上九之視履考祥，而後天地之間可以無憾。士之立身如此，所謂亦可以爲成人矣。國家設科舉以待天下士，其未舉也，教養作成無所不至，然其間猶有進取之

後，顯畔吾道，而末如之何者。今是邦也，不幸前修之典刑差遠，而義利之限界漸以不明。中朝名流有仕於此，吾黨皆將視之以爲趨向，然而心事光明，表裏如一如先生者，近歲亦無幾。至於鼓利欲之場，創苟賤之塗，銷鑠太和，壞治鍥薄，使後生小子靡然從之以爲當然，則其遺是邦士習之痼病，卒未易愈，此亦志士仁人之所憂也。先生於某宜何以教之？某不敢以一舉一第爲足，以了此身，而先生之爲是邦，亦豈謂一勸駕之勞足以幸廬陵士哉？猥於參見之始，不勝願望之私。先生不鄙擲而覽之終篇，亦必有悵然感於心者。夫此正可爲先生道，未易與他人言也，先生裁之。《巽齋文集》卷二。

代人爲教官求職書

某讀《易》，至於《艮》之上九曰：「敦艮，吉。」艮，止也。居止之終，卦極則變，而猶止焉，其自處則甚厚矣。聖人於象特以厚終稱之。今夫不可以行而行，不可以言而言，輕舉妄動，自取悔咎者，固不足言矣。非其地不行，非其時不言，以所負自重，而不果決於進取，世固豈無其人？然而不見可欲而止者，見可欲而動，止於其初，不止於其終，故靜久者躁必甚，恬極者競必果，此厚終之所以難，而非終則無以見厚之至也。某之無似，自處於恬且靜者素矣。恬之爲競，靜之爲躁，豈惟顧義理而不敢抑。競且躁，非愚性之所能。是以自先生分考以來，幸衡鑑之分明，雖屢以區區之文辱知遇，而學舍陞陟之常法未嘗輕有所請。今者先生得代而趨朝，雖於某未嘗有一級一階之進，而夙昔文

字間之受教，所得爲多。且某受教之心，與先生作成之心，固皆不在夫區區陞陟之間也。雖然，恬靜人之所自處，而進退行止則時實爲之。以上九之敦艮，終於《艮》矣，而繼《艮》爲《漸》，非艮之欲漸也，時乎漸則固無害於艮也。聖人序之曰：「物不可以終止。」先儒亦曰：「山之所生與所反皆進也。」近日試先生置之首列，竊以爲有漸之幾焉。漸進不極也，名之曰漸，序之不越次者也。夫惟序不越次，而後無害於艮。不然，則靜久者躁甚，恬極者競果，前日之所自守者皆非矣。區區之意，以爲先生三載於此，某爲諸生，辱知既屢，則自諸生而進之以一小職，序之不越次者也，《易》所謂《漸》也。三載未嘗有所請，倘可庶幾，所漸之始乎！且《漸》之《象》曰：「山上有木。」木之高有所因也，先生爲後學所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某雖無聳壑昂霄之質，涵濡善教，差有生意。且自幸其不爲不才之樗，先生更栽培之，若自是而條達暢茂，以大有所成，則一柯一幹，稍有益於人用者，皆先生之造。《漸》之彖曰：「進得位，往有功也。」請以自此而往者爲先生終，望先生亦終進之。《巽齋文集》卷二。

代上執政書

比者伏准省劄，以某將漕江右，就領洪都，超從郎省，華以閣職，不辭而受，非分所安，謹已即日具奏矣。渙汗不敢固請，深惟聖主簡異之恩，公相曲成之造，豈伊綿薄所可稱塞。抑區區素願，兩

年所以施於廬陵而幸少遂者，輒於拜命之始，敬申書於閣下。某書生無他長，獨聞古所謂悃愊無華之吏，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心切慕之。而觀近世士大夫以才幹稱，以風采聞，則往往異是。某之所自謂未必與此等意見合，獨賴聖君賢相深諒其心，故郡事幾及終更，即畀之以一道轉餽按察之寄，事任既重，宜有改圖，而某守其迂愚，猶滯前見。豈不願以才幹風采自見者？作意爲之，亦非所難。顧以爲有君子之才幹，不以苛急趣辦爲奇功，無能名，上下俱利，用度不爲不給，小大相安，部屬不爲不清，如此而分一道則一道之福也。不然，無才幹而庸謬不可，不庸謬而苛急趣辦愈不可；無風采而罷軟不可，不罷軟而刻核峻暴尤不可。世所謂才幹，固嘗聞之矣，一有財賦之責，即以興利自居，名色甚新，計較甚悉，上之人其謂果可以爲信否也。一利之興，增入之數必多，從其增入者而計之，謂宜日富一日、歲富一歲，然而未增入之先如此其煎熬也，已增入之後煎熬則又甚也，日貧一日，歲貧一歲，所興之利將以誰歸？如此而爲才幹也，其可謂才於其家也已。夫事權在手，何事不可爲，日取至弱之小民而榜敲之，何財不可辦。此正不待大有才幹者然後能致，以毒民命，以戕國脉，則正不才之大者。或者快其有用，過矣。似此人品，當事任不過一二年，而流毒常五年十年而未已。後此者縱有惻然拯救之心，而民病極不可復蘇，席卷梱載之歸裝不可復得，天下所以愈困而不可藥，則誤認才幹之説壞之也。至若所謂風采，亦何難之有？一道幾州，一州幾邑，時擊數人，以振吾職，會有不幸者當之，寧過於多以立威聲，雖傷於誤亦不顧恤，如此，則世且翕然以健吏目之矣。其間又有喜怒任情，專快怨憤，變亂情實，顛倒是非，小吏在其下風，惴

焉數日以幸去，未必以職業不修得罪，而常以逢迎不至爲尤，未必以不得民心賈怨，而常以游謁造謗爲恐。其有不吉不迪，罪狀顯著，則反佚在簡書之外，非委曲於勢要，則迴護於私情，公論何以更得分明，人才何以更望成就。且嘗聞之，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幸爲所部之長，謹身率先，使屬吏如事父兄，有所恥而不爲不善，縱無所按，何所不可，不幸不率教誨，自蹈罟擭，有終不可容者，去一人可以福千萬人，此固不得一以寬大從事也。不然，亦須爲世道存公論，爲吾君惜人才。且按察屬吏，但當使人畏國法爾，豈願其畏己哉！今其甚者，至於掩人不備，笑語相接之間，按章倏下，莫知何時，何其譎也。彼實有罪，自當聲之於衆而去之，至公至正，可以服人，而將焉用是！此誤認風采之説，又今世之所是而不以爲非者。天下事勢極矣，民命、人才，正須着意愛惜，而此二説實敗壞之，恐非國之福也。懷此欲言，有日於此，深恐爲不我知者病。彼聞斯語，且以爲庸謬，且以爲罷軟，曾是可以稱部使者之職，不知世道不堪以決裂敗壞，必曰才具，必曰風采，誤人多矣，決裂之尤者也。某之爲此言，則有所自信者矣。待罪守土兩歲，賦入求額外之辦集固無之，而若上供、若和糴、若諸司之應副、若本州之支用，亦未見其他有虧損。屬僚人品自是不齊，嘗按二人，非其得已。中人之性可化，不若律之以身。自到官以至於今，潛察一人之所爲，固有懲創自艾，由貪而廉，若二人者矣。自此轉餽，自此按察，必不使職事廢弛，用度乏而部屬玩，然亦豈必如今之所謂才幹、所謂風采也。自幼讀書，以至作吏，本之於古聖賢之意，參之以世故治亂盛衰之所以然，而反求諸其身，得平實二字，以爲庶幾可以終身行之者。夫才幹非惡稱，惟心平實則不苛急，不趣辦，而

賦入可以及數；風采亦美名，惟心於平實則不刻核，不峻暴，而按刺可以得真。誠不自揆，以爲人人此心，則可以結人心，可以永天命，助成國家無疆之福。亦惟公相於得君行道之秋，量能授任之際，主張此意，使某亦得以安其所素，不復遷就他說，以自轉移，則爲幸大矣。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請於此爲國家植根本；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請於此爲官吏立標準。非曰能之知之，而願有行焉。昔周人稱召伯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言召伯成轉餽之功也。而滋養民力，使有所從出，則見之首章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漢魏相刺揚州，守令多所貶退，號爲有威嚴者，丙吉反以願謹重爲請，此非勸之無所刺也，曰謹重則大有說也。某才不敢望昔人，而有此二職在，敢盡布腹心於公相。公相察之，使誠得安其所素，則某固亦願有以自見者，會當罄竭，以報萬一。《巽齋文集》卷二。

與王臞軒書

某廬陵後進，文學一出人下，年長以來，自知胸中一無所挾，不足以自立於世。里有益友教我讀孟氏之書，其說曰：「子之志吾知，其願爲正人；子之質吾懼，柔之勝剛也。讀是書可以自廣，可以有勇，學所以變化氣質也，子無忽！」某敬佩其訓，從事此有日矣。雖愚魯之資不能章通句曉，然日自省循，區區識趣，頗謂少進至於今茲，殆未知世間復有寵辱事也。對策大廷，愚不自揣，輒及言路

之是非，乃不計文卷之經其目。拜恩來歸既十日，而倦就選意，且以爲奉親差樂，不能仍進取，非朋友相與作意從臾，則至今一無官進士也。蓋愚性所安如此。嘗自謂世間同氣相求，正未易得前輩典刑，我之所願親者，彼未必屑於相與。其不然者，彼固不我樂，而我亦厭之。他日出與世接，正未知所遇何如。誠不自意需次之日，乃見當世盛名號有氣骨如正字者通守是邦，而又備數於所謂鷺洲書堂，爲生賓通相遇也，則其願侍教誨，自應朝奉謁而夕請益，顧且遲遲兩月，未即造前。初則疑而去之，繼而奉再三之諄諭，黽勉稟承，始敢就列，而猶未之敢安也。豈以正字不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哉？於正字之所以教學者誠有所未曉故也。既奉命就列矣，而尤未之敢安，則謹治其說以探正字之諒與否。正字而我諒，則繼今受教其何有已；不然，區區之愚既有不安於其心，而能委曲善柔，進唯唯而退默默，以苟飲食奉給之得者，平日之所賤也，而寧忍爲此！古人有言曰，善人能受盡言。雖以君相之尊而卑官賤職，下至芻蕘，敢以所見告者，恃其有能受盡之資也。正字於君相無所隱避，某於正字豈復懼其我罪哉？某有願言於正字者，正當世之賢乃不幸而有輕士之迹。士固未易輕，輕士亦未易，使日至於前，皆委瑣，皆庸俗，吾固得而輕之。然聖賢待人之氣象尚有不然，又況未必皆若人者乎？鳳皇翔於千仞，覽德輝而下之，物之去就猶有擇也。美哉水，洋洋乎吾之不濟，此命也夫！夫子之有歎於此也，惡傷其類云爾。今書堂雖小，某請以大喻之。書堂天下也，提督宰相也。其間自執事而下百官有司也。宰相秉國之鈞，一日在位，盡知百官有司之何若人，若賢不肖一日而去之，巖穴之士有肯復出而自賤其身乎？一介取予與禄天下同，則書堂之去留與後來仕路之進退同也，正字之去之留

之，與宰相用人之進之退之同也。愚聞之聖門曰，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如某不足爲正字道，正字之至此，且以講書彭君、學録康君爲何若人也？使二老而無可取，往時江史君亦自具眼者，固不應枉駕而屈之，又不應稱道其人，見之記書院之石刻，見之請賜額之奏牘也。好惡不當以一人而定，江史君之見借曰不然，不應此郡之士心服之者衆，而不服者寡也。則二君亦必有可尚者矣。講書彭君氣直，面折人過，是其所長；學録多識近世諸賢言行，而篤爲禮者也。此二君者，其於區區愚見亦不能盡同，然夙昔之心所素敬也。後生小子，未經師友，執事學文好輕前輩，往往自以爲莫己若也。爲俗化地，自應使之敬事長上，稍存典刑。此事關係良不爲細，今若示之以無所可敬，則異日鄉曲尚何望其猶有善俗哉？正字固眼高四海，抑通守此邦，教化自出，能不爲此邦後輩地乎？二君之去，如遣吏胥，勒令去職而已，安在其退人以禮也？此某之所不容不疑者一也。直學吴君氣宇軒豁，語言剛正，與之處數年，未嘗見其一日軟熟態，其好修近於矯俗則有之，若回邪傾側、不擇人而與處，則保其終身必無也。性若疾邪，與人多忤，招尤得謗，亦有以取之，然人品如此，亦可謂不易得矣。某雖晚末，未敢妄議其爲人，斯人而遇，臨事不奪，會有可觀。名雖肄於國學，然居家之日嘗多，前此書堂扶植賴其力。若曰肄國學者不當復有此書院，則如某輩乃濫叨仕版者也，未必彼不可而此可。今其人未嘗一識正字之風采，而正字遽去之，此某之所不容不疑者二也。諸生之列，賢否混淆，然賢者亦稍稍多於不賢者，以其混淆也，而謂是皆不可存，不賢者正恐他日猶有介紹可前，而賢者一見風旨，不一再至矣。前日混試，恥於自鬻者頗不肯就，以爲縱使中選，何敢冒昧而處斯堂也。愚心非謂正字之

一切更新爲非也，其間誠有可鄙可薄者在焉，去之誠宜，奈何鴟梟巢毀，鳳自不集，何必不分鴟鳳而俱逐之乎？此某之所不容不疑者三也。某於正字敬其立朝敢言，敬其輕視官爵，敬其身負世望，獨此身生於廬陵者也，居於是鄉，願爲是鄉俗化計，誠不願他日後生小子謂長上有時折辱之爲可輕，人品之可與爲善類者與一二不肖無所分別，故竊怪正字有輕士之迹，是以冒昧不顧罪責而輒言之。子夏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今正字不鄙而進之，則亦既信之矣，諫之非謗也亦明矣。正字高明之識，且以敢言聞天下，其不我罪也，亦可必矣。不然，而猶罪之也，己之敢言而罪人之敢言也，諫而以爲謗也，則某居家姑讀吾《孟子》，沈酣玩味之餘，然後徐取他書，擇其能調吾氣而反之和平者讀之，此時無忤於人，復至書堂，亦未晚也，正字可之否之，進之退之。某顏子之爲師而黔婁之爲友，後山之與居而靖節之與稽，其貧而不苟得粟也素矣，願正字重議其可否而輕議其進退。至於受廛之氓，敢貢其狂言於通守，則鄭鄉校猶可議執政也，況今茲有道之世乎？明公裁之。《巽齋文集》卷三。

辭鷺洲月送書　應倅

伏蒙台慈以某備員賓於鷺洲書院，賜之錢紙，名曰月送，仰認盛心，感激何已！安坐於家，月得錢萬，家本至貧，寧不利賴？抑前此所以再三控免者，不爲無説，茲敢不避煩瀆而申言之。某於此書

院之立，敬之甚，慕之甚，未問前太守惠教郡士之初心，但是一瞻御筆昭揭在上，生是邦者忻幸之心當何如哉！講明義理，一正人心，謂宜數年之間，必有大可觀者。詵詵學子，夫豈無人，而況長上輩行，前此蓋有肯游其中以領袖後進者。所恨一二年來，戰士心於區區得喪之場，一二長上既頗引而去之，而其間錙銖升合之予奪，亦足以使或者爲之動，雖往事無足深咎，然氣習日入於薄矣，苟志於得，何所不至。外間識是非、知羞惡之善士，願以所學就正於師友者，薄書院而不肯前，何者？上之人方謂一予一奪可以軒輊，士子有人心者固懼或者之議己，以爲亦爲是錙銖升合來也。有如邇者某之承命以來，蓋深認執事之盛心不可終避，而區區此心，尚欲因緣與進之。後稍與其間一二知心商訂一是之歸，以無負書院開創之本意耳。然心事在我，其誰知之？亦或私竊相議曰：「是月又可得若干俸矣。」雖一再引辭，未必不心欲之，姑備禮而已矣。噫嘻悲夫！予豈斯人之徒與！某之心徒以爲書院者吾鄉里之書院，扶持美意，使不失墜，正生長是邦者之不得解也。書院不可望望去之以爲高，武諭仕於此邦，召而還朝，則去之矣，猶且留意教育，以士之無所聞見爲己憂，奈何以生長是邦者而視書院如浼己哉？辭至再而不敢三，蓋謂辭之不若俛而就焉，以爲中道之從也，然而不能免於或者之竊議何也？彼見比年士習之惟得是求也，彼見某之素行之未孚於人，則亦求所以孚者而已矣。且某承命之初，嘗告於下執事曰，必不得已，請受其名而辭其實，執事蓋心許之。今緡錢亟至，是將使並實而受之也，是前日之辭爲欺也。若曰書院以爲俸則不可受，以爲月送而將之以狀則可謂隆禮矣，不可以辭。爲俸也而不受，有狀以將之也而受之，則是要上也。始者公文名此錢曰朱墨之費，蓋爲點檢課册

故耳。亦既以故舊有嫌，力其責矣，點檢課册之不聞預，而朱墨之費則如故。「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恐有誦此以見告者而無以對也。數者隱之於心，略無一可。昨告將命者曰：「幸返此錢於故府，容某具狀辭焉。」伏惟執事深亮其心而特從之。某誠有時造書院之心，但得無此緡錢以貽或者之疑誚，其造也無所愧於十手之指矣。如此則所得多矣，勝於緡錢之得遠矣。以某之不肖，猶能辭緡錢於書院，則是凡游書院者果不計利之得喪矣，外之善士知自貴重者可以來矣。如彼則無一可，如此則有數可，所以決於必辭而期於必聽，惟深亮其心而特從之。續瀆崇嚴，不勝戰慄俟命之至。《巽齋文集》卷三。

全宋文卷八〇〇二

歐陽守道 三

通蕭宰書

伏聞天子有命，以明府宰廬陵。某廬陵人也，前令尹嘗以學事之重，不鄙庸陋，引以白副。於明府此來，當用今所謂四六語者通姓名於下執事，而半生學文，雅好莊直，不敢以四六語爲當然。未見君子，遽道盛德以爲佞，獨念辭之不可以已，既忝與學校，而無辭以自獻，明府其謂某爲何人斯？他日縱不鄙棄，仍位之公堂，而心不預乎，則亦苟焉爲容而已。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是故敬撰其説，而明府擇焉。某聞之，有人民，有社稷，必立之學，此朝家之懿典，而三代之遺意也。夫學重矣，而或者視之爲文具，其謂此告朔之餼羊也，故寧弊弊於斷獄聽訟之末，而俗化厚薄之原在所不計。蚩蚩之民奪攘矯虔以麗於辟，不媚不睦、不弟不孝之事日至於庭，居官者執而撻之戮之而無憫色、無怍容，其甚至於名爲士者，口誦孔氏之書，而身爲戰國亡秦史傳所諱之習俗。當官者亦曰士行

之不美久矣，舉天下皆然，而今有一州一邑者安能遽以身任教化。人持此說，莫肯扶持，則夫淪胥以敗，將何以善其後。夫俗化有原，士也者，誦詩讀書，知今古，曉義理，上之教化所先及，士習既厚，薰蒸浸灌，漸及齊民。蓋雖十室之聚，亦必有一人爲士，閭巷之人必於其身觀焉，見其善而忸怩於不善，縱有冥頑無恥不可化誨者，亦必有良心不泯，天理油然而生者。使此二人者數正相當，則吾民亦已半爲善矣，又況人心同一天理，蔽可使明，而迷可使復乎？有人民，有社稷，不可使士不知學，其重蓋如此。然自近代以來，養士於學而實不以學教士，口體之外，文藝不廢，則已幸矣。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徙，不善不改，誰警策之？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誰以爲恥？士如此而爲士，則民何則焉？文獻之邦，化爲陋風，詩書之澤，轉入市習，日移月改，而天下大壞矣。嗟夫！此正可與識者道爾。有志之士，得百里之地而爲之宰，便應以教化爲第一事，以風化之美惡爲己責。邑而無學，猶當自我創立，況所素有者乎，若之何以文具視之？廬陵爲縣，自宋興未久即有顯人以故鄉，猶至今有善俗，而士類特衆。學宮之建，自紹興以來百餘年矣，其間賢令慨然有志於斯者猶可一一數。中間稍失初意，士各取廩食以歸，而堂序齋牖空無一人。比年初革弊陋，差有書聲。永嘉謝公尤以加意，旬有課，月有講。當是時，某歸自在所，謝公實招致之。愚不自揆，亦頗以區區所見諗之同志，曾未數數，而謝公去。繼此者非不踵前規，縣事倥傯，或所未暇，課猶十之一二，講則希闊甚矣。某尸素其間，蓋未嘗不赧然內愧也。明府此來，諸生引領以俟訓己，子路所謂「比及三年，可使知方」，子游所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皆在明府一意向間。明

府視以爲重，則風厲之下，當有自奮拔者。夫尊德性，求放心，學之用工固自有的，而其至切至近，目前易按之理，惟在明辨義利間。今來自學校則相與爲利而已，干進公堂，惟得是競，士不重其身，升合絲毫，在所必較，居官者亦不居重於學，悠悠末習謂之何哉？夫凋瘵之邑，誠不易爲，簿書期會，委至其前，誠不易理，學廩之慳乏，養士之不繼，亦誠不易充拓。獨崇重學校一意，肯以爲一實事，不以爲一虚文，則在有位者深切思之。雖焦熬窘迫中，常使此實意流行乎其間，訓誨諸生，必及義理文藝之外，間察其操行之可取者而少進之，與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始以此風士類，終以此風齊民，此亦仁人君子得位者之所屑爲也。某年且强仕，於道無聞，濫得一官，而親老在念，宦情特薄，閉門讀書，有友生數輩棲於私塾，朝夕所與講論，不敢自畔於聖賢，雖無片長，而明善誠身，事親信友，不敢不勉。嘗以爲士生宇宙，苟不能悟成己成物，則已爲乾坤父母之不孝子，若不謹其身，以不善不義爲閭巷先，則履戴間何以自容？故每竊有志焉，而前令尹進之公堂者亦往往以此。又念尸素之甚，無少益於學校，輒吐所見以告下執事。抑所謂同主學事云者，特仍此學之久例，一以待次官爲之，而某實非其人也。明府之至，倘不廢罷此例，則別擇德望之可以信服諸生者延賓之斯席。某何人哉，致書之始，未敢遽及，專俟下車，別布懇款，伏惟幸察。《巽齋文集》卷三。

復劉士立書　又字成季

某讀書自是心粗，重以遭罹禍難，心誠凋耗，荒疏益甚，猶以懼忝所生，不敢不學，時取故習温之。尊兄進學日新，豈某所敢望。來書訓諭諄復，朋友中求如成季有幾人哉？敬佩厚意無斁。然愚心於兄學有未喻者，敢不一一叩請。兄之意固望某早得所安，必不以其愚鈍難鐫、領解不速而遽厭之也。《中庸》首章所謂「慎其獨」，《大學》首章所謂「至知在格物」，兄以新見易舊見，自謂今日所悟，卓然契先聖之本心，而儒先皆未之知也。兄斷斷以所見爲是，則某安敢異辭。若猶取儒先之説反復敷演，以與兄所謂新見者抗辯，則此固兄之所決然舍去者，其不見聽必矣。雖然，未能領解，則亦安能苟焉以爲同也。《中庸》書自「天命之謂性」至「君子慎其獨」纔十數句，而指示本體，親切教人，更無餘蘊，自此以下，只反覆發明而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無極太極之妙，亦謂之誠，流行發見，充滿周遍，無所間斷者也，而不可名狀。及生生化化，人物皆得之以生，而人最得其全。「誠者天之道」，盡在我矣，此不可名狀者，如之何而名狀之？其惟曰是無所間斷者，是逝者如斯之説也。以無間斷之心，契無間斷之理，當此心無間斷時，即此理無間斷處。無心外理，無理外心，安行利行，勉强而行，其至一也。其不然者，理本無間斷，而心自有間斷；心雖有間斷，而理終無間斷。以刀劃水，使作兩截，豈有此理？故聖賢指此理以示人，而教之以慎其獨。慎其獨者

無間斷心也，久久則純熟矣。篇中所謂博厚高明悠久之類，則此理也；所以行之者一之類，則此心也。天之所以爲天，則此理也；文之所以爲文，則此心也。彼聖人自然一自然，純不由慎獨入，而慎獨者亦終至此，此者何？博厚高明悠久，天之所以爲天者是已。以兄之明，豈不洞然於此，而今日之說，則謂獨即此心之正，無二之名，此心存而未發者，無思無爲，不偏不倚，是之謂中，是之謂一，是之謂獨，某誠不能曉。李習之謂慎其獨者守其中，兄謂此語與兄合者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習之爲之說曰：「心不可須臾動，動則遠矣，非道也。」即兄所謂不慎便去了者也。某便不曉習之此語。且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之中不能無發，發而中節則謂之和矣。今曰心不可須臾動，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夫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則可，心不須臾動則不可。動即發也，但守取不發之中，而禁其無發可乎？先儒於此只曰此儼若思時也，不曾禁其無發也。習之謂心不可須臾動，故以謹獨爲守中，而遂謂此心纔動即有睹聞，其復之也遠矣。此等語意佛書中屢有之，而《中庸》本文恐不然也。程子於「不愧屋漏慎獨」，中間着一「與」字，蓋語勢當然。兄因此一字，而遂判爲二，曰慎獨非不愧屋漏。自得兄說，莊然以思，凡前之讀《中庸》略有會於心者，至此乃皆不是。不知由前之說有何不可，而必欲嗒然以坐無思無慮爲守中耶？又不知兄指獨爲一爲中，別有何據而云耶？獨立、獨居、獨言、獨宿、獨學之類，皆一人無與爲對之謂，諸經中未有以獨字爲心體者也。果是心體字面，程子何不軒豁明決言之，而僅着一與字於「不愧屋漏」之下，以疑後學耶？此書末章「自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以下所引《詩》「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相在

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之類，將皆不得爲慎獨乎？首言「天命謂性」，而教人慎其獨，終言「潛伏孔昭、不愧屋漏」，首尾意脉圓備貫通，未有如此書也。至如《大學》，亦有「慎其獨」之語，係之「誠意」一章，上下文以自欺爲戒，以小人閒居爲不善，見人則揜其不善而著善爲無益。閒居無人時也，見君子有人時也，獨字尤爲分曉。兄於此將亦以謹獨爲守中乎？某淺陋，不敢與兄力辯，兄實見教，某豈不認誠心哉！然兄至詆朱文公爲不識字義，則恐過矣。「格物」之云，前書固嘗深言之，以爲心中無一物而備萬物之理，理聚於心而散於物，於其散者格之，積之既多，自有豁然貫通融會處，此一貫也，此下學上達也。物之爲言，何嫌於指外物哉？兄必曰不然，以此物乃有此混成之物，其爲物不二之物，引數物字以證物之非外物。夫物何莫不自無極太極中來？今未嘗從原頭格此一物，則是謂即事即物者皆可外也。夫無極而太極，以生陰陽，萬物萬事由之而出者，隱而顯也；萬事萬物推而皆可以知太極之本然，顯而隱也。兄以此物只原頭一物，則萬物萬事之理皆可外；萬事萬物皆可外，則隱顯岐爲二矣。程子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久之脱然有貫通者，彼何謂也？自此而往，讀書窮理即事，是學之教恐皆可廢矣。夫當其未爲兩儀四象，則太極尚不可得而名，而何物之云哉？兄之《下學記》曰：「天也，命、性也，道也，是形而上者也，身也，心也，意也，耳、目、口、鼻、四肢也，是形而下者也。脩身、正心、誠意，皆是下學。」而身之本曰心，心之本曰意，意之本曰知，知即性也，性即有物矣。人苟能格其本心固有之物，則知天而至於命，此下學上達一貫之旨也。夫聖人所謂下學，直先於日用常行、事所接處學之，盡心知性則知

天，則反本窮源之極處，豈初學可驟語之哉？今以格其本心固有之物爲知天至命之本，而指脩身、正心、誠意之下學爲格其本心固有之物之本。信如此說，則是《大學》之本文當曰：欲格物者先致知，欲致知者先誠意，欲誠意者先正心，欲正心者先脩身，句句節節當倒看，不當曰欲脩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致知在格物也。兄至高明，何以一旦盡去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見，而爲是不可曉之語耶？兄之始學本亦自邇而遠，自卑而高。今學之幾年，得所謂高者遠者則撤其梯級，斷其塗軌，告人曰：合下便遠，合下便高，不從彼處節次也，而可乎哉？兄之學大概象山、慈湖之意居多，兄不謂學乎象山、慈湖也，將以象山、慈湖爲己合也。晦翁之學，兄往往以爲不然，當時講詰之紛紛，猶彼此不能心服，今某不自度其荒陋，而持井蛙之見以對海若，知其不可而不敢已者，兄以愛我教我之心至，則某不得以倘然受之也。兄非他人汎名學者之比，觀理如此其富，用工如此其至，著書滿家，直以開曉後學爲己任。竊料兄所屑教者甚少，如某之愚，兄辱收之以爲氣味之同，愚心有所未安，如兄之學若又隱默不言，苟焉阿和，則是兄固厚我，而我則薄兄也。且自某之外，肯以所未安者復之，兄知猶有何人哉？是以盡寫所見，以求一是之歸，如曰不然，更乞賜教。別紙所教尤感。昔有陳絳者在福州，贓汙之名徹於上聽，王沂公爲首相，亦信之。吕許公獨不謂然，一日出一御史爲本路澧使往按之〔一〕，憑一衙校護獻荔枝者之詞，以爲所聞皆實也，贓以百十萬計，上下俱無疑矣。絳不心服，遂起制獄，他日反皆不實。沂公雖重德，不無輕信之失，許公心事，人謂不及沂公也，而於此乃得之，何耶？君子重入人罪，不敢欺天，且賴兄更詳之。今之所謂君子，今之所謂小人，百年論

定，安知不易位也。此一紙自合詳答，作此書已三二千言，故於彼略焉。雖然，感兄左右正救之意，不敢忘也。《巽齋文集》卷三。

〔一〕澧使：疑當作「漕使」。

與劉後村書

守道拜別四年矣，不拜一書，而意念所向，無一日不在書也。世人以此爲尊仰常語難取信，然聞有指畫空書佛經者，不用一紙一筆，而平生所積殆數千卷，精誠之至，此地大雨爲之不濕，東坡先生以爲真實，非虛幻也。某於先生，猶寫經者之於佛，先生寧不鑑此精誠耶？方山長前一月告我歸期，而此書直待臨行數刻間方能作，作亦贅矣，懷感之極者，有言猶淺也。山長來時，蒙寄賜《壬戌送行》詩，近又得聞《竹溪先生夜坐見憶》聯書殳二韻，先生於後進拳拳之甚矣。回憶前事，狂妄觸罪，無可悔者，獨惜昭慶寺中拜飲餞觴，而小侍史以片紙報長令似之所遭，繼得槧墨，示喻曲折，乃知奉累有由，而先生自此亦連疏請老。雖先帝君臣之契如此，浩然歸志終不爲留也。先生得去，二十年之心至此始遂，其爲慰快，可想而知。然遂使宗工大匠忽動念於幾微者，誰爲之與？先生還第三年矣，耆壽康寧如此，當時無拜留孔殳之疏者，諸公爲先生謀特重，爲先帝謀反輕也。近見高文續集，

不自序引，緝熙宸翰與寵行扇面御詩冠之，使人感痛不已。去年鼎湖、今夏橋山之變，遥知法從舊臣情深父子，甚於枯葵泫霜之句。嗣聖訪落，惟耆成人是任，而先生茹芝山中，何以追前遇而報之今耶？竹溪去後村幾遠，觀夜坐句，想二老時時會聚，不特如趙康靖作意訪歐陽公，恨晚生不得步趨其間也。山長之歸，使人有偕行從往之意。顧平生局促纏繞，安能如季膺付二陸舟哉？某今年五十有八，氣絶衰，無復有門外分毫意緒，一自去國，不以字到班行諸公間。古心在建寧猶通問，自其帥福、袁，歸有漸，更不以名字到前動其記憶。頗聞先生閒中猶對人拈起不肖不少置，或爲書以告人，此雖愛我，而非所願望也。蘇子美下缺。《巽齋文集》卷四。

與王吉州論郡政書

守道仰惟閣下盛德禮恭，如《謙》九二；以貴下賤，如《屯》初九。往者親屈千乘，俯臨陋巷，閣下之意，必謂某受廛城郭，或知民病而曉事情，可以時備咨訪，裨仁政之萬一，非徒以其記誦文墨而姑與之也。他日一再進見，閣下必命以少俟衆客之退，而特延之便坐，蓋虚己盡下，未有如閣下之用心，而誤蒙禮遇，未有如某之幸者。顧以識見短淺，未有所試，民病雖接於目，而事情實闇於心，故久而未有所言。今者民食最急，救之之策一日少誤，則有一日之患，請爲閣下條説，而閣下擇焉。伏聞郡家以米直踴貴爲之措置，而禁約增價，誰爲此策以誤閣下乎？是促之使愈貴也。夫今所患者米

來無路，增價非所患也。上流至城近者不過八十里，遠者百數十里爾，豈應視若外路他州然乎？今聞彼用遏糴之策而施於城郭之民，全仰彼米，彼米不至，民何以爲命？且以吾之管内而八十里、百數十里之上米不與流通，則吾自食於帶郭之地者幾何？竊聞諸縣約束其境内甚嚴，未罪米主，先罪般稍，人稍畏罪，無敢攬載。某詢諸水濱，以爲米舡曠日不至，其僅有至者，非諸縣之米，乃帶郭境内人家之所發糴，而其數目希少，牙人與鋪户前途守等，爭先糴之，如攘奪然，相與分三五石至十石，止瞬息而盡，未有一鋪得糴二三十石也。如此而求價之不增，其可得乎？且吾州郭之地，豈惟民數稠密而已。倉廩在此，受諸輸納者未畢也。上流米，下下税户有合納州倉者米亦不來，但止附錢與在城攬人，使就此自糴而輸之。如此會計，則是吾帶郭境内之米非惟爲供當所之民食且不足，而又以供外縣苗斛之入倉者也。此害不除，何以善後？今入春幾日，景象如此，自此至於夏秋之交，米豈惟貴，將至於無。彼諸縣者能終不我恤乎？今欲得出給榜牒，勸諭諸縣使放米通行，仍責令牙人前往諸縣招誘糴者，如有米舡經過口岸，輒遇邀阻，仰米主及牙人赴州陳訴，則旬日之内，米價不禁而自減矣。此一説也。市井常言，凡物之價，聞賤即貴，聞貴即賤。人聞廬陵米貴之聲如此，彼有米者豈不願乘此而争趨之？若舡隻流通，趨者湊集，則即賤矣。蓋不禁米價，乃前世良守救荒之所已行也，兼糴者但當誘之使來，不可恐之使匿。彼若米載而來，生事之徒與之喧鬨，以增價犯禁告，則所增之錢不足以了訟費，人思及此，豈復肯來？鋪户所以販糴者本爲利也，彼本浮民，初非家自有米，米所從來，蓋富家實主其價，而鋪户聽命焉。今爲之禁曰爾鋪

户之價每升不許過若干若干者，因鋪户而糾牙人之罪，彼若懇請富家原以若干之價得之，安能使之不營一錢之息而還以糴於人乎？若使價長不已，彼安肯折元本出糴，以從官司之所禁乎？事至於此，豈惟富家畏事不肯出米，而鋪户亦且縮手至於停閉，非活法也。故曰不患價貴，而患米之不來。其次則有勸分一説。今郡之所見行累年勸分，其弊百出，不可不察也。勸分者待官司行下開場日分者也。往時倉使徐侯守郡，冬月米貴，即嘗稟知徐使君，請榜諭富家一面從便及時自糴，止要民間有處可糴，不必聽候勸分。是時富家聽信，米却自出。其後郡遇凶年，無不勸分，而行之未有善者。何以言之？蓋城郭富家之有米多寡不一，未必人人有餘也。豈惟城郭，鄉都亦然。甚有餘者所未論，請論名爲富家者，而其米未甚多者，一自勸分，久爲定例，於是此等所謂富家者不復前期私糴，但謹閉蓄之，以待公家一旦之命。蓋不俟命而先自私糴，不足以塞官司後日之責，私糴而米竭，後日無以應命，罪且隨之，彼止有此數也，則其勢安得不閉蓄以待？尋常此等富家與鋪户俱糴，小民日糴斗升於富家，既足以殺鋪户獨糴長價之勢，而鋪户近有此等富家可恃，若舡米偶不至，則轉糴於此等，亦足以暫時應付鋪面。至闕販勸分定例之後，富家既蓄爲應命之需，於是官場未開之先，鋪户與小民往叩其門而不應矣。小民惟有取諸鋪户，鋪户惟有取諸舡米，則其踴貴亦安得不謂之促其至此哉！故嘗爲之説曰：二月已後，富家之出糴，此官司曉然勸之使分也；正月以前，富家之不私糴，亦官司隱然激之使閉也。每旬小民沾三日賤糴之利，此官司一旦利之，致其食賤也；每旬小民有七日貴糴之苦，亦官司積漸成之，致其食貴也。天下利害常相反而相生，此豈徒滯一説之所能通乎！去冬某本欲趁早言此，第

念小民但知勸分之爲恤己，安知此説正以陰消米價於冥冥之中，傳聞易訛，恐彼謂此但與富家爲道地，故不復言。今者伏聞郡家舉行勸分，見其端緒，開場不遠，則只望於所勸之中盡尋其弊而去之。當去之弊不能知其方來，惟言往歲之弊則可以推知矣。户産有多少，事力有升降，所謂各厠之勸分，糾首者必其事力户産之超出乎衆者也。吏常與糾首爲密，而多拋子數與其下被糾之家，使被糾之家無詞，則均認定數者衆，而糾首之責輕矣。然而被糾之家争多競少，未有盡無詞者。有詞以求裁減，則往往妄疑以爲必囑吏而後行，於是裁減有囑吏之費。當糴前一日，呈樣定價，一聽官判，價隨樣而低昂，亦未必皆由吏也。然去年有以甚白占米，官定爲一升八錢者矣，小民樂得白占甚於得白稻，有何不可，而如此裁之，此雖上熟之年，未有此賤。當此饑歉，但得富家出糴價平，小民有處可糴則足矣，何必限以一色晚稻而輕視白占如此乎？人心懷疑，以爲此亦失於計囑之所致，於是定價有囑吏之費。及其糴也，有所謂發下概量之人，有所謂點撞糴場之吏。發下概量之人終日供待醉飽而優勞之，猶不滿欲也；而所謂撞場者意氣軒軒，與富家抗禮，稍可欺者復陵鑠之，賄謝之間少拂其意，則誘數輩細民使以升合慳折爲言，而罪罰立至矣。升合慳折誠宜罪罰，然爲吏長意氣，而使糴家凜凜，亦豈所謂安富恤貧之得其平者乎？復有家居城内，使移米而補城外之零糴；家居東隅，使移米而補西隅之零糴。米非輕齎物也，用夫搬運，費又若干，就中豈可無區畫移那，使各從其近者？大率富家一番糴畢，日夕張羅，方敢自幸以爲免災。使至於此，安得謂勸？竊嘗深念，天下之事平心處之，官司枵虚，既不自力以養貧民，則當使富家有樂奉公上之心，不可使貧民有疾視富家之跡。閣下所謂人各有

心，心各有理，彼豈盡爲富不仁哉？勸奬之爲好事，而常使貧富相安，則貧者有依，富者無怨。城郭之民，尤當以富民爲根本，以大喻小，則如前代都邑之處，至徙四方富民以實之，富多則常平米石之至此者亦多，而凶年非所患矣。不幸別有意外之患，亦有所倚，此乃保有城社之上計也。十數年城郭富家往往徙去，迫之至此，蓋非一端，而勸分不善亦與其一。數年之後，若使相次盡逃，則細民復何所恃？萬有一不幸患在意外，官司安能與一城貧弱相保乎？此亦長民者所不得不思，非特爲目前言也。二曰賊盜。樂歲猶不能保盜賊之盡無，何況饑歉？今之所言，不特爲穿窬竊盜慮也。蓋其大者有三：死者有劫墳墓之害，生者有販生口之害，而去年以來，則城郭鄉村，羣起剽掠米糧財物，佚罰漏網，猶當爲後之效尤者慮也。所謂劫墳墓者，比年屢見。昔者城内某氏、城外某氏諸家皆受其害，發磚斧棺，至於慘酷，聞之於官，官以常事視之，被害之家亦無由竟其事。最是五六年前，有某縣某氏者所遭尤甚，斷死者之身首，狼藉遍地，本州已結解上憲司，而憲司悠悠，被害者反受久困，賊卒引赦輕斷。愚民習見其然，椎埋之風，今之所有，昔之所無，一歲間聞有三焉。聞猶不審，請言所親見。近郭之民有晝葬而夜被發者，三日之後其家往省，則見所含米餌遺在草中，懷疑而歸，遂執前之輿負者同往啓視之，則死者覆卧，身不挂一絲矣。長此不已，此去人家葬埋，誰能自保乎？在律，發塚見屍者其罪絞。所以重罪之如此者，蓋死者受害與生者受害不同：生者受害，能抗敵，能告訴；死者獨如之何哉？自非官有嚴法，則丘隴縱復深藏，亦何足恃。積年以來，官司見民間墳墓之訟多，或言犯地，或言盜木，訟者容有甚言其事而不盡實者，官司雖遇實事，至於椎埋亦輕視之，往往意其誣

罔，使孝子慈孫吞聲飲恨，凶殘盜賊得意肆行，國家漏泉之澤，使壅底至也。所謂販生口者，蹤跡秘密之甚，日行田野間，而其事未嘗一到，官司無與禁也。此等盜賊，其鄉鄰視之蓋良民，然朝夕在家，縱出亦不肯過信宿，是以人被其害而莫之疑。當其誘掠人家婦女小兒之時，半日踰時之間，而事已畢矣。人見其常在家，而不知其轉致甚遠。蓋此曹黨侶分布交結於三四十里之間，各有定所，有同郵置甲轉致與乙，則乙轉致與丙，藏其所掠於乙，不過一宿而丙得之，由丙以往，莫知何所。以人命爲豚彘牛羊，更遞得錢，少者蓋纔貫百，而使人父子夫婦不相保，故此中田野細民常有去失，而鄰郡向上深僻去處傭奴妾婢常多吉州人，不由父母與夫雇賣而得之，老死而不可返，此猶其幸而生存者耳。最是事絶蹤跡，無主名可訴，兼被害者必是至貧之細民，朝夕不給，其婦子可以一飽誘者，以至貧之細民，而遭此無主名可訴之事，只有付之無可奈何，甚可痛也。然此曹作過既久，鄉人未有不知其影響，但當是之時，不可遽指端的，故衆亦與之放過。及其講傳明白，則日月久遠，雖知之而亦遽已矣。其人或不耕無業，或亦略耕有業，但算其歲入無幾，而容易有錢可使，使酒尚氣，稱雄其里。如此等類，隅保鄰曲豈不知其所爲？只爲此蹤跡難以遽知，而或者涉虛，則有誤執平人之罪，實而佚罰，後且報怨，人心懼此，所以各付之不問爾。艱食之年，此事多有。牧羊去狼，畜雞去狸，非等閒不切事也。所謂去年城内外遠近羣起剽掠米糧錢物者，某所居陋巷，閣下千乘之所嘗往顧也，前去二三十家，有稍富者居焉。夏六月中旬，一日剽其家者數百人，填塞街巷，奪其廩粟，并及他物而去。是時某在長沙，家人皇駭走書趣歸，以此變昔未嘗有，而後患未知所終也。未幾續得螺山外墓山之

報，則守墓者之家亦被劫掠盡，其家自此小米麥紵絲麻鍋釜牛犬之類掃地一空，男子奔走逃避，老弱被其捽縛，使供吐所藏，蓋皆鄉曲相望之人，多素與親熟者。城北出門三里，某所親居之地，群盜初過其家，幸而獲免。盜過門移時而返，以他處所得憩於其家之墻外而分之，人聲嘈嘈而不知幾十百輩，後來所聞，亦其近處人也。此時盜同日起，蓋十有餘所，人疑其若有定數焉。城郭且然，遠僻可想。他日官司捕治小弱之民，訴於縣而不行者，卒無如之何，事在赦前，無復問。第今日復與去年等，盜既習知漏網佚罰如此，豈有悛心？禁於將然，在今日有不容緩者。蓋此等所謂盜初非有平時累犯之案，往往有行止在藝業之平民也。火烈人望而畏之，故少死焉，水懦人狎而玩之，故多死焉。以平民而一旦爲此，蓋由官政可狎玩之所致。大抵比年州縣之間，民間訴理罕有簡易直截而速與了結者，謂之嚴固不能，謂之寬又不可，被害之家或反以訟久坐困，故善良怯懦之人心知其難，有忍而不訴。今使忍而不訴可也，官司獨不爲養成大盜憂乎？以上三盜，區處異宜，某不敢悉條其說，閣下知之。伏願一日之間，常以心思耳目周遍四境數過，仍各以訪聞預行約束，諸被害不能陳訴者，官司訪知亦自作施行，如黃霸之治潁川，密察所及，至於郵亭細事皆接於視聽，則姦無所容矣。近臣官政患采訪路狹，而下情不通。官司既不輕信人言，而所與接者官員士大夫亦不欲冒出位之戒，故上之人無復有出人意表之施行，以聳動愚無知者之耳目，大姦窟穴近在目睫，而上不知也。伏惟閣下照燭幽隱，度越尋常，使蔀屋之民常若日對黃堂之清問，則境內幸甚。三曰疫癘。昨者郡家以冬月疫氣流行，爲之舉行祈禳之典，民間感激，謂使君身處清燕，而念及病者之呻吟，真仁侯也。近正月望復見

建醮之祝詞，皆拳拳爲民請命之實意。其人爲某誦之，愚心聳然。閣下憂民至矣，然以爲愚所見，祈禳之外恐須有以大正信妖之俗。蓋疫氣南方爲甚，多燠少寒，病固宜。當疫之歲，雖北方亦有之。今江鄉專神其説，而民間獨以此病爲深諱也。舊見《歐陽文忠公集》爲梅聖俞作墓誌，既口道其賢，復明書其以疫死，且言聖俞病時，公卿大夫造其廬而問者塞路。然則中原之俗，豈嘗以疫與不疫與善惡相干涉？而病疫之家，朝廷貴臣俱往造焉，安有所謂避忌？蓋不正之氣，遭者即病，固無擇於其人。此邦之俗，有舉家病此而一人在外，避而不歸則免，其用心則不善矣，何爲而迄免？不顧傳染，而歸救其親，其用心則已善矣，何爲而迄病？即此自可思也。氣接則病，氣不接則不病也。疫癘猶水旱然，等謂之天災。水旱所被，不能擇夫孰當水，孰當旱，孰當不水、不旱者也。氣之所爲，非一家一人獨能禱而去之，蓋所關者大，而致之之原則亦惡戾聚合所成。閣下有千里民社諸祈禳，比之祈晴、祈雨正等爾，此所謂有卹民之心者也。民間家惑巫鬼，則不可有也。使巫鬼無害於人，則信者不過爲愚，何足深較。是非惟其滋長病勢而害人特甚，故前代仁賢之吏，未敢不教民以勿惑，而且力遏痛懲之者。此邦巫鬼之俗，纔遇有病，凡盥漱衣冠洗滌穢惡皆切禁之，晝不許啓門，夜不許燃燈，務使爲幽囚以聽命。原其本意，蓋欲穢惡薰蒸，醞汙晦昧以甚之耳，復朝夕與之祝，白以奇名怪號怖其聽，使自一證一候以往無不各有司之者。彼氣方微，體方怯，而重怖之如此，且禁絶親戚之往來親問者，雖醫藥亦不得自由，務使卜禱於神，合用何醫，卜而不許者不得用。切脉觀色，寒熱有憑者不信，而信於偶然俯仰之杯珓，或一切屏藥，使叩神求水而服之，如此

則病者安得不日深日重？以故民家一遇此病，死者相繼，而所謂禱謝之費至不可勝計，幸而不死，亦索然爲窮人矣。區區所以盡言其狀，誠願閣下深知民害之至此極，如西門豹聞巫禍於邑父老也。閣下開藩在去秋，當秋則狸俗妖習略息，不審亦有以神廟罪人告者乎？十四五年以來，神枷神杖處處盛行，巫者執權過於官府，一廟之間，負枷而至動以數千計，重者裝爲大辟，籠首帶鈴，其家自以子弟親戚擁曳之至廟，以聽釋放，或受所謂神杖而還，此爲何等風俗耶？子弟親戚者固當擁曳其父兄骨肉爲此耶？民病固可憐，民俗尤可痛，開曉愚迷，使一日曠然，固郡侯教化事也。若夫闐闐稠密之處，或可使之減病，則有一説。蓋今溝渠不通，致病之一源也。自乙未丙申間，三山林侯守郡，最留意於此，疏通浚導之後，民無疫者數年。其後豫章李侯、於潛徐侯守郡，某每歲輒以告，二侯行不如林侯之遍，而病者亦少。自徐侯以後，郡政不復及此，而爲患亦可睹已。溝渠不通，處處穢惡，家家濕潤，人之血氣觸此，則壅氣不行，病於是乎生。今通逵廣路猶無潔净之所，而偏街曲巷，使人掩鼻疾趨，如此，則安得不病？此州之地本自卑濕，惟以此故，雖爽塏亦爲汙下。即此乃病氣也，豈復有使之者？今若及此方春，命厢所告示居民，屏治蕩滌，有磚石遮蔽者亦令暫施工，魚鱗相次，同力爲之，各自負挈，置之城外空曠之所，使積水流通，則鬱積盤結之惡氣亦散矣。但此雖非難事，亦慮具文，自李、徐二使君之所行已不實應，厢所奉行弛慢，民間又多愚闇，彼寧當病而信巫，不肯先期而慮患，此嚴以期督之以覆視核下缺。《巽齋文集》卷四。

全宋文卷八〇〇三

歐陽守道　四

回包宏齋書

守道去秋拜書，幸甚登徹，愚賤不敢再瀆，雖欲願聞一言，徒切仰歎。每見鄉間士友扁舟東下，輒曰吾謁宏齋先生，心甚愧之。某有願事君子之心，先生有奬進後學之心，舟行而前，不過三四日，而顧自棄如此，此所以自愧於彼能前者。雖然，先生德業之外，立言滿天下，不待親拜函丈而後聞也。昔之善爲學者内求之我心，外證之古今聖賢之言，而未嘗不合，未嘗不得。近世學宣門户，則有以嘗見先生前輩爲標榜者矣。此雖不足道，而猶知以學爲名者也。乃有愈在下風者焉，此亦徒使先生長者費酬對而增感慨也，尚忍言之！然則掩關孤坐，左右書册，古今聖賢在是，則先生亦在是，所不曾拜者，睟然之德容有不可想見者哉？用是復自釋然。兹蒙專介，特枉手書，以貴下賤，以賢下不肖，以前輩大老下後生小子，甚盛德，不可以有加矣。某乃得此三達尊，將何以稱之。昔者得此於荆

溪先生，無以報荆溪先生，今先生又復然，而今而後，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之心當何如其兢兢！緘賜講篇，前此固嘗傳録，幾得其半，今日大全。先生一言將詔千古，某乃得之於親授，蓋嘗自怪此生所得於造物者，疑若偏厚之以斯文。至於德成道尊、一世所宗如先生者，亦復使之夤緣在受教之下，此亦必有陰相，非偶然者。每一念之，未嘗不憚日月之遄邁，慨志行之未立也。示教人品高則學術高之説，嘗隱之以心矣。先儒謂人品以學術高，意似主於爲變化氣質之勸，而其本然高下品第天也。且學譬之琢玉成器，謂之不琢不成則可爾。玉自有品，上品經琢爲上品之器，次品經琢爲次品之器，則天也，非人也。孔氏之門，成德達財，答問私淑，艾如時雨，化之孰不在夫子之大造，然顔爲顔，曾爲曾，由爲由，賜爲賜，其未及成就者固不知其終當如何，而其已及成就者要亦各極本等之所至也。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也。以之方諸聖門之教，則爲顔、曾者有幾，爲由、賜者有幾，夫子其猶病諸也。人品之凡下，至於愚不肖，修道立教皆爲智愚賢不肖而設，聖人此心雖無窮，而彼愚不肖得吾教僅足以免爲惡陷罪，是亦聖人之大造也。局於人品之凡下者如彼，則幸而氣禀稍稍清明者，敬天所賦當何如哉！聖賢不間世，常人已無可言者。至於來教卑陋之歎，則竊以爲非特人品也，又有習氣焉。大率士列四民之上，而古之士由農，出農之氣習淳良。後之士雜出於工商異類矣，又降而下，有出於吏胥游末矣，名則士也，氣習則士而工、士而商、士而異類、士而吏胥、士而游末也，人品既卑陋而不可移，氣習又薰蒸而不可滌，而充塞人間，謂之多士，亦何以責學術於此等輩哉？然蒙士之名，足以誤世，真士類、真學術將遂泯泯，而先儒語言乃在此等輩頰舌間也，則卑陋何怪哉！此

某所不當言，因先生語及人品，故輒以鄙見申言之，未知是否？前日某之事，幸先生舉過惡揚善之職，某亦豈敢當？所謂善顧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有以來之耳，獨至今無怨悔者，以行吾本心也。本心直達如陽春之生，或遭蹂踐摧折，則無如之何，而生者不能自已也，直併根俱死，然後不生耳。初竊科第，亦竊有志。顧憂患之餘，既耗奪矣，而人情世態如此，亦無可爲者。從此直疑蹈禍，只如前日之紛紛猶云可也，去冬憲使有書趨之任，意甚厚可感，某對以爲事在省部，方爲彼素案未語，萬一到官之後，畏大學生者彼有言語可指時，進退將何如？初意某自以違年，恐妨下次政令，既部使者盛意如此，亦合更容某少候，若省部不以某爲罪，則潔净之身方敢謂不辱官曹耳。憲使遂爲某作一申省狀，其説甚備，聞其文字去已兩月，無人趕逐，恐遂墮渺茫未可知，一聽之天而已。昔朋友有爲某言此文字須經宰執諸公過目者，諸不可指擬相與嘆息，某告之曰：「使命當不仕，韓、富、杜、范在政府亦無如之何；命當仕，自無許多齟齬，安能置冰炭於懷抱耶？」以此心極安之。當年之强仕而不仕，今既五十，前進幾何？自揆愚性之能俯仰，人爵之貴決是無分，只作未嘗登科處之，而及此餘年，讀書求己，以無負父母師友之所期望，豈不足自貴哉！今兹亦未敢遽爲艮其限、列其夤之見，且更候之。伏辱眷問之及，敬布下情。某前書有及於世變浮雲，遂蒙教以堯舜事業亦浮雲，所以開廣某之心胸大矣。人生極盡氣力，亦做得幾許事，而堯舜事業猶是偶然到手則爲之。區區者乃欲挾尺寸垂不朽，亦可憫也。某侍荆溪先生於嶽麓時，蒙賜以所作文字，鄉里有吴兄建公者，亦多得其藁而刊之〔一〕，比得其送印本，謹以一帙申納。先生志同道合如荆溪者宜不多見，伏想對此，又動殄瘁之

悲。集中有數篇及某賤氏名，本難拈出，類乎借以自述，然先生既誤知某矣，可以無嫌。其一爲某作《夷齊辨跋》，因并以其辨一帙拜呈。帥意狂斐〔二〕，倘蒙指教，幸甚。《巽齋文集》卷五。

〔一〕刊：原作「利」，據文意改。

〔二〕帥：原作「師」，據文意改。

上吴荆溪乞改塑先聖像公劄

守道不避崇嚴，輒有申稟。某昨讀《南軒先生張宣公集》本《重修嶽麓書院記》，謂先聖像自闕里肖於殿中，而繪七十子於列。近入書院，讀石刻，則數語删去不載，心幾疑之。及入殿瞻仰，迺知肖自闕里之説有不然者。往往作記之初，像猶未就，或者以肖像闕里告，故先生喜而書之。及其既成，先生以爲不然，故删去而不刊也。去聖人遠，像無可考，夢奠之後，子孫家廟本無今人之繪像，後來遠裔安得知之？縱使書院求於闕里，亦難盡信，何況本未嘗求，而或人率易以意遷就，遂使先聖之宫乃用異教之像，可爲太息。雖祠祀事重，不當輕議，而疑惑既甚，不得不言。夫口容當止，今像則張頤；手容必恭，今像則左手下憑，右手高舉，而盡舒其十指；其作憑几宣説之狀，則如道流之奉其師；其盤屈兩足，置覆於前，則似釋氏之所謂趺坐。若闕里果如此，則是子孫自誣其祖矣，而豈不

異哉？至於七十子之像，服飾之色尤爲鄙俗。青黄紫緑，色色有之，但求殊異，不涉重複，而不顧古人之本無此服。其繫帶俱短，狀同幅帛，不類垂紳。或前行，或反顧，或指書，或並肩而若語，或附掌而若笑，或凝立而撚髭，或舒臂而曳帨，或若舉扇，或執卷注視，或一人曳卷，而衆人共觀之，容貌不莊，厚誣甚矣。是何書院修復出於南軒先生之主議，忠肅劉公之經營，乃使吾聖門師弟子之像不經如此！然則南軒改記刊刻，當時蓋有所大不滿矣，非今日後學之敢於輕議也。某徘徊殿宇，仰視俯思，而堂長適至，乃言曰：「茲事合議改正久矣，然傳疑有由，此當時周旋允升之所爲也。允升湘鄉人，與南軒有游從之好，郡府敬禮之，立殿設像，實尸其事。其人以豪偉尚氣，聞出其手者衆莫敢議。先聖塑像初不特造，不知於何所老子之宫使人舉所謂天尊像以來，或問其故，允升對曰：『誰謂此非吾夫子也！』率意如此，故承誤至今，後之繪七十子者又增誤焉。」長老所傳如此，宜南軒記文之有筆削也。守道與山長教授商議，欲具劄申聞，而劉堂長霖袖出書院講書李長舍震元公劄，其説脗合。然則非獨某劄見心所不安，而此邦士有同知其非久矣。伏惟都運判府安撫心傳往聖，學接先儒，書院教養之事巨細畢舉，矧是禮所以使後學瞻仰，而八十餘年因襲之誤尚稽改正。竊謂兹事惟未及知之，必不但以某謹同山長、堂長、舍長。按晦庵先生朱文公所考跪坐之説，以爲得於成都學宫先漢之舊，可以據依。蓋白鹿洞學塑像不古，先生令諸生書其説於廟門，使來者有考。晦庵不滿於白鹿洞塑像，猶南軒不滿於嶽麓塑像也。兩書院成於二先生之手，而像設皆不滿其意，一則遠俟來者，一則删記不刊。然則後有改而正之，是固昔者拳拳之望也。伏望台慈詳酌行下書院集議，擇日改

塑先聖像及改塑七十子像。其元像塑繪先聖像太巨，七十子像太小，殊不相稱，皆類釋老所爲，今欲大小適中，稍與今人相似，庶申申夭夭、闇闇侃侃之氣象，學者得以目擊心維，無所怪惑，且因以釋南軒先生之遺憾，豈不韙哉！倘辱采用，斯文幸甚！後學幸甚！《巽齋文集》卷五。

與林竹溪書

守道拜別四年，不能拜一書。去年鄉郡教授隆興胡子山送至台翰，頒賜三制高文，并《考工記》、《老子》、《列子解義》，一一拜領。後進事先進之日淺，先進淑後進之意深，感愧甚矣。江、閩隔遠，酬謝不時。邇者竊聞温詔起家，將指湖南，爲之喜不寐。以先生朝望之重如此，朝家論思，日月獻納，不可後他人，一節非所以爲光華也。所喜者長沙距此廬陵纔六百里，又嶽麓乃某舊遊，頗有故舊，使稀朝至，某夕發，不旬日可拜見矣。翹企以須如此，而行竟尼。甚矣，人生合并之難易有數也。某年踰半百，不能出仕，有列於朝，亦無幾時，今斥逐未歸，故吾猶未失。然一番出仕，有足自慰者。昔於諸老聞其聲、讀其文而慕之，自分終身無一見之階也，乃因此出，際遇翕合。先識後村先生，已爲甚幸，未幾時而又識竹溪先生，豈惟此出不虚，直是此生不虚矣。而二先生又降屈年德，接引方來，昔以爲可望不可即者，今温然親我厚我如此。某雖略讀書，粗學文，然皆未録一字干求指數，而二先生各以大編巨帙見貺，蓋收之爲我輩人，而出肺肝，傾心膽，畫一見教。此一出也，天其

有意成就，固以此相厚耶？《莊子》讀之有年，然以辭旨多奇奥，思之不得，則又置之，故不能精熟。及得《解義》，如得老師在坐，聽其讀稍艱棘，不待問而自告之。此書無疑，則《老》、《列》固可類通矣，而二解又至，何幸之又幸也！要知讀三子之法，且知以三子讀，不必先頓以儒者正説非之，此近世諸儒之所未及。宸翰冠編端，天語極有斟酌三書，萬世一遇也。《解義》中時引文軒、樂軒、網山微意，淵源所自，可敬可仰。力請於上而褒表之，手代王言，以垂後世，則清風高誼，豈獨閩中之爲師友者聳動哉！《巽齋文集》卷五。

上徐守書

某於門墻不甚親密，然知閣下引誘後進，甚有意於某。八月間得所賜書，其欲引而進諸講學之列，至拳拳也。區區心事，願有所言，懼閣下以爲出位，念終不言，則鬱鬱於懷，不可吐茹，敢冒昧卒言之。某讀班固書，得子貢之名於陶朱、猗頓之間，爲之喟然太息，不知固之何心。固聞夫子之語，以爲賜不受命而貨殖也，則從而甚其辭曰，子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藉其富饒，結駟連騎於諸侯之國。充斯言也，子貢所爲，去跖無幾矣。子貢學成而仕，將以何爲？仕而爲富，一旦至此，是何良心之喪之盡，而爲聖門之羞之甚也。子貢明悟亞於顔子，夫子不滿於子貢，獨於顔子屢空對言之，蓋惜其不能忘情豐約之間，不如顔子置之不顧，有超然之樂爾。謂子貢不如顔子

則可，謂子貢流而爲跖，可乎？由此觀之，世之欲甚人之罪者，固當例以爲跖，何者？由固之言，雖子貢猶跖也。此一子貢也，夫子以所見而罪之如此，使《論語》不傳而固書獨行於世，則百世之下，其謂子貢何哉？夫近利者易汙，而深求其心，固有心不然而迹似之者，是是非非之實，正不當取決於衆多之口也。往者李侯爲守，頗注意於郡計，郡當積困之極，侯思有以起之，核欺隱，去冗費，謹司存，其迹誠有所謂所利而蒙疑者。世方以苟且因循、坐視頹壞爲當然，侯於此時，獨用其精明於職業，自謂一日必葺，而不知或者已竊議於其旁也。徒觀其迹，則留情豐約之病安得無之？然而不可與營私者同年語也。春初侯以贓劾去，信耳之士爲是喧然，謂侯漁取於公私不知其幾千萬，雖平日素信其無他者，至此亦怪侯之爲欺，侯之平生大敗掃地，罪狀至此，雖竄且死，人誰悲之！而比日以來，衆論漸異，或曰：「嘻，侯非若人也！」或曰：「吾得之今使君矣。」今使君周視帑藏之虛實，亦知前人之受誣矣。詰其語所從來，久而未之得，一日劉君茂中言於衆曰：今使君固嘗言之，且傷之也。嗚呼！誰謂世無君子，能知人心者乎？夫李侯之非貪吏，前日通國之人豈不知之？知之而忍於誣之者，何也？侯有以取之也。今世之仕欲免於戾，則必低首下心於富民，則必內交要譽於過客，則必同流合汙於趨向不同之同寮。李侯於此三者皆不能，而曰吾有信己直前，內省不疚而已，禍之罹也，庸有脱乎？漢延壽先守東郡，以放散官錢千萬受按於御史，內史拾遺出入公府，蕭望之之風聞舉職，無他意也。延壽時在馮翊，不能平心定氣，徐俟明白，乃亦掠治望之故吏以相持。由是望之之憤始激，所遣御史承迎其意，竟致延壽於

死。前所謂官錢之存否，御史初未嘗得其實以歸，世皆知爲延壽冤之，而不知用下抗上，固人情之所不能堪也。李侯之失，蓋又有近此者矣。聖主在上，李侯幸無延壽之禍，閣下對人言亦復爲侯稱屈，此州之人以閣下一言爲信，而悟前日之信之非，侯之惡名自此可洗，閣下之公道盛德也。夫居今之世，隨衆論以入人之罪易，持獨見以出人之罪難，畏途險巇，語不如默，而閣下言李侯之事略無顧避，是今世有古人也。雖然，願有言也。廬陵凋瘵之極，不幸猶蒙富州之名，民不幸十室九空，而公家猶意其儲蓄，士大夫不幸洗手奉公，而或者猶疑其攫拏，偶有租稅蠲減之請，持之而不下，歲羅之數，率倍他州，諸司緡錢，略無寬假。今李侯又被此名以去，則是此州果有沛然之積可以供秉麾者無厭之欲也？前日此州累李侯，他日李侯重累此州，支持歲月，杜撰空虛之狀，終不見信於上下。三尺童子妄訾郡事，衆聽且譁，雖廉如由、夷，無以自明，是於守者受謗無已時也，而何便於此？且閣下所以能知李侯之非貪者，豈謂李侯封府庫以相待，其積蓄一一無恙哉？特以郡計前此積虛，本無可取故也。某區區之愚，竊謂閣下乘李侯之後，親見受誣之狀，恐有當白於公朝者，所以破一世厚誣之論，塞後人受謗之原，不惟一洗李侯之惡名，亦使上之人灼見此州之不可爲，或能假緡墨於方來也。夫李侯兩年之政，勤勞盡矣，積心措慮，何嘗頃刻爲私家地，人固不能盡知，猶有鬼神，何可欺也！一旦得禍至此，盡力職業之人將何以勸？閣下幸深念之。或曰：「閣下不可言也，公朝方索李侯之贓，以懲一戒百，倘出一言，則是爲李侯解說，以逆公朝之成命，勢且獲罪。」噫，爲此言者，是公道決不可行於今之世也。君子之於人也，苟知其無辜，未有愛吾力而不之救也，不知其無辜固無望於

斯人之救，知之矣而又愛力焉，惟累己之爲懼，則世之無辜不死而何以也？前史所載大壞極亂之世，無辜受誣何可勝數，一時正人冒萬死而爭之，亦安有盡累己而俱受禍者？當今世道孰與彼時，而須凜凜如此耶？且天下事未可知，又安知李侯之事上之人無一日幡然之悟也？君子惟即吾心義理之所安，而他人則惟私己利害之是計，使閣下懼此，則雖對茂中之語亦將熟計而不輕發也，某知閣下之剛明，決不計及此也，故發其狂言，以備擇焉。《巽齋文集》卷六。

再上徐守書

某昨者伏聞台喻，以境内旱災，引咎歸己，辭避職守，朝命未下，且有事於雲騰廟唐郡守吴侯之神，誠心惻怛，憂見顔色，千里之民倘免餓死，閣下實再生之。退竊思念，閣下以旱災自咎，豈不謂守臣有民與社，念慮隱微，政事臧否，固與造物者往來流通而無間歟？吴侯之神仙去久矣，地有災旱，哀而籲之，豈不謂生而守土，遺愛在民，今受命上帝，仍司下土，猶得以福澤其境内歟？推此言之，則我民司牧，實赫赫天明命之所監視。吴侯之神，此一精神也，閣下之心，此一精神也。天實監司牧之心，則生此土，爲此民，亦當知有司牧而食息不忘也。天禍此土，連歲凶災，蠢蠢斯人，誰則無罪？或者亦嘗隱之於心乎？比年以來，民之不有司牧也亦甚矣，神與正直，人則非之，讒慝鬼誅，人則右之。以赫赫天明監視之所常在者，忘德思怨，醜辭巧詆，民無上矣，猶有鬼神積戾致災以懲罪

也。罪實懲民，而又重爲政者之隱憂，靡神不舉，以爲民請命。神答閔雨之勤，而不能勝斯民之禍也，雲未簇而復散，雨纔作而倏止。凡食茲土，未有反躬自咎而戰灼不遑者，猥曰禱雨州家常事耳。嗟乎！災祥之理，渺冥難言，竊懼斯民之日入於罪，而豐年樂歲之不可期也。昔者宗丞李侯之牧此州也，葺理凋弊，如營其私，撫卹困饑，如哺其兒，豈無嚴威施彼健猾？人亦罔不曰宜。若其用心之公，聽政之勤，律身之嚴，則前此閭閻自有公論，而未有盡非之者也。臨去之日，手爲祝文，以告廟祀曰：「有得罪於上官，決自信無得罪於君父；有得罪於豪民，決自信無得罪於上天。」使侯而有愧心，愚知斯言之不易出也。彼愚何知，造此誣詆，贓百萬，誰實欺君，猥曰受賕，既鞫不實，而一唱千和，崇朝通國。昔匹婦有冤，枯旱三年，冤在民牧，豈其細故？方侯之蒞職也，聲嗟氣歎之間，固能動鬼神而轉雨暘矣，去非其罪，鬼神而忘之乎？兩年之間，竭其心思手足之力，政事縱不盡善，誰謂略無一毫之惠於我民者？曖昧疑似之間易以致謗，一日別白則已矣，而何至以無爲有？盡如或者之所云，今之愚民成侯之罪，不愧於人，不畏於天矣。嘉穀之産，以生良民，民無嘉心，神用不顧。神人之道有異有同，好善惡惡其所同也，罪由一夫，罰被滋廣，惡氣則然，神於何擇？揆之人道，罰止其身，亦云異矣。自古禱旱，理冤爲首，決獄致雨，冤理故也。使侯今日爲告編户與彼誣者並在有司，則當此理冤之時，曲直亦必分矣。彼誣得志，慶快歌舞，疇昔命侯喪氣無告，茫茫造化，伊誰能詰？候天之定，莫知其期，痛歲事之不易，感仁侯之閔雨，測度萬一，再吐狂愚。伏惟閣下昔者既申茲事於省，成命未頒，尚稽審覈，及茲祈禱，似可附於理冤平獄之一。出意見於尋常，探天心於茫

昧，取彼文致一研究之，取彼羅織一平反之，復命，事體甚正。萬一朝命尚格，或雖已下而未即至，則吾自爲理冤設也。且以回神聽，後日奏請，不患無辭，感格之實，或者此有助於萬一。某誠辱知遇於前侯，言似私而意甚公，且有感於今之爲神明而受禱祈者往往皆前代之太守也，故謂太守實爲天牧民之所宜敬事，自非其有甚戚於民者，不可使久受厚誣，以逆天心。冒昧申言，出於激切，無任戰栗俟命之至。《巽齋文集》卷六。

賀吴荆溪被召書　甲寅十二月

伏讀邸報，冬至日天子召先生還朝，爲之鼓舞踴躍。意者上心真有感於剥復之會，亟召先生，非直以先生久外而行一番禮數也。從來召命有出於常者，然其人常人也，久外之餘，假以光寵而已。若其人如范、歐陽、司馬、吕諸賢，則一召之後，上深有望，下亦大有所建明。何者？賢在用不用，不在召不召，召而置之於非所用之地，如不召也。人亦在平素所植立而已，世道日汙，自宰相以下，盼焉以用舍疏戚累其心，則正君定國於誰責而可？其在嶽麓時〔一〕，嘗爲湘士信《易》大、小畜二卦義，《小畜》止乾者巽其成，卦之主在六四；《大畜》止乾者艮其成，卦之主在上九。雖出於己見，不合先儒，然交謂《易》意似出於此。何者？《巽》之柔行巽入，不如《艮》之堅固凝重，此固名卦大小之所由分也，然而又有有位無位之不同。四居其位，而巽又陰柔，縱小有正救，乃臣事之常；上

非位之所可拘，而艮又陽剛，所以動其君之敬心者於此爲至。故《小畜》之四曰：「有孚，血去惕出，无咎。」非孚信其君之至，不免於傷，不免於懼，而孚信之至，不免於咎者，唐魏鄭公、陸宣公諸賢似之。《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人能使其君尊德樂義，委心以聽，詔己則道之得行，豈復有委曲折旋回翔容與於其間哉？阿衡之於湯、於太甲如此，而孟子固嘗以此自處矣。某言此時亦有據程傳《大畜》「畜極則散」之語，而以見問者，某應之曰：此義在二卦彖辭中，非敢臆説也。《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自下求上，自陰求陽，無所待而自進也。《大畜》「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此專指上九言也。尚賢專指上九，愚於《大有》上九得其證焉。向作此義一篇，書院蓋嘗申上，未知先生過目以爲如何？今再録呈，且以深致區區之屬望也。先生爲畿漕，而供億百需，非蠲之有不可，則寧得罪時相而去；爲湘漕又不懲前之所以得罪，而心所欲蠲，又力請得旨而後已。邸第之書敢於不啓封，勢地要人之爲人覓舉敢於無所與。十數年於外，江遠於畿，湖遠於江，後進晚出，躐先生而臺閣者幾人矣，然則先生不以用舍疏戚累其心矣，有以動吾君之敬久矣。今兹之召，四方傾耳以聽嘉謨嘉猷之入告也，即日使旌，雖未就道，想見積忱竭思，以俟一日傾吐，固已如在黼座之前。門下諸生不敢私問，而此心拳拳焉。自昔人主未有講明性學如吾君之懿者也，在廷之臣，論經談理，動引濂洛，每有奏疏，各稱先師，如此者三十年矣。某聞之孟子告滕世子，初則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末則曰滕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然則性善之云，充其極致，固以堯舜其君，而起國病、救民生皆此焉出，乃孟子於滕則有深望矣，豈比對告

子、對公都子而已哉！今吾君深知性善，在廷之臣蓋亦賡續發明，非如孟子爲素不知者創言之也。然孟子於區區之滕，猶曰可爲善國；今以提封千萬里之廣，上臨御久而更歷熟，行誼無過，德澤有加焉，而國脉民命歲危一歲，日困一日，豈諸公不以大有爲者望吾君乎？補罅填漏，未了目前，推尋病根，竟在何所？《書》曰：「成王畏相。」孟子道列國賢君之語曰，吾於子思則師之，於顏般則友之。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相至於使君以爲師友，故如此者，獨何人哉？人臣事君，可俱爲王順長息也乎？俱爲王順長息，毋乃所欲非事君人者，而安社稷以上至於天民大人遂絶望於世也乎？嗚呼！此事固在平素所植立，平素無以愈人，固無以望爲也。今者姑以財用一事言之。自古爲國，未聞皇皇汲汲於利，取之盡錙銖而能以其國久存者也。損上益下，漢、唐中主猶或能之，謂吾君不能，賊其君也。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孟子之深諱。《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始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此而犯之，則引濂洛，稱先師，皆空談也。濂洛先師不以空談遺後人，使謀身也，上至聰明諸公，不得以宫女幾千不可減、厩馬幾萬不可損者待當今。今民窮至骨，兵戈、饑饉、疫癘之餘，户口不知減幾何矣，抑有告上以四方民數之實者乎？某又記去歲十一月爲嶽麓諸友講《論語》末篇之首章，以爲孔子道堯舜執中之命，直至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蓋三聖所以執中，大意歸宿在此，孔子援引，不如今人獨舉十有六言也。講罷，諸友相告曰：「先生聽此至激發處，屢爲之首肯。」嗟乎！世未有親遇有道之君，而聽民困窮於下者也。先生憂時盛心，雖在遠外，食息不忘，今使畢歸奏，柄用有階，上之四聰四目，於此有所寄，是以某深爲先生幸，願之

後日，國史書先生還朝之日，深言動上心，自此大有改爲，而人於此益知吾君果可與爲堯舜，如此而追恨前日諸公將順正救之容有闕，且深惜先生此召之晚也。先生於四方之士奬進甚多，某拜侍兩年，而知先生所以與之之意特厚，聞有召命以來，日欲修賀。今既後矣，輒寫企望之意。誠如此，山甫補闕，愛莫助之。行取何日，計必出清江豐城間，專當深的祇候攀違，伏紙馳情，無任依嚮之至。《巽齋文集》卷六。

〔一〕其：似當作「某」。

全宋文卷八〇〇四

歐陽守道 五

賀吴荆溪再被召書 乙卯九月

某伏自宜春拜别，今餘半年，掩關孤坐，人事廢放，惟時東向，矯首天台，雲氣溟濛之間，先生樂古憂今，嘯歌於其下，耿耿寸丹，如相追從，五畝花竹，豈真滿足司馬端明之獨樂，而考亭歲晏，細註《離騷》，俯仰六十年，文公先生之意猶一日也。七、八月間，時事機括一轉。竊計先生行又召矣，他日果然。衆以爲此召也，先生必出，某曰：未也，是當徐而觀之。廟堂知賢之當召，不能必賢者之我從；能必賢者之我從者，其惟己之進退出處盡善矣乎！唐憲宗欲用李絳，則爲之先去吐突承璀；他日復還承璀，則爲之先去絳。雖用賢惑佞，反覆無常，然亦知絳决不與承璀並立也。承璀去也而絳相，世不知其何説，如此而欲一世之賢相與從己，或者將有難色矣。是猶未也。帝王宗祖畏相之風，上之聰明所知也，不幸舊相自輕其望，無以養上此心，及其去也，如奴隸之遭斥逐。繼其後者於

此勵難進之節，則天下事尚可爲。前輩記錢宣靖對太宗語，謂某人實不涕泣，又以己之勇退感悟君心，其慮甚遠也。使上不畏相，虧損盛德，前相之失可勝言哉！而來者又不亟救，最是舊相重遭數貴之時，可因以進規也。相者相也，天下人主之天下，而相相之，一世景象如此，上固將惕厲自反，惟新令圖，豈以可爲堯舜之君，而直如漢世天地有變、四方有事惟歸罪三公而已？不此之告，而旬月之內，弓旌四出，謂是足以警動人之耳目矣。正使諸賢同時造朝，參錯近列，其能真得吾君之尊德樂道而遂有所爲乎？大臣日輕，則人主最病，安有朝奉都俞，暮被呵斥如此，而可謂之大臣者！使其人不足道，猶當爲千百世大臣地位存體也。前相已矣，八月以後之事，亦可惜哉！某奉命承教於君子有日矣，意先生必不以八月以後之事爲得。不以八月以後之事爲得，則造朝之駕未可期也。茲事關係甚重，望之於相而不得，則望之於一世之賢。世之賢善養吾君尊德樂道之心，其惟先生之素所蓄積。某竊恨僻遠，不得拜觀一番出處之盛節，辭受之時中，而與聞憂愛之緒論，敢東向端拜，申問動息，自謂妄見，或契盛心。秋深將寒，台候何似？伏惟倍保崇重，俯慰輿情。某拜侍未期，伏紙不勝依鄉之至。《巽齋文集》卷六。

答丁教授書

王尉便介以珍帖至，感慰不可言。且承寵教，所爲令親劉兄景雲説恕一段，辨別釋子所云與吾儒

異，伏讀斂衽，爲賜大矣。獨所録示《如心堂記》與詩，以爲出於某之鄙作，則前此未聞令親之見託，恍然其中何等語耶？長沙去此遠，往來假託之徒蓋不足怪。廬陵數十里間，爲此態亦數見矣，彼苟可爲利，無所不至，固亦無如之何。所恃亮其平素而辨其是非，有如執事者在，則猶可以免於大繆之誚，而執事不可多得，則惟有太息而已。記詩云云不足道，第有一欲求教者，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因文立義，固無可疵，況曾經儒先成説，後學安敢異論？雖然，講學明理，而取之《字説》，《字説》未有一概求也。古云六書造字之本，則書固有六體矣。六體之中，其三曰象意，則止戈爲武之類；其五曰轉注，則因老爲考之類。今所謂忠、恕二字，則似轉注而非象意也。中心則爲忠矣，再加一口何以爲恕？如心則爲恕矣，若亦如也，而亦如也，若心何以爲惹，而心何以爲恧乎？此類於義不通，恐不得因一二之稍可通者而遷就爲之説也，故曰非象意也。心上加中之爲忠也，猶加台之爲怠，加奴之爲怒，加禺之爲愚，加秋之爲愁，加戚之爲慼也，皆本聲也；加如之爲恕也，猶加台之爲怠，加奴之爲怒，加圭之爲恚，加己之爲忌也，皆自本聲而轉入旁聲也。故曰似轉注也。今於轉注之體而必以象意言之，則可以爲之辭者多矣。可以爲之辭者多矣，獨不念不可爲之辭者之窮乎？又古今事體不同，秦以來之隸非古之篆矣。王荆公盡心力爲之説，不能不小屈於數歲蔡氏兒之問，況講學窮理，而字畫湊合之是問乎？謂元爲仁可也，或曰古仁即元字，謂乾爲天可也，或云古天即乾字。此皆經大儒指出，而後學終不敢遽信。何者？以其他有不通而易以窮也。從事於「恕」於其義不於其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先聖之訓，昭如日月，别無可疑，而猶待如心之爲釋也，執事惠教百餘字，理明義精，姻戚之間

亦既得師友矣，僭率管見，以爲不若更告令親，只名此堂曰恕，無以拆字爲也。某自用之愚如此，就使親承令親索記若詩，猶將以此復之而不敢作，況能云云如録到之本乎？此外如所謂《一團和氣》詩，亦未嘗聞此題，不知好事者何以肯爲某代筆也？某素不能詩，又見濂洛諸君子好言語氣象，今人取作扁榜，殆盡有見告者，輒惘然不能答。近有索作《草亭銘》者，此話相承，幾於近草覓道，竊甚不取，因告以愛物、仁民、親親，自草而推之之義，謾録求教，執事一讀是否。大概從草覓道，憺恍悟入之見，某所不能徇，故實之以《行葦》等語；若使之賦一團和氣，則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氣象自可説，而一團和氣却未能描摹所謂團也。執事數百里外惠書論文，故樂於請益。竊承將之官玉融，一見未期，向風悵然。令親之先人上舍府尉，某在京時略有一日之雅，惜乎至潭不及一識其賢嗣，丐爲謝之。稟復靦縷，煩續是愧。《巽齋文集》卷六。

謝廟堂書

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某何以得此於大將軍哉。幸嘗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願仍賦祠禄足矣。《宋史》卷四一一《歐陽守道傳》。

代賀王師遂啓

伏審光奉宸綸，肅將帥鉞。東壁圖書之府，寓直清華；南方財賦之淵，兼勞飛輓。隆指交輝於雙節，先聲預聳於列城。惟小子屢辱殊常之知，在今日復依容察之下，三薰尺楮，載伺前茅。恭惟某官家國一身，聲名四海。皦乎白日，孤忠結明主之知；凜然清風，氣節激懦夫之立。惟端平更新之治，乃陽道浸長之時。君子樂只，邦家之基；正人進者，郅隆之表。抨彈糾擿，殿上相顧膽寒；獻納論思，榻前每爲首肯。家有元之之疏藁，人誦仲儀之敢言。善類相期，謂當即日而公輔；時事小異，乃有補外之諫官。荏苒十年，回翔幾郡，然上之眷顧甚於昔，而公之出入不二心。雖王所正欠一居州日聞善道，抑海内安得百元結力救生人，要令江浙甌閩之間，遍被詩書道德之澤。矧是阜陵之潛邸，號稱都會之雄藩。歲非歉而民未得以安其生，境雖内而兵未有以作其氣。屬州凡十一，率非承平富庶之舊；弄印且半期，難得忠信慈惠之師。況邊戍賒解嚴之期，而漕計難分寬之望。樵蘇後爨，既不使外有乏絶；左餐右粥，亦不使内有怨咨。此非大賢體國憂時之心，而加以長才開物成務之手，則此重寄，付之何人？歷求在位，方兩難之；并以煩公，得一足矣。顧今羣邪遠去，公道大明。衆正來歸，未應平原太守之久外；舊人歷數，漸覺正元朝士之無多。恐問事已勞半夜之思，願報政勿疑五月之速。某資才不穎，仕學無優。獻藝奉常，偶應歐公之文格；效官游徼，適逢宣州之主人。俾蛇作龍，

猶卵而翼。軫其寡援拜恩禰薦之書，念其有親假寵萊衣之句，駕言螺浦，職守圜扉。懼奉職之未能，覬受知之何所，我天獨有，使星再臨。蘭無人而猶芳，曾是受滋於澤畔；李有實而差苦，未甘遠棄於道傍。嚮往情深，敷宣辭淺。《巽齋文集》卷二三。

代通趙大資與權除侍讀賀啓

伏審祇拜寵光，密親翠幄。更生經傳，指陳清燕之閒；姬旦詩書，時進艱難之訓。豈無他人，不如同姓；其告我后，宜有嘉猷。凡有見聞，共深忻忭。共惟某官質粹而養之厚，道大而器不拘。高誼全名，天下想其風采；孤忠一節，王國同其戚休。公自以爲肺腑之親，上亦何啻腹心之視。保釐京邑，人處其易，我處其難；歸護鄉邦，衆志於進，此志於退。三年去國，一日造朝。都民聚觀而咨嗟，誰實生我；天子延佇而太息，爾交修予。間勞以萬幾之繁，誕寘之重席之坐。必將從容敷繹，發先儒之所未嘗，痛切箴規，言他人之所不敢。有如今者善類之收拾，全在吾君學力之主張。宰相能黜陟百官，何以使君心明而正邪判；臺諫能扶持公論，何以使義理勝而是非分。此講筵所以非故事具文，而上意所以屬宗臣遺老，片言啓沃，衆正依歸。某久矣受知，闕焉稱慶。收之夾袋，昔嘗誤蒙魏國之知；稍不通書，或者無忤温公之意。徒聞近事之改轍，私幸若人之賜環。盛際難逢，泰三陽之在內；微生有望，艮萬物之成終。倘猶軫念於孤寒，請復委身於造化。因賀以請，未知所裁。《巽齋文

代謝徐侍郎薦自代啓

士匄韓起，自云不及於趙荀；朱虎殳斯，孰謂果優於垂益。推遜者不必求其敵己，受薦者乃緣是而知名。退然於謙厚下人之間，借以爲成就後進之地，此公古意，如僕何人。竊惟世所通患曰才難，意者古未必然而今甚。吾君至於宵旰而太息，諸賢固當汲引以相先，豈伊私恩，一是國事。雖征得其彙，以一陽占君子之亨；然稱匪其人，亦三事暨大夫之戒。其或知其寸長之無取，而所信者衷曲之無他，以此而卜終身，收之以爲我輩。所覬方來之有立，不於今日而求詳，是能好人，亦甚盛德。顧如某之無以合，措之時用而皆非，但守迂闊不移之愚，不知浮沈自便之得。己雖自信，人不謂然，幾破少陵之心，再刖卞和之足。雖蒙恩猶畀以民社之重，而善後亦凜乎歲月之難，秖竊被恩休，幸逃曠敗。豈謂近臣之剡牘，特推晚學之姓名。鯁亮廉勤，所謂敬其事而後其食；孝友豈弟，抑又居家理而移於官。古猶難之，誰其當此！至於有用之學，與夫近理之文，則諸老之所以教人，亦半生之竊嘗有志。曾未得其毫髮，乃盡借之齒牙。謂臣不如，近代立朝之幾見；於我無一，明公何見而相推。感藏於中，名勝而耻。此蓋伏遇某官受天正氣，爲國蓋臣。名震一世而退託不能，道繼前修而誘掖後起。處而善俗，至今陳蕃縣榻之風；出則進賢，數有諸葛卧龍之薦。遂令庸陋，首與推揚，誓思激昂，上

副期待。四海知心之難得，乃出鄉邦；孤生報德之無從，第堅晚節。區區欲謝，亹亹奚殫。《巽齋文集》卷二三。

代人謝解啓　其人治《易》。

學《易》無聞，愧五十知天之命；賓王有幸，喜六四觀國之光。困而有君子之亨，升則利大人之見，貴敢期於下賤，誠因贄以修辭。惟行止各以其時，而失得莫逃乎數。幾不如舍，即鹿徒入於林中；器止終藏，射隼當獲于墉上。有如一扎渙頒於科詔，以求四方濟用之真才。假奉試以自媒，非難際遇；雖奇窮而莫逞，常至乖暌。合焉必以其可觀，眇者不能以有視。牓云揭矣，係小子而失丈夫；天實爲之，率三歲而入幽谷。未能晉進，聊復需須，其或一喪一得之間，便有或泣或歌之異。朵頤者謂富貴可立致，垂翼者幾顛頡不自聊。是皆躁人，不可大事。胡不飲食衎衎，而乃往來憧憧。且在上縱以好爵相縻，而在我惟應素履而往。輿可得者民所載，夫豈忘天下之思；井見汲者王之明，亦以爲致吾君之地。安之若命，亨則維心。某自讀韋編，粗通大義。貧不給於餬口，其剥以膚；文不足以致身，徒艮其趾。亦甚蹇矣，而猶泰然。不可速者出處語默之間，所熟講者消息盈虛之理。觀其自養而已矣，利有攸往則聽之。幾踐名場，自笑實於叢棘；茲蓋伏遇某官賦資剛正，秉德直方。允謂匪躬之臣，宜在近君之位，亟合入調於台馬有爲之勸駕。茲叨薦籍，若將進之亨衢。從龍方快於依承，拯

鼎，猶爲出牧之康侯。蓋屬大比而興其能，故屈公親臨以重其事。拔茅連茹，下搜鄉曲之英；以杞包瓜，上副廟朝之意。致茲用晦之久，亦有求信之期。然而羽可用而爲儀，在自修而已矣；車積中而不敗，量所挾之如何。某敢不益厲愚蒙，自堅素節。《豐》初遇主，敢忘提拔之自來；《比》外從賢，正要依歸之得所。孚誠欲寫，咸頰奚殫。《巽齋文集》卷二三。

代人謝入鷺洲書院啓

立先賢位，增弟子員，闡揚洛學之宗風，收拾歐鄉之善類。此甚盛事，非今世之吏所能爲；顧何如人，在先生之門亦不棄。游從自始，感激何窮。一自踵堂鼓篋以來，別是味道讀書之樂。蓋地僻人稀，而塵氛不接乎耳目；窗明几淨，而思慮不鬱乎胸襟。較之從前泮水之游，此則幾有沂濱之趣。慨山川之自古，非文獻之無人。郡幾更賢守，未嘗肯立意而思；士亦競程文，無由知窮理之味。天留此地，今值其時。淇竹成陰，正好切磋琢磨之助；湍流在望，可悟東西上下之分。庭宇一新，規模浸廣。教養不可以狹其數，而遴擇不可以非其才。借較藝以觀人，取其優者；遂親師而取友，引而進之。其在選中，可謂望外。顧如某之無似，誠有親炙之夙心；然而儔之侶中，自謂下愚之陋質。進修之志不可禦，見識昧昧無與發其機；勤苦之習雖甚勞，文字汩汩不足謂之學。豈其收録，亦與陶成。遇莫遇於見儒宗，王公爲下；幸莫幸於成學業，名利何爲。造化從天，依歸有地。茲蓋伏遇某官清明

氣稟，磊落胸襟，律身甚嚴，取人則恕，政治少暇，惟教爲懷。是以斂海嶽之盛名，而於後進每有寸長片善之取；忘麾節之至貴，而與逢掖相從茂林清流之間。色笑從容，訓誨俯至，可謂後往聖於千載，見當代之一人。某敢不鑽仰堅高，砥礪頑鈍，自求多益，無寡聞謏見之安；不在空言，作實踐真修之想。倘無藉、湜之叛去，尚望伊、顏之同歸。過此以還，若無斯報。《巽齋文集》卷二三。

通廬陵張宰啓

伏審拜恩九陛，宣化一同。墨綬銅章，分古者男邦之列爵；黃金鉉耳，見中興宰相之文孫。旌旆一臨，士民交慶。恭惟某官豈弟君子，文物世家，人甚稱於其門，才而將之以德。我有先正，國之元勳。留侯之國永存，爰及苗裔；魏公之笏猶在，何啻棠陰。若古象賢，不顯亦世，天昌其後，今見斯人。相傳宰天下之規模，何須縣譜；亟合班禁廷之清切，猶課民庸。睠言廬陵，昔號望邑。里中父老記承平之舊，相對顰眉；賢士大夫聞凋瘵之名，誰甘著脚。夫惟利器，不畏盤根。行將報政於數月之間，即看除書於九天之上。某受廛氓籍，遲次鄰封。昔令君偶誤所聞，俾鄉校共尸其事，非才有靦，求去無從。昨以直道不行同舍之間，於是數月自削公堂之迹。部使者不知其避席，方且進之；郡太守又重以移文，難乎去已。曾是窮鄉之晚學，久爲泮水之贅員，望履方新，寫心莫究。大夫可事而仁士與友，竊願師子貢之居邦；小人易使而君子愛人，或可親言游而學道。忻頌之至，齋宿以前。《巽齋文

代人賀劉後村啓

伏審進司東觀，入直北門。外貳卿班，裁郊廟朝廷之大禮；内陪經幄，繹道德仁義之微言。除書四傳，公論胥慶。蓋斯文關吾國之元氣，相與盛衰；有大儒負當世之重名，衆所伺望。地位願其得所，歲月幸其及時。若使王朝無與爲光華，而大篇短章，散落於江湖之上；天子不得聞議論，而寸心千古，孤往於畎畝之中。伊人何傷，有識竊歎。或者中外迂回其揚歷，於材品處置之乖違。雖鶴鳴豈隱於在皐，而鴻飛不可以遵渚。俯仰今昔，懷思老成，如用之有愜於衆心，縱晚矣尚觀其他日。恭惟某官天與間氣，代無幾人。山林滋久而學問深，大似考亭夫子之得力；門户不立而名節在，獨體元城先生之憂時。器大者其聲宏，膏沃者其光耀。今既家有後村之集，後將誰遜淳祐之文。然且循循焉不立異於衆人，休休焉若俟知於來哲，此其所得，夫豈易規！蟬蜕污濁之中，鵬運扶摇之上，迄膺簡記，峻陟清崇。人皆羨蓬萊瀛洲不啻之榮，公固有莘野傅巖未了之事。繇此厚君臣之契，居然副朝野之瞻。行矣即真，學士著稱於内相；進之有漸，秘書參預夫政機。某藐焉小生，好是懿德。自聞新命，屢復《緇衣》之詩；妄意舊名，猶存夾袋之字。其爲依嚮，莫究頌言。《巽齋文集》卷二三。

代答趙瑞州啓

自江以右，孰如道院之優；有地與鄰，不見富州之舊。歎補罅支傾之良苦，曾講信修睦之未遑，惠然先施，愧甚不敏。恭惟某官高風振俗，大雅不羣。鍾間氣於岷山，如唐太白；校秘書於天禄，即漢更生。上方選同姓以爲腹心，公獨以詞人而居岳牧。蓋今守土，即古維城。廣一家忠厚之傳，布千里中和之政。而況劍池丹井，宛有林泉幽曠之風；碧落翠微，超出簿書塵俗之外。公庭無訟，郡國亦山。於此一麾，猶有承平之盛觀；未容他所，得凝燕寢之清香。即報伯禽之政成，遄膺神爵之表選。某誤恩起廢，治劇無堪。爲齊都者有五人，獨牧芻之不得；知道州者須數輩，愧參錯之非才。幸擊柝之相聞，知睨柯之不遠。其及吾國幸而借君之餘，則於我民是亦其鄰之子。傾依實切，頌詠奚殫。

《巽齋文集》卷二三。

代答賀除漕啓

某比以試郡罔功，誤恩畀庾。材無所取，若爲出納之司；職思其憂，正痛公私之積。未遑請益，先辱貽緘。深惟朝家仁天下之心，首以民食重使臣之寄，雖有其他之兼領，要先爲是以司平。調度既

殷，儲藏斯罄。況山川之利既增其歲入，而閭閻之苦秖見其日深。茲惟火耕水耨之鄉，屢值天禍人饑之歲。無粟供壽昌之糴，何倉勞長孺之開，商旅不行，農末交病。思挽列城和氣，正須一道福星。宜得疏通練習之才，仍識本末源流之理，俾任斯責，來活我民。自顧無奇，未應承乏。連穡十萬，空懷舊日之廬陵；涸轍斗升，難激今朝之江水。瘝官是懼，受命若驚。是邦有大夫之賢，其言則仁人之利，暫安家食，猶軫時艱。愧綿力之無堪，感盛心之難稱。共惟某官兩朝舊德，一代名流。羽儀班行，自結九重之深眷；傲睨物表，乃今屢詔而不前。願言趣裝，以大用世。某受知夙昔，借潤年期。星紀迫元枵，自歎積虛之難實；歲旱作霖雨，公毋堅卧以爲高。仰望彌深，敷陳曷既。《巽齋文集》卷二三。

謝解啓

五詔爲賓興而下，有舊制存；多事軫才難之憂，非常歲比。豈伊庸譾，得玷選掄。恭惟宋有天下，以得賢爲邦家之基；士生聖時，多有志於君民之事。凡一時翱翔場屋之詞藝，皆後來掀揭宇宙之勳名。若吾邦有歐公以古文而魁天聖，觀其奏疏議論之偉，與其終身名節之高，流風尚存，後學增重。凡今挾策讀書以干進，亦願濟時行道以爲賢，科第何心，得失有命。靜念世道當艱難之會，豈其微生徼富貴之時。公私之痛不紓，内外之患層出，方意不調之瑟當改而更，可使中流之舟淪胥以敗，

自非有大抱負，不足與共事君。是以細書成文，當宁發歎。精鋭消藝能伏，特重惜於累年；根源正器識宏，深有期於今日。凡與斯選，必若而人。廟社有靈，會見俊奇之應運；君親在上，誰非忠孝以爲心。如某者天與迂疏，分甘卑賤。覆載之内，固不敢與世相忘；凡下之資，亦豈能在邦必達。杜門盡日，安分窮年。友生或以爲可親，時從講席；庠序亦畀之薄廩，稍濟清貧。又不自量其愚，亦投應試之牒，偶然幸得，敢以爲榮。深惟二日一日之書，爲之動色；豈以八邑萬人之衆，録此非才。僥倖至斯，省修知自。兹蓋伏遇某高科之彦，舉世所宗，綴鴛行之羽儀，分螺水之風月。方董司棘院，僉期新牓之得人；今暫屈竹符，又辱大賢之勸駕。爲時搜拔，著意吹噓。詩趣試官，知有餘杭貳車之韻；章薦多士，早辦古靈先生之心。而某昔以斐文，苟蒙知己，曾是函丈提撕之舊，得之糊名考校之間。郡官肯下布衣，此風不見久矣；人心各有公論，斯舉蓋謂當然。雖非所堪，幸不爲愧。雖南宫之去留未定，此身半屬於公家；惟素志於利禄甚輕，異時無忝於門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巽齋文集》卷二三。

登第謝啓

奏對疏庸，宜從顯黜；上恩寬大，猶置末科。静循叨忝之由，端出薦揚之賜，戴君之次，感德益深。竊惟朝家取人以文，姑曰因其表以信其裏；書生由學入仕，亦將隨所遇而究所施。如視此以爲平

生之榮，則幾何不負進士之目。試於策名之後，追念爲士之時。文史寄娛，莊生所謂南面之王不與易；藜藿取給，孟子嘗曰萬鍾於我又何加。安能高飛遠舉，不在人間；然而幼學壯行，無非天理。故近世儒宗初不廢舉業，謂名卿良相何嘗由異途。出處非我所私，行止則時之可。不敢逃此生於無用，是謂盡其命之當然；此義不明而禄是嗜，其於患得誠可憫傷。夢寐不清，長被榮枯之作祟；詩書何用，秖爲作合之良媒。初志既卑，後來可想。夫所樂非所性也，雖大功大烈猶不得已之爲，況能貴即能賤之，若一階一級又何足道之有。嘗以爲稷契伊周之業本第二義，而惜孔孟顔曾之學不盡見諸行。蓋向上更不容言，而成物亦我所願。此大《易》屯蒙以下之事，而《中庸》内外時措之宜。流而水，止而山，初無定質；油然雲，沛然雨，何病太虚。皆不爲則誰爲，謂之進斯進矣。顧如庸陋，無所覬覦。天嗇其才，不足奮發於趨事赴功之列；性局於隘，何以周旋於奉命承令之間。但可爲宇宙中一幸生之人，而自謂國家事何至屬於我。有如去年賓興之詔，備寫當宁才難之憂，非真能實藝無以副需，豈末學小生所敢望賦。猶以世爲士類，時在壯年。依稀赴舉之行，得之幸也；漫浪如京之役，出於偶然。旋叨奏籍之名，例拜出身之賜，惕然深省，報若爲圖。此去公家，即是委贄爲臣之始；從來一命，可辦濟人利物之心。須勉己之不能，以敬天之所付。遲之入選，假我閒居。親養得安，未奪斑衣之樂；吏事可學，尚無美錦之傷。惟胸中抱負之非奇，覺意外遭逢之太易，追惟奬借，允有依歸。兹蓋恭遇某官閒氣得天，盛名蓋世，凛凛著立朝之節，温温散闔郡之和。粹然端人正士之容，修己以敬；純以君子長者之道，近人而忠。更使廬陵，大明洛學。心傳古

聖，又逢今日之周、程；人得宗師，行見將來之楊、謝。相期此邦之意不淺，其爲後學之幸何多。某親炙非疏，受知已素。歌《鹿鳴》而勸駕，榮幸列於門生；侍燕坐以論文，分乃忘於民伍。於此認成就誘掖之美，非徒事貢舉故常之規。敢不永肩一心，益厲素志。雖甚不敏，已粗知理欲界限之分；惟謹自持，庶不在名教罪人之列。《巽齋文集》卷二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三一。

謝春牛啓　一

竊以人愛趙卿之日，何待送寒；天回昊帝之春，又催教稼。特枉象牛之惠，俯及受廛之氓。成毀須臾，多荷喚泥塗之夢；崎嶇窈窕，何時遂丘壑之懷。秖叙感悰，仰祈融照。《巽齋文集》卷二三。

謝春牛啓　二

土牛以送寒氣，喜花縣之先春；學稼不如老農，感萊田之非昔。賜之斯受，牽此何之。用子游刀，既許小人之學道；負陳相耒，更請一廛而爲氓。感負實深，融鑑幸甚。《巽齋文集》卷二三。

全宋文卷八〇〇五

歐陽守道 六

送倪秘監序 咸淳四年

咸淳戊辰春，天子趣新秘書監倪公于吉州〔一〕，歸侍講席，送客皆有詩，某獨無，至江亭舉酒爲公祝曰：自昔經筵多名儒，最盛於元祐，然往未嘗試民事。公爲天子牧小民有年矣，前日外郡四方水旱盜賊，願以上聞而不可者，今談經之次可言也。李文靖有人主少年之憂，今天子養德東宮，已周知天下事，然明主有絶人之資，則憂深思遠之士反危之。蓋人惟有所不知，一知則惕然以警，乃若無所不知，則有時無所不玩。古謂明主可爲忠言，亦難乎其言也。今之大患在民力竭。夫民力竭而上不知恤，其咎在上。今則不然，上非不恤也，而不得恤，則其咎何在？下之情不上達，上之澤不下流。此如人之身，腰腹之間有大積滯壅底焉，縱能飲能食，而不能化爲血氣以周流乎四肢百骸也，所飲食者適足以增益夫積滯壅底而已矣。身有此病，則飲食爲積滯壅底之資；國有此病，賦斂爲積滯壅底之

資。憶病未瘳也，善藥善醫比未猝得，亦須知其爲病而有憂焉，奈之何無憂之者？其家人親戚相與熟視，方且以其積滯壅底見於外而枵然大者，以爲膚革充盈也，而不知此所謂蠱也，告其人曰「君方患蠱」，則其人必諱。其人無諱猶可，爲諱與否在其人，愛之者必告之。天子與小民接，今不得如國初時矣，每大駕出，則都人士女盛服靚粧，焚香拜於道周，氣象熙然太平矣。吕文穆公有言，出都城外不十里，殍死者盈道，不可以乘輿所在，萬衆走集，便謂之富庶也。田里艱難，爲部使者、郡太守則知之，以嘗爲部使者、郡太守而勸講，則雖《無逸》之書、《七月》之詩猶未爲深切也，公必有以爲上深言之矣，請以是爲送公行。《巽齋文集》卷七。

〔一〕新：原作「親」，據文意改。倪普咸淳四年正月由吉州任上除秘書少監，見《南宋館閣續録》卷七。

送劉雲昭序

咸淳三年十月

劉雲昭，浙會稽山陰人也。二十年前，雲昭之父賓王爲江西縣官，官滿館於廬陵大家，歿不能歸葬，故雲昭久客於兹土。今年科舉，隆興會府試，遊學士往赴，得之賓王，文詞有楚詞、漢賦韻度，清麗可愛。既無禄，雲昭孑然漂泊，其不舍去詩書，轉徙就他業，固已難矣，科舉中選於數百人中，又甚難也。賓王歿時，寧望其子有今日哉？雲昭之文可以取一第而無以行，若使身爲吾里士著之人，

猶有貢莊續食之計，而鄉貢遠在會稽，吾里人罕與接者。若昔乃父所館之家縱助薄少，亦安能盡給千八百里往返費哉？雲昭來訪，色若有望於予之一言者。萬物皆有託，孤雲獨無依，雲昭之名與字，使逢靖節翁，徒能悲慨而已，予又安能爲雲昭重？雖然，世固有輕萬鎰之金而好一士者，顧其人足以當所施與否。國家立賢無方，浙東之人舉於江西如雲昭者無幾，身之空乏所爲之拂亂亦甚矣，天意其將就之乎？一舉發軔，前有脩程，雲昭勉之。當其人貧賤而施恩於無用之地，則必負知人之鑑者也。徒手姑出門，宜有慨然者書以遺雲昭。東南行有峻峭倚天曰文山，山中主人一字特出，向人曰，必得千金則一展看，又勝於衰翁此紙百倍也。咸淳丁卯十月十七日庚午，巽齋歐陽某序。《巽齋文集》卷七。

送梁主簿序

咸淳二年八月

梁君一清初調官得臨武縣主簿，將上來別，而曰：「介也昔在父兄之側，得見里之老師名儒從吾父兄延致者若干人，次第皆成名去，而介乃學試吏。當其留吾家時，固未嘗講及吏事，今欲問之，無所於問矣。獨先生家食，介也嘗望顏色，而恨昔者不在執經之列也，敢問爲吏當何如？」予告之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世之吏師號廉平循良有政事者，其初皆由小官發迹。當其爲小官時，豈人人有所受教也？「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十四字者，初學爲吏之本。主簿本職雖專在簿籍，升降户口，勾稽稅賦，然縣官無多員，既佐官長，則縣事凡皆與聞矣。事民事也，每事心

誠求之而已，吾子其毋曰未曉。吾子居鄉里，鄉里之細民休戚何嘗不接於耳目。乃若産税推割之不時，輸納銷注之不謹，重催白取，縣吏鄉胥出没賣弄於下，而有官君子漫不之省，書字紙尾，承符者持去，所至雞犬一空，拘纍其人，旬月不得脱，號訴若罔聞，知今歲甫了，來歲如故，甚者不家破身逃不已。吾子所親見若聞者何限，此弊雖不皆主簿，主簿獨得不任其咎哉？此特言本職事。又如邑以多事分委其佐，佐既受委，訟牒至前，裁決得專者十四五。民不幸有訟，望有官君子持曲直之平，而曲者卒得逞，直者卒負屈，甚者民命生死，懸於小官之刀筆，一誤終成大冤。吾子所親見若聞者又何限，吾子雖今日甫爲吏，竊想平居於此惻然哀矜，怫然疾惡之矣，人之受害與己之受害一也，異邦人之受害與己之鄉里親戚骨肉之受害一也，平居之所哀矜、之所疾惡，今日惟恐人於我受此害，惟恐我貽此害於人，而每事盡心焉，如此而不得自附於廉平循良有政事之吏，吾不信也，如此而不得見知於廉平循良之吏，吾亦不信也。臨堂桂陽之屬邑，由漢至今多賢守長，遺事有傳，可爲師法，民淳朴有古風，而聞其多貧薄，少大家。吾子雖一邑佐，其亦深念之。夫初試吏而有賢名，他日何患仕之不進。今如爲高者之操，基址堅密數仞可也。《詩》曰：「自求多福。」咸淳二年秋八月二十七日，廬陵歐陽某序。《巽齋文集》卷七。

送王保義序

寶祐四年五月

昔漢王仲卿得罪死，妻子徙合浦，其後當國者白其冤，徙居許歸太山居故，太山太守爲盡贖還田宅。其未歸時已爲富人，蓋合浦產珠，手取得數百萬產也。今保義郎王君豈其苗裔歟？何其坐父謫徙十有餘年，雖冤白而一貧乃不自振也？據其自云，父諱顯文，登寶慶丙戌第，仕至監左藏庫，後坐僞銀事羈平江，妻子得從行，田宅皆没官；此年昭雪，而左藏亡矣，君故以祖澤得武爵，今雖叙復，而不參注，奉其母之四方，幸父故人哀己者偶在當路，則就攝官，以苟微廩，而又苦數奇，往往席未煖去。近之廬山，持古心江先生書過予，予讀之惘然思所以爲地而不得也。君亦知予思爲地而不得，非夫可以爲地而故不恤者。留數日別去，因問其所居鄉里，則故括蒼人，而父始家天台城中，得罪時身年幼，今不復憶天台矣。因告之曰：君盍迤邐歸乎？《易》曰：「傷於外者必反於家。」《詩》之《黄鳥》曰「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君之宗族雖非其舊，而天台今有名世大賢，予嘗事之江湖間，予觀其所至，恤貧拯困，爲民父母，君若歸而以此情告，安知此先生不愍然爲君地乎？君先人所坐事，予不能知其詳，徒據君所云如此，予猶未敢輕信，故亦不欲以此先生氏號告君也。君果家天台，則歸當自知之，而此先生必熟知君家禍之首末，出予此序以呈，萬一有遇也，予不敢預必所知者，此先生不忍人之心，蓋所在見之矣。寶祐四年五月十五日，廬陵歐陽某序。《巽齋文

集》卷七。

送劉大臨序

永豐劉氏子棨入郡城從予學，遂寓於予屋之左，爲鄰三年。其字大臨，予以爲取義無所，欲與更之而未暇爲説也。今以其邑推排田産賦税而歸，别且請曰：「先生何以教棨？棨畢事而再來，須數十日，今願有聞，以爲此數十日之所請事。」予告之曰：大臨，爾數十日即田産賦税之推排而學焉，何用置此而他問乎？且吾子家有常産，而歲收與輸官一惟幹僕之委，負篋吾門，曰讀書而已，焉有讀書而盡付家事於不理也？年今長矣，學理家事，則他日舉進士可以居官，安知吾子不有四方之役乎？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田産賦税，民事之大者也。今之奉州家檄，推排於吾子之鄉都者，亦吾子之師矣。何事非學，師安能一一指教？儻有志焉，則畎畝間若等第、若丈尺者，吾心目當用之處。吾見今之税家子弟，但知食粟，當其逸居固不足以負荷先業，偶然出任人事，茫無所措，此等可憫笑者何限。吾子勿謂今日辭我而歸，收束詩書，便無日益，合念若曉推排，正一大益也。吾子累世田産，想賦税皆古額，無甚欺隱漏落之弊，如其有之，從今日得一番公私分曉，乃是爲良民者之幸。官若有命，宜敬聽焉，勿以爲厲己也。然吾子未嘗經歷人事，此歸得了自家可矣，毋與他人；若與他人，則己所不能，必納敗闕，謹之謹之！歐陽某書。《巽齋文集》卷七。

送黃信叔序

新昌黃信叔與予處數月，予日與之言。予能言，信叔能聽，信叔能問，予能答，殊相發也。將歸，又請曰：「願有聞。」予乃恍然不知所以告也，復留兩日以待，予卒無以告也，則謂之曰：子知予之無以告者乎？予前者有知，今者迷乎？予前者能言，今者瘖乎？夫予駭於子之問，故重其告；重其告，故卒無以告。雖然，子以予之無以告者熟思之，當賢於有以告也。前日從容之言，皆即事即物也，故言終日而不窮；今日不就無事物之可因，而欲特言所未嘗言，以庶幾慰子有所得而後歸之望。嗚呼，其何言哉！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曰伊尹。居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聖賢所謂道如此，通天下愚夫愚婦與知與能，未聞他有所謂道，一二人可以特相授受而擅之以名家也。前日鄰邑有某氏子者過予，坐甫定，則談理學，出入乎儒先語録者蓋數十氏，予不應，徐語之曰：「子若生濂溪周子之前，則如之何？」夫生夫濂溪周子之前者，世無語録也，而如周子者得於何所口傳耳授哉？二程知之，故皆終身不多道周子之語，而學其所學，卒以大合。周之得爲周，程之得爲程者如彼也。今吾子生語録之世，一出言則本語録，豈徒不得爲先儒，將不得爲吾子矣。何也？并吾子之身心皆非吾子所自有也。若然者，吾將名之曰巫覡之學。夫巫覡託神以與人言，不知其爲神爲託歟〔一〕？

抑託於神歟？俟其神氣甦醒，而復問之，則曰吾不知適何言矣。故身心者我之身心，實知、實行、實得、實用，不如此者，託於人與爲人所託者也。自唐而上，若晉、若漢，士之學雖各有弊，然其爲之也亦各盡其心思，猶未至一切委其口耳於他人也。今書肆之書易得，有銅錢數百即可得語録若干家，取視之，編類整整，欲言性，性之言千萬，欲言仁，仁之言千萬。而又風氣日薄，機警巧慧之子所在不絶産，被以學子之服，而讀四書數葉之書，則相逢語太極矣。自先聖所删定詩書已有置之不讀，蓋無問其他，而理學自命者，簞食豆羹見於色可也，乞墦餘而歸，不羞其妻妾可也，殺越人于貨可也。嗚呼，其不爲俗化一大厄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予之不敏，不足進於學，而不爲己躬行，亦竊恥之。幽居少事時，自循省平生罪悔，往不可追，獨幸而無目前之過，則掩卷沉思間，亦窺見天地聖賢之心於言語文字之表，若收拾餘年，稍不愧於三代南畝之民，則幸甚矣，學不敢言也。信叔不遠四五百里，從予於桑麻間，坐卧一室，書卷左右，與同舍言，惟存寄食於吾厨，羹藜飯糗或日昃不至，相與安之，破屋穿漏，值半歲多雨，几席沾潤，無厭色，此意豈有爲哉？親命之歸，則惠予詩，依依而不忍遽别，予亦爲之黯然。嗟乎！子歸矣，有吾孔子之書在。以予觀子既有意爲己躬行者，即此而加之意焉，將惟日不足，而又何異聞知之。於其行也，姑書所與語者以贈，而其中偶及於俗化之云云者。吁，言人之過矣，然吾黨不可以胥溺，故私告及焉，而幸勿以示他人也。《巽齋文集》卷七。

〔一〕爲託：疑當作「所託」。

贈鄧山人序

古人制祭祀之禮，其初必有深知鬼神之情狀者，不然，則其所薦於其所嗜，其所向於其所在，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間有出於事生事存之外，不可盡以事生嗜好居處推者，夫豈意有所則哉？廟之用釁與求神於祊之類是已。鄧慧觀至人家，輒能見人之先靈，予欲驗其信否，一日試與俱往七八家，無不見者。其言丈夫之位行，婦人之姓氏，與其容貌衣冠、言笑教戒，子孫聽之，未有不泫然者也。至於教戒之辭，則率爲勸善禁惡之辭，人有隱微之惡，亦能指實明告，責以不可滋長，以取譴造物，妨絶宗祀，則未有不聳然者。予問慧觀何以然，所傳何術，曰：「安得有術，他人不見而我獨見，正自不知其故耳。」人屈之往，亦殊不樂，與之錢，亦間能辭不取。自謂居家耕田爲業，不以此爲利也。又問可授之子孫乎？則茫然曰：「予何説以傳之？」嗚呼！予觀慧觀樸甚，言語拙納，字文亦未盡通，參之《漢書》，所謂民之齊肅聰明，精采不貳，神或降之，聖人制祭祀，則使爲壇位者皆所不類，而能如此，豈樸於外乃所以爲明於中乎？吕雉、田蚡將終，皆有視鬼者，見趙王如意、竇嬰、灌夫執之不置，與《左傳》載申生事同。彼則屈也，非慧觀比。石勒時，有僧圖澄掌中見鬼神，慧觀或似之。其命名曰慧觀，豈佛者之徒與？是皆非予所知。惟其語可聽，使人凛然思鬼神之德，洋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則一念之動，戒謹恐懼，而不敢肆，可謂有助於人而無惡於世矣。其歸也，爲序以贈之。《巽齋文集》卷七。

贈福上人序

寶祐五年二月

福上人以《竹房吟卷》示予，而問曰：「予從士大夫游，多言僧詩宜脱去蔬筍氣，君以爲何如？」予曰：此評出於吾家六一翁。雖然，前爲惠勤一人言也。勤捨孤山西湖，遠游京師，久之其風味固應有此，亦不謂僧皆當如此也。詩各從本色自佳，今使山林高人强説富貴，豈惟不能，亦不願。若紈綺子弟作窮淡語，縱使道得，亦料想也。蔬筍僧詩正味，何必他脱去耶？且非特僧詩，吾輩正患不蔬筍，如蔬筍其何潔如之？屈騷蘭、陶詩菊，讀之直作蘭菊氣，亦各從其嗜好發出也。絶頂新秋之章，僧家絶唱。福上人既摘「竹房」二字自號矣，予讀卷中山宿溪宿之作，便恍然如身歷其間，而上人能道者予不能道也。使上人遂得翠微深穩處宴坐一室，而塵緣酬應之作盡罷，則高標幽韻，豈特傑出四五百年吟僧，向上佛祖當别有點頭處也。寶祐五年二月六日，廬陵歐陽某書。《巽齋文集》卷七。

贈了敬序

往年予長嶽麓，山中碑十餘，尋其差古者，其一記國初初建書院，一李北海開元中爲僧寺撰，其一名某，念唐末五季湖南編户風化凌夷，習俗暴惡，思見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類，凡所營度，多出其手。時經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師而負以歸，士得屋以居，得書以讀，其後版圖入職方，而書院因襲增拓至今。予讀此，甚善二僧之用心與予同，讀者乃笑之，若謂此碑爲不足存。嗟乎！自白鹿洞諸書院經近世諸大賢主張扶植，必推本其初爲何人之居，出何時之意，後雖有述，而始作之善不可没也。智璿若某二僧者生於彼時，同時有位與力過二僧者何限，彼不爲此舉，而此爲之，豈不大可嘉哉！獨以其僧也，而今置之不道，其亦不得爲公也已。吾州萬安縣有僧寺在韶山，曰了敬者，其徒目爲雲壑上人，邑之聞士賴子平、劉元芳與上人爲方外友，而上人爲之築讀書堂於寺之隙地，求予書堂扁，不遠二三百里而來，留十餘日而不厭，此豈尋常僧家干求所可比？惜予不能作大字，書岳麓故事遺之。上人有詩質予，其言心性多先儒語録中語，然則築堂之意固有在矣。《巽齋文集》卷七。

贈郭元吉序

鄭季咸善相人，而旬日之間，見季咸者皆走。何必季咸？曰某人死、某人死，而見郭元吉者亦走矣。郭精《易》，不幸屢中，然走者亦可笑。古人云：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范文子祈死，哭嗣祖者以其死爲福，吳中高士至求死不得，死政自難，彼走者獨安所避死？小人幽慘不自知，我歌相鼠，不遄何待，君子聞道於天，順俟不貳，其自知久矣，奈何以此懼之？管輅嘗恨不壽，景純臨卦得終，卜人者不自卜，予將夢豫且焉。元吉聞吾言，變色起，予拊掌曰：季咸走矣！《巽齋文集》卷七。

送陳駐泊序　咸淳五年十二月

今之醫不知古有《難經》《素問》者十之八九，陰陽五行之理蓋懵然矣。藥方不過數十，藥品亦不過數十，視其篋之所有，顛倒用之。幸而求醫者命不死，爲醫者命當通，則如是亦足以愈病，人隨聲稱道之，其受誤夭折者無數，曰：醫何罪？彼命盡也，醫既自恕，人亦無責。予嘗見一人求醫，醫至不肯用。或問其故，對曰：「彼未必善醫，而我善相。我見其面有殺氣，不敢於彼手納命也。」

噫！醫不知脉，不知方，而求愈人病於幸中，此手不持刃之屠伯爾。竊意世之志於活人者倘肯爲醫，必多讀古書，而多讀者必山林之士，予不敢以此望於廛市間也。安福陳濟庵之爲醫，近諸公間多稱之者。前年親見其療廬陵宰，蓋其病數種，若不可爲，君曰：「不可惑也，吾療其一而已矣。」其一愈，數者牽連皆愈。予亦以予病問焉，君曰：「證頗與宰同，然子將對一證用一藥耶？若爾，吾不能，吾又療其一而已矣。少頃藥力至，常脉復，療者固療，不療者亦療，自有同時俱愈之理，而子不知也。」予心是之，及效果然。君之用藥不盡守古方，或損或益，惟意所去取，而告人則曰：「古方無不佳者，然人各一病，所感不同，病或久近，傳變復異，使古醫在此，亦必隨時處之，安得以療甲療乙哉？」是大有理。比薦與一故人，其人平安無恙，隨宜酬待之，未甚異之也。會其族一婦人病死將斂矣，遣往視之，君曰：「一部脉猶活，未死也。」與藥，灌一服而甦，家人大喜，將以厚禮謝之，君曰：「未也，可活數月，然須市藥修合，及時亟救之，少緩則前病再作，無如之何。」脩合者不盡如君説，活僅六十日，予故人告予以爲神。咸淳五年十二月初七日，廬陵面墻翁歐陽某書。《巽齋文集》卷七。

送譚道士歸湘西序

寶祐二年六月

予欲與道士譚君享夫言《大學》，旁人得無怪予矣乎。噫！予可言，譚君可聽也。君昔學於孔、

孟，去而之老、莊。其之老、莊也，視老、莊之徒不屑也，則將歸而之孔、孟。自其未歸言之，當名君爲畔。雖然，李陵晚年倘不手循辮髮，曰吾已變服，不堪再辱，則隴西諸族其終恥之乎？夫君中去而之老、莊，其心尚諒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前日蓋未知止爾，若知道至於孔、孟止矣，君復何之？惟未知止，故以爲廣居正位，大道猶有外也，出而求之，此雖前輩間亦不免，而終以畔坐享夫。君之今日，真可與爲吾黨矣。蓋既出而求之無有也，則其歸心純一，無復外馳，靜安慮得，君雖老尚可望也。夫今之爲老莊之徒者，又不得謂之老莊，宜君之不屑也。君浮游四方，多識前輩，今還長沙，寓城中壽星觀，則數涉江訪予於嶽麓書院。其言曰：「予嗜讀書，然自爲道士，力不能養一僮，故書亦不自隨，隨寓借讀而已。今老矣，勢不能復客於諸公，惟往來書院，聽講論之餘，亦足以樂也，而數涉江良苦，願爲我謀之。」予曰：予安能爲君謀，君盍往告漕帥荆溪先生乎？書院之左萬壽道宮在焉。書院新闢一逕，直蒼莨谷，以道宮之在其上也，名其逕之亭曰歸儒，於是數月矣。君若老於此宮，而應此名，無與彼事，而惟此名之思也，亦足以遂君之志矣。道術裂二千年將合，合必自茲逕始。寶祐甲寅夏六月哉生明，廬陵歐陽守道序。《巽齋文集》卷八。

全宋文卷八〇〇六

歐陽守道 七

贈周生序

吾鄉有爲儒家製冠者曰周生，繪楊誠齋、東山二父子像而日拜之。古心江先生來守郡，非有私惠於生也，先生去十有餘年，生每語及之，則聳然拱手起立。予數見之矣，未嘗夷踞而語先生也。康敬齋之葬，予實狀其行以告古心求銘，生得而讀之慰甚，在敬齋墓所向予磬折不能已。生也豈非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哉！觀生所好，知生所惡也。所惡生固深言也。然而其人不在生所好之列，是不言猶言也。生製冠以給朝夕，無贏餘之求，其心閒而不亂，故好惡無私，推其向背，有見賢思齊、見不善而内自省之意焉。他日生求予詩，予作《君子正冠》三章以遺之。其詩曰：「君子正冠，聰爾耳兮。爾耳不聰，易人之臧否兮，冠者爾恥兮。君子正冠，明爾目兮。爾目不明，易人之慝淑兮，冠者爾辱兮。君子正冠，公爾口兮。爾口不公，易人之賢否兮，冠者爾醜兮。」生所居去吾家五里，而時

一過予，予未易得此於生也，復爲書此。嗚呼！予至於懼生之好予不終，則予之兢兢甚矣。《巽齋文集》卷八。

送歐陽山人序

卜地葬親，人子大事，而儒者與術家所云或不盡信，近世朱文公獨從之。至於江西業此術之衆，則又奏之奏疏，其於寧親薦後至拳拳也。妄意富與貴於葬親之時，是誠何心？然使體魄得安，子孫綿遠，則非特存者此心，逝者亦此心也。盡存者之心，體逝者之心，猶恐有誤，如之何而忽之？予同姓賓鄉，家同邑之宣溪，蓋刻意於此者，暇日來訪，與之周視先塋訖事，言曰：「君家子孫貧賤，無能愈於今日；若節春秋樽酒貳簋展墓而返，則亦世有人也。」予謝曰：得此足矣！別去，書以送之。《巽齋文集》卷八。

送劉雷震入太學序

予行次東岡，友兄劉成季爲予言監補榜至同姓復可，今以雷震名中選矣。復可赴試時過予而後行，今聞其中，喜可知也。復可未歸，予留成季家三日，今日過復可叔祖叔秀，則聞復可在吾郡城中

矣，吾與姪演如潭，不能待也。復可向留吾齋日久，今將入天子之學，愛之能無告？予十餘歲時，受書父兄之側，則知漢董仲舒所謂太學賢士之關矣，心以爲太學所養必皆天下之賢士，甚向之。後見唐何蕃正色叱六館士，何爲蕃者一而蕃之外如彼？甚矣，使人爲縫掖短氣也。然則我朝之學果有異於漢、唐之學乎？唐如彼漢仲舒所云，又方言之，而未有其地與其人，是千百年間使人望於太學者甚輕，不輕而重，則予於我朝望之切矣。然三百年間，士之出其中者又何可以一言斷？是太學不能成就天下之士，士之有成就，必自愛而後可。向時予數故舊在太學間，謂予言齋舍讀書之暇甚少，予駭問其故，曰：「讀書毋於齋舍乎望也？四方望京師遠者數千百里，廬陵非甚遠，猶千七百里，每一往返，費日蓋兩月矣。至而留焉，有應試之費日，有謁報之費日，有游宴之費日。應試强於師者也，謁報游宴强於友者也。三費日之外，澄心静念以親書卷者無幾，然而不得親吾聖人之書，而不得不親所謂時文之學者又十分常七八，是豈吾所願學哉？不可以已也。」予聞斯語而悲之。今復可年甚少，讀書無已處，而在復可則如食方舉匕時也，日力奪於彼得無憂乎？雖然，在人而已。應試不可以已，此外掩關安坐，惟聖人之書是親，又誰得而奪之？天之賦人以才，將以何爲？忍小用之，是自賊也。太學造士之法今固不古，然原國家立此之初意，豈使我取聲名、得官爵而已哉！負國家立此之初意，則又不特自賊而已，是將使國家遂無可恃以造士之地，其罪何如哉！予愛復可以少年而入此，又懼復可萬一爲此奪，不得終其慕向實學之本心也，偶留叔秀小齋，案上有硯墨筆紙，故書此寄才甫兄弟，使候其歸而以送之，以見予區區愛助之心焉。《巽齋文集》卷八。

送卜葬者覃生歸寧都序

淳祐九年

程子言，親有疾，委之庸醫，爲不慈不孝。夫人子不可以不知醫，而親没卜葬，其事尤重，委之庸卜可乎？朱子謂古人葬皆取决於卜，今人不曉卜法，只得從俗用術家擇之。愚謂術有疏密，擇葬地而術疏，猶之庸醫也。醫不皆庸，因一庸者而盡謂天下無醫，不可也。人子當知醫，此語有二義。證治略通大概，不致爲庸醫之所誤，一也；業醫者不一，平日與之接識，且以所見聞劑量其高下，二也。不幸親没而葬，所用術家亦猶是矣。古人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况安厝之所而可以容悔乎？親存而安其體，親没而安其體，擇醫擇卜，求安一也。嗚呼！人子當親安時，誠於兹事諱道，不幸有變，親友各薦所知，雜然至前，非能知其所使也，外惑於薦者之所主，内迫日月之定制，而所謂地理又非己之所素講求，其不誤難矣哉！覃雲甫之術，後林先生李侯敬愛之。某於雲甫無一日之雅，幸而得之以安予親者，侯之使來也。侯之學無所不通，雲甫受知於侯，則所挾可知矣。雲甫非借侯以爲重，而某又非徒信侯之一言者，聽其議論，觀其指畫，有契於人心，而又感其爲予盡心也，於其行也，序以贈之。嗚呼！予衰絰中，敢文乎哉？然亦告夫人必誠必信之説而已。淳祐己酉。《巽齋文集》卷八。

送王槐城序

國用分教古洪，借其媚家吳氏舟以往。國用登舟，予送之。國用視所携具，不能稱舟所容之十一，而悔曰：「予何爲借是！予川行五百里爾，而篙師櫂卒之費爲錢六十千。」又懼舟之太輕，反以取危也，則取凡重滯之物實之而後敢行。予謂之曰：君獨知借舟也乎？官亦借也。物以舟載，猶志以位行也。世之王公大人志不足而位有餘者，甚於君之借舟幾倍矣，而未嘗自顧所有不能稱位所容之十一也。君舟之虚費，君自任之而悔，彼位之虚費，國任之，民任之，彼豈有悔也乎？彼又豈懼位爲人不稱而反以取危乎？故愚以謂道足以福天下然後不可以無公相之位，澤足以被郡縣然後不可以無守宰之位。借彼之官，行我之志，不可以非所借而借也。如君者借舟則已侈，借官則已廉，以君之材而收科十有四年，尚方再爲郡博士。郡博士名雖尊，所職不出乎諸生之課試，其於千里政教之大者了無與也，然以其借之廉也，故旁觀爲君屈而君無愧。願君遂以借舟推之，益拓吾之所行，而不使他日有虚位，且不以虚費累國與民如今日之於篙師櫂卒也。位與人稱而不取危也，雖貴極人爵，可以若固有之，而孰以虚借罪君乎？雖然，尚有説以進君。舟以載物也，既登陸，雖量容萬斛，吾不顧矣。世豈有愛舟而不忍舍者，位以行志也。志以行，舍位而去之，古賢皆然也。後世則有得位而不肯釋者焉，何哉？彼不識勞逸也。量容萬斛之舟雖安，吾以行川故用之，孰與

吾平地宮室環堵而尤安也。貴窮人爵之位雖尊，吾以行志故藉之，孰與吾不願乎其外者之尤尊也。士有行而至欲得位也，猶其欲得舟也，在舟勞，舍舟逸矣。然則他日幸而志行，軒冕猶足久戀乎哉？噫！君方爲郡博士，而予言及此，亦可謂早計也夫！《巽齋文集》卷九。

送趙仕可序

予友趙仕可爲宜春獄掾，旬月必有書寄予。其推鞫判擬間，於獄成，録其副與書俱至，曰：「某於職事盡心焉耳矣，求以無負夙昔之所聞，而俱未能也。」予讀之，見仕可不負掾，宜春之獄經仕可手者，其庶幾不冤乎！仕可父在時多施藥，其傅杖瘡者藥至痛止，所居近縣破膚流血者日扶曳其門。仕可登科，人多稱其父陰德之報。予以詩送仕可與新昌尉，首舉是事告之，曰：爾父愍人善心如此，今爾居官，一筆撻可輕用乎？仕可服而行之，今爲獄掾，能以忠懇得囚之情，其爲奸欺者其聰明亦足以察之。予愛仕可之切，吉、袁間人士往來，予未嘗不問，告予以仕可所爲者無異辭也。袁人知仕可從予學，仕可無怨於袁人，予心亦稍慰矣。然仕可雖宗室子，發迹書生，一寒無援，家又無升合之田，居官得俸，入纔支出，官滿日歸，依然故貧。數其登科之歲，於今且十有四年，其不能無望於寸進，固人情也，故書來時時相訴以脱選之難，而頗有望於衰老無用之人，以爲是嘗有列於朝，在廷諸老與外之州牧侯伯或頗有雅故，可以吹噓而薦送之者，求一言以轉道姓名與其平生之志業。噫！仕可

求於我，疏矣。以予之生硬崛强，使向時不僥倖際遇特恩改秩，則雖以一階初品没予齒可也，曾是不能自爲身謀者，而能宛轉爲朋友覓舉狀乎？且予豈特於此不能哉？直甚恥之。已之所恥，亦願爲朋友惜此恥。官可不改，而俯仰歸投不可爲也。國家立法，選人必受舉而後改官，所以厲其職業，服勤所事，求爲可知也。如舉狀必待求而得，則亦不足貴矣。予以是辭仕可甚峻，而勉仕可愈力。仕可之季弟良可告予曰：「先生之訓正理也，顧今之求舉者滔滔皆是，前輩文集中爲人作求舉書者多矣，世皆不以爲罪，先生若爲吾兄才不足以字民，則豈惟不當改秩，雖今獄掾不當爲也。吾兄之廉勤明恕，先生知之矣，使少進於今，濟人及物之心事又將有所施，忍不借一語之助，拔而出之乎？不然，其猶慮吾兄之易所守，負所學，以辱舉主乎？今者吾兄使某請得一書以告刑部文郎中也，刑部嘗知吾兄，而獄官正其所隸，此書而不與，某兄弟其何所獲罪？」予無以對。雖然，予之不能爲此書不可强也，次序其語，歸之仕可，使緣爲書以請焉。仕可可舉之，此在文君而非爲僭也；不可舉而舉，其不肯也；可舉而不舉，其不忍也；餘則非予所知。或者文君方舉官，猶有待於他日也。予固欠文君書隔歲者，負罪放逐之人，不敢以書入國門爾。《巽齋文集》卷九。

送鍾煥甫序

永新鍾君煥甫訪別，問所往，曰：「往見宏齋先生。蓋聞先生教人，使之自見本心，其著之於講

說甚備，而予猶謂不端拜座下，睹先生之光明，無以發我心之光明也。我之望於先生大矣。」予驚曰：光明在子，乃欲睹先生之光明以發己，然則先生之光明子不有以受之耶？夫發在先生，而受在子，然則受者爲主也。子於受時觀之，此即子之至虛至靈至光明者也。太虛之中，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先儒謂月本無光，受日之光。竊嘗思之，既曰能受則光之質固在月矣，置鑑於日中，日光射之，鑑之列影滿室，使置他銅，日光固不入也。然則光之質固在鑑也，而況月乎？夫先生之教人，不能與人以光明，能指示人以皆有光明，則是不惟待學者以受光之月也。乃謂人人皆赫然當空之日，夫豈惟先生，將自古聖賢之待學者，所有與己全同，不待我之分毫假借也。雖然，子方往見而予言，此子若誤認予言，是謂予告子可以往可以無往也，非也。今子必往，往則親先生之光明，而反之於心，曰，先生人也，我亦人也，我之光明何以不與先生若？然後歸而盡取先生之書讀之，以尋先生之教人所以去外翳而視全體者。夫光明誠在子，能若此，則是以先生之光明之大全者準己也。光明有分毫之不及先生，是以必有翳之者分毫不去也。子以先生之光明何如耶？先生今爲天下之老，平生大節瑩無纖瑕，德業文章可以炳然照後世，此何從來也？《易》之《晉》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明德不自昭而誰爲昭之哉？至於《升》曰：「利見大人，南征吉。」子之往，所謂利見大人矣。南，離明之地也，子之名從日從丙，自昭明德而南征吉，具是義矣。予故兩舉其象語以送之。

《巽齋文集》卷九。

贈朱月窗序

吉水朱月窗用《白顧書》談命與尋常術家絶異。予所聞命術多矣，此則未之聞也，不知《白顧書》何人作。既探索五行幽隱如此，何以不傳於人？不知月窗何以獨得之。月窗初入文山盤之中，盤之中主人爲校其書而序之以寄予，曰：「此當在《太乙統紀》之上。《太乙統紀》雖精，必得此法乃活。」予驚焉，留月窗踰月，以所記賢愚貴賤貧富壽夭之命百數十雜然試之，月窗俯首默思，俄頃間較量剖析皆如熟見其人，有不中者寡矣。談命至此，真當爲諸説之冠。顧月窗足未出郡境，今之知之者少，故予亦得以淹留之。若盤之中主人之序一出，月窗聲名焱起，予欲與之縱言不可得矣。其説大概生旺、禄馬、官福、財貴，或有所不取，而空亡、戰克、刑害、鬼劫乃有時而爲用，虚者實，實者虚，有者無，無者有，有往有復，有散有聚，有分有合，脱去故常而後變化出焉。蓋自一奇一耦錯而爲八卦，重而爲六十四，該天地萬物之理。命以十干十二支配合於年月日時亦如之，其數極一百三萬六千八百，是一百三萬六千八百者在一百三十期中，乃一百二十六年各爲一造化，而無一相似。雖然，陰陽之運日新，然大數亦在是矣。如又以時之初中末數之，則三倍於此，但人之生無能盡記時之初中末者，故亦容有不盡驗，而非其術之不能該也。今人見生旺、禄馬、官福、財貴即謂之吉，而不知吉中之凶；見空亡、戰克、刑害、鬼劫即謂之凶，而不知凶中之吉。此執滯之見耳，若千萬千百之

中未足以得一二，而何以曲盡變化乎？月窗之說如此，非月窗獨能也，其書他人所無也。書今爲盤之中主人所留，予稍暇當往觀焉，樂以忘憂，是亦一助。《巽齋文集》卷九。

送孫伯寅序

淳祐元年十月

淳祐辛丑十月望，予蚤作，有叩吾門者，曰富川孫某，願白事。亟肅之，問其字曰伯寅，貌聲甚哀，視其服衰也。曰：「某不能子，二親逝不能葬，弟洎妹又逝。家四喪焉，不敢死，以有大事也。歲月且久，幸仁人戚之，其有能使安於窀穸。」言已泫然以涕。予弔之既，則謂之曰：「君毋乃即富而仁者謀焉，貧者無以仁也若何？」君曰：「吾無望君，人與君厚者，我將往訴之，冀君一言焉。」予曰：「君以誠感人，以仁遇誠，與仁一也。土石之無情也，天地造物之不可測也。以悲以泣，城頹石裂，六月而霜者，誠之至也。《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人同一初，而爲形骸所隔，故休戚有不相謀。及其悲傷慘戚，一有所接，目不及注視，耳不及傾聽，亟往救之，不顧顛踣，此獨何哉？當此一時，形骸更無與隔。蓋所謂同一初者，至此最易認，顧君所感之誠何如爾。人有難動者乎？誰非人子，誰非人兄弟乎？然予尚有一說。昨與朋游閒談孟子所論四端，愚因言曰，端者自性而情，第一念也。情出於性，方第一念無不善者，第二念然後有善有不善。只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怛隱痛，今人遇物之可哀者初念皆然；少焉略有轉移，漸見

彼無與於己之狀，則不恤矣，於此始有充與不充之判。故端也者，未有轉移之時也，君盍迎其端？予前之說君感人之事，予後之說人應君之事，令夫君純乎至哀之誠，則人亦純乎相哀之誠。君行矣，盡君之所以感之者而已矣，予言無以加也。同一初者天也，方發之第一念者亦天也，毋恃予言，君其恃天。」《巽齋文集》卷九。

送陳子究序

永豐陳子子究過我，出其文一巨編，且以蕭大山贈言爲予告。大山之言曰：「清者文，生生之源也。古人以清得名，亦以清得貧。清貧之禍小，清名之福大。且懼子究阨於貧而文，生生之不俊，故予之說以壯子究之心，而奪其羈窮無聊之態。」大山愛子究厚矣。愚謂常人以外物有無豐嗇爲貧富，文之所謂貧富，不然也。天地之生物不窮，而人之賦分有限。自祿萬鍾以降，至於閭閻農賈貴賤不侔，苟其用物宏而取數多，則世均以爲富矣，閭閻農賈之富未矣。祿萬鍾者，吾未見其果不貧也。貧富何以異？有與無之相形耳。老蘇有言：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今吾一世有彼之所無，豈不足以高視一世？夫此固吾之所謂富也。不得吾之富者，雖祿萬鍾，吾猶貧之，以此視彼不優乎哉！天地至清之氣常靳於與，千百億萬之中得之者不一二，甚者曠世代而無人。幸而一人焉得之，則天地之所有將盡捐之斯人，而無所遺欠，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有形有色，有象

有數，皆將奄而有之，外以供其耳目，内以發其心思，出其緒餘爲言語文章，而天下後世金玉之。蓋文人之富如此。是故有千百億兆之所無，富冠乎千百歲之上下矣。富冠乎千百億兆，且千百歲上下，而餘芳遺韻又將流之無窮，愈遠而彌昌，則是富也，天地不以輕與固宜，而人亦孰可以當此與者？故曰：多文以爲富，非夫用物宏而取數多之爲富也。吾子究之文，其富於清者歟？富於世人之所謂富乎哉？何千金之璧之不貴，而戚於一瓦缶之未得也？誠使子究即日禄萬鍾，資生通用之具累不窮之積，充牣其家，而奪其胸中之所有，使昭昭者憒焉，皓皓者滓焉，沈酣於富貴利達之場，以消盡詩書道德之味，吾知子究愈戚戚矣。彼此各一貧富也，愚言之是與否，子究他日並以諗諸大山。《巽齋文集》卷九。

送術士羅師禹序

里中有羅師禹，以言命爲古心江先生所知，而吾州之知有師禹者十無一二。士大夫官吾州，或知師禹而不能致，而師禹亦不泛焉求之於所不知。歲二月，訪某於天牖，遽曰：「予願見通守應侯、令君，君張侯久，今二侯倅於是，若以一言爲我先容。」某曰：「予廛民，廛民而子欲使奉書於通守、令君，以薦言命之士，可不可也？且二侯有富貴命，無富貴心，子將何以動之？雖然，請與子言，予言命優於子。夫富貴外物也，而觀其所容，容有分限，不容則溢。今二侯圭組鐘鼎累世矣，玉堂金馬即日

矣，而謙和豈弟，即之也温，如未嘗富貴者也，則所容豈有量哉！命非予所知也，則惟賢者宜富宜貴。天固以富貴與賢者，國家以富貴待賢者，富貴非賢者而誰也？二侯無富貴心，未必與子言命。雖然，予於二侯以其賢，子於二侯以其天，不可以予説廢子説，子行矣！」師禹行。《巽齋文集》卷九。

全宋文卷八〇〇七

歐陽守道　八

送胡素行赴省序

景定五年正月

廬陵郡上胡夢高素行於春官，得人矣。士固取有用也，使皆如予書癖，焉用之？漢取明經術、通世務者。予昔與君之先人古潭君友，每讀書，未嘗不及世用，而予無古潭之才，每歎斯人胸中自有一部《水心外藁》，而未之筆。惜其僅得一第，竟不及用，其有俟於素行也。素行爲布衣，才名在諸公間，君而第，知君者當交相慶，方信古潭爲老蘇矣。雖然，請贈一言。才遇時而後見，臨事而後見。君此行以詩賦論策取知春官而已，天子亮陰不言，未遑親策，君經綸滿腹，無由一吐於大廷，則又何以語他人？爲前時知己在天朝，在方面者，正不必使之知在何所。試前試後，静坐客舍，屏絶書問，休養精神，且了身事以歸。且吾方爲禮部進士，而縉紳先生與四方之聞人相傳曰：素行至矣，將屬目焉，此招忌之階也。鳳鳴高岡，《周詩》歌之；西狩獲麟，《春秋》悲之。鳳長羽族，高岡去人遠，來

莫知所自，去莫知所之，其鳴也可聞而不可即；麟非鳳比也，不能倏來倏去，乃輕身出原野，而混雜於貑豵狐兔之間。噫！不謂麟爲四靈之一，而於此不靈也。聖人感此自傷，而《春秋》之筆絶。君今遭逢明時，出爲世瑞，爲周鳳不爲魯麟，斯予所以贈言已。雖然，君何以告居者。景定五年歲除後五日丙寅，歐陽某序。《巽齋文集》卷一〇。

送張季德序

寶祐四年十二月

季德以丙辰冬十二月朔別予歸高安，予與之俱至名屋山，望科嶺，夜宿於彭氏庵。初，季德請予，願得一言名其讀書之室。予未有以告，而嘗出《象山語録》使讀之，季德有省。是夜遂與言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異於深山之野人也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此章予嘗講焉，以爲舜得力處究當在深山時。其後聞見感觸，只是一分事。此講義是十年前作，想必見之。今夕更説『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水之流行，見禦土石，若用人力開導，則必與除去所禦者。所禦者不除，則水止於此矣。水有大小，土石有多寡。以水之小而遇土石之多，非藉人力之至，安能除之？今江河之決，水力浩大，流行所至，捲土石而去，土石有盡而水無窮，自此但有江河，豈復有土石？若使水力小，則人力雖弊弊，其除幾何？此所謂沛然莫之能禦。蓋水力自勝土石，不以人力勝土石也。吾心天理，氣力自大，諸所障蔽乃是外來，何足以相當？

若自處小弱，而弊弊然與之較勝負，曾不知此中蓄而未發者，是以大水源不敢肆，然放去任他吞吐，而欲日竭畚鍤之力，先與水開通千萬里，其徒勞也甚矣。豈知此水一決，土石自當辟易，何用如此也。原其用力徒勞如此，蓋由不敢自信，畏土石過甚，而憂水不足以勝之；若能自信，泰然無事。予於季德此別無他語，只願季德反觀吾心天理大與不大，真見此大，吾事都了，不見此大，雖憂惱終身，亦無了期。」說此章已，又說「孔子志學」一章曰：「人言孔子之學十五年十年一進，然以予觀之，固是十五年十年一進，而其進豈是逐步躋攀？曰立、曰不惑、曰知天命、曰耳順、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句句字字皆是十分快利光明。未說從心所欲不踰矩，只耳順已似從心所欲不踰矩；未說耳順，只知天命已似耳順；未說知天命，只不惑已似知天命；未說不惑，只立已似不惑。若無後一級，則先一級有何不可。今不於快利光明者觀聖人，却看取聖人只是逐節竅通透，則此章內本無此意，此乃子夏、子游諸子之學，顏、曾不然也，況孔子乎？」又與季德言：「予讀書不會錯綜牽合，縱有不曉，亦復何妨大理。觀聖賢言道理，譬如觀草木生意，枝葉扶疏，縱有偏側，不害其爲天然。園丁弄巧，必一枝對一枝，一葉對一葉，乍時見之若好，然生意固不如是。」又與季德言：「震霆一奮，白日一出，清風一發，陽達陰散，皆不俄頃，天地豁然，此豈復有待哉？」是夜語稍多，彼此皆快於心，次日書之，因以贈別。某再拜，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然如巨魚縱大壑，此《象山語録》中所舉王子淵是夕語，此意是縱肆無拘礙處。縱肆於物欲則不可，若天理中得縱肆，豈不快活！《巽齋文集》卷一〇。

贈劉登龍

安成劉登龍以弘毅自命，曰：「吾書此二字於窗几，朝夕對之，有不弘不毅，則曰吾負曾子之訓，非士也。」請予贈言。嗟乎！君乃求言於予，予何以佐君？予非不願爲弘，而思蹙狹以就小；吾非不願爲毅，而思斂退以就懦焉。蹙狹就小非弘病也，斂退就懦非毅病也，以爲不若是，弘毅非所謂弘毅，乃放逸而粗暴也。君欲學曾子，日誦「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詩，則可與從事於所謂弘毅矣。廬陵歐陽某書。《巽齋文集》卷一〇。

送劉童子序

予往歲叨恩入史館，同列有年最高者一人曰鄱陽張君，最少者一人曰四明王君。張年七十有八，號老儒，王纔二十有二爾。予嘗語王君曰：「二君間無？予間之。君當班張後，合爲百歲人，館中異事也。」王君蓋以幼年能文，授官即入館讀書，待年而仕，即與聞史事，會進史，與張君同日通籍，未幾俱爲通守，朝廷異待俊秀如此。吾廬陵每歲中童子選者常居四方十之二三，而能文者亦時有之。國家人才之盛，至於童子穎拔相望，蓋文盛極矣。二劉童子前年叔姪同以記誦中，而後皆以能文，其

一尚在十歲之內，今又以文試，吾知試之必高選也。將行，鄉之先生長者俱有贈言，童子之父與可不鄙，亦請予一言也。謂童子曰：「將以何業試？」曰：「通《詩》義，以《詩》試。」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興觀羣怨，與夫博識，抑末也，其大者用於邇事父、遠事君。三百篇中，惟忠惟孝，豈徒以資學文而已乎？爾父携爾適千七百里之京師，爾父固朝夕視爾也。母曰嗟予季行役，愛季之心又切矣。『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後之詩亦古詩意也。『菁菁者莪，在彼中阿』，長育人才，譬之微草亦得豐茂，聖天子之賜也。使爾不生於聖朝文明之世，前代厭棄經學，鄙賤儒生，固有皓首窮山，不霑寸禄者矣，孰使爾生十年遽得以文發身乎？得官之後，又何以報吾君？願秉精忠節，終身立聖朝，先正由通科致通顯者，其初立志如此，爾師也。」童子拱手曰：「謹受教。」遂書以贈。《巽齋文集》卷一〇。

送胡童子序

胡君國寶之子囝生十歲，能讀五經如流。將入京試童子舉，來訪別，國寶請予試之。予老矣，舊所讀多遺忘，謾舉一篇，而囝暗讀成章不休。既退，予呼予家諸兒誚之曰：「汝年長於彼也，汝於五經如何？汝亦讀韓文公《訓符》之詩乎？兩家子少而相聚嬉戲，及其長也，一學一不學，而龍猪判焉。今汝以嬉戲度日也，而不知專心讀書者已如彼，則龍猪之判不待他日矣。」諸兒默然，其一獨笑

且應曰：「小子不敢不學。然如《詩》所云，則此亦一嬉戲也，彼亦一嬉戲也，何優劣之云乎？小嬉戲即印纍纍，綬若若，大嬉戲即武夫前呵，從者塞途，謂彼爲讀書所得，則直一嬉戲之甚者爾。真讀書者無彼想慕，則與其印、綬、從於他時，不若斑衣竹馬於今日也。」予見其言有理，欲重誚之而不可，遂書以遺胡童子。噫！童子今幼學以記誦爲長，往試中書省，必受恩免解，或得官也。天資穎異如此，胡君必大其成。《巽齋文集》卷一〇。

贈劉道士序

咸淳元年九月

道立三極，士尊四民。道士之名黃冠師擅之於瑶池之上。穆王《尚書》中賢王，豈有此哉？秦皇、漢武求神仙時，稱方士不稱道士。太史公特標黃老之學爲道家，然黃老自與神仙異旨。今之爲道士者又非盡出於黃老也。道士之盛，其魏太武、崔浩以後乎？亦不能常盛，雖以李唐尊老子爲祖，而道家之見信不過三四君。延至於今，其説存而不廢，要其得志之時亦無幾耳。計其間無可利，顧道士者，今無之，惟閭里少弱之子誤投其身不克自返，勢不得不終老於此，亦可悲也。劉師慶椿者來自南鄉之徊仙，自言觀無常産，其師於歉歲命主錢穀者，師以爲易爲也，復自主之，而慶椿去。予不知其説也。昔人謂周穆王用道士説，賓西王母於瑶池之上。穆王《尚書》中賢王，豈有此哉？秦皇、漢武求神仙時，稱方士不稱道士。太史公特標黃老之學爲道家，然黃老自與神仙異旨。今之爲道士者又非盡出於黃老也。道士之盛，其魏太武、崔浩以後乎？亦不能常盛，雖以李唐尊老子爲祖，而道家之見信不過三四君。延至於今，其説存而不廢，要其得志之時亦無幾耳。計其間無可利，顧不知何以願爲其徒者之代不乏也。唐有士大夫棄官爲道士者，今無之，惟閭里少弱之子誤投其身不克自返，勢不得不終老於此，亦可悲也。劉師慶椿者來自南鄉之徊仙，自言觀無常産，其師於歉歲命主錢穀事，極力支持，不敢辭難。今歲差熟，鄉人頗有施錢穀者，師以爲易爲也，復自主之，而慶椿去。予不知其説也。昔人謂周穆王用道士説，賓西王母

遇焉。」問何挾以行，曰：「吾所能者道士之常業，而文其一也。」嗚呼！予行四方之迹少，未嘗見大宮觀。第以吾鄉之觀，雖有田業之處，一道士所得食或不過五六斛，而衣服百須皆無所出。或觀而無田者生計尤難，故往往爲丹藥符籙禳禬之術，以投合夫見信者以餬其口。能文如慶椿，乃其類中之難得者，其師縱之去，可惜已。以予觀於椿所作，偶儷精而筆意圓，用工不已，當有識拔而委用之者，是既有文以資身，宜其一去之輕也。雖然，予又爲之太息。道士有凡俗，中爲清高，每以自頤，況飛能高，鳴能遠，與人相遠而無求者，頤所以異於凡羽也。見狎庭檻間，雖日得食，失其所以爲頤矣。「我生如寄良奇孤，三尺長脛閣瘦軀。俯仰而啄便有餘〔一〕，何至以身爲子娛。」椿也嘗讀坡仙此詩乎？嗟乎！勿謂我有可出之資，勿謂世有易遇之人。今日固能輕去，後日其能早歸乎？其藏吾序於心勿忘。咸淳元年乙丑九月甲寅立冬，廬陵歐陽某序。《巽齋文集》卷一〇。

〔一〕啄：原作「喙」。按蘇軾《鶴歎》詩此句作「俛啄少許便有餘」。今據改。

送孫季山序

士君子仕行其志，固曰上以正主，下以庇民，而其私家亦豈不願門户之昌、子孫族黨之蒙其福澤？吾州先賢，如獻簡孫公在紹熙間危言激論〔一〕，覬上心之寤，以安社稷，在諸公間可謂蓋臣矣。

慶元學黨之禍，公以從臣坐罪斥，天不假年，不及見嘉定更化，而其子孫顧畏身後碑銘久而後有所屬，故雖吾州言獻簡事者不甚暴白。予嘗得其奏疏讀之，其視晦翁諸老之精忠豈有間哉！當公存時，昆弟皆以文章有聲名，號三孫，而公又立朝大節如此，予固願識其後人，而恨未之遍。有名墜而字季山者，公諸孫也，十年前識之，名列右選，一官甚卑，而詩文清苦，持游諸公間，往往敬愛之。予嘗言之於淮憲豐城李公，李公參謀制閫，將白用之矣，會李公被召不果。蓋別去數年，今乃知其爲船司監門，既滿，留番禺不能歸。嗟乎！獻簡諸孫而若此乎？予杜門日長，與人交多慶元諸賢之後，嘗識趙丞相、吳侍郎畏齋之孫各一人，與君而三，丞相神道碑、畏齋家集、獻簡家集皆三家諸孫手授，見其後人而思其先世，未嘗不慨然也。往年爲趙氏記堂，前年吳氏求記祠堂，未及作，區區高山仰止之意，今於孫君猶是心也。君有書來，自言願見廣大帥簡齋謝公，乃復爲之序。謝公之心，蓋以一夫不得所爲己感者。昔公宰廬陵，予嘗侍坐，從容語及劉靜春家子孫族屬，公惻然思所以振德之，無所不用其至，蓋至於無可奈何而後已。予於劉氏非先世之契好，而公自閩來江，於劉氏門户之興替亦何足以遽動公心，而公如此者。尚德懷人，無今昔近遠也，孫若有官，且既久留於公之封部，其可挈提若差易焉。君此行其有遇乎？謝公於廬陵，如眉山蘇公於餘杭，蘇公自謂於杭人有宿世因緣，既去而見杭人則喜，得杭人書則喜。孫氏雖家吾邑境外，而吾州通謂之廬陵人，在嶺海之陬，公有不惻然者乎？吾賀君遇矣。《巽齋文集》卷一〇。

〔一〕紹熙：原作「紹興」，按此處所稱「獻簡孫公」乃孫逢吉，隆興進士，紹熙諫官，因改。參《宋史》本傳。

贈張橫孫序

關西張君橫孫字渠伯，寓居豫章，橫渠先生五世孫也。携其家譜見後林李公，公書其後曰：「先生所以垂世立教，繼往聖而開來學者，歷千載如一日，初無待於外，學者不可不思，況克念厥紹者乎？」後林此語可謂嚴正。張君方以倉使學齋申奏於朝，有望一官，而得聞此，則得之不得，視之亦輕矣。然後林所謂無待於外者，所以勉張君之德業，使自立也。學齋後之申奏，使有世澤者所以振張氏之子孫，使有藉以立也。橫渠先生之子孫微矣，予詳問君以今存者幾人，君曰：「惟予與弟二人耳。己未有子，弟未娶，又苦貧甚。」嗟乎！今已不絶如綫，如他日何？天爵可以自求，若人爵則國家所以獎善勸教，後林學齋之用心，爲張君地一也。佩後林之訓在君，終學齋之請則有當世之賢君子在。《巽齋文集》卷一〇。

張景韶巽齋序

「爲子有道，無不可事之親；爲臣有道，無不可正之君；與人交有道，無不可忠告之友；爲人君

有道，無不可心感之民。順則從，逆則咈；順則易，逆則强；順則無迹，逆則近名。巽入也，而爲風，風之入物，物無禦者。夫順焉往而不入，君子之道，順焉而已矣。」

右數語，某昔者嘗書於牖。某本名巽，既易名縡第，念舊名乃先子所命，不忍舍去，因以名齋。今張君景韶齋名適與予同，敬書所見以寄，惟張巽齋其印證之。《巽齋文集》卷一一。

送李叔元序

李君叔元別予之贛之南安之嶺外，予謂叔元，此君家習之元和三年所繇道也，韓退之有詩送別，其詩曰：「行之何時到，誰能定歸期。揖我出門去，顏色異常時。」既而嘆曰：退之未知習之未第時，常有「岐路五年，知己罕逢」之歎矣。然其賦曰：「昔聖賢之皇皇兮，極屈辱之蹈道兮。」雖困頓而終不反其所爲，當時剛勁之氣蓋如此。來南又他日事，豈有憔悴可憐之色者哉？叔元然予言，爲當刻語韓、李處貧窮大概。韓言顏子簞瓢事曰：「彼有簞瓢，以不死不憂而樂，豈不易哉！僕簞瓢無所取資，則饑而死矣。」李亦言顏子簞瓢事曰：「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人之何如兮，慙吾德之纖微。」然則習之學顏之意固有在，而退之直窮甚，可悲也。語未竟，叔元袖出序遊一篇曰：「濯濯之簞，無顏之食，安貧固貧，有不可得。」予戲曰：「子非習之子孫耶？何乃用韓意？」叔元曰：「未也。」讀至終篇曰：「名山大川可以豁襟宇，達人君子可以進道德。」起謝之曰：「君似而祖

矣，予幾誤憫子之簞！」相視一笑，遂別。《巽齋文集》卷一一。

贈宋義甫序

卜地而葬，倘有微妙不可測之術，則非予所能知，就所能知者言之。山有山之情，水有水之情，識其情則吉凶辨矣。來山無情作穴，强之以作穴；應龍無情朝對，認之爲朝對。左右無情拱揖，明堂無情鍾聚，水無情朝抱，遠山無情映帶，如此者雖術家百喙稱美，不足信也。夫山水之情與人何異？有情則非天屬之親，相爲依怙，雖僮奴亦將忠事其主，無情則塗人之過吾門者爾，於我何有哉？予之所知如此，雖無奇論，然地之一有情者亦鮮矣。或曰一或有情，皆在可取，豈能盡得其有情也？曰：不然。數者之中，有一無情，則往往爲假穴，是固易以惑人者也，亦審之而已矣。然而予亦姑言其略，若其要旨不可不求之於其書。地理之書富甚，予雖淺陋，目中所見亦不下二十餘家，而鄙俚繆妄，一見而棄之者不計其數。自郭景純《葬書》之外，有一書最可人意，意其出於明理之儒者，每愛玩之，非特予愛玩之，四方士大夫之能知地理者與之縱言及此，則每每誦之如流也。是書文辭真雅，初無難曉，而書肆所謂《地理全書》者乃獨遺此不刊，今之術者無一二能讀，或間能道其中數語，則舛訛差錯，則茫然矣。亦其得於剽聞，而非真見之者。予每念卜地雖一藝，然非留意於學，安能通曉？吾儒讀書終身，方名爲士，術家倘以卜地爲業，則亦孜孜講明，如吾儒之讀書可也，而庸流至不

識字畫，逐一道塗問其所知，則率道其童稚之時聞於其父師者，鄙俚繆妄，自謂終身抱至寶矣。夫前所謂明理之書曾不知讀，而寧從事於鄙俚繆妄之書，何哉？鄙俚繆妄之書其徒易於傳習，又便於田家市人之聽，其取信常衆，得利常速；而明理之書探山川融結之情，引經援史，遠及四方郡邑之大勢，可與識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予延接術家多矣，有吉水宋義甫甚熟是書，與之山行，其指點去取有過人者。留予家兩月，且爲予親戚家卜焉。予心是之，既別，贈之以序。義甫士類，熟是書固宜，又其胸次不肯包藏，隨其所見即以告人，賢於他人多矣。然予贈義甫行而輒言卜地之大概，予非敢以此自居也。此事非人家子弟所常習，不幸遭變故者往往未嘗經歷之年，輒爲庸人所誑，故特言之。義甫所往之家，人之弱子幼弟試觀予言，未必無助。《巽齋文集》卷一一。

送李雲卿歸金精山序

贛李雲卿工詩及畫，以所畫嵇叔夜、王逸少、李太白、林君復像示予。叔夜以琴，逸少以書，太白以酒，君復以孤山賦梅，曲盡其蕭散閒放之趣。既又各爲一詩，與雲卿遊者皆有詩，合爲一巨軸。雲卿意亦欲予之爲詩也，余無詩才，而有當爲雲卿言者。夫圖繪古賢，尚友之一助也。雲卿誠有慕於古賢乎？則四人者若均有世外之趣，而太白方於三人差不類。余不爲君評品乎次第，置之可也，又等而上之乎？則吾他有所謂尚友者矣。孔門諸子得將聖爲之依歸，誦詩讀書，歌咏先王之道，當其悠然

自得，蓋有不知古今死生之爲變也，而況於貧賤憂戚，曾何足以動乎其中？夫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孟子曰：「君子所性，盛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士之胸中倘有毫髮窺見於此，皆可以泰然自足，而無願乎其外。今雲卿有取於彼四人者，余何足以知之？然予甚愛雲卿有出塵之姿，而怪其獨寄懷於夫人所可能之藝，前輩先生又爭爲好語以誇道之，然則所以期於雲卿者似淺也。予則不然，以爲雲卿甫踰四十，進道之日甚長，挾策出門，取友無方，一日歸返故廬，坐對聖賢，然後回視今日之所慕向者，可以一悵然也。《詩》不云乎：「高山仰止。」居魯國中則魯之東山爲高，身在泰山之顛則東山亦一丘垤，而況平地乎？嗟乎！雲卿之索於余也淺，余之望於雲卿也深。

《巽齋文集》卷一一。

贈羅陽卿序

《詩》云：「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説者謂言生時節物歲時日月星辰推命之術，在古不可考，然其説尚矣。韓退之稱李虛中深於五行書，以人生年月日辰支干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柳子厚始貢於京師，歲在鶉首，試不利，至癸酉歲，酉辰合登第，術者能先言之，他日作序與蔡秀才，謂造物前定若是之彰明也。今術家推命，儒者或不然之。彼有所傳承矣，余未之敢非也。富貴福澤厚吾生，貧賤憂戚玉於成，惟其所遇，皆當知造物之本意，亦焉用議其術之有無哉！里

中羅陽卿於此甚精，蕭君君輔作序與之，謂推己與吳君叔將、王君國用登科先後之次皆驗，此則余昔者亦嘗聞之。今陽卿老矣，研思造化，日益精到，使韓柳二氏見之，亦當在所信也，而予復何云。年月日，桂里歐陽某書。《巽齋文集》卷一一。

項國秀灸法序

吉安項某善灸法，謂予治病莫良於灸，而藥次之，古醫法也。今藥醫多於用灸法，病者亦非困極不議灸，故灸法精者差少。然業藥醫者亦不必人人精，病者不問精不精輒試之，或日一易醫，數易而病不愈，則曰命當然，哀哉！今之不以正命死者何限也！夫藥物金石草木，性之温良有神農書在，可辨也，然用且誤。灸之爲法也，微毫釐之差，輒與病應。今繆者爲之，率以意易穴，猶無衡而求輕重之合度。且方寸灼其膚，而滋一苦爾。然則病不困極不議灸，固人情所畏憚也。余曰：然。以余論之，不難於穴之定，而難於理之明。嘗聞黄帝岐伯問辨語，謂人一身關節脉絡氣息皆與天地相應。古之爲醫者智足以達天地之變，故其視人一身由表見裏，因影得形。今之醫智何如也？吾嘗謂醫非儒學不明，今也市人之子，義之不知，而曰讀醫書。讀醫書者多矣，況未之讀乎？古語曰：醫，意也，今之醫則可謂意也。夫彼之意何如其意也？國秀思之。君之業精於他人多矣，益進於學，以大君之智，則天地一人也，一人天地也，豈特灸法爲然？是學也，吾儒謂之格物，因書以遺之。君曰：「幸

甚！」年月日，歐陽某書。《巽齋文集》卷一一。

格齋序

里中張季言名聞詩，與余言曰：「往年獲侍雲巢曾先生，先生實命之名，又書爲格齋二大字。先生愛後學則至矣，顧大學格物之説用力宜有所從，而未之聞也。」余曰：子不以子之名推之乎？先聖不云乎：「詩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格物莫近於斯矣。夫一物各具一理，學者不能一一盡索之，要必有所觸焉。此之觸，彼之悟，此一時也。德慧術智開明之機，體用顯微貫通之言，觸斯悟，悟斯暢，暢斯融，詩長假物以見意，蓋作詩者之心既有所觸矣，得其篇章而讀之，觸於詩人之心者。今宜有觸於心，又其爲教曲而肆，寬而不迫，悠揚諷道，其入人也深，故當其有得，懽忻怡愉，天地萬物之理若畢赴於胸中而莫知其所自來，究而言之，則亦吾心之所自有者爾。古所謂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惟取之《詩》爲最近。先儒謂讀書皆所以格物，竊謂《詩》其首也。子今原其命名之意，而專求之《詩》，求之《詩》次遍求之他經，六經一《詩》，一《詩》六經也，萬物一理，一理萬物也。以子之名而遍求是齋之名，可以併識用意之所在，季言懋哉！《巽齋文集》卷一一。

與羅術士序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也。天之生斯民也命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不義而富且貴，無義無命。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羅君甚精於星學，其推吾命，蓋所謂善求其故者，然以富貴相期，則予也昔者嘗有聞也。《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羅君儒家者流，敢摭所聞。《巽齋文集》卷一一。

贈術士胡卿月序

天地之氣崑崙磅礴，雖有計其幾萬里者，意之而已。然平子以精銅八尺作候風動地儀，置一室中，而能盡知其動靜常變，約至大於至小，雖天地莫逃焉。人之氣與天地相應，眇然之軀，不小於天地之崑崙磅礴。胡卿月以鏡面滴水推人休咎，果得其術，宜有此理。《巽齋文集》卷一一。

贈陳術士序

六十甲子，支干相配，謂之納音者，其法蓋出於律。故謂今人談三命爲律，星數爲曆，少知律者，則三命恐未易精。蓋支干分而言之，相生之理不易見，合而言之，相生之理爲難明，來往進退，上下五行，皆統於此，今談納音，何曾及此！若夫以曆推星，則稍知數者亦不甚差，故嘗以爲言星猶可據，言三命恐未有憑也。今吾儒不能言命者蓋鮮，然三命人能言之，而以曆推星反少，何也？步星之誤，旁有善星者能辨之；三命無一定之論，惟其立説而莫之或奪也。於斯二者宜何信？姑信於曆而已。其人能曆法，嘗窺其全文，並有傳授，且於世所用曆閱盡不廢。予未學此，不曉所謂然，彼遇有以命問者，往來吉凶禍福，聞者往往驗而神之，則亦精其術者歟？《詩》謂：「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言命自有之，特不知今之所傳法何人精密耳。得失進退，一出於數人，而知此則逐逐進取可以息。念惟某人他日對人即命言理，使知樂天安分之無憂，而勞智竭力於其所不得者之爲無益也，則斯術之於世道豈無補哉！某人祖父皆吾州名貢士，能世其學，其能此非徒技也。予知某人，且十年前言予十年後事，今往往驗，甚欲予劇談方來之數，而彼此未暇辨也。別予入書館，且以其數遊諸名公間，其行，序以贈之。《巽齋文集》卷一一。

贈王介叔序

永豐王介叔讀書郡學，暇日來訪，問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夫子言仁之可蹈而必無禍也，或問乎夫子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夫子言仁者誠急於救人之死，而又不容以身殉死而無益於救也。人固未有蹈仁而死者，若井有仁焉而從之，非蹈仁而死者歟？予好仁而有仁焉，而從人非蹈仁而死者歟？予好仁而不知蔽，蓋幾蹈禍矣，予於此有悔焉。」予曰：噫！仁顧有禍哉？仁，人心也。子欲觀人心之所同然乎？去歲子不忍鄉閭之艱食，己無力以賑人，而出輔頰舌以告於有力者，子取禍之道予未之詳也。郡侯不以罪子，郡博士所以矜恤子者甚厚，教且食之間，嘗以告予。予謂郡博士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王子誠有過，其初誠何心哉？郡博士曰：然。夫子憫鄉閭之艱食，與郡博士矜恤子之此來，所謂人心之所同然也；人心之所同然，將不特一二人而已。子豈惟當德郡博士，固當深德郡侯，豈惟郡侯，自學職諸前輩亦復有謂子爲不然者乎？夫不以子爲不然者，何也？蓋亦曰觀過斯知仁也。人同一心，而誰忍禍？夫蹈仁者宜無悔。若夫朱文公釋「誠意」二字，所謂實其心之所發者則在子反思而已矣。介叔歸，序其語以贈之。《巽齋文集》卷一一。

送曾申甫遠遊序

香城曾申甫過予道別，予問申甫先生將何之，申甫曰：「予聞玉笥西山之勝，未之見也。山去吾鄉甫三四百里，而予年七十有二歲，恐以終不識山爲憾。知予此行與素識兩山者皆遺予詩，其稱道兩山景物之勝固如在目中也，予將按詩而尋焉，子亦有以遺乎？」予曰：「予非素識山者，使素識亦不告也。先生自有目，山至目當自識之，何以他人預告爲！今按他人之詩，尋茲山之勝，詩之稱道有盡而山之變化無窮，則奇偉絶特之觀，遺於指疑尋按之外必多矣。」申甫躩然曰：「子乃能言觀山之法，子終其説以遺予。」予曰：「此虚心法也，何獨觀山！先生行矣，送行諸詩置之勿復記憶，兩山之勝當悠然而神遇。且先生不聞海上二父之子乎？一父語其子曰，爾往矣，見徑寸之珠則拾以歸；一父語其子曰，爾往矣，惟所遇，徒手而歸不爾責也。他日二子歸，受拾遺珠之命者不得珠，受徒手之命者得珠。豈惟得珠，且無所不得也，何也？受拾珠之命者惟珠之願見，見珠念爲之障，見猶無見也；受徒手之命者其心閒，其心閒故萬寶橫陳而惟所取。子聽命於父者也，目聽命於心者也，先生虚觀山之心，當如命徒手者之父，奇偉絶特之觀其將焉遯！」申甫謝曰：「敬受賜。抑予聞子之説有二用，盍書以遺予？予姑反告予子棫、棠而出，棫、棠以子之説讀書，予以子之説觀山，是或一道。」乃次第其語，爲送曾申甫遊玉笥西山序。《巽齋文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八〇〇八

歐陽守道 九

送張伯深序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徒富而無德，雖以國君之尊，人弗與也，況他人乎！當其存時，奉養窮人欲，威虐毒四境，及其亡而無稱，則有不若一介之士反得以著不泯於百世。嗚呼！愚讀《大學》至「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未嘗不慨然也。人亦奈何不自力於善？吾州之白沙有張姓應瑞名者，嘉熙四年與予俱貢京師，而未嘗與之接也。俯仰十有餘年，予以罪逆受凶禍，而應瑞之弟應登亦衰絰造予門曰：「吾父有善焉，可以不朽，願得世之大君子書而存之，君爲我圖也。」袖出一卷，則子狀其父行，蓋諱謨而字舜申，其文可删者幾十七八。讀且徹，則謂舜申疾時一鄉人皆爲之憂，没也皆爲之悼，疑其辭過夸，然叙其所以亦有故也。蓋舜申家裕而知恤鄉人之歉歲，秋以三百萬易粟藏之，次歲春夏出之，而收原直，一錢不增也，曰：「富人

無不蓄錢者，使我害三百萬餘家〔一〕，明歲發而視之，不過三百萬也。我以錢易粟，復以粟易錢，亦得三百萬。三百萬於我何損？秋熟吾又爲後圖，則鄉人歲歲無飢也。吾在此，吾鄉人歲歲無飢，吾又詔吾子孫以三百萬家不得有，而吾鄉人子子孫孫無飢，誰謂造化不及之不可補哉！惜也吾之勢則隘也，充而廣之，在我後之人。」舜申之得愛於鄉以此。往年有寇入境，相戒無犯其門。嗟乎！吾視歲歉而官勸分不具文，應者蓋寡也。以彼視此，舜申信善人矣，死而有人稱，固不必殊常甚偉之行也。道人善予有願焉，道一張舜申之善，冀爲張舜申者十百也，而州里爲樂土矣。大君子書而存之，不惟其子願之，予亦願之，然而宜誰告也？應登曰：「嘉熙四年之士，廬山江侯古心先生身勸爲之駕，予兄偶與其列。今以人子之情訴之於先生，君謂先生能與我以文乎？」予曰：異哉！子之請也。予昔者不敢以予親之葬告先生，而能爲子謀乎？且先生眼高千古，誰可以辱先生之筆？雖然，先生愛廬陵之民深，爾父之事或可以勸也。自昌黎韓氏以來，記人寸善亦多矣，蓋不專爲其人設，而取其可以勸來者。於是應登流涕再拜，願得書一幅以往。噫！古心先生大人也，書何容易！抑子之求以爲親也，行乎已乎，予於子不敢知；與乎否乎，予於先生不敢知也。是爲序。《巽齋文集》卷一二。

〔一〕使我害三百萬餘家：此句殊不可解，據前後文意，疑「害」當作「窖」，「餘」當作「於」。

送劉季清赴補序

科舉之爲士病也，豈不甚哉！蓋不惟工文患得之累其心也，文可以得矣，而貧無資者常厄於就試之費。禮部國子監學在京師，四方之士有不遠數千里試焉，近且儉者旅費不下三萬，不能儉者不論，遠者或倍或再倍也。士十七八無常産，居家養親不給，旦夕而使茫然遠行，售文於一試，試禮部得官猶可言也，試國子監學補諸生釋褐未可期，道塗往來滋數矣。有親在堂，朝夕侍養，子於此時移甘旨之資爲己旅費，及坐而食於齋，而白雲之日舉目天末，不知我則舉匕而親亦已飯乎否也。蓋困天下士使不獲盡分如此，而獨以能試季能坐齋之文行取焉，豈不異哉！予未第時，有司間取予文使試太學，得公據輒藏之不往也。既第，當調官，癸卯、庚戌、辛亥間復以無旅費不能往。及其既也，朋友始有動念而資之者。然而人未我問，則我不彼請也。夫皇皇焉號於人，求其己助，而不忸怩，其歸爲覓官而已，是豈不可以已哉！以故親黨故舊間有試可就而力不能行，謀於予者常勸止之，每有見聽者。其不聽者則鄙予言，以爲士生而志四方，曾是區區者是？誠作氣勇往，無可爲有，彼富有力者已不告則四方者焉，發之亦所以榮親也，而奈何局促尋常如以無糧止，況試於國學，國學時人之所共榮，聞名勇往者也，無可爲有者也。書序言以贈行，季清其志也。安成劉君季清年少而文老，身貧而志銳，告夫樂成子之志者。《巽齋文集》卷一二。

送諶自求歸建昌序

盱江諶君自求好學能詩，年方壯，不事舉子業矣，求師友之念與思親之念互發而不相病也。予謂百里外，苟病於養親，則師友亦可無求。雖然，予凡著書，皆以明道也。讀其書，得其人，百世之師之暇，掃一室而日與師友遊足矣，其於養親也無病矣。自求爲此學，則身爲君子；身爲君子，則於親不辱而榮。親之願望其子者爲君子也。如是而慰親之願望，雖啜菽飲水，得其懽心焉。自求容貌癯而語言苦，察其中心蓋無求於人也。違親遠役，誠爲道義計。予悲其切於歸養而甚不得已於道路也，以是道之。

予既爲諶君自求作序送其歸，自求請曰：「子之懋予以學也，則聞命矣。雅嗜作詩，得意處自謂前輩作者不難到，今謂我詩可無作，豈有說乎？」予曰：有之。君之詩甚工，然未暇爲君評也。大抵作詩足以病學。《書》曰「玩物喪志」，先儒猶以記誦之學爲玩物，詩非玩物之尤者乎？詩如三百篇，不能不可作也。後之號稱詩人者，窮思極致於一草一木，爭奇競巧於一韻一字，此何所益？而耗費精神，虛老歲月，謂不爲學之病可乎？是又有甚者。詩當在山林丘壑間，若日與

貴人達官接，則清致索矣。或者反是，吾學家法，不妄取容於人，而安得有此？是不惟妨於學而已，亦正與學背馳也。陳後山詩所以至今可貴重，惟其自貴自重，公卿不得見其面也。君爲後山，則詩雖少亦傳矣。傳不傳何足計，誠一意於學，則詩無作何損也？自求恬淡靜退人也，視外物輕甚，聞予言也，殊有當於其心，并書以遺之。《巽齋文集》卷一二。

送曲江侯清卿序

曲江侯君清卿與其弟德卿共予學，五月而歸，將別，無以爲贈，遂贈以言，朋友之道也。惟國家以人文化天下，士風之盛，嶺海之陬無遜江浙。況曲江爲廣名郡，有張子壽、余安道詩書道德之澤，而其地山水清曠，韶石舜峰，列秀森峙，虞氏數千載之遺迹在焉。想古風於寂寥，隔千載其一日，登高望遠，九嶷、蒼梧彷彿隱見，皆足以起人悠然之思，境契於心，而道在耳目間矣。士之生其間，固宜秀穎明達，由積學而至於聖賢不難也，況文章特學之餘事乎！子韶人也，予將假舜之韶以與子論文。夫韶，舜之至文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舜之所以爲韶也。八物之雜而聲成文，鳥獸率舞，鳳凰來儀，韶之大成也。雖然，舜世之樂孰有外是八物者哉？今爲子取所謂管者、簫者、柷敔者、笙鏞者、琴者、瑟者、石之可擊拊者也固不乏，工之知音律者皆可能也。然而器具矣，而非韶；韶似矣，而非舜。何也？八物者舜樂之寄也。原舜樂之所自，本乎父子慈愛之間，推而達諸宇宙民物之生意，

油然天真之發見，而動乎不自已之機，此樂之不能不韶也。不於其心而於其器，則韶獨舜哉？文之有聲音節奏，不猶樂之聲音節奏歟？而今之文則正聲罕矣。鄙賤猥惡者下里巴人之曲，靡曼幻眇者桑間濮上之音也，彼豈不用意於文，而卒之非吾所謂文，理不明於心，而徒治其言語之末，俗而不雅，淫而不貞，有由也。理之難明久矣，安能使吾胸中豁然無所滯礙，得之心而應之口與手者，一不悖於理，如古人之文乎？《易》之文微也，《中庸》之文粹也，六經之文予不能遍舉，子取二書讀之，愈索而愈不窮，如山海之寶藏，隨其所得，皆足以致富，而山海之所有不爲之損，顧吾力有窮焉耳，不然，何莫非吾取富之資？富資於山海，文資於理，理資於學。子歸矣，於予所謂理之明於心者用力焉，本之於經而質之於先儒之訓説，立吾心以爲主，而凡方册之内，有言理者畢赴焉，使天地萬物之情狀盡至於吾前，而往古聖賢之心事盡契於精神之表，則吾見文思溢出，欲已不能，而何待於握筆引紙，日孳孳焉以求工也。曲江士風之盛，予雖未盡識，意多有人焉。子歸，其諗之鄉先長者，以決吾言之信否。予言倘其然乎，它日非子見我則我遇子，子出子之文，予將驚焉。於其別也，書此以告，具以爲再見之左驗。《巽齋文集》卷一二。

送歐陽行甫序

旁城之西原山有墓焉，曰「有宋詩人歐陽伯威之墓」，益國文忠周公葬其友人所書也。伯威自號

寓庵。文忠與寓庵同生於靖康丙午，生平相好。之，既爲之銘，且揭扁焉。予幼至其下，則能動念曰：此宗人而以詩名見稱於先生如此，往往徘徊久之而後去。其後稍長，而見其詩編，殘簡缺牘不能一再卷，輒喟然太息，隱之於心，以爲若稍有力，當謀所以廣是詩之傳。既而見其子行甫貧甚不自拔，前廣文趙先生知其名，招致學館，今廣文陳先生又免其月書，俾常在講下，皆盛德事。然學故例，春秋丁祭，食鼓不鳴者旬月，或值假休，又無所以廩，嘻其可悲也已！寓庵逸才清名，蓋東坡於子野所謂遍交公卿靡所求希者，身没而無遺其子，固其理也。然靖節翁之達，猶拳拳其子薪水之憂，蓋將没而不能忘。平生得人一食，輒欲冥報，相貽他日而有振其子者，靖節有不重感於蕭蕭墓門之下乎？行甫謀於予，謂今郡縣學與二書院養士不一所，而予嘗爲諸公顯人所與進蘄爲一言，庶幾又有矜而録之者，則不廩於彼即於此，以忘旦夕之憂。予謂行甫此不待言也，諸公顯人皆樂於爲盛德事者也，君有不謁，謁必詢，詢必戚焉。況君貧而能守，老而苦學，以無忝於前人，知君者豈直戚戚而已，將且歎且思焉，慰靖節念子之心於地下。思賢愛德，同是心也，故於往也，書以遺之，且以觀行甫之遇及公謝事，尋布衣交，賡酬會集，殆無虚日。没而葬。《巽齋文集》卷一二。

送彭士安序

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同里彭君袖詩遺予，道其艱難困苦之狀。予無

以惠君，請效忠焉。士貴立志，非志富貴也。信予未第時，艱難困苦不減君，惟稍稍知書之有味，不肯舍去。間嘗爲人作賤藝，力稍休，輒讀書，或時藝於手，書在目。鄰家有瞷我者，見其釋藝執卷於雪簷間，踰月而令其子從我學。自此遂就書館，稍稍得錢。然口累差衆，貧亦至今，乏絶之憂常在朝夕，不肯俯首乞憐於人，衣敝食淡，處之稍久，亦不足介意也。今君年方壯，讀君之詩，又才思如許，勉力自進，惟書之爲信。人不己知，雖强授書田間兒尚可自活，顧世道艱於前時，損金惠人者不一遇，君奈何事此左計哉？天之降大任於人，不皆以富貴福澤厚其生，君勉之。讀書自信，非爲求知地，然會有知君者，毋徒爲此戚戚也。凡以讀書名者，予皆期以它日世間佳士，予尚當見君之有立而賀君焉。《巽齋文集》卷一二。

送艮可赴銓試序

漢世人主即位之初，宗室或賜金錢，或賜金帛，或賜金帛，未有如我朝恩厚，嘗貢名於禮部者至此皆得入官也。名必宧字艮可者，該恩貢，交游皆以爲慶。然郡當上其名銓部，例自投牒申請，艮可會其兄必官仕可在行都，以書來趣，然後匆匆治行，於衆中特自遲遲數月，今年當往試，殊無行意。或問之，艮可愀然曰：「必宧生寶慶乙酉，是年先皇帝即位改元，自是在御四十年，而必宧生長天涵地育中，亦適及强仕矣。往歲叨與漕貢，則先皇帝乙卯之詔舉也。賓天未遠，新天子朝服視朝，入反

喪服，率土臣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必宦敢以入仕有階爲私喜乎？夫登極赦書如此，乃國朝故事，率而行之，受此恩者當共體隱痛，非踴躍歡抃時也。」歐陽某聞之，曰：嗣聖繼明，宗社之福也；得官而喜，臣子之情也。艮可必宦乃能因生年以思先帝涵育之久，因漕貢以思先帝詔舉之由，受新恩於今，懷舊恩於昔，是可與事君矣。艮可之字蓋以宦者，室東北隅，是以取艮。然《艮》卦無可字，惟王弼傳曰「艮可，施於面絶於背，可也」，其意特以當止爲可否。若用《大傳》語曰「艮者，萬物之所成始而成終也」，易字艮成。君生寶慶乙酉，而官於咸淳新元，昔者四十年如四時之一終，而今又一初矣，是入仕之初也，字君所以祝君之有成。《巽齋文集》卷一二。

劉山立論藁序

月磵劉山立少即負文名，三舉而後第，時年三十有七。赴官未幾死，可謂淹場屋矣。如其年仕日固長也，事業竟不及見，獨平生遺藁在此其論也。君精敏絶人，而自視欿然，與古潭、湖伯兩友一日共説《大學》首章，覺小滯，兩人同難曰：「年今幾矣，學不進，奈何？」別半月餘，復聚，坐甫定，即舉前語，色皆若有大失亡者。白鷺洲初築精舍，古心江先生謂已第而未仕者盍俱來，君虚心斂容，遠袖書至，又如弱冠少年作拜講下，惟恐不得有聞也。予時亦與列，每竹間月明對語，過中夜無寐。時精舍器具皆未備，日或索杯水不能得，相與安之。君至期至，意緒殊忽忽，謂予曰：「科舉累

我久，人生得婆娑林谷，貯滿腹書足矣，何用他求。」嗚呼！君所志如此，撫此藁如之何不深爲之悲歎！君長予七歲，君名起時。予每讀君文，不知君何友，他日君辱友，予見其身自損抑，乃知君之可敬，不獨其文也。君之子翔龍若族諸弟皆從予游，而翔龍前年薦於漕闈，其爲人庶乎肖君者，其於遺藁知所收拾，此編外，他日十餘倍也。夫此固爲人子者之事，然予每見此而多所感也。嗚呼！山立幸哉！山立諱南甫，家吉水永昌鄉，是鄉多其徒云。《巽齋文集》卷七。

清溪劉武忠公詩集序

百年來，中原故家長沙者頗多。予雅好四方之文獻，比雖幽居南嶽之麓，而美人勝士不鄙，諺予者亦相踵至。坐甫定，則必敬問其先世，想喬木之所在，動黍離之遐思，往往酬接未竟，繼以悲歎。嗟夫！予心猶然，則夫僑寓者子孫之心豈相遠耶！寓劉陽縣有曰劉兩府者，謂紹興功臣武忠公也。公秦州人，其元孫坦示予以神道碑與公《清溪詩集》。神道碑洪景盧撰。予三十年前既讀章茂獻所作公傳矣，碑、傳詳略小異，而大概予所知也，惟其詩集則見昉今日。蓋公之生不幸姦檜用事，才志抑不及展，順昌之戰，勳名甚盛，然在公猶毫末爾。後遂韜晦自全詩酒間，功臣至此亦大可悲矣。集中有《讀郭汾陽傳四絶》者，可見其情也。餘二百餘首，或愛其幽淡閑雅，有塵外趣，回叱咤雲雷之勇，爲吟弄風月之歸，如出二人。以予觀之，此蓋公平生兵法也。決機兩陳之間，力不敵則寧使敵

易我。在順昌時，使人以太平邊帥子誑敵者，乃公取勝之第一籌也。後來不幸，遂當以此施之於檜。我之氣吞讎敵，不可使烏珠知之，亦不可使檜知之。烏珠知則敵堅，檜知則身危，兩當愚之而後可。檜方喜其易與，曾不知正墮術中也。此英雄所以高人數等歟？檜與國宰乃使元功宿將以烏珠待己，國事至此，尚何言哉！百年之後，予乃讀此集而歔欷，公乎有靈，毋謂世無識此心者。《巽齋文集》卷八。

陳舜民詩集序

天寶後，詩人好爲愁苦羈寓之詩。吾家六一翁載此於《五行志》，以爲妖。《五行志》志災祥多矣，詩亦有關係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氣之所感，作詩者亦不自知其然也。陳君舜民工詩，工且富。工不必富，富不必工，陳君兼之。予恨不盡見，恨不盡識，諏之知詩者，一口曰：舜民詩平易自得。噫！亦所謂治世安樂之音也，予獨爲舜民喜也歟！聖代累世之澤沈浸醲郁，齊民飽食以嬉，而才且秀者彬彬輩出，作爲詩文。前代詩人或曠世間見，纔以一句一聯一篇稱，而今以詩鳴者往往精到，當其得意自許，亦何啻家蘇、梅而人黃、陳也，視唐天寶以後詩人氣象何如耶？平易自得如舜民詩，亦可以甚幸其所遇矣。詩之爲詩，既可以觀所遇，又可以占方來，宜吾於舜民甚幸之也。昔邵先生字堯夫，自集其詩曰「擊壤」。微五聖百年太平之盛，無此集也。詩人謂先生字堯夫，而集名「擊壤」，嘗有先生「全道總無遺」之句。堯

夫已矣，舜民詩何以之名？《巽齋文集》卷八。

進士家狀籍序

淳祐五年八月

乙巳秋八月望，吾與友步月至郡貢院，至東門，天闊月高，夜色如晝，風從西來，古木撼響。相與席地而坐，感念疇昔話裏飯待曉時事，提筆鏖戰，猶有壯心。顧謂予僮歸取酒來，予當醉此，明年今夕，此地爲他人戰場矣。酒至飲數行，月色正中，譙樓三鼓，望數十步外有一人若携文書以來，誰何之，不應。舊時相傳貢院有神，頗現物怪，予方心動。携文書者至前，揖指予鉼曰：「能與我共乎？」則酌之飲。又指貢院門曰：「何地無月，而飲於此？」予益心動，則示予所携文書曰：「此爲明年進士家狀題名籍，日吉辰良，爲我書其首，我挾筆在此矣。」予索筆問曰：「子氏名可得聞乎？」曰：「予即劉寶臣也。前歲題名籍首，君實書之。是歲得僊甚盛，願修故事。」予於是釋然笑曰：「別子久不相憶，子幾嚇我。抑予初疑子鬼神，子是籍必靈。」取巨觴滿引，戲祝寶臣曰：「願子神相文盟，此籍收拾萬人英，此籍得人子亦榮，子效其勞，相之成名，人之謝子，曰旨酒肥牲。」寶臣舉酒曰：「敢不飲此以從君祝！」於是各大笑去。《巽齋文集》卷八。

雲萍録序

安城蕭正伯以《雲萍録》求予序，予告之曰：雲萍指暫聚忽散言也，君行四方，與誰游居？是録所題，爲誰姓名？王公大人不可以雲萍比也。當君之世，數十年之内，彼自非有大進退，雖遷除不一，亦隨其遷除而有常居。君不欲見則已，欲見則往即之，豈望其與君他日相遇於南北東西耶？然則王公大人之姓名不必録於此，録於此者其必班荆而坐，傾蓋而談者也。布衣之士，未甚知於當世，其中多有人焉，君幸而識之，則當謹記其姓名，以觀他時之所立。雖然，亦豈無晦姓名而不君告，如史傳所謂某處丈人、某處老父、某處耕者、釣者、樵者、負者乎？君將何以録之？嗟乎！予甚欲君之多見斯人也。《巽齋文集》卷八。

李氏賦編序

國家以科舉取士，士不爲舉業者吾見罕矣。苟爲士，則學所當學，日孳孳以終其身，今移孳孳於舉業，於身心則無得，於天下國家則無用，然而士不敢不爲者，勢驅之也。予昔時從事於此，未嘗不自笑也。以予之心度他人之心，知凡爲此者通病之也。況詞賦之爲技，視他文尤難精，曠旬月而不

習，則他日抽思良苦，他人之已中選者不時取而讀之，則無以熟有司之程度，常讀常習，以俟一日之試，幸爲有司所中，則緣一句一字可以取時名，享禄利。今之甄拔人才，固在一句一字之間也。古者人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士以此自進於聖功，而國家以此得王佐。今八歲則習聲律對偶，十五則問場屋得失矣。嗚呼！科舉之害，千百年未易議其革也。士不能由科舉，則所謂讀而習之者亦安能自已哉？李君編所謂《集賢賦》，實以資同業者讀習之助也。其編始於今歲，推而上至端平甲午，繼此皆以日月相次，凡省監郡邑學之所取皆在焉。魁文録其全篇，餘則各韻各對，擇其善者，其用工斯已勤矣。同業之士得之，足以省節録之勞，而他有以用其暇也。歐陽文忠公嘗言，士學聖人之學，遠且大而用工多，則聲律之精當有所不暇，必有用心精者，若櫛之於髮，縷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使學之者有以取焉，而得暇以事其所事。善哉言乎！公所言者聲律也，李君所編聲律之文也，故予竊取其説以序李之編。《巽齋文集》卷八。

吴叔椿詩集序

寶祐三年五月

近世文慕古而詩尚今，其曰古詩，學漢魏晉宋體爾，餘皆唐，甚者專主晚唐，未有以删前詩爲詩也。孟子直謂王迹熄而詩亡，今乃所主如此，詩與非與？予資鈍而不耐勤，視世人用工於文者十不及一，至於詩並其一之工無之。詩家不知其幾千百，予不能成誦一篇也。案間有詩集，豈不展翫？然視

詩如文，視文如詩，未嘗用詩家法，尋其所謂鍛字煉句者，惟意思暇適，命兒童善抑揚音節者雜取《國風》、《雅》、《頌》歌之，間與相和。當此之時，胸襟悠然，有不可名之樂，視世所謂詩人苦思得句而後自快者予不與易也。然則予不作詩而固亨有詩之至味矣。譬之金石絲簧，雅、鄭之樂皆所通用，予直簨虡土鼓，不惟無所好於鄭，乃並與雅不與知，然簨虡土鼓，豈胸中無樂者所能與哉！吴君叔椿之詩亦予案間之所展翫也。叔椿留意此者，其得詩家法非予所能知，然喜而賦，憂而賦，凡有所爲而賦，亦各於其性情之所感，何必曰此爲漢魏晉宋體，此爲唐體耶？予識叔椿而未及深接，聞叔椿居家居鄉一二事，大抵近厚。今年有甚德其父君之賢者，爲予極口道之，叔椿之厚固有自來。夫厚，詩教也。世於詩或刻深，然亦象其爲人，人而厚，雖不爲今所謂詩，而詩之本具矣。叔椿没，其子某哀其故藁，得若干首藏之，而屬予序。夫予非評詩者也，而妄叙其意如此。嗟乎！某也其無以予言示之詩家乎哉！寶祐乙卯五月丙申朔，廬陵歐陽某序。《巽齋文集》卷八。

全宋文卷八〇〇九

歐陽守道　一〇

擬解試策序

世書賈誼《治安策》，服其精熟世故，漢廷諸老國事在手，不誼若也。誼有《新書》傳於世，故相周益公以爲《治安策》往往在《新書》中。蓋其觸事思索，各有區處，預爲篇段，一日告君，盡取諸夙所擬者乎？予比讀之，信然。然則詔舉進士之歲，吾鄉諸齋擬策四出，其間有志當世者亦書策可行，孰謂非誼之流亞歟？士無志當世，雖金紫煌煌，近天子清光，遇對或應故事，襲腐語，彼視擬策猶而心也。而擬策者出於窮澗頹壁之下，兄弟師友不朝夕温飽之間相向輒言曰，上心若何正，東宮若何教，民病若何甦，邊憂若何解，一得其説，細書盈紙，出入經史典故，古今格言，而潤色之以文采。嗚呼！如使當世大開古者士傳言之路，則轉而上聞，未必無益；既不能，然則刊刻流布，傳於同試場屋之士，使得吾説者皆有以告有司，如此而應科舉，亦何負科舉哉！使得對天子，其不應故事，

襲腐語，以負人禄位者歟？劉君南叟景豐所刊當今上策是已。南叟有勁氣，議論顧理是非，恥軟熟雷同，此編其所作與采之於同志，概可知也。《巽齋文集》卷九。

王廉翁詩集序

廬陵之盛也，無專以詩名者。非詩不名，文，詩在其中也。惟廬陵先生王公民瞻專以詩名，瀘溪有文，而詩專名，以《送胡忠簡貶新州》二篇也。是詩出，禍三十年，既而名具天壤，傳固係於所託如此。假令公以一茶丞老於家，俗眼薄其官，且並薄其詩，今安有所謂瀘溪先生也哉！然公之詩家不自刊，刊者同邑士劉伯深，問瀘溪詩，之伯深焉。今官湖王丈廉翁官止一尉，而詩聲在人三十年矣。余不識詩，不能評，聞之識者評公作，非今人詩，古名家詩也，惜不偶忠簡，無瀘溪一段奇遇。今既没，又未有可人如劉氏者出力而必傳之，殘編逸帙未保其往也。其子玉成山立甫既除喪，思以此事寄之當世好事君子。嗚呼！象犀珠玉，雖不適用，要不使在泥塗中，吾嘗有味於斯言。且廬陵百二十年詩名再歸王氏，安知今之官湖非昔之瀘溪哉？山立姑少俟。《巽齋文集》卷九。

請待補公據籍序

士赴太學補試，得之乃若勝於鄉貢。試禮部即第即仕不必論，未第則視入太學者，自公私試以往，無日非積累進取之途，固有間矣。然自科照下郡試於州，初志固望鄉貢即第仕也；望鄉貢而中次榜，視之也輕。視之也輕，故以造郡請公據之事往往不甚勇，而其時又迫新舊歲之交，以他故牽制者多。其或去郡遠，則須數日而後返，比其得據，爲費已重。且士不慣與郡吏接，彼易其生疏，可以邀索，則所取人人殊。予嘗見士有持據歸，計費至萬錢，省此費而爲入京旅食之用，豈不有助？士固有重費不較者，予之所較爲寒士也。予以身體之也，李周鄉其亦若予以身體之與，手造一籍，請於鄉里所素往還者，俾各以所中次榜實習諱名而自書之，量請據之費，爲齎入郡，而類請以歸之。由周鄉而請據，所省多矣。或曰：「郡必責人親領，至於狀用識官，防僞冒也，代請可乎？」予曰：人而僞，雖責以親領亦僞。所謂識官，彼亦僞書之耳，將焉辨？如其不爲僞，雖代請亦無僞。況周鄉之私籍，所謂實習諱名皆其人自書，則既有憑矣。上之人於士毋亦望其本心純實，自不爲僞，豈謂區區關防足以革僞耶？且吾廬陵之士未肯爲僞也，僞而冒請，一待補據，其利害幾何哉？周鄉索籍引，書以遺之。巽齋歐陽某公權。《巽齋文集》卷一〇。

省題詩序

壽翁來訪，與予縱言，至省題詩，予歎此詩幼學之所從事，而書市所刊，或雜以輕薄子鄙褻語，口授之業不爲删擇，或反賞愛其流麗而使效習之，如此而責以習尚莊謹，不可得已，是亦賊夫人之子最先者與。壽公出篋中詩一帙，蓋其所自作者，即席讀數首，如花朝遊賞爲題，結句乃説農務；月夜宴集爲題，結句乃説書燈。予掩卷謂壽翁曰：君詩若盡然，幼學之一幸也。留一二日，擬盡讀，屬有客至，不果，爲書其首而歸之。《巽齋文集》卷一〇。

至德觀蕭曼翁九皐吟藁序

咸淳元年五月

羽士蕭君曼翁《九皐吟》，豈但世間食烟火人不敢讀，想天上蔡少霞、山玄卿亦合相避。然「抱膝或危坐，無言欲斷魂。男兒蓬矢志，如此老乾坤」等句，又似昌黎所云「臣有膽與氣，臣非黄冠師」者。東坡云：「漢世盛稱仙人安期生嘗以策干項羽不能用，知此等人决非碌碌，往往胸中抱負鬱無所施，故晦迹泉石烟霞間耳。」君所居古洪至德觀，予嘗至觀中，古屋老矣，在水中央，一塵不到，真隱者所棲也。洪自許旌陽以來多仙，蘇雲卿去今纔百年，蹤跡疑尚可訪。君詩甚清而貌甚武，豈亦

其流耶？咸淳元年五月上弦來訪，望日告別，書此還其卷。廬陵腐儒歐陽某序。《巽齋文集》卷一〇。

歐陽生兵書序

歐陽生經世，安福族也，年方壯，慨然有四方之志。去年春甫識之，袖出所撰《兵書》索予著語。予謂兵所少非書，如子之志，宜求能用子者，杖策君門，一言契合，與之出力共事可也。文武兩途，以予觀於儒學之士，著書立言者往往不遇於當時，故求傳於來世。子志於武事，若亦以著書求傳，則當世亦安用子言矣。君索著語不已，予重謝之曰：昔龐安常有聖散子方，療傷寒疾如神，東坡先生爲之序，以爲陰陰二證無所不治，其所用藥迥出常情之表，聖散子由此盛傳。宣和末，太學生誦蘇文甚習，適諸齋大疫，人人皆以此方經東坡主張之，故服之多死，後人不免歸咎於序方之筆，而東坡初意乃活人盛心也。兵之難言與醫等，而其關係人命之死生，何啻百千萬倍！予未學軍旅，縱使子書高出孫、吳，予敢不懲聖散子方乎？雖然，子之志不可無一言以庶幾萬一傳聞於當世諸公間。今又得選官之路甚多，謁選於辟，總總以萬計，彼猥瑣庸腐、貪緣而得者有不識弓馬釦槊爲何物。至若武舉，設科名非不美，然亦爲文士假途，其號絶倫者挽强引重，市井粗才或勉强習數月以幸一中，既得之後，筋力竟憊。今如子之肯讀兵書，又出意見以撰陣法器械，是可謂有志者。若使有人左提右挈，安知子他日不垂功名於竹帛乎？雖然，予又爲子自謀。士別三日，當刮目待，吳下阿蒙前後如兩人。

子今未遇，當及此暇，熟講而精思之，務使毫髮無遺憾，人不以李信、趙括輩議己，爲趙充國、爲王忠嗣全師制勝，乃所謂善兵也。提挈子者在他人，姑勿與知。《巽齋文集》卷一〇。

敬上人詩集序

雲壑上人示予詩卷，詩好語甚多，而謂予曰：「願有聞於方來，以爲君托。」嗟乎！予於世落落矣，朋友或出予舊藁於外，予每止之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當時一杯酒，況能有以及子乎！」雖然，上人此詩非埋没者也。世有東坡先生，則參寥之徒與之俱存，上人未甚出山，安知斯世無復如東坡？必不可遇，子姑藏之名山深處，異時光焰出草木間，予知非他物，必子詩也。廬陵歐陽某書。

《巽齋文集》卷一〇。

李仲仁史考序

老泉蘇公初得鳧繹顏淳之之文於京，歸以授其子東坡公，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其後東坡盡得淳之之文於其子，復以爲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遇，而有感於後來之士鄙陋漢、唐，超出形器，不知陷於慕遠忽近、貴華賤實之失，序篇之作，三歎厥先君子之知言。嗚

呼！文字之變未有已也。以今日之文視前五十年，其變蓋又遠矣。愚初學文時，及見前輩所著，猶用心於考古，歷代成敗是非得失必以序及之，然後出意見，超議論，大格律一致而未有瑕也。又其時靖康之痛猶在人心，建、紹、乾、淳之經營北方可用，高虛議論有之矣，而亦無幾。自守緒天誅，中原否，往往朝夕講焉，故雖舉子之文，亦皆求爲接於耳目之近，士於江左六朝機會之去留、人謀之臧事去，廟謨志慮三變，而士氣隨之。朝野之文，介於故家舊物之未返者，斬然於甲午、乙未之後，此去不待一二十年中，天之禍直忘之矣。士子筆墨間亦復爲風氣所變如此。吾於斯文觀人心之進退，天未欲合南北之勢耶？安成李君仲仁作《史考》二十篇，其間多言六朝兵事。其自序以蘇氏父子言兵見詆於清談之士，後卒以兵不素講塗炭天下。周文忠公讀而韙之。他日又作燕、凉、洛、楚、蜀、江、淮弔古八詠，文忠愛其音調悲壯，有「洩君豪氣，激我懦衷」之語。嗟乎！是所以爲前此五十年之文也。君之子季忱出以示予。季忱氣貌偉然，文采議論是似其前人者，與之共讀數過，慨然太息。近世之學，講道德，談性命，朱文公後伊洛而爲諸儒宗，天子既表章之，學者翕然知所向矣。然以愚觀文公身在畎畝，而惓惓於當世之大義，諸葛武侯、張忠獻之心事，無一日忘之。他日奏疏，間及於待敵復讎者，至今凛凛生意也。公若大用，規模布置視葛、張當更縝密，安得九原可作，而問公開濟之盛心？嗟乎！季忱歸，以子先君子之文謹藏之，愚首告君以蘇氏所歎於鳧繹之文者，志感也；終告君以文公之學之志者，哀斯人之不見於今也。嗟乎！季忱其亦有感於吾言哉！《巽齋文集》卷一一。

胡彦和事海序

藍湖胡君某訪予，出其祖遯齋所編《事海》，以册計凡四十有八，或曰：博矣哉！予曰：約甚矣，何博也。始予讀書，而未有之聞，世間書卷且巨萬，以爲世所稱博學者將無一不用其力而後可。家素貧，不能多市書，往往從友人借觀之，則凡所謂僻書而罕見者有不足用吾力焉。蓋自孔子没，百家不足以窺聖人之道，而又愧於無以自見也，出其意後學之耳目，是以其書皆得不廢，而荒忽詭幻鄙俚不經之説亦皆列於書目。有國家者侈文籍之富，不擇是非邪正而並蓄之，學者以及見爲博，而傲他人之不知，其爲詩與啓者尤好用僻經以爲奇，使讀者莫得其引援之所出，則相與憚之而不敢淺視。嗚呼！士學至此，其亦可歎也已！今遯齋所抄，門分彙列，無所不有，然皆所謂存一二於千百。夫遯齋豈不能盡存之，而僅以四十八帙爲盡天下之僻書哉？意者以爲學者未盡見天下之僻書，則將慕而求之，妄意其中之或有得焉。今每書各存其一二，使學者每見一書之名，則識其大概止此，以其所存計其所去，其書之可取可舍皆易決矣。好奇之士試於吾之四十八帙觀之，蓋亦不啻至足，然後反思天下之理果不出吾聖人之書，而貪多務得之意遂衰，此非遯齋之本意乎？不然，以天下無窮之僻書，而約之於四十八帙，烏在其爲博？若夫引用書目，其首猶以六經及諸正史，則觀者又當於雜然無所辨別之外而思之。予生也後，惜不一見遯齋而請其説。遯齋字

彦和，書成淳熙丁未，距今六十有二年云。《巽齋文集》卷一一。

黄師董族譜序

族非譜無以知枝葉本根之分合，然生今之世，家有此者亦罕矣。蓋雖大家，往往失其傳也。嘗推其故，私家世次之絶續，係於天下世變之盛衰。姑以吾家論之，十世之間，幸而有可考者，由吾宋承平之時以至於今也，等而上之，雖欲知不可得矣。熙寧間，六一公作世次碑，推其所自，遠自司馬以下，昔嘗以爲傳信。今考唐武德至於廣明之亂，距江南李氏有國，歲月蓋無幾耳，而歐陽氏乃十三四世，其信然耶？世遇亂離，人不自保，遂使子孫不得盡知先世之所從來，可痛也已。黄君師董以其先世臨桂府君所次世譜示予。予自臨桂以上得八世，降而下又二世，支分派別，凡二百若干人，昭然在目，其偶失名字者蓋無幾。余感而歎曰：一世大約三十年，然則君之始祖可知者，吾宋有國以後也，三百年間，無大遷徙，所以蕃衍生遂者，非上之澤歟？抑又有歎焉，西北中原之人，百餘年來或無噍類，或靡止居，東南州郡號爲無事，然而被兵者昔或不免，近或有甚焉。吾江右豈無小警，而不日安妥，是天私我以樂土也。彼一日不保其生者，視吾與君十數世父子祖孫相聚相保，豈不謂幸歟！夫幸而居治世，生樂土，知先世之所出，則夫墳墓之當保，族類之當恤，門户之當念，立身行己之當不負其先，如之何不敬之重之？君家世詩書，且數有第而仕者，雖未大顯，而源流深長矣。如君之資稟與

問學文采，黄氏亢宗不在兹乎？君必勉之。《巽齋文集》卷一一。

題家狀序

曾君某來訪，袖籍一通告予：「是爲明歲題試卷家狀籍，請題其首。」予思建炎戊申胡忠簡對策維揚行在所，張魏公第其文爲進士第一，既而寘之第五，雖第五，然有魏公之定論在，猶第一也。天運再周，百二十有一年矣，當有真第一者，當有再忠簡其人者。第一易能也，忠簡其人難能也，曾君試爲我搜之。徒曰可第一而已矣，則未爲此籍重；可第一、可忠簡，則爲此籍重。《巽齋文集》卷一一。

四書集義序

廬陵郡學後刊朱文公《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章句、集註、或問。淳祐十一年，通守古汴趙侯某、博士海陵蔡君某又以郡學與白鷺洲書院養士之餘力，刊《四書集義》者。太守於潛徐侯某先守安吉，與友人盧某之所集，蓋文公四書定本之外，凡平日交游書問之所往還，門人請益之所聞，與凡片言隻字，不專爲四書發，而與四書旨意相流通，散見於文集、語録間者，悉會萃於此。初刊於安定書堂，暨摹本至廬陵，趙侯偕蔡君以爲請，遂命兩學之士復精校而刊焉，四書訓説於是大

備。或曰：「文公先生之於《章句》、《集註》、《或問》也，更定數次而後決，然以詔後學，蓋沈潛研索，精約審訂，用意至密，而爲傳世計至遠也。學者學此足矣，而又待《集義》以求備乎？」某曰：不然。聖人之道，君子之學，自有端的會歸，惟見之之疑，則雖一二言未嘗不枝。今先生之於四書也，其沈潛研索而言者如此，其從容酬應而言者亦如此；其精約審訂而言者如此，其敷暢宏肆而言者亦如此。不於其言於其行，則相去不知幾載，所告不知幾人，而無一不同，深造而自得之，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於此可想見也。《章句》、《集註》、《或問》之書固親定於先生之手，然先生一言一話，義理之歸於此者盡收拾而存之，則豈不足以益見先生之心，而爲後學更互發明之一助哉？始徐侯爲州，雅意於表章儒先，風厲士習之事，某間得侍見，侯必亹亹以講學爲言。《集義》摹本之至自安吉也，某最先得見，竊歎侯於方今吏事日不暇給之時，而所至輒留意此書如此，獨恨安吉相去之遠，欲亟與同志傳摹而未能也。侯蒞事踰年，而州學得蔡君爲博士，已而鷺洲書院又得趙侯爲之提領，惓惓斯文之意如出一人，故是書得刊於此。既成，兩侯暨博士一辭命某爲之序，其辭不可謝，避席言曰：四書，萬世之書也，而方今世道一恃此以爲命，後學學此，敢不敬哉！昔者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著書以遺後人，千五百年湮没不章。天以斯文畀於我有宋，然後儒先輩出，復爲學者指示。暨文公先生竭其心思役志於此，一聖三賢之微旨發明盡矣。運遭聖主，書遂盛行，孔、孟以後未有幸於此時也。是以講讀傳習，上自天子之經筵而下，遍於陋巷，布之窗几，縉紳場屋議論文章有一言不依乎此，則五尺之童羞之，文公先生可作，豈不甚自慰

哉！今《集義》之書繼作，讀之者又如終身侍先生之丈席，而無一言之不得聞也，抑又幸矣。然愚竊謂世道依人心以立，讀書爲士，不得不以世道爲己任。文公先生於此四書，所爲諄切反復，以詔後學，此心猶可識也。講學窮理，所以推見本心之體而究極之用，此學而成，當世宜有所嘉賴，雖在窮約，關係正不輕也，而況於得有所施者歟！天子方尊信四書，士之得行所學，亦未有易於此時也。學文公先生之學，心文公先生之心，宜必有有志之士，慨然深憂方今之世道者，上念正君定國之道所以益聖德而端化原者何在，下念斯民廉善之方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者何繇，而必一本之於己，患吾學之未成，不患吾用之不及。己爲大人，不患不能格君心之非；己爲先覺，不患後覺之不可使覺。根本先立，望實斯孚，積誠盡忠，以俟感動，一如文公先生之所以事君與教人者，於以生全人類，長育人材，則前所謂四書，當世之係命，豈不深有望於欺人哉！不然，朝吟而暮誦之，以資言語文章，投好尚干禄利而已，則舉世皆四書，而四書皆福澤，曾不少見於天下，豈惟非今日所以纂集之意，亦徒使或者重悲文公先生平生之志也。某不敏，不足與於斯文，獨幸生聖主尊尚正學之時，接儒先開悟羣疑之後，而格言明訓，又幸遇賢守貳師儒盡取而共傳之，且使抒寫愚見而附於右方，敢不敬薦所聞，推前之所望於大人先覺者，諸公毋遜其責，使四書綱維世道之明教，幸親見之，尤區區之願也。《巽齋文集》卷一二。

彭石庭韓文覽序

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石庭彭君乃取其先君子大庾君所著《韓文會覽》加損益焉，可乎？昔漢伏黯改定《齊詩章句》作《解説》九篇，其子恭少傳其學，後以黯章句繁多，乃省減繁辭，定爲二十萬言，恭於父書所損可知也。班彪續司馬氏《史記》作《後傳》數十篇，自謂事覈文整，其子固以彪所續未詳，乃潛研精思，欲就其業，二十年而書成，固於父書所益可知也。夫黯之於《詩》，彪之於史，當其刻意著述之時，豈謂子乃議其後哉？然而恭也以爲繁而省之，固也以爲略而增之，非二子之敢議父書也，所以成父之美也。且使恭也不爲黯省其繁，而使後人病其繁，固也不爲彪增其略，而使後人病其略，則吾意人子之心有不若是恝矣。大庾公用工韓文之久，予昔見楊文節公序篇亟稱之。石庭人子也，而損焉，而益焉，意者伏氏子恭、班氏子固之心歟？惜也文節公不可作，文節公可作，則其再讀是編也，當如何而嘉嘆。《巽齋文集》卷一二。

陳舜功詩序

沈休文長於音韻，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睹。唐李德裕非之，以爲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

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大概謂韻局則句累，不若不韻之爲愈也。夫自局於韻，猶病累句，況一用他人之韻，不局且累乎？唐人於詩，和意不和韻，亦曰和詩固不必韻也。近世往往以和韻爭工，甚則有追和古作，全帙無遺，如東坡之於靖節翁者，語意天成，一出自然，不似用他人韻也。由此言之，才力有餘，雖用他人韻亦復何局之有，況自用韻而自病其局乎！德裕之論正矣，亦未可以概評也。友人戴君吉甫示予西昌陳君舜功《雞肋別集》。舜功之作富矣，大概平易，自無艱難辛苦之態，詩之正也。今所謂《別集》則往往與其交游親故賡酬，所萃凡若干首，蓋無非用他人韻者，而意思整暇，全無窘束，於此而求工，則可謂工矣。詩之奇也，詩固難於正而又甚難於奇，奇不失正，非胸次有縱橫出沒變化之妙，豈易得此！吉甫與舜功爲詩交最久，故集中用吉甫韻爲多。吉甫屬予爲序，余謂吉甫曰：「君與舜功詩何似？」吉甫曰：「韻隱於山，詞順於水，和詩至此不亦可乎？」予以吉甫爲知言。抑予聞元、白千里相思，作詩寄贈，用韻至於不謀而同，此固非屬和之詩也。吉甫與舜功定交屬和之詩，則予既見之矣，若夫不謀而同韻，則元、白後予未之聞。二君交情甚至，予他日尚幾見之，以爲長慶後一段佳話。《巽齋文集》卷一二。

李瑞卿詩序

予不能知詩，予之知詩，自謂不在今詩人下也。詩人論詩嚴甚，而予不畏，何也？彼爲嚴以怖我

者也。「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舜所歌也。「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孺子所歌，而夫子所取也。二章語意略同，聲律亦近，薰時清濁，體狀形容，不過直致心辭，而感人乃在言外。使今日歌《南風》、歌《滄浪》，其求工於句字，豈如此而已乎？然則予所不能者今人詩也，不能今人詩，定非欠事。迺若感物而作，足寄吾意，則於他日縱不能舜之《南風》，未必不能孺子之《滄浪》。如徒論句律而已，則《滄浪》又與《南風》何辨？嗚呼！是皆不足論也。李君瑞卿讀書爲文不自衒露，予識之有年矣，而不盡知君，予則有罪，而君無損焉。近甫得其爲詩藁百數十篇讀之，作而嘆曰：是可以得瑞卿之爲人矣！復有識君而不盡知如予者，其亦讀君之詩可也。若夫一句一字商量吟諷，以尋瑞卿用工得意處，則當世詩伯富哉，予不當僭。《巽齋文集》卷一二。

劉相岩詩序

劉君相岩年少氣壯，容貌軒軒，望而知其非平凡人也。所居去予數舍間，過予輒留旬月。予夜讀書，率先卧，相岩能達旦，否亦四鼓。文字英發如其人，每歲郡當貢士，必意相岩，凡爲相岩友者皆意之，然連不偶數科矣。相岩年正少，小遲不足計，然挾其文不得試，意忽忽不樂。國家官天下士不一途，相岩得一官，屢欲前屢欲却，非其志也。今日見其詩藁，爲讀五六過不去手。予初謂相岩富於

才，頭角不嶄然露不已。今其詩不然，思致幽潔，如在山平水遠、鳥啼花落間，不見酒酣氣張、悲憤激揚之態。與相岩處四五年，方知前日知相岩者淺也。相岩少予十餘歲，予固得以觀相岩之所就，一第相涵，末之也已。相岩今爲宜春酒官，予固憶往時劉季孫工詩能文，最爲蘇長公所知。其初爲某州監酒，半山老人以使者行部至其廨，季孫未出，半山見屏山有小詩，細讀賞歎。既見，不復問酒務事，會郡闕教官，諸生以爲請，半山判其狀曰：「監酒殿直。」一郡驚異。繇是知季孫雖終身右列，而詩文聲名有諸公之定論在。他日入吾相岩廨中者，安知無此知遇？知遇非吾所應道也，季孫忠義自立，所長不獨詩文，而吾相岩抱負益奇決，非塵埃中物，然皆發迹筦庫，殊未知所以淹迴者何理。三歎之餘，爲書此以附卷末。《巽齋文集》卷一二。

全宋文卷八〇一〇

歐陽守道　一一

賀氏先塋誌序

《孝經·喪親》之章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人生四五年，能誦《孝經》，則知有此語矣。墳墓者，親既歿之所宅也。爲人子孫，不知親之所謂宅兆，甚者手自毀削，而轉售人，尚得謂之人類矣乎？永新賀君貢甫示余以《先塋誌》，遠代之湮没者訪而得之，他姓之占奪者訟而正之，勤苦至矣。余讀之而重有感也。余之東原府君最留意墳墓，先世馬鬣封之，可知者惟自天聖、明道以後，散在廬陵、吉水兩邑，幸皆全固，春秋展祀必躬。嘗謂諸子曰：「人言輝門歐陽氏有遠祖，遠則未遠，比目前他姓亦幸多存數代。」然余家在一族中最貧，而先君保守封護，非特無助而已。松楸疆域，時爲彊有力者所侵奪，推其禍本，蓋有難于庠言。先君力貧犯怨以救護收復，至于今日，諸孤雖不肖，尤幸賴祖先護佑，奉祭祀者，竊意冥冥中亦必有所鑑于後人。夫子孫爲先世守墳墓，固不當以禍福報應

論，然余行年五十，觀人間興廢絶續亦多，而所謂禍福報應者，理出于此，甚昭昭矣。世不能皆孝子順孫，則必告之以祖宗之必有知，能禍能福，使之知畏而後可。《詩》曰：「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書》曰：「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詩》《書》言禍福，未有不歸之祖先。蓋其氣脉至親，與泛言鬼神不同也。人亦無嚴近而忽遠。夫死者孝心與生時同，今致嚴於近祖而忘近祖之所自出，則近祖亦豈得以自安，而遂謂子孫之能慈孝哉？必以等而上之者之無所託，戚然於心，故事父而思父之於祖猶吾心也，則以父之心事祖；祀祖而思祖之於曾祖、曾祖之于高祖猶吾心也，則以祖之心祀曾祖，以曾祖之心祀高祖。推此以往，宗廟墳墓一用此心，則鬼神安樂之。嗟乎！余之言此，敢謂余之盡責哉！見賀氏之慈孝，而知賀氏祖先之寵嘉其後者必大，故爲禍福報應之説以佐之，又使賀氏幼子童孫讀余之文而重惕然也。《南宋文録録》卷一六。又見民國《吉安縣志》卷四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序

寶祐五年十月

《皇宋紀事本末》，寶祐元年直徽猷閣謝侯守廬陵，始以家藏本刊於郡齋。侯既去，予從郡學見之，借授貢士徐君琥傳録。徐以郡本不可復得，有意轉刊於家。或謂卷帙繁多，宜作節本，予亟止之曰：「史未易節也，前代史尚難之，況國朝！節史近於筆削，儻不知史法而容易措手，則去留失宜，首尾不備，使讀者憮然，此與漏段闕字何異！史館遴選尚不致苟，而私家新學，見史輒節，非予所敢

知也。」徐君幸從予言而止。刊既就，以示予覆讀，則頗疑其間多所舛訛。蓋前此郡齋所刊，悤悤未及點對，而侯已去，殊爲可惜。近有得大字蜀本者，予復借與數友參較，乃知郡本固自多誤，蜀本誤亦不免，再質之於《續通鑑長編》，尋其本文初意，而後敢以爲安。所校正不翅千數百字，然亦惟有誤則據本正之，儻無可據，雖一字不敢輒增損也。工告畢，爲識其所自。五年歲在丁巳十月望，廬陵歐陽守道謹書。《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首。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〇，《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七，《皕宋樓藏書志》卷二二，《靜嘉堂秘籍志》卷一七。

題李雲卿詩卷

余生識字而不能詩，自分終身不能，或教予稍讀諸家詩，且日一課習，當能。如其説，又不能，廢而歎曰：已矣！閒中添一擾，焉用自苦如此。李雲卿乃出所作示予，而問曰：「是於君意如何？」嗟乎，予何以評君詩也哉！然予見詩人多作窮愁羈旅之語，或所遇本不然，而猶寄託以致其思，詩必如此而後工耶？雲卿之詩不然，甫開卷便得其《冬至》一詩，盎然大有生意，爲吟諷數過。是日盡卷讀之，能使予心寬舒怡愉，如得美食甘寢，信乎詩有發於人，而雲卿胸次可想也。前日訪雲卿天慶觀，古松修廊，寂不見人，久而後得一道士，問雲卿何在？曰：「適至此借琴去矣。」又過一院，雲卿在焉。僕自理歸裝，雲卿琴在手未鼓也。予悠然久之，爲思沂上咏歸意趣□□□□□□□早作書送

雲卿歸金精山序，今又書此數字。雲卿留此月餘日，予相見不數，而心甚敬之，其多能端不易及。予特愛其心胸泰然，有進於道。然異時雲卿所能，必盡落去。恨相去地遠，不能以時伺。某拜手書。

《巽齋文集》卷一一。

恭跋真宗皇帝御製正説

咸淳二年十二月

真宗皇帝御製《正説》五十篇，分爲十卷。咸淳二年秋八月，忠訓郎臣顔錠以刊本示臣，臣再拜受之，作而曰：「此非民間所共見也，敢問何從得之？」臣錠對曰：「去年進士試禮部，有得之以歸者，蓋閩婺書肆刊本。然字小易漫，竊懼非所以尊嚴我皇祖之大訓，輒繕寫作大字刊之，一字以上皆用原所得本參校無遺誤，板藏私家，并閩婺原本寶藏之，謹所傳也。」臣又問曰：「禹有戒，湯有嘉言，文王有謨，今見於《尚書》者非後嗣之所傳誦，則世臣之所稱述也。我皇祖之大訓，布之民間，刊本四出，可乎？」臣錠對曰：「亦反復思之矣。書肆固先刊而此因之也。且堯曰言布天下。」臣無以詰，臣錠遂請臣記其後。臣仰惟真宗皇帝在御二十有五年，宋有天下三世矣。自唐開元以降，惟此爲極盛之時，駸駸乎唐虞成周也。而帝德罔愆，監之以恭儉，撫之以慈仁，鎮之以清浄，守之以抑畏，際天所覆，海涵春育，用能上接藝祖、太宗混一區宇之初意，下開仁廟至今純用王道正傳。臣不逮見咸平、景德、祥符、天禧之盛，而知其時海内安樂，下至鳥獸魚鼈昆蟲草木俱得以遂其生者，帝

之躬行爲之也。每伏讀國史，見帝臨朝與元老大臣議天下事，至於清燕之暇，召對羣臣，從容話言，無一而非上合天心，下從人欲，《尚書》以來所記，何以加之！聖子神孫雖不遍求龜鑑於前古，若稽成憲，固有餘師矣。帝尤留意藝文，肆筆成書，皆可爲萬世法。蓋前後聖製凡七百二十二卷，宰臣常請雕版摹印，頒賜館閣矣，而《正説》之賜，實在天禧元年之九月，則此書流傳，必自當時受賜諸臣之家以出。凡我臣民得因之以聞帝言於二百五十年之後，而思所以蒙被化育，至於今其有不舉手加額而繼之以泣者哉！臣昔列屬太史氏，幸因進書，得俛伏拜稽天章閣下，仰瞻雲氣，想望奎文久矣。今放歸田里，乃見所未見於臣錠之手，雖至愚極陋，視天禧近臣無能爲役，而得讀此書，比當時受賜一也。臣錠吉州永新人，見謂唐太師真卿之後。江南入本朝，少兵革，而是邑尤僻左，民生其間，保丘墓，全室廬，長子孫，興禮義，世世享安靖之福。今顔氏登科入仕相望，文學彬彬矣。此書之刊在山林，而尊君父明德遠矣之思，今昔同之，臣於是不敢議其僭。十有二月甲申，臣歐陽某百拜敬書。

《巽齋文集》卷一八。

題虞堪畫武夷圖

嘗聞此山有仙人蛻骨在絶頂上棺中，棺只如世上木棺，不掩亦不朽，不知幾千百年矣。邑人請仙

所謂幔亭者，仙人成道時受宴於帝，帷幔遍山，山下人皆得與觀，受麟脯異果之賜。今旁山居者不一姓，皆自稱真君子孫云。右得之武夷山道士，謾附志於此，他日遇山中人，當更問之。廬陵歐陽某書。《巽齋文集》卷一八。

題彭忠肅公訓子十箴

某生晚，不及識忠肅彭公，而幸得與公之孫婿後林先生爲師友。後林生於庚申，第於庚辰，計其在甥館時，去公未遠，嘉言善行家人所傳而國史所不盡書者必多接於見聞，每念當於從容問之，然聚散匆匆，殊不滿願。丙寅夏五月，先生書來，示公所製《訓子十箴》，而公曰：「家邇年遭兵燹焚掠之禍，遺書少存者，孫某所寶惟此，不燼之玉也，讀之凜然如在問一得三之列。」嗟乎！公當紹熙、慶元間，所論諫本仁義，至今炳如丹書，愠於羣小，遇閔受侮，而私居義方之教，念世禄之所從，憂君恩之難報，使之謹身從事，下以無忝所生，上以不負天子，家庭片語，猶畎畝餘忠也。第一箴大意在柳玭《家訓》上矣，公之子孫既世守不替，而故家流風漸被姻黨，今後林先生之清修篤行，某心誠服之，忠肅公歿六十年，江鄉師表猶有望也。魯無君子，斯焉取斯，雖以某之不敏，亦將服膺希賢論世之誨，上泝淵源所自，而願庶幾焉。感歎之餘，敬書其末。六月八日己巳，後學歐陽某書。《巽齋文集》卷一八。

題邢榮叔詩卷

寶祐二年七月

予讀北窗詩未盡卷，言曰：近世有一議論，大欠商確。東坡賦濂溪曰：「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又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而其門山谷形容濂溪氣象尤極其粹，後來所傳，乃謂呂正獻作相，伊川往來甚密，坡與仲氏皆疑人才進退一出伊川，而惡其妨己。又謂蘇、黃皆浮薄輩。且蘇、黃尊敬濂溪如此，豈濂溪自有以得此於蘇黃與？蘇、黃可謂尚德矣。濂溪得此於蘇、黃，何也？予上下古今，以爲天壤間每百年許必有一大議論，其議論必有一大氣勢，非再遇百年，未易清平也。北窗感予言，太息久之，嗟且置是。閑中燒香煮茶，讀君詩三五首，亦快活數刻矣。寶祐甲寅秋七月，廬陵歐陽某公權甫書於長沙定王臺之左。《巽齋文集》卷一八。

題范氏誦清堂詩文

寶祐六年三月

《誦清堂詩文》，客以授予，讀之盡日，仰先正之高風，慶名家之有後。斯清也，何獨其子誦之，好是懿德者宜相與誦之也。今時兒童走卒能道西堂公之清廉尊名，固應與所至琴鶴自隨者儷美。然予嘗妄論，清之爲名，本不專以自廉也。清不專以自廉，猶汙之不專以自貪。下流之人，何惡不歸，貪

纔其一事耳。清以伯夷，制行何獨廉也，等而上之，雖文王之德亦曰清。《清廟》之詩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清德可以對越在天，周之士有與文王爲一者矣。人稟至清之氣以生，不淬穢之，宜有可以對越在天，然而甚難如童子圓光，罕有能全於盛壯衰老之年者也。有以童子之心而愛此本然之清者乎？若知本然之清之可愛，則自應不忍淬穢。世之所以逐於糞土臭腐者非固欲淬穢此清，蓋原不知有此清也。予知西堂公有集曰《對越》，雖所記皆生平官政，然觀其命名，蓋有周士之意。守志厲操，有本者如是。予爲公鄉人，而不及拜公，書於此堂中詩文之後，以詒公之子。堂中宜有公文遺言逸事藏焉，他日儻可見乎？寶祐戊午三月十八日，廬陵歐陽某書。《巽齋文集》卷一八。

題郭靖翁梅圖

寶祐六年十二月

郭靖翁寄示余梅圖，予展玩日薄晚矣。入夜寒甚，索一二句題後未得，置之就枕，夢一丈夫潔白清峭，服如其容，方獨立，予揖之，慨然謂予曰：「何如？」曰：「予館於此有年，向荷主人之知，捐尋丈地以容我。彼欲以利規主人者，或欲歲效珍奇，或欲日獻甘旨，彼皆善結主人，僕役爲之游譽者多，爭欲奪吾地以居之，賴主人不聽，予得在此。然今者主人愛我之過，予反有所不堪，方思去之，聞君頗有山林之交，試爲予謀何適。」予曰：「何哉，主人愛君之過？」曰：「予性便幽僻，不願知於人。荒閒之野，寂寞之濱，足以遂予之雅志。主人既强我

在此矣，今乃欲築堂以即我，而日延賓客以狎我，使我日與紛紛者接。夫紛紛中豈無修士，雖然，襟裾塵埃，口腹羶羣者將昧予目，逆予鼻，庸能禁其不至哉？予是以思去之。予不幸有清潔之名，主人惟無此意則已，有則彼將競至借予以蓋汙也。然將汙我，且汙主人，必不得已，予將稱病。」正立談，容若遽悴者，予恍然驚覺，斜月在窗，霜氣透帷，思之莫解其説。既旦，案上郭氏圖在，予悟曰：此梅之神也。圖中有「近樹架屋、迎客看花」等語，梅殆有知耶？書圖後歸之，寶祐戊午臘，歐陽某書。《巽齋文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二八一二。

題慈順堂集

懿哉！我朝之家法也。帝躬行如二帝三王，后内德如塗山有娀任姒，風化所覃，自族戚而天下，三代而下，王孫公子之多賢，未有如今之世。昔嘗見朱文公作《篤行趙公墓碑》，孝友之行通於神明，蓋丞相福國忠定王之父。天生大賢，必於是家，可以觀積善之慶矣。寓安成慈順堂趙氏奉親事長合門春和，自前輩謝艮齋、周益公諸賢每咏歎之，以至於今，又三四世矣，堂中收拾諸賢詩文，重刊以詔久遠矣。萬石君家孝謹，再世而後有不然者。彼庶姓猶難之，今以宗室能如此，是家之昌，當與國俱無疆。予之所敬，豈爲是一家哉！願見作者，歌宋麟趾。《巽齋文集》卷一八。

題廖老菴地理書

有爲郭景純《葬書》之學者，曰贛進士廖老鵬，圖大江以南諸名家先墓地形以告李後林先生，先生命予題數字於卷首。予惟老菴此圖纔數百穴耳，而散在數千里，久遠者已三五百年，三五百年、數千里之間，人之生不知幾萬億，而死得吉地以藏，爲老菴所取者如此其少。人無窮而地有限，已藏者尚難之，後人復安所措手哉？吉地之難得，甚於土石中之得金玉。金玉是金玉而已耳，自不好者觀之，亦何足貴；吉地則子孫得以安祖考之體魄，祖考得以流子孫之福澤。世之大賢君子實鍾其秀氣以生，非但富貴也。故自此術之行，人皆好之，好之而不得其所以吉凶之說，此老菴之圖所爲作也。按此而求合，或可或否，使後人無惑其用心，蓋近於仁。雖然，予有問於老菴。吉地能使子孫富貴，而富貴不必皆賢，或子孫有賢者，生而不免貧賤，是二者孰愈？今人之先墓其見稱於名術之家者多富貴者也，貧賤而賢者是亦必上世有吉地生之，然以其貧賤也，里人無稱其先墓者矣。一抔之土，不封不樹，或且湮没，名術過之，亦莫得而駐足熟視矣，然則其得入是圖者鮮矣。且安知貧賤而賢者之先墓不優於彼之徒富貴者乎？貧賤人所不欲也，今爲人擇地曰「吾能使爾子孫世生賢如顏淵、原憲」，如自古厄窮流落之君子，清名垂於百世者，彼且艴然不懌矣，雖有顏氏、原氏諸賢之先之墓之地近在咫尺，夫固不願葬也。噫！可惜也。今之人與，貴窮人爵、富敵縣官則願之。雖然，與老菴指示近世富

貴掀揭天地者以告人曰「此某山某水之爲富貴，吾固知之」，聞者欣然羨之；徐告之曰「某人者富貴如此，獨晚節末路有如彼，禍敗吾亦知之」，聞者亦色變而神不寧矣，此地又不願葬矣。二者宜何擇也？予老矣，將營數尺黃壤以歸全，既慮子孫有貧賤之憂，又懼子孫受富貴之累。老菴士也，可與商，他日請問之後林。《巽齋文集》卷一八。

題胡自牧雲萍録　寶祐三年九月

此録何謂「雲萍」？自牧年壯氣盛，方結交四海以有所爲，燕南趙北萬里外皆兄弟也。自古恢疏磊落之士，一意向彼此相成，垂名千載，後人指凌煙閣，但曰「此爲英，此爲衛，此爲褒，此爲鄂」，未有復問其鄉里何許也。想當時諸公定交正復如此，此録何謂「雲萍」？寶祐乙卯九月九日，廬陵歐陽某書。《巽齋文集》卷一八。

跋索馬九綱書　咸淳五年正月

予兒時見禮部貢院試進士策，問馬政，有謂南馬不堪用，惟産於西北者良。其説自《易》乾爲馬，乾西北之卦也。問先生曰：「有是乎？」先生笑曰：「若然，則坤牛、兑羊、巽雞、艮犬之類，

皆指方位物産乎？南自有良馬，不善市故良馬不至，冀馬所生無興國焉。蘇秦説楚，以楚有帶甲百萬、車千乘、騎千匹，天下莫能當，但能絶秦，則燕代良馬必實外廐，此則所恃有土産，徐待外馬耳。」因亹亹爲予言馬。當此時，鄉校教小學亦及當世實用如此，蓋舉子程文有以發之耳。今三十餘年程文非精義格言不談，後生小子得如予之幼所從師之言問馬政亦少也。己未、庚申之禍，士子精義格言書册避敵於山中爾，敵退又坐皁比矣。今因王國望介圭示予以所藏淮閫賈忠肅公與嶺南經略胡公《索馬九綱書》，曰：「得此爲助不小。」此正省闈發策時也，感今昔，爲之一慨。咸淳五年正月十八日，廬陵歐陽守道公權書。《巽齋文集》卷一九。

書劉養源詩集

景定三年六月

頃年方侯蒙仲得予文藁於淮南而愛之，聞其嘗以呈大丞相魯公。予未識蒙仲也，去年秋蒙仲自邵武召爲秘書郎，而予先備員正字，日徯其至，以質前事，未幾聞已仙去。予寓居安邊所，北與後村先生鄰。先生喜對語，頗許其識筆墨畦逕。然予思意絶懶，故藁不以自隨，新作無一篇，不知先生何以許之也。天台劉君養源教予以《江村詩》四卷，留之十日，養源索回，又留五日。嗚呼！天之厚予至矣。始者無所因而辱知於未識之方侯，既而得事後村先生，則方侯師也。今養源方侯之畏友，後村之所敬慶，而有意於與予言詩，使予夙有講聞之素，則今當何如其進益！惜也夙未有講聞也。養源詩方

侯爲之叙，而後村先生又題二百餘字，謂詩當於詩家評，養源予敢評哉！然予雖不學詩，自有詩以來諸名家詩偶在目前，未嘗不快讀，未嘗不忻然會心，以其所愛於古人者而高下養源之作，其忻然會心處，不知古人養源耶，養源古人耶？許之既難，則吾將付之於無評。蓋世有得珍殽異果於貴公子之席者，初不辨其何品，亟攫亟嚥不少休。他客不然也，或告不知者曰：「座中未有如爾之饕者，某所某物也，爾豈知味者乎？」其人對曰：「予惟不知，知且咀嚼移時，而不敢多取矣。」故不善評詩而得快讀，未爲無真樂；如其善評，讀安能快？養源試以予語告後村先生，先生當發一笑。景定壬戌六月乙酉朔，廬陵歐陽某書。《巽齋文集》卷一九。

題晏尚書紹興奏藁

尚書晏公紹興戊午議和封事稿，其孫衡山令邁刻石摹本遺予，予敬受之，取忠簡胡公同時封事稿合爲一軸，而題後曰：管仲以尊周之名義霸齊，吾夫子猶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吾宋中天之禍，不爲楚之九縣者幾希。夫子以百年前嘗有管仲，二百年後吾得不爲慮，其利害切於我身也。天下臣子戴一人而君之，吾君天地間正統帝王，吾於中國草衣木食亦與有榮矣，而況立人之朝，而親見天地之大變至此，朝衣冠，暮闕生不如死，耳豈曰有激云乎哉？胡公曰：「吾有蹈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以君父屈膝之後，舉朝將盡爲陪臣皂隸也。晏公亦曰：「彼將授陛下一兩鎮

節鉞，吴越一王號，還可從乎？本朝大臣諸將盡行封拜，還可從乎？」二公思君父國家與其身通爲一體，隱痛至此。今去之百三十六年，仇敵亡滅無遺類矣，而某讀此二藁，猶再拜流涕曰：吾祖吾父至此，吾身吾子吾孫幸得爲大宋民，不更事二姓者，誰之賜也？嗚呼！讀《論語》者不思夫子「微管仲」一語，乃利害之切我身也，如皆思之，則謀人國事，當不自誤矣。不然者，吾猶置身何地哉？嗚呼！二公此藁，吾子吾孫尚永寶之，此亦爾曹得免於更事二姓之所自。《巽齋文集》卷一九。